
武俠世界
第33年
6
$15.00

編者話

馬騰先生所撰著巨型小說「金刀情淚」在今期貢獻給大家。文中主角秦晋，他的師傅要將內藏義軍部署圖的鐵盒出賣給胡人將領兀帖兒，以換取一筆金錢，秦晋見此義憤塡膺，在關鍵時刻搶回鐵盒，斷絕師徒情。後來，秦晋結識了申延慶兄妹，三人商議將鐵盒交回義軍組織，一路上遭兀帖兒軍兵的追殺被擒，兀帖兒之女金珠麗本對其父不義行爲十分不滿，此時，與秦晋一見鍾情，遂反叛其父，而極力幫助秦晋脫困……故事情節曲折迂廻，驚心動魄，其中不乏激烈的打鬥場面，更有一段悱惻纏綿、旖旎香艷的愛情故事，喜讀馬騰先生佳作之朋友，今回不容錯過！

*　　　*　　　*

「血染青蛇譜」乃高峯先生所著短篇故事，短小精悍，文筆流暢，值得一讀！

另麥蓮先生所著「青龍白虎」也在今期刋出。

*　　　*　　　*

下期將刋登石中蓮先生所著巨型小說「魔宮遊龍」，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6期
總號165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馬騰・文
可飛・圖

金刀情淚



神秘鐵盒　雙方爭奪

春暖花開。

秦晉跟其師胡北歸縱騎飛馳，對於沿途的明媚春光，無暇欣賞。

師徒兩人策騎的，都是萬中選一的駿馬，一路飛馳之下，不到兩個時辰，已經馳出百十里，來到福田鎮。

一騎當先的胡北歸一勒韁繩，將坐騎的速度放慢下來，挺直腰身，長長地透了口氣。「終於趕到來了。」

秦晉忙亦將坐騎的速度放緩下來，接口道：「師父，急巴巴地趕到這裏來，眞的要跟元人交易?」

胡北歸扭頭瞪了徒弟一眼，沒好氣地道：「若不跟韃子交易，巴巴的趕來這裏幹嗎?自找辛苦!」

秦晉猶豫了一下，壯着膽道：「師父，咱們跟元狗交易，只怕……」

胡北歸疾言厲色地叱道：「阿晉，你不是嫌錢腥吧!黃澄澄的金子誰不喜歡?忠義兩個字塡不飽肚子，當你貧無立錐，餓得死去活來的時候，你會將一切都抛到九霄雲外，你不要再跟爲師講什麼漢胡不兩立之類的話，我主意已決!」

一頓，跟着放緩口氣道：「阿晉，爲師在江湖上闖蕩了三十年，依然兩袖清風，連個窩也沒有，爲師不想下半輩子像乞丐那樣，流離浪蕩……有了那筆錢，爲師便可以安享晚輩，管他什麼人生天下!」

秦晉道：「師父，咱們身爲漢人，難道……」

胡北歸瞪了徒弟一眼，低聲喝道：「住口，爲師不要再聽你胡說八道!」

頓一下，又道：「阿晉，古語有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你算一下，自夏商到如今，經歷了多少個朝代?老百姓還不是一樣過日子!正所謂有奶便是娘，管他誰人坐天下，家國大事，不是我們這些江湖人費心勞力去管的，你今後若再說三道四，爲師便不再認你是我的徒弟!」

秦晉被師父說得垂頭閉口，不敢再吭聲。

要知道，那時候一個人若是被逐出師門，那等於被放逐一樣，遭人看不起，沒有了身份地位。在武林人的眼中，是大逆不道的叛徒，因此，沒有一個武林人不怕被逐出師門的。而「逐出師門」，算得上是武林門派中最嚴重的罪名。

馬蹄得得，胡北歸師徒兩人坐在馬上，悠悠地走入鎮上。

在鎮上一家叫福來的客棧要了兩個房間，師徒兩人略爲梳洗一下，胡北歸便留下秦晉，一個人外出去了。

秦晉一個人悶在房中，自不免思想起來，越想，越覺得師父那樣做不應該，但他却不能改變師父的主意，越想越覺心煩，在房裏悶不住，便走出客棧，到外面去走走。

大街上頗熱鬧，雖然已是午後，街上仍然人來人往，秦晉走在街上，心情好了一點。

順着大街往裏走，一眼看到前面有一家酒樓，秦晉伸手摸摸腰間，身上還有幾塊碎銀，便向那家酒樓走去。

他想借酒一澆胸中那股悶氣。

在店堂內一副空座頭上坐下來，秦晉向那個過來招呼他的伙計要了一壺酒，一碟下酒菜，一個人自斟自飲起來。

一杯復一杯，不知不覺間，一壺酒喝光了，秦晉要一個伙計再拿一壺酒來。

第二壺酒快要喝光的時候，秦晉已有了六七分酒意。

他感到心裏舒暢多了。

看來，酒確是能夠消愁解悶。

秦晉拿起杯子，一口將杯中的酒喝乾，正欲拿起酒壺斟酒，就在這時，他背後那一副座頭發出「砰」的一聲大响，跟着是怒喝聲，叫罵聲接連响起，他不由好奇地扭轉頭往後瞧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颯」地一聲，一件物件挾着旋風，疾射向秦晉的頭臉!

秦晉雖然有六七分酒意，但反應仍然很快，那刹那上身往後急仰，只聽「嗤」的一聲，那件物件從他的鼻尖擦過，頓時感到一陣炙痛，那物件「叭」地一聲射在前面一根柱子上，粉碎四洩，嚇得坐在柱子附近的客人四散閃避，仍然有人被碎屑射中，發出「哎喲」的痛叫聲。

秦晉伸手摸一下鼻尖，手指沾了血，不用說，鼻尖被擦破了，頓時氣往上衝，霍然彈起身來，正欲喝問是誰擲出杯子，那三個人經已打作一團，根本分辨不出是那一個擲杯擦傷他的鼻子的。

愣了一愣後，秦晉發出一聲怒叫，出手加入戰圈。

他出手援助那個以一敵二的漢子。

自小，他便看不慣以强凌弱，以多欺寡。因他自小便遭受過不少惡人的欺凌，因此，他看不過那兩個人聯手攻擊那個漢子，來個抱打不平。

秦晉出手之後，便變成兩個鬥兩個，那個漢子頓時壓力大減，既感激，又歉疚地瞥了秦晉一眼，口齒嗡動，欲言又止。

那兩個以多欺寡的傢伙穿的雖然是漢人裝束，但模樣却像韃子，出手兇狠，招式大開大蓋，聲勢凌厲，附近的桌椅都遭了殃，被斬破擊碎。

那個掌櫃在旁看着，既心痛又着急，却不敢上前去阻止，急得什麼也似的，連聲說：「完了，完了。」

秦晉由於沒有帶兵器，只好空手來應付那個長了一圈繞腮黃鬍子的傢伙的大砍刀，弄得險象環生，令到在旁觀看的食客不時發出驚呼駭叫聲。

那個漢子却與另一個韃子模樣的

像伙戰成平手，鬥得難分難解。

秦晉雖然險象環生，但却是有驚無險，要不是手上沒有兵器，他早已將那個黃鬍子像伙擊敗。

一任那黃鬍子像伙吼叫連聲，秦晉都能夠化險爲夷，令到那個對手更加暴怒。

如此刺激驚險的場面，更加吸引了那些在一旁觀看的膽大食客，無不興致勃勃地看着，不時發出喝采聲與驚呼聲。

驀地，那個黃鬍子像伙發出一聲痛叫，往斜裏歪跌出兩步，才穩住脚步，立刻怒吼一聲，揮刀撲斬秦晉。

却原來，秦晉與那像伙交手十多招後，已看出對手的招式路數，覷準對方的破綻，險險閃過對方斜劈的一刀，身子側歪的利那，以手按地，撐出一脚，恰好撐在那像伙的小腿側上，硬是將對方撐跌出去。

再觀那個漢子與對手的激鬥，雙方鬥得難分難解，誰也佔不到上風，兩道刀光電掣飛閃，交織成一片刀幕，煞是好看。

「刷」一聲，一張櫈子在那黃鬍子像伙的刀鋒下，像豆腐塊一樣被「切」開來。

原來，秦晉乘對方被撐跌開去的空隙，抄起一隻櫈子，招架對方勢兇勁猛劈來的一刀，結果，那隻櫈子被劈開兩半。

秦晉在櫈子被劈開兩半的利那，並沒有鬆手棄櫈，他本是雙手執着左右兩條櫈脚的，在對方利刀劈開櫈子的利那，雙手運勁一合，並順着刀勢往下一沉，硬生生將對方的利刀挾在兩片櫈子之中！

那黃鬍子發力抽刀，却抽不脫，不由暴吼一聲，運起全身氣力抽刀，那知道一抽便脫，由於用力過猛的關係，因而脚下站不穩，上身一仰，往後跌退兩步。

在那黃鬍子二度發力抽刀，突然間分開兩片櫈子的秦晉，在對方往後跌退的利那，將手上的兩片櫈子向對方的身上擲去。

黃鬍子才堪堪穩住身形，瞥到兩片破櫈子擲來，急忙揮刀擋劈，但應付得了擲向面門的那片破櫈子，却無暇兼顧擲向他下盤的另一片破櫈子，結果，膝上被半片破櫈子擊中，痛徹心肺，一屁股跌倒下去。

秦晉立刻斜撲向與那個漢子鬥得難分難解的另一個像伙，欲助那漢子將對手擊倒。

驀地，瓦面「嘩啦」一聲暴响，瓦碎斷木紛墜，露出一個破瓦洞來，一把焦急的聲音從破洞中傳下來。「二哥，快穿出瓦面扯乎，大隊韃子兵趕來了。」

秦晉大吃一驚，想不到對方兩人果然是元人，那時候元人將百姓列爲四等，元人是一等，其次爲金、遼等人，漢人被列爲四等，也就是最低下的一種人，那兩個像伙若是元人的話，那就是以下犯上，被元兵捉到，要砍頭的！

秦晉在撲向那個像伙的時候，瞥到地上有一片摔破了的碟子，靈機一觸，脚尖一挑，那半片破碟子被他挑飛起來，射向那個與漢子動手的像伙的身上。

那個像伙不得不閃掠開去，避過那飛射過去的破碟子，那個漢子因而得以擺脫那像伙的糾纏，立時斜縱一步，向秦晉喝叫道：「朋友，快跟我走！」話聲中，人已拔射起來，有如一支旗花火箭般，一頭撞穿瓦面，穿了出去。

秦晉不敢怠慢，亦騰拔起來，將瓦面撞開一個洞口，穿出瓦面。

才穿出瓦面，秦晉一眼便看到瓦面上站着一個身材婀娜的女子，向那個漢子一招手，身形急掠，往西北方向掠去。

那個漢子扭頭向秦晉說一聲：「朋友，快跟我走！」跟着那女子向西北方急掠。

秦晉猶豫了一下，耳聽大街那頭人喊馬嘶，大隊元兵蜂湧而來，不敢怠慢，跟着那漢子飛掠而去。

掠過七八道瓦面，聽到後面傳來一下撞破瓦面的聲响，扭頭往後瞥望一眼，原來是那個跟「二哥」激鬥的像伙亦穿破瓦面掠射上來，他急忙吸口氣，盡展身形，往前飛掠。

還好，那個像伙只是往秦晉三人掠去的方向張望了一眼，沒有追下去，身形一縱，縱破瓦洞，墜回屋內地上。

＊　＊　＊

胡北歸在秦晉於酒樓內喝酒的時候，正在一座小宅院內，跟一個元人在說話。

那座宅院雖小，却佈置得很精雅，就連那些侍候兩人喝酒的丫環，也很可人。

那個元人的來頭似乎不小，看他一身華貴的衣服及倨傲的神態，便看出不是尋常人。

那元人確是大有來頭的人。

此人名叫兀帖兒，乃是元帝手下一員大將，統領京師兵馬，這一次微服南下，是奉了元帝之命，對付義軍，保住元朝江山。

由於元朝以鐵腕政策統治中原，將漢人視作最低等的人，加上橫征暴斂，規定漢人每五戶共用一把菜刀，弄到民不聊生，民怨日深，終於弄到中原漢人不堪欺壓，忍無可忍，各地揭竿而起，對抗元朝統治者。各地義軍之中，以明教的勢力最大，其他與明教勢力相捋的，分別有陳友諒、張士誠等幾股義軍。攻城掠池，聲勢日壯，令到元朝江山岌岌可危，元帝不得已，才派兀帖兒南下，授命他統領江南地區一帶的軍隊，對付以陳友諒爲首的那一股義軍。

兀帖兒雖然神態倨傲，但由於有求於胡北歸，因此，少不得對他假以詞色。

「胡……大俠，你那件東西眞的帶來了？」兀帖兒本來想直呼胡北歸其名的，話到口邊，想到有求於他，只好急急改口稱呼他一聲胡大俠，以示客氣。

胡北歸是江湖人，雖然是個粗人，還懂得禮數，聽兀帖兒稱他爲大俠，心裏頗受用。連聲道：「大將軍，那件東西我當然帶來了，要不，胡某怎敢來見大將軍。」

兀帖兒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酒：「胡大俠，你要的數目我已經預備好了，將那件東西拿出來，本將軍跟你馬上交易。」

胡北歸狡猾地道：「大將軍，胡某沒有將那件東西帶來……胡某不是信不過大將軍，那件東西那麼重要，胡某恐怕走漏風聲，引來別人的謀奪，誤了大將軍的大事，因此，在進入鎭上之前，將那件東西收藏在一個極之隱秘的地方……」

兀帖兒不耐煩地打斷了胡北歸的說話，「你什麼時候去取回那東西？爲免夜長夢多，本將軍希望盡快交易！」

胡北歸連聲稱是：「大將軍，明晚交易如何？就在鎭外的烏龍崗上……」

「好，那就明晚吧！」兀帖兒揮手打斷胡北歸的話。「本將軍會派鐵木兒去烏龍崗跟你交易。」

話未說完，拍了一下手掌。

一個侍衛自外面應聲走入來，躬身道：「大將軍有何吩咐。」

「速速叫鐵將軍來。」兀帖兒道。

「是！大將軍。」那個侍衛打個躬，退出外面。

胡北歸開口道：「大將軍，先小人後君子，胡某要的價錢……」

兀帖兒輕蔑地瞟了胡北歸一眼，滿不在乎地道：「你放心吧，一千兩金子，一錢也不會少你。」

胡北歸一顆心頓時放下來，奉承道：「大將軍是個爽快人，要不，胡某也不會找大將軍交易。」

兀帖兒哈哈笑了兩聲，跟着臉色一沉。「胡大俠，本將軍生平最恨奸詐之徒，嘿嘿，你明白本將軍的意思吧？」

胡北歸眼珠一轉，慌不迭道：「大將軍，你請放心，胡某就算有天大的膽，也不敢欺騙大將軍。」

兀帖兒仰頭發出一陣大笑。

胡北歸看着兀帖兒那種目中無人，一副狂傲自大的樣子，不由自慚形穢。

未幾，一個鐵塔般的元人走進來，向兀帖兒抱拳彎腰。「卑職參見大將軍。」

兀帖兒向那鐵塔般的大漢擺擺手，口裏却對胡北歸道：「胡大俠，這位就是鐵將軍，明晚他會帶一千兩黃金到烏龍崗跟你交易。」

胡北歸站起身，向那大漢抱拳一禮。

那鐵塔般的大漢却只看了他一眼，一副瞧不起他的樣子。

胡北歸臉上有點訕訕的，不敢說什麼，吞下那口烏氣。

兀帖兒看在眼內，並沒有責怪那鐵將軍對胡北歸傲慢無禮，說眞的，他一樣瞧不起胡北歸這個見利忘義的漢人。

既然已見過鐵木兒，要說的都說了，胡北歸不想再坐下去，向兀帖兒道：「大將軍，要是沒有什麼，胡某告辭了。」

兀帖兒點頭道：「胡大俠，記着明晚之約啊！」

胡北歸點頭，向兀帖兒抱拳一禮，往外面走去。

守在外面的兩個侍衛見胡北歸走出來，其中一人向他點點頭，帶着他往外走。

＊　＊　＊

秦晉跟着那一男一女掠出鎭外，掠入一個小樹林子內，那一男一女才停下來。

秦晉當然跟着停下來。

那個漢子轉身對秦晉抱拳道：「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秦晉抱拳還禮，報上姓名，跟着道：「兄台大名怎樣稱呼？」

那漢子道：「原來是秦兄，某家申延慶。」

秦晉沒有聽聞過申延慶的大名，但也客氣一句：「原來是申兄，在下久聞大名。」

驀地，那女子「嗤」地笑出聲來，秦晉不由臉上一熱……以爲那女子笑他剛才那句「老套」的話。

申延慶扭頭對那女子道：「三妹，笑什麼？」

那女子仍然「咭咭」直笑，指着秦晉。「二哥，他的鼻子，咭咭……」

申延慶轉過頭往秦晉的鼻子瞧一眼，幾乎也忍不住笑起來。忍着笑道：「秦兄，你的鼻子傷了，待申某替你敷點刀傷藥。」

你道那女子爲何那樣好笑？原來秦晉的鼻尖上結了一顆好像珠子般的瘀血，看上去挺滑稽的，怪不得那女子忍不住直笑。

秦晉聽申延慶那麼說，才知道那女子笑他什麼，心裏沒有那麼尷尬，伸手摸一下鼻頭，說道：「申兄台，一點點損傷，不要緊的……」

申延慶却道：「秦兄，還是敷點藥吧，損傷會愈合得快一點。」

那女子也道：「秦兄，我二哥的刀傷藥很靈妙的，包你敷上後，明日便痊癒。」

秦晉見申延慶已自身上拿出一個小瓷瓶，不好再拒絕，由得他替自己敷藥。

申延慶替秦晉敷過藥，收起藥瓶，正想說話，秦晉已說道：「申兄台，

煩勞你了。」

申延慶慌忙道：「秦兄，別這麼說，對不起你的，是申某……」

秦晉忙道：「申兄台，是在下眼見不平，挺身出手的……」

申延慶知道秦晉誤會了他的意思，忙道：「秦兄，申某是說，你的……鼻子，是申某……弄傷的。」

這麼說，擲出杯子的原來是申延慶。

秦晉怔了一下，隨即笑道：「申兄台，你當時又不是有意的，別放在心上，小意思，在下不會怪你。」

那女子向申延慶埋怨。「二哥，你跟那兩個韃子動手，怎會誤傷了秦兄的，幸好只是一點損傷，要是傷得很重，那……」

「姑娘，請別責怪申兄台。」秦晉打斷那女子的話。「當時很混亂，在下坐的地方跟申兄台跟那兩個韃子動手的地方又很近，在打鬥中，申兄台很難兼顧的，何況，申兄的杯子肯定是擲向那兩個韃子，被韃子閃避開去，那麼巧，擦傷了在下的鼻子，那純是意外。」

申延慶感激地道：「秦兄，你眞是……沒話說，申某很高興認識你。」一頓，抱拳向秦晉一禮，誠心誠意地道：「秦兄，援手之恩，申某在此謝過。」

秦晉還禮不迭：「申兄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我輩所應爲之事，何況兄台對付的是兇惡歹毒的韃子，在下更加義不容辭！」

那女子欽敬地看着秦晉，聽他說話。

說眞的，那女子雖然不算很美，樣貌說得上好看，有一種動人的神韻，加上體態婀娜，也說得上是一個動人的女子。

「申兄台，請恕在下冒昧，請問兄台怎會惹上那個韃子的？」秦晉憋不住心中的好奇，終於說出來。

申延慶道：「那兩個韃子在鎮外殺了一個欠交錢糧的老漢，申某看不過眼，追入鎮上，在那家酒店內找到那兩個韃狗，欲替那老漢報仇，想不到那兩個韃狗身手不俗，要不是秦兄你援手，申某幾乎脫不了身。」

秦晉道：「那兩個韃子的身手頗高，看樣子不是等閒之輩，說不定是韃子中的高手。」

那女子接口道：「早知那兩個韃狗那樣扎手，我就不讓二哥你一個人對付他們，教他們吃我一記掌心劍！」說話時，有意無意地瞟了秦晉一眼。

秦晉忽然間想起自己出來已有一段時間，萬一師父回去後，不見自己在房內，一定會責備地，忙對申延慶兄妹道：「兩位，告辭了，日後有機會見面，再與兩位傾談。」向申氏兄妹抱拳一拱，轉身穿出林外，急急返回鎮上。

申氏兄妹想不到秦晉說走就走，兩人看着秦晉奔出林外的身形，都沒有說話，申三妹眼中流露出戀戀不捨之色。

好一會，申延慶才吁口氣，對妹妹道：「三妹，妳看那個姓秦的是什麼路數？」

申三妹搖搖頭：「看不出來，照說，不會是數典忘祖，替韃子賣命的走狗。」

申延慶看一眼妹子，搖頭道：「人不可貌相，韃子不但兇殘，也很奸狡，說不定，姓秦的是韃子的密探，借故示恩，結識我們，從而……」

申三妹打斷乃兄的話，「二哥，雖說防人之心不可無，但也不能對什麼人也猜忌一番，姓秦的一臉正氣，不會是韃子的走狗！」

申延慶好奇地打量乃妹一眼，忽然笑起來。

申三妹奇怪地看着乃兄：「二哥，你笑什麼？」

申延慶古怪地道：「三妹，妳好像對姓秦的大有好感啊！是不是……」

申三妹聽乃兄那麼說，芳心鹿撞，臉上發熱，啐道：「二哥，你亂說甚麼，我不依！」抬手捏拳向乃兄身上亂搥。

申延慶直笑，邊閃避邊道：「三妹，妳認了吧，我看得出來的啊……」

「你還說！」申三妹追着乃兄，兄妹兩人在林中追逐起來。

秦晉返回客棧，懷着忐忑的心情走回房間，才推開門，一眼看到乃師坐在房內，心頭跳了一下，硬着頭皮叫一聲：「師父。」

胡北歸扳着臉，瞪了徒弟一眼：「這個時候才回來，去了那裏？」

秦晉怯怯道：「徒兒一個人在房裏有點悶，到外面走走，在一家酒樓喝酒解悶，……」

「你的鼻子怎麼了？」胡北歸忽然道。兩道目光直看着秦晉的鼻尖。

秦晉撒謊道：「徒兒喝醉了，走出酒樓時，不愼撞在一根柱子上，擦傷了鼻子。」

「你越來越大膽了。」胡北歸責罵道：「一個人在外面喝醉酒！要是闖了禍，給爲師惹上麻煩，你說怎辦？」

秦晉垂下頭。「師父，徒兒以後不會喝醉酒的，請師父息怒。」

胡北歸重重地哼了一聲，站起身。「聽着，明晚便要跟元人交易，好好地給我呆在房間裏，不要擅自外出，免得誤了事，知道嗎？」

秦晉忙應道：「是，徒兒謹遵師父吩咐。」

胡北歸一拂袖，走出房間，走回隔壁那個房間。

秦晉待師父走後，吐口大氣，關上房門，急急拿起桌上的銅鏡照一下，看到鏡中自己那個模樣，忍不住笑起來。

難怪申三妹看到他的鼻子時，那麼好笑了。

他的腦海中隨即浮現起申三妹的模樣來。

她很可愛啊。

秦晉不由自主地在心裏對自己說，跟着感到一陣悵然。

不知還會否遇上她？

突然間，他臉上一熱，心裏暗道：「這是怎麼了，我不是喜歡上她吧？」

一時間，他胡思亂想起來。

* * *

烏龍崗上，霪雨霏霏，一切都是濕濕的，不但泥土、草樹，就連人的髮絲、眉毛、衣衫也是濕濕的。

胡北歸與秦晉站在崗上，一身上下全沾了雨水，濕濕的，令人怪不舒服的。

這種天時最叫人討厭，但也有人認爲最有詩情畫意，大概因人而異吧。

胡北歸很討厭這種天氣，用手抹一下臉上沾滿了的雨絲，不耐煩地嘀咕一句：「怎麼搞的，這個時候還不來。」

秦晉眨眨眼，突然說道：「師父，他們來了！」

胡北歸順着秦晉手指處望去，果然有人來了——一共三個人，正飛快地向崗上奔來，煩燥的心情頓時變好。「阿晉，等會小心點，知道嗎？」

秦晉低低地應了一聲。「師父，眞的跟韃子交易？」

胡北歸狠狠瞪了徒弟一眼。「閉口！要是讓他們聽到，師父也保不了你。」

秦晉張口欲說，看到那三個人已奔上崗來，忙將到口的話咽回去，閉上嘴巴。

那三個人很快奔上崗來，當先一人異常高大粗壯，有如一堵鐵塔般，胡北歸一眼便認出，那大漢是兀帖兒的心腹愛將鐵木兒。

他忙招呼一聲：「鐵將軍！」

那人腳步一停，「呼」地吐口氣，大剌剌地道：「正是本將軍，胡北歸，站在你身旁的漢崽子是誰？」

秦晉聽鐵木兒稱他爲漢崽子，心裏怒氣陡生，正想說話，却被胡北歸用手肘碰了一下，跟着聽到乃師對鐵木兒道：「鐵將軍，那是小徒，不是外人。」

鐵木兒哼了一聲。「東西帶來了？」

胡北歸道：「帶來了。」對鐵木兒的語氣、神態，一點也不介意。

「拿來看看。」鐵木兒伸出蒲扇般的大手。

胡北歸對於交易絕不含糊。「鐵將軍，金子帶來了嗎？」

鐵木兒又哼了一聲，拍拍腰間。「在本將軍的身上！」

胡北歸道：「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很公平吧？」

「諒你也不敢作怪使詐。」鐵木兒大剌剌地道，從腰間拿出一叠銀票，向胡北歸揚了揚。「過來拿吧。」

秦晉聽得氣往上衝，正要說話，胡北歸已對他道：「阿晉，你去拿銀票過來。」

秦晉心裏不願，但師命難違，只好不情願地走向鐵木兒。

鐵木兒不待秦晉走過來，將手上那叠銀票往地上一扔。「漢崽子，撿吧！」

秦晉忍無可忍，怒罵道：「韃狗，你神氣什麼！」

鐵木兒料不到秦晉膽敢罵他，勃然大怒，吼叫一聲：「好大膽的漢崽子，給本將軍斬下他的首級。」

站在鐵木兒身後左右的兩個元人暴喏一聲，刷地抽出腰刀，撲向秦晉。「漢狗，跪下受死。」

秦晉怒喝一聲：「韃狗，今晚我不殺了你們，誓不爲人！」仗劍衝上去。

「住手！」胡北歸大叫一聲。「鐵將軍，你不想要那件東西了？」

一言提醒狂怒中的鐵木兒，忙喝一聲：「給本將軍退回來！」

那兩個韃子立時收住身形，退回鐵木兒身後。

秦晉亦刹住身形，但却怒氣不減。

「阿晉，你瘋了嗎？」胡北歸氣急得渾身抖顫。「你活膩了麼！忘了自己的身份，還不將地上的銀票撿起來？交給爲師！」

秦晉好不容易才將一腔怒氣壓下去，悻悻地撿起上那叠銀票，走回胡北歸身前，交給他。

鐵木兒兇狠地吼叫道：「胡北歸，要不是你今晚跟本將軍交易，本將軍一定不會放過那漢崽子！」

胡北歸對秦晉叱道：「阿晉，還不向鐵將軍認錯賠禮！」

秦晉咬着牙，倔強地閉着嘴巴，不言不動！

「阿晉，爲師的話你也敢不聽？」胡北歸勃然大怒。

鐵木兒急於取到那東西，不耐煩地道：「胡北歸，本將軍不跟他計較，銀票你已拿在手上，快將那東西交出來！」

胡北歸也心急想點算辨認一下那叠銀票的眞僞及數目，聽鐵木兒那麼說，正好趁機息事寧人，忙道：「鐵將軍，待胡某點算過數目無誤，馬上將那東西交給你。」

鐵木兒忿然道：「你連本將軍也不相信？」

胡北歸忙道：「怎敢，不過，看清楚心安一點。」

說完，馬上翻看那叠銀票。

夜色雖然黑暗，憑着胡北歸的目力，總算看清楚每張銀票上的數目及銀號的名稱。

算一下，銀票一共十張，每張一百兩金子，合共一千兩，而開出銀票的銀號，乃是四海通錢莊，大江南北

皆有分號，是一家靠得住的錢莊，也是他向兀帖兒指定要的四海通銀票，於是將銀票摺好，收在身上，右手從身上取出只有巴掌大的扁鐵盒子，一甩手，抛向鐵木兒。「大將軍要的東西，就在鐵盒子內。」

驀地，一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般，「颯」地橫空飛掠向那個鐵盒子，人未到，手已疾攫向那個鐵盒子。

胡北歸與鐵木兒都呆了一呆，同時暴喝一聲，撲掠向那個鐵盒子。

鐵木兒在那剎那抖手發出三顆比唸珠還大的鐵珠子，分襲那個突然現身的人影及那個鐵盒子。

秦晉一直不同意師父的所爲——跟欺壓中原百姓的韃子交易，但又無法阻止，眼見突然殺出一個「不速之客」，破壞師父與元人的交易，心裏一陣高興。

橫裏電掠出來的人影右手眼看便要抄住空中的鐵盒子，那剎那他爲了閃避急激襲射過來的兩顆鐵珠子，不得不凌空向上一翻，「嗤嗤」兩下激响，兩道銳風自他身下險險掠過。耳聽「噹」的一聲，堪堪觸到手的那個鐵盒子猝然一旋，斜斜地從他的五指下急激地旋飛出去。

無巧不巧，那個鐵盒子旋飛向秦晉站着的上空。

胡北歸目光瞥及之下，急叫一聲：「阿晉！截住那鐵盒子！」

秦晉在胡北歸喝叫聲中，出於本能地拔身直掠起來，手一抄，險險抓住那個鐵盒子。

那邊廂，那條人影經已與胡北歸與鐵木兒交手一招，悶哼一聲，身形翻飛，斜飛開去。

鐵木兒帶來的兩個手下立刻縱身向那條掠墮落地上的人影。

胡北歸眼見徒弟接住鐵盒子，一顆心頓時放下，身形才着地，馬上向秦晉道：「阿晉，快將鐵盒子交給鐵將軍！」

秦晉緊緊抓住那個鐵盒子，咬着嘴唇，不言不動。

胡北歸氣急地喝道：「阿晉，你怎麼了？膽敢不聽爲師的吩咐？」

鐵木兒也打雷股吼道：「漢狗崽子，還不將鐵盒子扔過來，不是想死吧！」

秦晉本來還拿不定主意，下不了決心不將鐵盒子交給鐵木兒，被他那一吼，心裏像被刺了一刀般，心裏怒火騰燒，忍不住大吼道：「韃狗子！你們不過是塞外蠻夷，佔我中原大好山河，魚肉我同胞百姓，凡我漢人，皆不甘心受你們韃狗子的欺壓統治，如今天下各路義軍烽烟四起，韃狗子江山岌岌可危，你奶奶的還神氣什麼？哼哼！我才不會聽你的！」

「阿晉，你作反了？」胡北歸氣怒驚急得語聲發抖。

鐵木兒有如一頭猛虎般，撲向秦晉。

秦晉轉身便往崗下急掠。

鐵木兒張嘴發出一聲烈嘯。

嘯聲乍起，崗下四處火光閃現，喊殺聲響如暴雷，手執刀槍的元兵如潮水般，往崗上衝殺上去。

崗腰上那剎那亦人影閃現，大約有十多二十人，其中幾條人影掠向秦晉，其他的奮不顧身地撲向衝上崗來的元兵。

鐵木兒與胡北歸向秦晉追撲不捨。

迎向秦晉的幾個人中，有人呼叫：「秦兄，申某來也！別將鐵盒子交給令師及韃狗子。」

秦晉聽出是申延慶的聲音，心裏大喜，高聲呼叫道：「申兄台，你怎會在這裏？」

耳聽腦後呼嚕嚕一聲，一股勁急的疾風猛然向背上襲到，心裏吃驚之下，情急智生，陡然向前撲倒下去。

呼嘯聲中，秦晉只覺一股無可抵禦的銳風擦着背脊後腦掠過，有如刀割般疼，禁不住全身泛起一股寒氣。

緊接着，他聽到空中响起一聲慘厲的嘶叫，一條人影「叭」地一聲，飛摔出丈外的地上，一點反應也沒有。

秦晉剛抬起頭，另一條人影有如怒鷹般，掠撲過來，他禁不住偏首仰頭上望。

這一望，他看到那條掠撲的人影恰好截住一條欲下撲向他襲擊的碩大身形，兩條人影在空中交手兩招，互相接了一掌，那條跟碩大身影相比細小了一截的身影被擊得凌空飛摔出去。

秦晉看得目眥欲裂，嘶吼一聲，彈跳起來，但立刻被一條人影阻截住。

秦晉發狂般吼道：「別阻着我，我要殺了他，殺了那韃狗子。」

「秦兄，別衝動，你身上那個鐵盒子關係成百上千的人命！不能落在那韃狗子的手上，快跟申某走。」

截住秦晉的原來是申延慶！

就在這剎那之間，已有兩個人截住身形碩大的鐵木兒，拚鬥起來。

秦晉眼見兩個人先後爲了救他而喪生在鐵木兒的掌下，全身血脈賁張，那肯聽申延慶的話。「不，說什麼我也要跟那韃狗子拚個死活，要不，怎對得起死去的兩位英雄！」

申延慶吼道：「秦兄，他們是爲了那個鐵盒子不會落在韃狗子的手上，才不惜犧牲性命！你拚了一條命又怎樣？要是鐵盒子落在韃狗子的手上，怎對得住剛才死去的魯、余兩位義兄，他們會死不瞑目。秦兄，快跟申某走啊，再遲，恐怕走不了！」伸手一把抓住秦晉，往崗下奔去。

秦晉被申延慶拉着，心裏一百個不願意，但想到身上帶着的那個鐵盒子關係到千百條人命，只好任他拉着走。

直到這時，秦晉才如夢初醒，發

覺殺聲震天，七八個漢子奮不顧身地與十倍的元兵浴血苦戰。身後，那兩個纏住鐵木兒的漢子仍然不要命地與鐵木兒激鬥着，稍後一點，兩個人亦跟他師父胡北歸在動手，秦晉看在眼內，熱血沸騰，跟着申延慶衝入元兵羣中，揮劍狂斬。

申延慶撮唇發出一聲烈嘯，七八個漢子立刻往他們那邊衝殺，硬是殺出一條血路，衝到申、秦兩人那裏，與申延慶護着秦晉，硬是殺下崗去。

那些元兵像潮水一樣向他們湧去，居然悍不畏死。

秦晉與申延慶等人浴血衝殺，也不知斬倒了多少元兵，全身上下沾滿了血，硬是往下衝。

看着那七八個漢子在衝殺中一個接一個倒下，秦晉悲痛憤激得差點發了狂，事實上，此刻他的腦海中就只有一個意念，殺！殺！殺盡元狗！衝出去！

事實上，他雖然是個江湖人，却從未經歷過如此驚心動魄，慘烈得叫人喘不過氣來的場面，直到他跟申延慶僥倖殺出重圍，沒命往前奔掠，擺脫了那些元兵後，他仍然揮動着手上崩了刃口的利劍，口裏不住喊「殺」！

要不是申延慶一掌擊在他的背心上，他仍然陷於那種狂亂的境界中。

頭腦霍然一醒的剎那，秦晉即時栽倒下去，原來，他已氣衰力竭，支持不住。

申延慶也一跤跌倒下去，坐在地上直喘氣。

秦晉全身像虛脫了一樣，躺在地上喘了好一會，才漸漸恢復過來，跟着感到身上不少地方刀割般疼，才醒覺起在衝殺中，身上不知捱了多少刀槍，看一下沾滿身上的血漬，分不清那些是從身上的傷口流出來，那些是被斬殺的元兵濺到身上的。

秦晉極力忍受着身上的傷痛，吸口氣，扭頭看着像個血人一樣的申延慶，啞着聲道：「申兄……台，你……沒有……什麼吧？」

申延慶咽口口水，哭笑難分地道：「還死不了，秦兄，你挺得住嗎？」

秦晉牽牽嘴角。「申兄台，你死不了，我怎會挺不住！」

「那個鐵盒子還在你身上嗎？」申延慶舔舔嘴唇，緊張地看着秦晉。

秦晉伸手往身上摸摸，吐口氣：「還在身上。」

「秦兄，你還能站起來嗎？」申延慶掙扎着站起來。

秦晉深吸一口氣，奮力掙扎，好不容易才站起來，身子晃了晃，似要跌倒下去，申延慶忙伸手扶住他，兩個人互相扶持着，直喘粗氣。

喘了一會，申延慶道：「秦兄，此地不宜久留，你走得了嗎？」

秦晉咬咬嘴唇。「申兄台，走不了也要走！」

兩人互相扶持着，艱難地往前走。

＊　＊　＊

申三妹看到乃兄與秦晉時，大吃一驚，以爲兩人是死人。

兩人是在申三妹用來接應自己人的那座莊屋門前，不支暈倒，身子撞在門上，驚動了屋內的申三妹，從屋內走出來瞧看，發現門前倒着兩個血人，乍睹之下，還以爲是兩個死人，心神乍定，發覺兩人還有氣息，再加辨認，認出一個是自己的二哥，一個是秦晉，慌忙將兩人救入屋內，餵兩人吃了三顆天山人參救命丹，再替兩人抹去臉上的血污，總算將兩人救醒過來，一顆心才放下。

跟着，她餵兩人喝下一大碗稀粥，看到兩人煞白的臉上漸現血色，才跟兩人說話。

「二哥，怎麼弄成這個樣子？秦兄怎會跟你在一起？」

申延慶大大地吐口氣：「三妹，我跟秦兄是從元兵堆中殺出來的，跟我們一起衝殺的蘇、梁等七八人，在衝殺途中，都倒下了……我跟秦兄能夠衝殺出重圍，都是蘇、梁等仁兄捨命衛護，要不，我跟秦兄焉能活着殺出重圍！」

「蘇大哥，梁大哥他們都死了？」申三妹難以置信地睁大眼，看着乃兄。

申延慶神情悲痛，用力咬着嘴唇，點點頭。

「那鍾大哥他們呢？」申三妹眼中淚光泛現。

「生死未卜。」申延慶道：「我跟秦兄衝殺下山崗時，鍾大哥與幾個兄弟捨命堵截住那個韃狗子將軍，還有那個數典忘祖的胡北歸，但願他們吉人天相，能夠殺出重圍。」

申三妹憂心忡忡地道：「二哥，你們七個人拚死衝殺，只有你跟秦兄能夠突圍而出，鍾大哥他們未必……」

申延慶吁口氣：「想不到韃子如此奸狡，暗中調派軍兵包圍了烏龍崗，連咱們也被騙了，幸好……」

「二哥，那件東西弄到手嗎？」申三妹着急地問。

申延慶道：「我正要說幸好得到那件東西，你便打斷我的話……」

申三妹再次打斷乃兄的話。「東西在那裏？」

申延慶扭頭看一眼一直沒有吭聲、聽着他們說話的秦晉，說道：「在秦兄的身上。」

「眞的？」申三妹驚喜不已。

申延慶沒有答她，因爲，秦晉已從身上拿出那個鐵盒子。

那個用十多條生命才保住的鐵盒子。

那個鐵盒子是最好的回答。

「太好了！」申三妹與奮地歡叫一聲。

秦晉道：「鐵盒子內裝着什麼，那幾個英雄爲它甘願犧牲生命？」

申延慶詫異地道：「秦兄，你不知道鐵盒子內裝的是什麼？」

秦晉搖搖頭：「師父只對我說，裏面裝着極之貴重的物件，若跟韃子交易，可以發一筆財，下半輩子無憂。」

頓一下，接道：「在下一直以爲，裏面的東西是珍寶之類的寶物。」

申三妹道：「秦兄，鐵盒子內裝着的，是義軍的一份實力及部署圖，還有一份在大都潛伏的義軍名單，若是落在韃子的手上，被其知悉義軍的實力及部置情形，對義軍大爲不利，潛伏在大都的義軍也會被一網打盡！」

秦晉咋舌道：「怪不得申兄台說關係千百個人的生命，原來如此重要！」

一頓，又道：「那不但關係到千百人的生命，也關係到義軍的存亡，驅逐韃子，恢復中原河山的大業，千萬不能落在韃子的手上。」

申三妹恭恭敬敬地向秦晉深施一禮。「秦兄，我代表義軍上下，向你致謝。」

秦晉愧急地道：「申姑娘，要說對不起的，應該是在下。要不是在下的……師父見利忘義，那幾個英雄也不會犧牲。」

申三妹疑惑地向乃兄看一眼：「二哥，秦兄的師父……」

申延慶道：「不就是那個胡北歸。」

「秦兄，胡北歸就是令師！」申三妹訝然看着秦晉：「怪不得你會在烏龍崗上。」

秦晉咬咬嘴唇，橫下心道：「申姑娘，從今後，他不再是我的師父，在下不會認一個見利忘義，數典忘祖的人做師父。」

「好！說得好！」申三妹拍掌道：「秦兄，難得你如此深明大義，可敬可佩！」

申延慶接口道：「要不是秦兄深明大義，只怕鐵盒子已落在韃子狗將軍的手上。」

秦晉愧然道：「申兄台，要不是在下……師父，那幾位英雄也不用死在元兵的刀槍之下，在下，在下……」

申延慶擺手打斷秦晉的話，「秦兄，不要愧責，錯不在你，是你……以前的師父胡北歸。」

申三妹接口道：「秦兄，我二哥說得對，你不用耿耿於懷。」

「申姑娘，這個鐵盒子，在下交給妳保管。」秦晉將手上的鐵盒子遞給申三妹。

申三妹接過，說道：「秦兄，我代表義軍再次向你致謝。」

申氏兄妹雖然沒有向秦晉明言是義軍的一份子，但從他們的說話，秦晉已知道他們是驅元義軍的一份子。

忽然間，申延慶發出一聲呻吟。

原來，他想下床，那知道牽動了身上的傷口，痛得他蹙眉歪鼻，忍不住呻吟出聲。

申三妹忙趨前去，關切地問：「二哥，你怎麼啦？」

申延慶苦笑道：「內急，一動全身傷口痛得很……」

申三妹這一來可爲難了，雖是兄妹，但那種事，仍然不方便幫忙，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秦晉看在眼內，忍痛下床。「申兄台，你忍着點，我扶你去茅坑。」

申延慶大概急得不得了，喜道：「好啊！」在乃妹的扶持下，下了床。

秦晉便與申延慶互相扶持着，艱難地向茅坑走去。

* * *

在那個小宅院內，胡北歸被兀帖兒罵得狗血淋頭，搭拉着腦袋，不敢吭一聲。

可是，兀帖兒意猶未盡，拍桌道：「漢狗，限你五日內奪回那件東西，要不，斬下你的老狗頭餵狗。」

胡北歸連聲稱是。

「還不滾！」兀帖兒喝。「奪不回那東西，別來見本將軍！」

胡北歸又連聲稱是，夾着尾巴急急往外走。

但却有兩個人跟着他走。

那是兀帖兒的兩個心腹手下，一名花朵罕，另一個是漢人，名叫牛一宣。

胡北歸看出，那兩個人身手不俗，牛一宣只怕不在他之下。

一路走，他在心裏罵遍了兀帖兒的祖宗十八代，蹩在心裏的那股悶氣才得以宣洩出來。

胡北歸這頭走出小宅院，裏面的兀帖兒便對鐵木兒道：「鐵將軍，加緊追尋秦晉的下落，務必奪回那個鐵盒子，這關係到大元朝的存亡，知道嗎？」

鐵木兒應一聲：「大將軍，末將遵命。」

「去吧！」兀帖兒揮手。

鐵木兒向兀帖兒行禮退出室外。

* * *

胡北歸帶着花朵罕與牛一宣茫無頭緒地四出追查秦晉的下落。

花朵罕與牛一宣寸步不離。胡北歸雖然心裏有氣，却不敢發作，因爲他知道惹不起花、牛兩人。

他恨死了秦晉，暗暗發下毒誓：若找到秦晉，必將他碎屍萬段。

事實上，要不是秦晉背叛了他，這時候，他早已帶着一千兩金子，回家鄉去安享晚年了。

他却沒有想到，他那樣做，等於助紂爲虐，認賊作父，出賣了自己的良心。

找了半天，走得又渴又累，天上灰灰暗暗的，像要下雨，若不找個地方歇歇脚，只怕等會不但要餓着肚子，也會遭雨淋。

胡北歸蹩着滿肚子氣，身後的花、牛兩人像討厭的蒼蠅般，形影不離地跟着，要不是有所顧忌，他早已將花、牛兩人踢走。

往前望，看到前面不遠處有一角酒旗在樹梢間飄揚，便加快脚步往前走。

緊跟着他的花、牛兩人一直沒有吭聲，只是跟着他，像啞巴一樣，見他加快脚步，兩人也脚步一緊，沒有被他拋下。

來到那酒旗下，那裏原來搭了一座酒棚子，裏面坐了不少人，只有三幾張桌子是空着的，大概那些人都看出快要下雨，所以，都在酒棚內歇脚兼避雨。

胡北歸一頭走入酒棚內，找了一副空座頭坐下來，也不招呼花、牛兩人坐。

花、牛兩人都不理會那麼多，自顧自坐下來，吩咐那個過來招呼的老漢拿三斤酒，現成的食物拿多些來。

胡北歸見兩人已叫了酒食，便不再叫。事實上，這家路邊酒棚賣的都是現成的食物，除了賣酒外，也賣茶水。

酒食既然是現成的，那個老漢很快便將花、牛要的酒食送上來，計有三斤土酒、一盤滷猪頭肉、一盤滷鷄子、一盤牛肉、半隻鴨、十個饅頭。

酒食送上，花、牛兩人自顧自斟酒吃喝，也不招呼胡北歸一聲。胡北歸雖然心裏有氣，不好跟他們計較，自己拿酒壺斟酒，那知被牛一宣一把按住，冷冷道：「這是咱們要的，沒有預你那一份，要吃，自己要吧！」

胡北歸氣往上衝，怒道：「兩位……太過份了吧！」

花朵罕雙眼一翻，冷笑道：「有什麼過份的，你是你，咱是咱，憑什麼咱要請你吃喝？」

胡北歸拍桌道：「既然各不相干，那兩位請不要再跟着胡某。」霍然站起來，往外便走。

牛一宣身形一晃，攔在胡北歸身前：「嘿嘿，還未找回那東西，你想走？你倒會借題發揮啊，一日找不到那東西，咱們一日都會跟着你，快坐回去，自己叫東西吃！」

花朵罕也拍桌而起：「胡北歸，你以爲你是誰？要不是大將軍吩咐，咱才懶得理會你，臭美！」

胡北歸氣炸了肺，欲發作，想到自己未必應付得了花、牛兩人，正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好按捺着，硬是將那股氣咽下去，悻悻然地坐回去，吩咐那個面露驚怯之色的老漢拿酒食給他。

其他的客人聽聞他們是朝廷的人，膽小的都急急付賬離去，只剩幾個膽大的仍舊在吃喝，但都不敢正眼看三人，以免惹禍上身。

老漢不敢怠慢，快手快脚將胡北歸要的酒食送上，胡北歸哼了一聲，倒了杯酒，一口喝乾，就這樣三個人同坐一張桌，却分作兩撥吃喝。

驀地茅棚頂上「嘩啦」一聲響起來，原來外面下雨了。

牛一宣咽下一塊牛肉，抬眼往棚外看一眼，口裏不乾不淨地罵起來。「他奶奶的，這個時候下這鳥雨，你媽媽的豈不要窩在這裏，悶煞人也！」

一聲悶雷就在那剎那響起來，震得人心頭一震。

胡北歸冷冷道：「小心點說話啊，要不，會遭天雷劈打。」

牛一宣「砰」地一聲重重放下杯子，瞪眼怒道：「姓胡的，你敢咒咱？」

胡北歸冷哼一聲。「牛大人，胡某說你麼？胡某不過自說自話，你怎麼攬上身啊！」

牛一宣吹鬍瞪眼：「姓胡的，別以爲咱不敢動你！你奶奶的……」

花朵罕向牛一宣擺擺手，陰陰地道：「老牛，別跟他生氣，日後有的是機會。」

牛一宣的官職雖與花朵罕一般高低，但由於花朵罕是元人，身份比他高貴，因此，他還是要看他的臉色。花朵罕那麼說，他不好不聽，狠狠地盯了胡北歸一眼，不再理睬他。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看情形一時三刻停不了。

酒棚內的人都在喝着悶酒，誰也不吭聲，只有雨聲響個不停，聽得人心裏越發煩悶。

牛一宣終於忍不住，開口罵道：「這鳥雨，下到什麼時候才停。」

「只怕到晚上也停不了！」一個身披蓑衣的人帶着一身雨水，一頭走入酒棚。

蓑衣上的雨水像小河一樣，流得一地都是。酒棚內的人都被那人的進來，弄得精神一振，本來沉悶的氣氛，剎時漾起一股生氣。

牛一宣與花朵罕、胡北歸都看着那個不速之客，看看是個什麼人。

那個人却沒有留意牛、花、胡三人，自顧自拿下頭上的油布笠帽，口裏連說：「好雨，好大的雨。」跟着脫下身上濕淋淋的蓑衣。

胡北歸在那人取下笠帽時，一眼看清楚那人的容貌，剎那臉色驟變，急忙別轉臉，裝作往地上吐痰。

花、牛兩人看清楚那人的容貌時，同時目光一凝，心裏暗道一聲：「好神氣！」

那人確實很神氣，相貌堂堂，雙眼神氣充足，頷下留着短鬚，年約四十上下，好一個人物。

單看此人的外表，便知道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花、牛兩人不由向那人細細打量兩眼。

那個人却沒有理會花、牛兩人，待那老漢接過蓑衣，自顧自在一副座頭上坐下來，這才向酒棚內的人掃視一遍。

胡北歸剛巧微微抬起頭，偷眼向那人瞥望，被那人一眼看到，他欲低頭迴避，已然來不及，只見那人雙目一睜，拍桌而起，戟指胡北歸，喝道

：「胡北歸，眞是山不轉路轉，教裴某在這裏遇上你，眞是天有眼。」

胡北歸臉色遽變，知道躲不了，不想在花、牛兩人面前失威，硬着頭皮站起來，冷冷道：「裴公度，別以爲胡某怕了你，嘿嘿，今日既然遇上了，正好跟你來個了斷。」

花、牛兩人料不到那個叫裴公度的人跟胡北歸認識，而且明顯有過節，由於還未弄清楚兩人因何一見面便怒目相對，因此，不好說什麼，只好疑惑地看着兩人，看兩人意欲如何。

裴公度目射威光，哼了一聲。「不怕最好，等一會可別溜啊！」

胡北歸臉上有點掛不住，把心一橫，向花、牛兩人道：「兩位，這個人乃是欲推翻朝廷的亂黨，他想從胡某身上得回那件東西，兩位不會袖手不理吧？」

花、牛兩人聽胡北歸說裴公度是亂黨，這可不能不管，何況，裴公度的目的又是他們要奪回的那件東西，那就非對付不可了，而且，若能夠將此人擒獲，也是一件功勞。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同時站起來，花朵罕睜着雙眼，向裴公度喝道：「呔，好大膽的叛黨，妄想推翻朝廷！如今撞在咱手上，正好將你擒下治罪！」

裴公度料不到花、牛兩人是朝廷的人，愕了一愕，但却夷然不懼，怒視着胡北歸，叱道：「胡北歸，你簡直喪盡天良，居然投靠韃子，今日若不手刃你這狗賊，裴某誓不爲人。」

喝聲中，陡地抄起面前那張桌子，擲向胡北歸。

那張方桌雖說擲向胡北歸，其實却是向花、牛二人擲去的。

「砰！」一下大响聲中，胡、花、牛三人同時出掌，將那張方桌擊得支離破碎，木屑四射。

裴公度在擲出方桌的剎那，身形縱掠而起，疾撲向胡北歸，一掌擊向他的天靈蓋。

胡北歸早已加了小心，急忙往橫裏斜竄開去，那知道裴公度那一掌只是虛招，那剎那左掌疾探，併掌如刀，飛斬向胡北歸的肩背部位。

胡北歸這一次躲避不了。

可是裴公度却在掌刀斬落胡北歸肩背上的剎那，陡然蹬腿回掌，只聽「啪啪」兩聲，裴公度整個人凌空翻飛出去，兩條人影同時叱喝一聲，跟着縱撲過去，其中一人叱道：「那裏走，給咱留下來。」

胡北歸險險從刀下脫險，驚出一身冷汗，定神瞧看之下，將裴公度截下來，並與之激鬥的兩個人，不就是花朵罕與牛一宣。

花、牛兩人確是及時解了他的險厄，若不是兩人在那一刻雙雙出手攻擊裴公度，令到裴公度不得不出腿回招應付花、牛兩人的攻擊，他肯定逃不過裴公度的那一招，雖不致喪生，肯定受傷不輕。

這時候，酒棚內的其他食客爲恐殃及池魚，顧不得外面下着大雨，爭先恐後跑出棚外，就連那個老漢及開酒棚的，也不敢留在棚內，在棚外驚急心痛地看着棚內的桌子木櫈在裴公度三人的拳脚下倒塌碎裂，却不敢進去阻止，在雨中急得哭起來。

也難怪那個店主與幾個親人會哭起來的，要知道，那個酒棚子是他們唯一謀生的所在，也是他們唯一的財產，如今眼巴巴看着毀在裴公度三人的拳脚下，想到今後的生活，不心痛着急才怪。

裴公度的身手似乎很高强，在花、牛兩人的狂攻下，仍然有攻有守，應付自如，怪不得胡北歸對他頗爲忌憚，要拖花、牛兩人下水，不敢單獨對付裴公度。

牛一宣見胡北歸站在那裏，仍不過來跟他兩聯手對付裴公度，不由氣怒地叫道：「姓胡的，你不是被姓裴的一招就嚇傻了吧？還不快上來幫手，將姓裴的叛黨擒下！」

胡北歸不等牛一宣說完，突然一動，却不是衝上去幫手，而是掠出棚外，欲溜之去也。

他這一着倒是會計算，趁着花、牛兩人跟裴公度動手，三個人皆分身不暇，這一溜，正好同時擺脫三人的糾纏。可是，他却估計錯了，他這頭才掠出棚外，棚內的花、牛立刻逼開裴公度，吼喝着追出去。

裴公度好不容易才找到胡北歸，焉肯輕易放過他，亦跟着追出去。

不過，他在掠出棚外之前，留下一張銀票，算是給店主的賠償。

店主與他的親人眼見幾個「瘟神」一下子離去，分不出是哭是笑，叫了一聲，立刻跑回棚內，撿起那張銀票看看，是一張三十兩的銀兩，頓然轉悲爲喜，衝着裴公度的背影直作揖。

胡北歸掠出不遠，忽然間刹住身形，停下來不再往前掠。

原來，有兩個人將他的去路堵截住。

那兩個人雖然穿着便服，但從他們的樣貌看，明顯是元人。

那兩個元人都長着倒捲的繞腮鬍子，黃黃黑黑的，深目勾鼻，腰掛利刃，直視着胡北歸，雖然沒有說話，却透出一股狠厲之勁。

胡北歸大概是看出逃不脫前截後追，才停下來不再逃。

花、牛兩人從後面追上來，看到前面那兩個元人，認出是自己人，而胡北歸又不再跑了，兩人透口氣，牛一宣用手抹去臉上的雨水，冷冷道：「胡北歸，怎麼哪？跑啊，怎麼不跑了？像木頭一樣站着，不是中了邪吧？」

花朵罕趁牛一宣說話時，向那兩個元人招呼一聲。「粘米脫，粘米兒，你們怎會在這裏？」

原來粘米脫、粘米兒是兄弟，與

花朵罕一樣，是兀帖兒的屬下，身手不俗。

粘米脫道：「花朵兄，咱兄弟奉了大將軍之命，暗中跟着你們，以便隨時照應你們。」

「姓牛的，胡某不過覺得棚子內地方太狹窄，加上早知粘米脫兄弟一直暗中跟着咱們，又看出跟花朵罕勝不過姓裴的，因此，胡某才跑出來，引粘米脫兄弟現身，跟你們一起對付姓裴的。」胡北歸人急智生，編出這一番話來。

牛一宣明知他臨急編造這話來替自己開脫，可是，一時間又想不出什麼話來反駁他，只好冷哼一聲，不去理會他，轉身看着追到來的裴公度。

花朵罕與粘米脫兄弟，還有胡北歸亦在雨中看着追掠到來的裴公度。

裴公度才停下來，伸手抹一下臉上流的雨水，胡北歸突然指着他叫道：「姓牛的，你們若是能夠擒下姓裴的，可從他的身上追尋出那件東西的下落，姓裴的與救走劣徒的亂民是一伙的！」

裴公度才說出一個字：「你……」下面的話還未說出口，粘米脫兄弟已經怪吼一聲，抽刀向裴公度撲去。

花、牛兩人也吼叫一聲，撲向裴公度。胡北歸這一次不敢再溜，亦撲上去，出手攻擊裴公度。

裴公度雖然身手高强，畢竟只有一個人，正所謂雙拳難敵四手，何況是以一敵五。他有自知之明，憑他的能耐，絕對應付不了五人的圍攻，若是被五人纏上，只怕脫險的機會不大，俗語有謂：好漢不吃眼前虧，叱喝聲中，手一抖。「看鏢！」雨水迷濛中，閃射出一片青芒，有如漁翁撒網般，散射向撲攻上來的胡北歸五人。

胡北歸五人暫及下，急不迭閃避的閃避，封擋的封擋，撲勢自是受阻。

裴公度就在撒出暗器的剎那，轉身往來路飛掠，待到胡北歸五人應付過那些暗器後，裴公度已飛掠出十多丈外，要想追上他，已經不可能，身形才動的花朵罕立刻刹住身形，同時喝一聲：「別追！」

其他四人應聲停下來。

粘米脫道：「怎麼不追？」

花朵罕瞧一眼胡北歸：「胡北歸，你說的可是眞的？」

胡北歸當然不會承認他說的是假話，目的是利用花朵罕四人打跑裴公度(最好將他殺了，少了一個麻煩)，甩甩頭，甩去頭臉上的雨水，作色道：「當然是眞的，姓裴的若不是叛黨，他爲何向我要那樣東西？」

他這番話倒也說得合情合理，不由花朵罕四人不信，花朵罕揮一下手。「追下去，跟着姓裴的，說不定找到他的同黨！」

話聲未落，他已當先向裴公度掠去的方向追去。

牛一宣四人跟着花朵罕。

眨眼間，五條身影很快便消失在迷濛的雨水中，只留下一天一地的雨水。

＊　＊　＊

屋外的雨水瀝瀝淅淅地下個不停，這種天時，最好是圍爐喝酒，或是睡大覺。

雖說已是春暖花開時節，下雨天時，仍然風寒料峭，若是一個人窩在屋內，倒也可叫人寂寞難耐。

秦晋與申延慶兄妹窩在那座小莊屋內，三人圍桌喝酒，倒也不愁寂寞。

秦晋與申延慶雖然身上多處受傷，還好都是皮肉之傷，沒有傷及筋骨，敷過刀傷藥後，再睡了一晚，兩人便已能夠下床行走，表面看去沒有什麼大礙，起碼能夠坐着喝酒。

不過，兩人都不敢喝得那麼豪放，像文人雅士那樣淺斟慢酌。

申三妹還下厨弄了三個下酒菜，這就更叫秦晋與申延慶喝得興緻盎然。

喝了兩杯酒，申延慶開口說道：「秦兄，今後有何打算？」

秦晋眼中閃過一抹惘然之色，搖搖頭道：「在下還沒有想過……到處兵荒馬亂的，在下眞不知何去何從。」

申三妹馬上接口道：「秦兄，如今天下各路義軍風起雲湧，誓要驅逐韃狗，恢復中原，拯百姓於水火鐵蹄之下，秦兄既然不知何去何從，何不跟咱們一起，追隨陳大元帥，推翻元狗朝廷，幹一番功業？」說時，一直希冀地看着秦晋。

申延慶待三妹說完，馬上接口道：「秦兄，申某知道你是一個有爲之士，千萬不要放過這個建功立業的大好機會。」

秦晋被申氏兄妹說得心動起來。

申三妹截口道：「秦兄，別要妄自菲薄，俗語有云，天生我材必有用。何況，陳大元帥正求材若渴，廣納英賢，你若是投在陳大元帥麾下，大元帥定當無任歡迎，量材任用。」

申延慶拍拍胸膛，那知道却觸及傷處，痛得他齜牙咧嘴，直抽冷氣。「秦兄，你若願意投在陳大元帥麾下，申某願意引薦。」

秦晋大喜，抱拳道：「申兄台願引荐在下投效陳大元帥帳下，在下感激不盡。」

申延慶忙道：「秦兄弟，從今後咱們是自己人了，別再說這種客氣話。」

申三妹也喜孜孜地道：「秦兄，你加入後，不但是自己人，今後，咱們也可以時常在一起了。」

申延慶突然哈哈大笑起來，目光古怪地瞧着乃妹。

申三妹不由臉上一紅，忙別轉臉，向乃兄嗔道：「二哥，你發什麼神經？」

秦晉不明所以，疑惑地看看申延慶，瞧瞧申三妹。

申三妹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起身道：「我去拿酒來。」急急走出屋外，到厨下去取酒。

秦晉待申三妹走出去，忍不住問申延慶：「申兄台，你笑什麼？」

申延慶向秦晉眨眨眼：「你聽不出來麼？」

秦晉搖搖頭。

申延慶咧嘴笑道：「秦兄弟，你看舍妹怎樣？」

秦晉仍然摸不着頭腦，遲疑一下，據實說道：「很好呀……」

申廷慶眨眨眼，促狹地道：「怎麼個好法？」

秦晉道：「令妹……樣貌……好看，又能幹，還是女中英傑。」

「秦兄弟，那你喜歡舍妹嗎？」申延慶單刀直入。

秦晉料不到申延慶會這樣問他，一時間不知如何作答，尷尷尬尬的，一張臉也紅起來。

申延慶看到秦晉難為情的模樣，笑起來，輕輕拍一下桌子，高興地道：「不好意思說麼？那一定是喜歡了！」

說話間，他偏首向門外瞥一眼，只見半邊腦袋飛快地閃沒在門邊的墻後。

不用說，那是申三妹了。

他不由大笑起來。

秦晉漲紅了臉，急急道：「申兄台，在下……沒有那麼說過啊……讓令妹聽到，那不……大好啊。」

申延慶直笑。「有甚麼不好的，男女相悅，乃人之常情，令妹要是知道，只怕會喜歡得睡不着覺，我擔保她喜歡你！」

秦晉急得跺脚道：「申兄台……」

驀地，外面响起申三妹的一聲驚呼。

秦、申兩人登時心頭一跳，同時跳起身來，急叫一聲：「三妹(申姑娘)甚麼事？」

申三妹在外面叫道：「快來啊，有人昏倒在地上。」

兩人一聽，跳到嗓子眼的一顆心才落回原位，急急走出屋外。

雨勢已沒有先前那麼急密，下着微微細雨，秦、申兩人才走出屋外，便看到申三妹冒雨蹲下來，欲扶起倒在院門口，渾身濕透了的一個人。

昏倒在莊屋院門口的，原來是一個女子。

秦晉與申延慶忙上前去幫忙。

將那女子半扶半抬入房間內，放在一張椅子上，申三妹立刻趕秦晉及乃兄出房。

原來，她要替那女子抹乾身子及換上乾淨的衣衫，秦晉與申延慶當然不便留在房內。

兩人走出房外，在桌前坐下來，但已沒有興緻再喝酒，等着申三妹開門出來，好知道那女子的情形。

「不知那女子是甚麼人，那裏不好昏倒，却在咱這裏昏倒。」申延慶忽然喃喃自語出聲。「會不會是故意昏倒在外面，好讓我們救起她……」

秦晉聽着，心頭一動。「申兄，不是思疑那女子昏倒在外面，是有甚麼目的吧？」

申延慶一拍大腿。「嗯！我就是思疑她有甚麼企圖。」

秦晉遲疑道：「不會吧，那女子看樣子不像是壞人，她昏倒在院門前，可能是湊巧罷了。」

申延慶壓着聲道：「不管她是否有所企圖，在未弄清楚她的身份來歷之前，咱們說話要小心，不可暴露身份。」

秦晉點一下頭。

之後，兩人只望着那扇關着的房門，等待它打開來。

大約一頓飯工夫，那扇房門終於打開來，申延慶劈頭對走出來的三妹道：「三妹，那個女子……醒了？」

申三妹點一下頭。「醒了。我到灶間燒碗薑湯給她喝，你兩個別進去打擾她。」說完一逕到灶間去燒水。

申延慶往房內看一眼，再轉眼看着秦晉，苦笑一下，聳肩道：「秦兄弟，喝酒吧，別再白操心了。」

秦晉道：「申兄，令妹很能幹啊！」

申延慶眨眨眼。「秦兄弟，吾妹不但好看，還很能幹，你一定喜歡吧？」

秦晉臉上一熱，忙道：「申兄，別說了，讓令妹聽到，不太好意思的。」

申延慶咧嘴笑道：「她早已經聽到了，要是不好，她早已有表示了，怎會不吭聲。」

秦晉心頭亂跳，難為情地道：「申兄，喝酒吧。」拿起酒壺，替申延慶倒酒。

義士俠女　一見鍾情

兀帖兒大發雷霆，砸爛了一張几子，嚇得那幾個侍衛垂首噤聲。

「無論如何，要在今日之內，將小姐找回來，要不，別回來見吾！就算將整個鎮子翻轉，也要找回小姐！」兀帖兒鐵青着面孔說。

那個侍衛答應一聲。急不迭走出外面，傳下命令，帶領軍兵，到鎮上內外找尋「小姐」。

兀帖兒口中的小姐，乃是他的女兒金珠麗。

本來，兀帖兒這一次離開大都，並沒有帶回家眷，免得礙手礙脚，那知道他的獨生女兒却偷偷跟着他離開大都來到這裏，對於女兒的行踪，他還是在昨天晚上才知道，好不容易派人查出女兒落脚在鎮上的永盛客棧，他立刻派出四個侍衛到客棧去接女兒，那知道四個侍衛却見不到金珠麗，據店家說，金珠麗前天離開客棧後，

便一直沒有回來，不知她去了那裏。

四個侍衛聽聞小姐失踪，馬上趕回去稟告兀帖兒。

兀帖兒驚悉女兒失踪，驚震之下，大發雷霆，幾乎想殺人！

四名侍衛帶領大隊軍兵，在鎮上搜個天翻地覆，弄得鎮上居民雞飛狗走，哭爹叫娘。

鎮上的人家可就遭殃了，挨打受駡是小事，稍有反抗，便被如狼似虎的軍兵斬殺，家有閨女的，躲不及的，或遭調戲，更甚者被姦污。

軍兵在鎮上大舉搜查過後，就像蝗羣飛噬莊稼地那樣，鎮上的人家都遭受了一場災劫那樣，教人氣憤。

在鎮上找不到金珠麗，大隊軍兵向鎮外搜尋。

看樣子，他們若找不到金珠麗，不肯罷休。

軍兵大舉出動搜查的消息，很快便傳遍四鄉八村，申氏兄妹與秦晉也聽到消息。

不過，他們並沒有躲避。

一來，他們所在的那座莊屋距福田鎮頗遠，約四十多里外，加上所處的地方頗為荒僻，估計那些軍兵不會找到來；二來，申延慶與秦晉的傷勢表面上沒有甚麼大礙，到底身上受傷多處，不方便行走。因此，他們不急於逃避，何况，還有一個昏倒在門前的女子要他們料理。

原來，那個女子雖然已醒過來，由於感了風寒，頭暈發熱，一時間起不了身，一直躺在床上。

既然不打算走，三人便密切留意外面的動靜，以便應變。

申三妹聽來的消息是，元軍大舉出動，四出搜尋，却不知道所為何事。

就因為不知元軍出動的意圖是甚麼，因此，便引起秦晉三人的猜測。

三人很自然便猜測元軍之所以大舉出動，是為了那個鐵盒子。

秦晉不明白申氏兄妹為何不燒了鐵盒子內的名單部署圖，仍然保留起來，因而問道：「申兄，既然得回那個鐵盒子，為何不將裏面的東西燒掉，那就不怕會落在元狗的手上！」

申延慶未說話先向申三妹打個眼色，示意她去看一下躺在房間內的那個女子，免得被其聽到他們的說話。

待申三妹走入屋裏，他才低聲道：「秦兄弟，你以為我不想燒了那盒子內的名單？那就不用擔心會被元狗查到，落在他們手上。可是，陳大元帥頒下將令，一定要得回那份名單及部署圖，以便依照那張部署圖及名單，制定進攻大都的戰略。因此，鐵盒子內的東西不能毀掉，還要盡快送到陳大元帥的手上！」

「申兄，這麼說，無論如何，也不能遺失那個鐵盒子，更不能落在元狗的手上！」秦晉握拳道。

「嗯！」申延慶點一下頭。「縱使犧牲生命，也不能失去那個鐵盒子。」

「誰負責將鐵盒子送到陳大元帥的駐地？」秦晉問。

「本來是鍾世玉大哥他們。」申延慶道：「我跟吾妹亦是一份子，但那晚在烏龍崗突圍一役，鍾大哥他們至今不見到來，料想已兇多吉少，都死在元狗的手上了，這個責任，便落在我跟舍妹，還有你的身上！」

一頓，又道：「秦兄弟，你若是不願意，可以馬上退出。」

秦晉昂然道：「在下不是貪生怕死之輩，縱使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好！好樣的！」申延慶拍一下秦晉的肩頭，握拳道：「秦兄弟，有你相助，咱們一定能夠將鐵盒子帶返陳大元帥的帳下。」

申三妹從屋內走出來，看到乃兄在說話，但聽不到，好奇地問道：「二哥，你跟秦兄在說甚麼？」

申延慶不答反問。「三妹，那個姑娘仍在睡？」

申三妹點點頭。「二哥，你們到底在說甚麼，說呀。」申延慶只好道：「我跟秦兄弟在說，妳有甚麼地方值得他喜歡！」

話未說完，申三妹衝上去，捏拳向乃兄身上亂搥，嬌嗔道：「我不依，你盡欺負我……」

秦晉臊得一張臉熱辣辣的，急急道：「申姑娘，不要聽妳二哥說，我跟他根本沒有說及妳……」

申三妹一張臉羞臊得紅通通的，跺脚道：「二哥，你怎麼盡拿人家來說笑，不怕人家難為情嗎？」

申延慶笑道：「三妹，我做二哥的怎會笑妳，其實……」突然附在申三妹的耳邊說了兩句悄悄話，至於說甚麼，只有申三妹聽到，秦晉無法聽到。

申三妹聽完乃兄那兩句悄悄話後，羞不可抑，連頸脖也紅了，飛快地瞥了秦晉一眼，一溜烟般跑回屋內。

申延慶哈哈大笑起來。

秦晉雖然聽不到申延慶跟乃妹咬耳朵說甚麼，但却猜到必是將他扯上，不禁又窘又臊，轉過身，不去理會申延慶，心裏生出甜絲絲的異樣感覺。

申延慶兀自笑個不停。

* * *

裴公度眼見一隊元兵在幾戶農家搶掠放火，心裏大怒，衝上去大喝道：「住手！光天白日之下，强搶民間財物，難道沒有王法了嗎？」飛起一脚，踢掉一個元兵斬向一個老婦身上的刀子。

那個老婦可說死裏逃生，呆呆地坐在地上，不曉得走。

其他的元兵眼見有人膽敢管閒事，吆喝聲中，如狼似虎般撲向裴公度。

那些元兵都是作威作福慣了，魚肉百姓乃是他們的家常便飯，從來沒有人敢反抗的，殺一個漢人，就像殺

一頭狗那樣隨便，如今居然有漢人向他們出手，他們在驚愕之外，也很忿怒。

裴公度對於撲上來的元兵夷然不懼，怒叱一聲：「找死！」身形一晃，疾縱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奪去一個元兵手上的鋼刀，同時飛起一脚，將之踢飛開去，撞在後面兩個元兵身上，三個人變作滾地葫蘆。

「呀」一聲，裴公度腦袋疾縮，一道鋒芒向他腦後刺過，那刹那他反手往上一抄，同時間「刷刷」揮出兩刀，兩個元兵嚎叫聲中，被劈倒下去。

那根向他腦後刺過的長槍被裴公度攫住，襲擊他的元兵一撥不脫，正放鬆手，裴公度已暴喝一聲，抓着槍的左手一掄，那個元兵便被掄得飛摔出去。

其他的元兵都被裴公度的威勢及同類之死嚇得窒住(從來只有他們欺壓殘殺別人，幾曾見過自己被殺)，他們很快便從驚恐中回過神來，吶喊一聲，重新向裴公度撲殺！

裴公度恨透了那些元兵的作威作福，魚肉百姓的行爲，當下把心一橫，一不作，二不休，殺他個痛快的，長嘯聲中，左槍右刀，有如出柙猛虎般，向那些撲殺過來的元兵衝殺過去！

雖然是以寡敵衆，以裴公度的身手，有如虎入羊羣一樣，刀斬槍挑，當者披靡，慘嚎厲叫聲中，血洩人倒，刹那間便有五六個元兵被他斬殺！

其他的元兵再兇悍，眼見五六個同類慘死在裴公度的刀槍下，都不禁心寒膽落，發一聲喊，四散奔逃。

裴公度本欲追殺那些元兵，猛地想起自己身負重任，便打消追殺元兵之意，將左手的長槍扔在地上，長吐一口氣，舉起手上染滿血漬的鋼刀，正欲將之擲掉，五條人影就在這時颯颯連聲，縱落在他的身後及左右，將他圍起來。

裴公度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夷然道：「韃子狗！終於現身了麼？」

那五個人不是別人，正是胡北歸、花朵罕、牛一宣與粘米脫兄弟。

「猪！姓裴的，好大的膽子，竟敢殺害朝廷軍兵，大逆不道，犯上作亂，媽的，今日若是放過你，咱們怎向大將軍交代！」花朵罕目中射出兇光，刷地抽出腰間利刀，指着裴公度。

「漢崽子，咱要將你的首級斬下來示衆，好叫那些猪狗不如的賤民知道，跟朝廷作對的下場！」粘米脫厲聲喝道。

胡北歸雖然財迷心竅，畢竟還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聽花、粘兩人那麼說，心裏滿不是味，臉上也有點掛不住，但又不敢發作，心裏窩囊極了。

牛一宣是個數典忘祖的人，早已忘了自己是個漢人，對於花、粘兩人那番話，一點也不以爲意，還幫腔道：「裴公度，你不會不知道，殺害朝廷軍兵，乃是謀反作亂，是要誅九族的，像你們這些猪狗，殺清光最好！」

裴公度居然毫不動氣，待牛一宣說完話，凝視了五人一眼，哈哈道：「說完了沒有。」

粘米兒翻眼狠嚎般道：「漢崽子，死到臨頭，還裝羊！咱說完了又怎樣？」

「那就動手吧！」裴公度喝道：「裴某不想再聽你們這些元狗的吠叫！」

話未落，抖手將手上的鋼刀擲向粘米兒。

那把鋼刀化作一道白光，飛射向粘米兒，同時間，裴公度身形一晃，斜欺向胡北歸，其勢之快，有如魅影閃幻。

粘米兒嘶吼一聲，腰身一挫，翻腕一刀磕向飛射過來的白光。

只聽噹的一聲，那把飛射向粘米兒的鋼刀被磕飛開去，可是，粘米兒也被震得倒退了一大步，幾乎站不穩，一跤跌倒下去。

花朵罕與牛一宣粘米脫目睹之下，同時心頭震懍，對於裴公度的能耐，都不敢輕估。

胡北歸却已經跟裴公度交手三招，被逼退了一步。

「花朵罕，還不上來幫手對付姓裴的！你們不是想胡某死在姓裴的手上吧，沒有胡某，你們別想找到那件東西！」

「胡北歸，你鬼叫甚麼，咱不是出手了麼？」花朵罕呼喝一聲，當先撲向裴公度。

裴公度長嘯聲中，倏地捨了胡北歸，迎向撲過來的花朵罕，一棒三式，罩向花朵罕的頭臉前胸，同時將他的刀勢化解了。

花朵罕算得上是兀帖兒手下一員勇將，馬上功夫了得，馬下的身手也不俗，但是，才跟裴公度照面，不但刀勢被對方化解了，上身要害亦被罩在對方的棒影之下，心裏着實吃了一驚，慌不迭斜竄開去，險險避過裴公度的那一招驚雷暴雨！

裴公度用的是一根精鐵打造的盤龍棒，只有臂兒粗，長却不過三尺，整根棒烏黑發亮。

那是他的成名兵器烏龍棒。

「元狗，連裴某一招也不敢接，連狗崽子也不如！」裴公度倏地招式一變，烏龍棒有如烏龍搖尾，反手斜砸，錚的一聲，砸在自左側後向他撲襲的牛一宣的鋼斧上，震得牛一宣虎口發麻，跌退半步，幾乎握不住手上的鋼斧。

「刷」地一聲疾響，粘米脫一刀貼地掃向裴公度的雙足踝，刀勢快如電掣。

裴公度的反應比粘米脫的刀勢還要快，身形往上疾縱，粘米脫那一刀便掃了個空！

「鏗」的一聲，粘米脫驟覺虎口發

麻，手上的刀握不住，噹的一聲，墜跌落地上！

原來，裴公度在縱起的刹那，烏龍棒一招「鳳點頭」，向下沉擊，一下子點擊在粘米脫掃空的刀身上。

胡北歸一招紫氣東來，長劍如虹，疾刺向裴公度的腰眼要害。

裴公度本可乘勢來一招毒蛇昂首，擊在粘米脫的心胸要害上，將之擊殺，但胡北歸那一劍不能不應付，逼不得已，只好將烏龍棒順勢點在地上，「呼」地一聲，身形斜翻開去，險險避過胡北歸那一劍。

粘米兒呼喝一聲：「漢狗，那裏走！」一招流星趕月，連人帶刀，掠射向裴公度。

花朵罕與牛一宣亦先後撲掠過去。

裴公度斜斜翻掠開去的身形陡地向上翻，烏龍棒向他身下疾射過去的粘米脫疾插下去！

粘米脫的反應好快，握刀的手在那刹那倏地一翻，彎刀迴斬，刀鋒斬在烏龍棒上，發出鏗的一下激响。

同時間，粘米脫也發出一聲嘶吼，身形陡地往下摔墮下去。

原來，裴公度在刀棒交擊的刹那，左脚驟然向下直踏落去，重重地踏在粘米兒的腰脊上，硬是將他踏得摔跌下去。

「鏗鏗」兩聲，裴公度藉那一脚踏落粘米脫腰脊上之力，身形疾旋，烏龍棒幻起一道烏芒，將牛、花兩人擊出向他身上的刀劍封了開去！

粘米脫眼見兄弟被裴公度一脚踏摔下去，跌落地上痛嚎不已，却起不了身，又驚又急，吼叫一聲，有如一頭發了狂的蠻牛般，衝撲向身形落地的裴公度。

胡北歸亦向裴公度挺劍衝刺。

裴公度眼見四人來勢兇猛，不好跟他們硬碰，才站地的雙脚立時一頓一彈，身形直拔起來，凌空再一個翻滾，往東南面掠去。

花、牛、粘、胡四人頓時撲了個空，其中三人騰身掠了起來，追着裴公度。

只有粘米脫沒有追下去，撲到兄弟粘米兒的身前，着急地道：「粘米兒，你傷得很重？」

粘米兒雖然在地上掙扎着，但却不怎麼掙得動，嘴裏哼哼唧唧的，聽乃兄那麼問，咬着牙道：「那……漢賊……將我的腰脊……踏斷了……」

粘米脫聽兄弟那麼說，心頭往下一沉，着慌地道：「那怎樣？」

一個人的腰脊骨斷了，根本無法站起來，就算傷愈後，也會變成癱瘓，不能行走。

粘米兒切齒道：「粘米脫，你一定要替咱殺了那漢狗，替咱報仇！」

「粘米兒，咱一定會替你報仇！將姓裴的挫骨揚灰！」粘米脫握着拳頭往自己心口捶了一拳，跟着小心翼翼地將兄弟抱起來。

花朵罕與牛、胡兩人正好掠回來，不等粘米脫說話，花朵罕已開口道：「粘米脫，姓裴的溜得比兔崽子還快，被他逃脫了。」

牛一宣接口問道：「粘米脫，粘米兒那裏受了傷？」

粘米脫恨恨道：「姓裴的將咱兄弟的腰脊骨踏斷了！」

胡北歸脫口道：「那豈不是終身癱瘓？」

花朵罕瞪了胡北歸一眼，道：「你不說話，不會說你是啞巴呀！」

胡北歸頓時閉上嘴巴。

牛一宣問道：「咱們現在怎辦？」

花朵罕沉吟一下，道：「粘米脫，你護送你兄弟回去，咱們繼續追查那件東西的下落。姓裴的目的也是那件東西，咱們跟他一定遇上的，粘米脫，你放心，咱們一定會將姓裴的擒下，帶回去交給你處置。」

粘米脫嘴唇噏動，却沒有說出話來，只是點點頭，抱着兄弟走了。

花朵罕對胡北歸道：「姓胡的，現在看你的了。」

胡北歸心裏根本就沒有譜，但又不敢說出來，聽花朵罕那麼說，一聲不吭，掉頭往北走去。

花朵罕與牛一宣互相看了一眼，跟着胡北歸往北面走去。「胡北歸，五日期限只剩下兩日，希望這一次找到你的高足，要不，咱只好押你回去，讓大將軍處置你！」牛一宣邊走邊道。

胡北歸悶聲不吭，一個勁往前走。

＊ ＊ ＊

「姑娘，妳是甚麼人，怎樣稱呼？」申三妹對經已醒過來的女子脆聲問。

那女子看年紀比申三妹大不了多少，約二十出頭，眉目姣好，神態間透出一份楚楚之色，惹人好感。

事實上，申三妹打從救起她之後，便對她生出一份莫名的好感。

那女子微微舒口氣，美眸輕轉，跟着才嘴唇輕啓，柔柔地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申三妹忍不住伸手執住那女子的手。「姑娘，這是我的家，妳昨天昏倒在我家院門口……」

「姐姐，謝謝妳救起我。」那女子有氣無力的。「請問姐姐怎樣稱呼？」

「我叫三妹，姓申。」申三妹輕輕拍一下那女子的手背。「姑娘，妳叫甚麼名字？」

那女子眨眨眼。「申姐姐，我姓金，叫明媚。」

申三妹道：「金姑娘、妳的名字很好聽啊。妳是那裏人，怎會昏倒在我家院門口？」

金明媚眼中淚光隱現，咬咬下唇，才傷心地道：「申姐姐，我不是這裏人氏，家在離此八十多里外的百家集，我跟爹娘本來日子過得好好的，那

想到發生戰亂，家園被毀，爹娘眼見在家中無法過日子，便帶着我，到百里外的風翔鎮投靠我姑丈，那知道在距此三四十里外的一處地方，遇上一股流寇，我爹娘爲了護着我，故意引那股流寇往外面跑，免得我落在流寇的手上，受到汚辱，結果，我父母跑出不遠，被流寇追上，死在……刀下，我老遠窺望到，傷心得昏暈過去，醒來後……跑到父母被殺害的地方……將雙親的屍體拖到山脚邊，用石頭堆蓋起來……」

說到這裏，傷心得泣不成聲。

申三妹輕輕擁住她，安慰她。「金姑娘……別太傷心，小心身體……我……心裏也很難過。」

金明媚放聲哭起來。

坐在外面的秦、申兩人聽聞哭聲，不知房內的兩個女孩子發生了甚麼事，忙高聲問道：「三妹，發生了甚麼事情？」

申三妹在房內答道：「沒甚麼，金姑娘說起傷心事……哭起來。」

秦晉與申延慶聽三妹那麼說，互相覷了一眼，四道目光直瞧着房門口，很想進去聽聽，但又不方便，心裏只想申三妹快些出來，好問個清楚明白。

經過申三妹一番安慰，金明媚總算止住悲傷，不再哭泣，繼續說下去。「我一個人倉倉皇皇，拜別父母的遺骸，上路走去風翔鎮，爲恐在路上遇上官軍及流寇盜賊，用泥巴塗汚臉孔，弄散頭髮，扮成瘋女……那知道走到這附近，遇上大雨……本已一日沒有東西下肚，渾身被雨水淋得濕透，飢寒交迫之下……不支暈倒。申姐姐，若不是得你救起，恐怕已隨爹娘到陰間地府相聚了。」說到這裏，眼中又淌出淚來。

申三妹對她的遭遇大表同情。「金姑娘，別傷心，放心在我家養病吧，待你病愈後，我會叫我兄長送妳到風翔鎮投親，好嗎？」

金明媚含淚道：「申姐姐，妳的大恩大德，我不知怎樣才能報答。」

申三妹連連搖手道：「金姑娘，別這麼說，救死扶傷，稍有惻忍之心的人都會做，我救妳，並不是指望妳報答我。」

「申姐姐，妳是個大好人。」金明媚執住申三妹的手，感動不已。

房外的秦晉與申延慶見申三妹久久不出來，又不聽聞說話聲，簡直心癢難搔，申延慶坐不住，站起來，來回走動了一會，忍不住開口向着房間說道：「三妹，我肚子餓啊，秦兄弟也餓了……」

房內的申三妹忙應道：「二哥，別嚷嚷了，我這就出來燒飯。」

接着輕聲對金明媚道：「好好躺着，別胡思亂想，我去燒飯，順便煮點粥給妳吃。」

金明媚感激地道：「申姐姐，麻煩妳了。」

申三妹拍拍她的手背，起身走出房外。

申延慶看到三妹走出來，忙低聲道：「三妹，那個姑娘因何哭得那麼傷心……」

申三妹微微哼了一聲，嗔道：「二哥，你原來不是肚子餓，要我出來，不過想知道金姑娘的事情，你不是看上金姑娘吧？」

申延慶臉上一熱，急不迭道：「三妹，妳別亂說話！我總共才見過她一面，怎會一下子喜歡她！」

秦晉爲恐申延慶將他扯上，不敢說話，免得尷尬難爲情，甚至不敢正眼看申三妹一眼。

申三妹却瞟了秦晉一眼，見他垂下目光不言不語，便逗他說話：「秦兄，你肚子餓嗎？」

秦晉不敢抬起目光，急急道：「不餓……我不餓……」

申延慶忙叫道：「秦兄弟，你睜着眼說瞎話。這是甚麼時候，還說不肚餓？快晌午啦，今早吃的東西，早已沒了。」

申三妹見乃兄說秦晉，心裏不忍，說道：「二哥，別說了，我這就去燒飯。」說着，便往灶間走去。

申延慶忙一把扯住三妹的衣袖。「三妹，你還未說，那個……金……姑娘爲何哭得那樣傷心啊！」

申三妹瞪眼道：「二哥，你不肚餓了麼？」

申延慶抓抓頭，傻笑道：「三妹，秦兄弟也很想知道啊！」

秦晉聽他又將自己扯上，忙道：「申姑娘，別聽你二哥胡扯……」

申三妹笑道：「好了，你兩個都別說了，我說給你兩個聽吧。」

申延慶見那一招奏效，眨眨眼，向三妹扮個鬼臉：「三妹，我若不將秦兄弟扯上，妳不會那麼爽快吧？唉，這麼快便厚此薄彼……」

申三妹臉上發紅，嗔道：「二哥，你又亂嚼甚麼舌根！我不說了，去燒飯！」

申延慶忙拉住三妹的衣袖。「三妹，我不亂嚼舌根了，妳說吧。」

三妹偸瞥秦晉一眼，看到他垂着頭，一臉難爲情的，心裏不由甜甜的，這情形，分明對她有意思，要不，怎會那個樣子。

當下，她低聲將金明媚對她說的話，向兩人覆述一遍，末了，同情地道：「二哥，金姑娘的身世好可憐啊，如今你已知道她的姓名來歷，不再思疑她的……來歷了吧？」

申延慶雖是條漢子，聽乃妹那麼說，心裏也替金明媚的遭遇感到難過。「三妹，她既然是有來歷的人，我怎會再對她思疑。」

秦晉也忍不住道：「她一個人孤苦零丁的，若是投靠親戚那裡去，投親不遇，叫她怎辦？」

申三妹似笑非笑地瞟一眼乃兄。「二哥，我就是想到這一點，又恐怕她一個人上路尋親，遭遇不測，所以，我已對她說了，待她病愈後，請二哥你做護花使者，送她到風翔鎮，若是投了親，那就算了，若投不到親，二哥，你的年紀也不少了，好應該討個媳婦……」

申延慶臊得臉上火燒般又熱又紅，哇哇叫道：「三妹，妳好淘氣……」作勢欲打。

申三妹哈哈笑着，慌忙往灶間跑去。

秦晉直笑。

申延慶轉眼看到秦晉瞧着他直笑，臊得臉上更紅。「秦兄弟，別聽三妹那丫頭胡說八道……」

秦晉笑道：「申兄，你若心裏沒……鬼，爲何臉上那麼紅？」

申延慶不由伸手往臉上摸摸，熱辣辣的，不禁又臊又窘，一頭衝出屋外。

秦晉開心不已。

* * *

本來，依照申延慶的意思，盡快將那個鐵盒子送到陳大元帥帳下，免得節外生枝。雖然他跟秦晉的傷勢還未完全痊癒，但已好得七七八八，走動起來沒有甚麼大礙。

秦晉跟申延慶的想法一樣。

可是，外面的風聲很緊，元兵連日來四出巡查搜尋，萬一遇上，只怕不易脫身。

因此，申三妹提議待風聲稍過才上路，免得遇險，因那個鐵盒子關係重大，不容有失！

兩人認爲三妹顧慮得極是，加上又來了一個病倒的金明媚，三人對她的遭遇及身世大爲同情，若不待她病癒後，送她到風翔鎮投親，就此撇下她，三人都於心不忍，特別是申延慶，三妹沒有說錯，原來他眞的喜歡上金明媚，雖然這兩日來只見過她一面。

他自己也弄不明白，爲何只見了她一面便喜歡上她。

情之一字，眞是叫人莫名其妙。

第三日，金明媚終於可以下床行走，雖然顯得有點虛弱。

申延慶看到金明媚走出房間，驚喜得有點不知所措，直着眼看着金明媚，張着口，却沒有發出聲音。

金明媚也愕了一下，但却沒有失態，微微一笑，說道：「這位一定是申姐姐的兄長了。」

申延慶聽金明媚吐語如珠，如聞仙樂，模樣有點痴痴傻傻的，結結巴巴地道：「妳……我是……三妹……的二哥……妳怎麼知道……的？」

金明媚看到申延慶那模樣，不由抿嘴一笑。「申二哥，你的模樣有幾份似申姐姐……」

申延慶終於從「夢」中醒過來。「金姑娘，妳怎麼走出來，不在床上躺着，妳病沒好啊！」

金明媚含笑道：「好多了。躺在床上很悶，便下床走走。申二哥，這兩日打擾了。」

申延慶忙搖手道：「不打擾，不打擾，難得姑娘……來到我家……」話出口，才發覺說錯話，忙將下面的話咽住。

金明媚極力忍住笑。「申二哥，申姐姐呢？」一雙明眸在屋內溜了一轉。

申延慶發窘地道：「在院子裏，她跟秦兄弟在院子裏說話。」

金明媚柔柔一笑。「申二哥，我想到院子裏走走。」

申延慶忙道：「好，好。小心走啊，我陪妳到院子去。」

金明媚笑着往屋外走去。

申延慶緊張兮兮地跟着金明媚，只差沒有伸手挽扶着她。

畢竟男女有別，他不敢冒昧。

才走到院子，金明媚一眼便看到申三妹與秦晉邊笑邊向這邊走來，忙張口道：「申姐姐。」

申三妹聞聲抬眼往這邊張望，看到金明媚緩緩向她走過來，驚喜地道：「金姑娘，妳怎麼下床啊！妳的病還未好啊！」

金明媚笑道：「申姐姐，我感到好多了，躺在床上很悶，所以下床出來走走。」

申三妹急步迎上去，扶住金明媚，向乃兄瞧一眼，埋怨道：「二哥，你怎麼讓金姑娘走出來……」

申延慶慌忙道：「三妹……我……勸她……」

金明媚笑着道：「申姐姐，不關申二哥的事，是我自己要出來走走的。申二哥曾經勸過我。」

申三妹瞪了乃兄一眼，才笑對金明媚道：「金姑娘，妳要下床，對我說一聲啊，我扶妳出來……」下面的話，她忽然咽住，說不下去，臉上現出訝異之色，扭頭看看秦晉，又瞧瞧怔怔地看着秦晉的金明媚。

秦晉發覺金明媚定定地看着自己，既感怪異，也摸不着頭腦，因爲，他根本不認識金明媚，換言之，他以前從未見過她，不過，他被金明媚看得有點難爲情，忙將目光移開。

申三妹忍不住道：「金姑娘，爲何看着秦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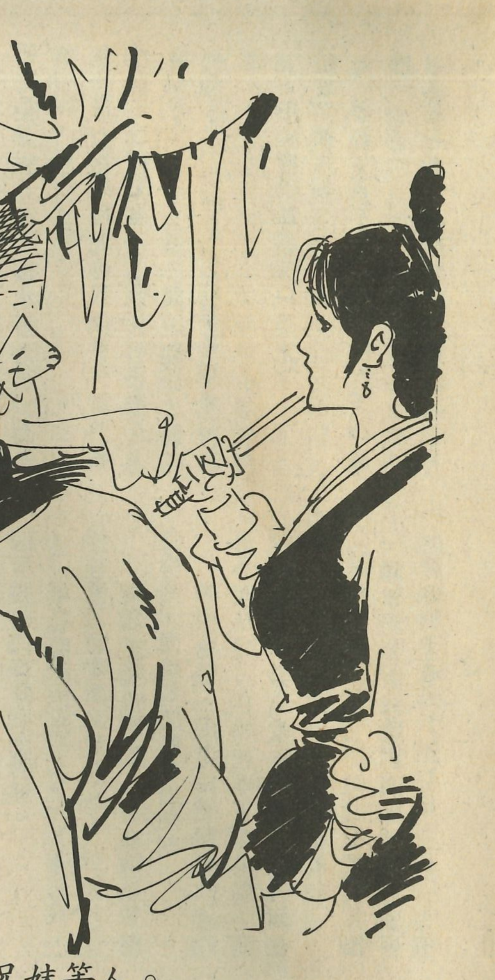
金明媚如夢初醒，臉上微紅，忙收回目光，害羞地道：「我……對不起，他極像我一個……表哥。」

申三妹本來心裏有點那個的，聽金明媚那麼說，才釋然。「金姑娘，妳跟妳表哥一定很要好的了？」

金明媚戚然道：「申姐姐，我本跟表哥有婚約，可是……他在兩年前一病不起……」

申三妹聽着，心裏大爲同情。「金姑娘，過去了的事，別再說了，是我不好，勾起妳的傷心事。」

金明媚忙道：「申姐姐，不關妳的



鐵木兒突然率兵圍攻申氏兄妹等人。

事，是我自己……想起來……」

申延慶插口道：「金姑娘，妳的病還未痊癒的啊，要小心身體呀。」

秦晉忍不住道：「金姑娘，在下眞的很像……」

金明媚點點頭。「有六七分像。請問怎樣稱呼？」

秦晉抱拳道：「在下秦晉。」

「原來是秦公子。」金明媚還了一禮。

申三妹道：「金姑娘，站着說話會很累的，回屋裏坐下，慢慢說，好麼？」

金明媚點點頭，申三妹扶着她往屋裏走去。

秦晉在後面跟着，看着金明媚那柔弱的身形，不知怎的，心裏生出一份憐惜之意。

＊　＊　＊

過了兩日，金明媚的病已完全痊癒，越發顯得明艷。

而她也似乎對秦晉頗有好感，時常借故跟他說話，申延慶看在眼內，心裏有點不是味道，偷偷對三妹道：「三妹，別讓金姑娘時常接近秦兄弟啊，妳不怕他倆日久生情嗎？」

申三妹白了乃兄一眼，滿不在乎地道：「二哥，你呷醋麼，放心吧，秦晉不會喜歡金姑娘的。再說，金姑娘時常接近秦晉，大概是看到秦晉，令她不由想起她的表哥，因而對他生出好感。我才不怕哩，倒是二哥你，男子漢大丈夫，別扭扭捏捏的，加把勁啊！」

申延慶鼓起勇氣道：「三妹，這種事，很難爲情的啊，我怎也壯不起膽向她有所表示。唉，殺頭我也不怕，就是無膽量向她表示……」

三妹道：「二哥，你不是要我幫忙，向金姑娘暗示吧？」

申延慶也顧不了難爲情，連聲道：「三妹，妳若是肯幫忙，二哥是求之不得。」

「二哥，瞧你那猴急的樣子，眞的很喜歡金姑娘？」

申延慶傻傻一笑。「不知怎的，打從那天見到她，便忘不了她，我怎也想不明白，怎會喜歡上她的，三妹，這是怎麼說？」

申三妹笑道：「二哥，那叫一見鍾情。」

「大概是吧。」申延慶抓抓腦袋，忽然道：「三妹，妳對秦兄弟那樣放心，莫非他對妳有甚麼表示？」

申三妹臉現忸怩之色。「二哥，這麼難爲情的事也問人家，怎說啊！」

申延慶道：「我是妳二哥，兄妹有甚麼不好說的，我……都告訴妳了，妳也該對我說啊。」

申三妹紅着臉，羞臊難禁地道：「他……對我說……只……喜歡……我……一個。」話未說完，羞得將頭深深垂下，不敢看乃兄一眼。

申延慶樂得直笑。「好哇，原來妳跟秦兄弟已經暗訂終身，怪不得那麼篤定了。」

申三妹臉紅過耳，羞不可抑，啐道：「二哥，別亂說啊，那個暗訂終身了，他不過那樣對我說罷了。」

申延慶忽然苦着臉。「三妹，妳的終身大事已有着落，但我……」

申三妹道：「二哥，別這個樣子，我一定會幫你的。」

申延慶面現喜色，急急道：「怎麼個幫法呀！」

三妹眼珠溜轉了一下。「一時間，我想不到……」突然雙眼一亮，興奮地道：「有了。」

申延慶起先一陣失望，繼之一陣興奮，「三妹，快說啊！」

申三妹道：「二哥，你明天便送金姑娘回去，那你就可以跟她單獨相處，乘機向她表白心意，她在感激你護送之下，極可能芳心暗動，那不就成了嗎？」

申延慶聽得咧嘴直笑。「三妹，行得通？」

三妹點頭道：「那就要看你的了，若你放膽向她說，親近她，她一定會被你打動的。」

「我怎麼開口對她說，護送她到風翔鎭尋親？」申延慶膽怯地摸摸腦袋。

三妹笑道：「二哥，你放心吧，由我來說！」

申延慶頓時放下心頭大石，喜道：「三妹，由妳對她說，最好不過。」

三妹狡黠地轉動一下眼睛。「二哥，我這樣幫你，怎樣報答我？」

申延慶道：「同胞兄妹，還說這種話？」

一頓，又道：「若不是我在旁煽風點火，妳跟秦兄弟那有這麼快便情投意合的，那妳又怎樣報答我？」

申三妹抿嘴一笑。「那就扯平了，兩不相欠。」

晚上，在吃飯時，申三妹對金明媚道：「金姑娘，妳的病已痊癒了，還打算去風翔鎭投靠姑丈嗎？」

金明媚不捨地看着申三妹，戚然道：「申姐姐，我如今孑然一身，不去投靠敝姑丈，沒有地方可以投靠了。」

一頓，又道：「這幾日得姐姐妳及兩位兄台照顧，大恩大德，這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不知甚麼時候才能夠報答三位。」說話時，飛快地瞥了秦晉一眼。

秦晉察覺了，臉上沒有甚麼變化。

申延慶搶着道：「金姑娘，別說甚麼報答的話，只要妳今後活得快樂，咱們便感到安慰。」

金明媚感激地道：「申二哥，你們都是好人，世上難得的好人。眞捨不得離開你們。」

申三妹含笑瞥了乃兄一眼，笑對金明媚道：「金姑娘，我們也不捨得妳。」伸手輕輕捉住她的手。

秦晉一直沒有說話，臉上的表情也沒有甚麼變化。

「金姑娘，妳打算甚麼時候去風翔鎭？」

金明媚道：「明天吧。」

申三妹心裏有點不捨。「這麼快？不多住兩天？」

金明媚搖搖頭。「已經打擾了你們幾天，不好意思再打擾啊。」

申三妹輕輕拍着金明媚的手背。「金姑娘，妳始終要到風翔鎭投親，我也不留妳了，日後有機會，我會去探望妳。」

金明媚道：「我安頓好後，一定會來看你們。」眼睛一轉，溜了秦晉一眼。

申三妹看在眼內，心裏有點不舒服，但卻沒有表露出來。「金姑娘，路上可能不安全。爲免妳遭遇意外，我叫二哥護送妳去風翔鎭。」

金明媚道：「怎好意思勞動申二哥送我到風翔鎭？」

申延慶急急道：「金姑娘，這裏到風翔鎭不過四五十里，別說勞煩不勞煩的。俗語有謂：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我該送妳去風翔鎭的，要不，我們都不會心安。」

金明媚遲疑了一下，說道：「申二哥，又要勞煩你送我到風翔鎭，我不知怎樣謝你才是。」

申延慶忙道：「金姑娘，別這麼說，我該那樣做的。」

申三妹接口道：「都別說客氣話了，就這樣決定了。」

秦晉直到這時才開口道：「三妹，我去拿點酒菜，咱們喝一杯，權當跟金姑娘餞行。」

三妹點點頭，秦晉便到灶間去拿酒。

這一晚，申三妹發覺金明媚時常偷眼瞧看秦晉，並時常沒話找話地跟他說話。秦晉似乎有所顧忌，對她有點冷淡。三妹看在眼裡，心裏滿不是味兒，暗自慶幸明早金明媚便會離去，要不，她眞擔心秦晉會移情別戀。

申延慶對金明媚却一反常態，顯得很殷勤。

秦晉整個晚上都找機會跟三妹說話，顯得頗親熱。大概他也看出金明媚對他似乎有意思，因此，他才故意對三妹那樣親熱，好讓金明媚對他死心。

可是，金明媚似乎看不出來，依舊對秦晉巧笑倩兮，申延慶看在眼裡，心頭頓時冷了半截，變得沒精打采的。

夜裏，三妹發覺金明媚在床上輾轉反側，害得她也睡不着覺，直到天亮前，金明媚才沒了動靜。三妹才得已入睡。

＊　＊　＊

雄雞一唱天下白。

申三妹四人却睡得正酣。

原來，昨晚不但申三妹與金明媚睡得不好，秦晉與申延慶同樣在床上

輾轉難眠，天亮前才入睡，因此，四人都睡得很沉。

天雖破曉，天色却只是濛濛亮，稍遠一點的景物，仍然看不大清楚。

莊屋的附近突然像鬼魅般，冒出一片人影來，悄沒聲地掩向莊屋，將之包圍起來。

那些人手執刀槍，行動快捷，看樣子不像是烏合之衆——流寇之類的匪賊。

那些人掩到院墻下，馬上有人蹲下來，讓夥伴踏上肩頭，然後挺站起來，好讓站在肩頭上的人夠得上攀往墻頭往上翻。

眨眼間，一批人已翻上墻頭，跳入墻內地上。

屋內，睡得正沉的秦晉突然醒過來。

屋外好像响起疾迅輕細的脚步聲，秦晉本來還有三四分睡意的，那刹那完全清醒過來。霍然張大眼，微微抬起頭，側耳傾聽。

這一次，他聽得很清楚，確是脚步聲，很輕微但却迅快的脚步聲，人數似乎不少。心頭一緊的刹那，他立刻用手去碰碰正在扯着鼻鼾的申延慶。

申延慶的鼻鼾聲只是斷了一下，跟着又扯起來。

秦晉大急，再用力碰一下申延慶。

這一次，申延慶終於驚醒過來，睜開眼看到秦晉坐起來，喉嚨咕嚕一聲，張口卻說話，秦晉已一手捂住他的嘴巴，壓着聲道：「別作聲，外面有人偷進來！」

申延慶一聽，睡意全消，霍地挺身坐起來，驚震得瞪大雙眼，要不是秦晉用手捂住他嘴巴，他已大叫起來。

秦晉伸手指一下地下，悄聲道：「別大呼小叫，快下床。」

申延慶點點頭。

秦晉這才放開捂住他嘴巴的手，輕輕跳下床。

就在這刹那，外面響起「彭」的一聲大响，跟着是「蓬」的一聲物件倒地的聲响，秦晉來不及穿上鞋子，光着脚板，抄起佩劍便往外面衝出去，同時大聲呼叫：「快起來，有狗賊闖進來！」

他大聲呼叫，是要驚醒睡在另一個房間內的三妹與金明媚。

申延慶亦已跳下床，光着脚板，抄起佩刀跟着衝出房外。

秦晉才衝出房門外，立刻又暴縮回房內，同時電閃般刺出兩劍。

刷刷兩聲，兩道白光擦着門邊砍過，同時間，亦响起兩下慘叫聲，隨着秦晉的劍勢倏收，兩條人影撲倒在房門口前。

「噗」地一聲，門側的板壁被扎出一個破洞，槍鋒透洞而出，擦着秦晉的腰側刺了過去。

秦晉驚出一身冷汗，一手抄住那根槍桿，猛地往後一扯，跟着往板壁上刺去。

劍尖刺穿板壁，扎入一具「蓬」地一聲撞在板壁上的人體上，一聲嚎叫隨即响起。

申延慶就在這刹那有如一頭猛虎般，自秦晉的身邊閃撲出去。

秦晉急叫：「申兄，小心呀！」抬起右脚，猛踹在板壁上。

大半幅板壁被秦晉壓往外倒塌下去。

倒塌的板壁下响起兩三聲呼叫，大概是被板壁壓倒的人發出的。

秦晉仗劍自板壁倒塌處撲出去，一眼看到申延慶跟三個元兵在厮殺，門外有元兵衝入來。

他略一猶豫，立刻撲向門口，堵截衝入來的元兵。

就這瞬間，申延慶已砍倒一個元兵。

陡地，剛衝入屋內的元兵似乎被秦晉的來勢嚇破了膽，一下子退出去。

「颯颯」一陣破空聲乍然响起，十數支箭矢自門外激射入來。

秦晉自然首當其衝，幸好他的反應夠快，手上利劍一陣急撥疾擋，將射來的箭矢撥擋擊落。

屋內跟着接連响起慘叫，原來那兩個元兵亦被申延慶兄妹擊殺了。

金明媚却沒有露面，原來，申三妹怕她受驚，着她躲在房內不要出來。

「二哥，韃狗怎會摸入屋來，咱們毫不知道？」申三妹尖聲叫道。

不等申延慶答她，當她一眼看到閃在門邊的秦晉，不等乃兄說話，立刻着急地向秦晉叫道：「秦晉，你沒事吧？」

秦晉扭頭道：「別擔心，我一根汗毛也沒有少！」

申三妹這才放下心來，這才對乃兄道：「二哥，怎辦？」

申延慶想也不想便道：「當然是衝出去呀！」

秦晉却道：「外面已被韃狗包圍了，衝不出去啊！」

申延慶道：「衝不出也要衝，難道躲在屋內束手待擒？」

「二哥，秦晉說得對，衝不出去的啊，守在屋內，說不定還有生路！」

話聲未完，陡地「轟轟」「嘩啦」之聲接連响起，整座房屋劇烈地震晃起來，塵土飛揚，瓦碎紛墮中，四面的墻壁被撞穿了幾個大洞，瓦面也幾乎通了天，四面瓦檐上站滿了手執了箭的元兵，對準了屋內的秦晉及申氏兄妹！

破墻洞的外面，亦站滿了元兵，張弓搭箭，對準了屋內的秦晉三人。

秦晉三人這時變得完全暴露在元兵的弓箭之下，那情形，就像一頭被關在籠子內的猛虎般，被一大羣人圍

着觀看那樣，心情極之不安。

秦晉三人却被那突變弄得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應變。

獨獨不見了躲在房中的金明媚，莫非她嚇暈了過去？

申三妹本欲跑回房中看看金明媚怎麼了，一條高大粗壯如鐵塔般的巨漢出現在一個大墻洞前，聲如沉雷般喝道：「屋內的叛賊聽着，立刻拋下兵器走出來受縛，要不，將你們射成刺猬。」

申延慶破口駡道：「元狗！胡兒，要老子束手受縛？除非你自已將狗頭砍下來，要不，老子們拚了這條命，也跟你們這些狗崽拚個死活！」

破墻洞外那個巨漢是鐵木兒，聽申延慶那麼說，吼喝一聲：「放箭！」

刹那間，弓弦聲响中，箭矢像飛蝗一樣，從幾個破墻洞、大門口外射入屋內。

申氏兄妹與秦晉忙閃跳封擋撥擊射來的箭矢，若不是借助桌椅遮擋，三人根本應付不了那些箭矢，一輪弓箭過後，三人定下神來，發現三妹的左臂被箭矢擦傷了。

秦晉忙上前道：「三妹，我替妳包扎一下，很痛嗎？」

三妹傷處雖痛，心裏却甜甜的，咬着嘴唇點一下頭。

秦晉立刻撕下身上一幅衣布，替三妹將傷處包紮起來。

申延慶持刀戒備。

鐵木兒又在外面喝道：「漢狗叛賊，剛才的滋味怎樣？再不束手就縛，本將軍下令萬箭齊發，將你們射殺！」

申延慶張口欲駡，被秦晉制止了，低聲道：「申兄，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

申延慶瞪眼道：「秦兄弟，你怕了？要向元狗投降求生？」

秦晉急忙道：「申兄，別誤會，咱們要是都死在這裏，那東西誰送回去？」下半截話他是以低到只有他們三人才聽到的聲音說出來的。

申延慶頓時閉口不語。

但很快又憤憤地道：「要我向元狗束手就縛，實在不甘心！」

申三妹抬頭瞧一眼站在瓦檐上，張弓搭箭，虎視眈眈的元兵，嘆口氣道：「二哥，剛才上面的元狗沒有放箭，咱們已幾乎應付不了，若上面的元狗一齊放箭，咱們肯定應付不了，咱們三個人都死了，那東西誰送回去？」

秦晉接口道：「申兄，只要咱們仍活着，便有一綫希望將那東西送回去！」

申延慶緊握着手上的利刀，用力咬咬嘴唇，陡地用力將手上的刀扔在地上。

他雖然沒有說話，却已經用行動表示他聽從秦晉兩人的勸說——棄械受縛。

秦晉與三妹也將手上的兵器丢向屋外的鐵木兒道：「咱們願意受縛！」

鐵木兒哈哈大笑幾聲，跟着一揮手，對站在他身後左右的元兵道：「將他們縛起來！」

那些元兵立刻衝入屋內，將三人細縛起來。

申延慶不忿地向一個動手細綁他的元兵吐了口唾沫，換來一陣拳打脚踢。

申延慶破口大駡。

秦晉跟申三妹却一聲不吭。

衝入屋內的元兵有一部份在屋內四處搜查起來，忽然間，金明媚躲着的那個房間內，响起「砰彭」撞擊聲及慘叫聲，喊殺聲，以及怒叱聲。

申三妹聽出怒聲是金明媚發出的，想到她不過是一個弱女子，被那些如狠似虎的元兵搜出來，不知會遭遇到怎樣的對待，心裏又急又驚。

出乎她意料之外，在房間內搜查的幾個元兵，連滾帶跌摔出房外，金明媚則豎眉怒目走出來，口裏叱道：「好大膽的奴才，膽敢對我……」

下面的話却說不出口，另外幾個元兵已揮刀撲上去。

驀地响起一聲雷打般的大喝：「住手！速速退下！」

那幾個元兵愕了一下，慌忙收勢退下。

發出喝聲的，是鐵木兒。

申三妹與秦晉及申延慶看着，大感奇怪。

金明媚應該不會武功的，怎會將幾個元兵打得從房內滾跌出來？鐵木兒又怎會喝叫那些元兵退下？

金明媚到底是甚麼人？

莫非鐵木兒看上了金明媚？

這幾個疑問很快便得到解答。

鐵木兒在喝退那些元兵後，立刻向金明媚趕前去，抱拳躬身道：「末將鐵木兒見小姐。」

原來金明媚不是漢人，是元人！

申氏兄妹與秦晉都不敢相信地愕然睜大眼，看着金明媚。

若不是親耳聽聞，親眼所見，三人怎會想到，金明媚是元人！

換句話說，是漢人的仇人。

申三妹忽然尖叫一聲：「妳是元人！妳不叫金明媚！妳騙了我們！」

金明媚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申姐姐，我……」

三妹尖厲痛恨地道：「別叫我姐姐，咱們跟妳——元狗勢不兩立！天啊，我怎麼會瞎了眼，救了妳這個狗女！」

鐵木兒怒喝道：「住口，女娃兒，膽敢辱駡小姐！來人，將她的舌頭割下來！」

幾個元兵答應一聲，爭着上去動手。

金明媚怒喝一聲：「鐵將軍，我不準你割她的舌頭！」

鐵木兒忙喝住那幾個元兵，詫道：「小姐，那女娃子辱駡妳……」

金明媚跺脚道：「我說不準便不準

，你敢不聽我的話？」
　鐵木兒無奈道：「末將不敢。」
　申延慶怒聲道：「狗女，妳到底是甚麼人！」
　金明媚委屈地道：「申二哥……」
　「不要叫我申二哥！」申延慶怒喝一聲。
　金明媚嚇得窒了一下，怯怯地說下去。「我……是金明媚，我父親是朝廷……大將軍……」
　「不要說了！」三妹尖聲道：「我不想見到妳！」
　秦晉接口道：「金……妳不是眞的昏倒……妳是有目的的，是不是？」
　金珠麗神色變化不定，沒有答秦晉。
　不答，等於默認了。
　鐵木兒對金珠麗道：「小姐，末將先行派人護送妳回大將軍處。」
　金珠麗搖搖頭。
　鐵木兒還想再說，金珠麗道：「別說了，我不會先回去的，我要跟他們一起回去。」
　鐵木兒不敢再說甚麼，走到申延慶三人面前，兇狠地道：「將那個鐵盒子交出來。」
　申延慶三人閉嘴不語。
　「嘿嘿，你們如今落在本將手上，有如肉在俎上，敢不交出來！」鐵木兒掃了三人一眼，目光落在秦晉的臉上。「小狗賊，那一晚若不是你，本將早已得到那個鐵盒子！快說，鐵盒子在那裏！」
　秦晉緊閉着嘴巴，不理睬鐵木兒。
　鐵木兒蒲扇般大的手一揮，一巴掌摑在秦晉的臉上，秦晉冷哼一聲，被摑得不由自主別轉臉，挨掌的地方又紅又腫，嘴角溢血，不知有否被打落牙齒。
　秦晉倔强地轉回臉，怒視着鐵木兒，依舊不說話。
　金珠麗看到秦晉挨打，臉上的表情恍似挨了一巴掌的是她，急怒交加地叫道：「鐵將軍，不要打他！」
　鐵木兒却不理會她！猙獰地道：「小狗賊，你眞的不說？」
　秦晉哼了一聲。
　「嘿嘿，本將倒要看看，是你的骨頭硬，還是本將的拳頭硬！」話聲未落，一拳擊在秦晉的肚子上。
　秦晉痛叫一聲，身子彎起來，臉上又青又白，幾乎站不住，一跤跌倒下去。
　申三妹心痛地叫道：「秦晉！」
　秦晉額上冷汗直標，青筋暴現，大口大口吸氣，說不出話來。
　「鐵將軍，給我滾！」金珠麗撲上去，顫着聲怒叫。「我不準你打他！」攔在秦晉面前。
　鐵木兒看着金珠麗，苦笑道：「小姐，妳這是怎麼了？他們是叛賊，朝廷要犯，謀反作亂的漢狗！妳是大元貴胄，身份尊貴，怎麼要護着他們？」
頓一下，沉聲道：「小姐，請妳讓開，找不到那個鐵盒子，末將怎向大將交代？」
　金珠麗昂起頭，倔强地道：「我不管那麼多，就是不準你打他們！」
　申延慶却不領情，怒聲道：「狗女，我們不要妳多管閒事，更不會領妳的情，別惺惺作態了，我們不會再上當受騙！」
　申三妹却表情複雜，沒有作聲。
　金珠麗沒有理會申延慶的話，依舊擋在秦晉前面。
　鐵木兒不知如何是好，他可不敢動金珠麗，她是兀帖兒的寶貝女兒，就算她少了一根頭髮，他也擔待不起，一時間，他無法可施。
　陡地，他眼珠一轉，落在申三妹的身上，嘴角泛起一抹陰狠的笑意，轉身走到申三妹的身前，伸手往三妹的臉上摸了一下，眼中發出獸性的目光。「女娃子，妳的模樣着實叫人心動啊！」
　申三妹朝他臉上吐一口口水，怒憤地罵道：「元狗，畜牲……」
　鐵木兒閃身避過那口唾沫，獰笑道：「來人，將她帶出去，賞給你們開心。」
　那些元兵一聽，齊齊發出一聲歡呼，眼中射出獸光，撲向申三妹。
　申三妹眼見將會遭到元兵蹂躪，驚駭欲絕，苦於被綑綁得緊緊的，無法自己了斷，不由淒厲地叫罵：「禽獸！畜牲！別碰我……滾開啊，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們！」
　申延慶眼見乃妹將會遭到元兵的汚辱，驚怒交加，死命掙扎，欲衝過去拚死護着妹子，但却惹來一陣拳打脚踢。
　秦晉也忍着痛，怒吼道：「元狗，你們若敢碰她一下，我跟你們拚了！」
　幾個元兵已如狼似虎，將申三妹抓住往外推，鐵木兒獰笑道：「怎麼樣？寧可眼見那女娃子……也不將那個鐵盒子交出來？」
　申三妹掙扎着尖叫道：「秦晉，二哥，不要交出來，那關係很多人的生命啊！大不了，我賠上一條命！」
　「三妹！」秦晉痛苦地大叫。
　申三妹應道：「秦晉，別理我……」
　陡地，金珠麗怒喝一聲：「鐵木兒，快下令放了申姐姐，要不，我死在你面前，看你怎樣向我爹交代。」
　鐵木兒聞聲慌忙轉頭瞧看，只見金珠麗手上執着一柄寒光閃閃的精細匕首，抵在自己的咽喉上！
　秦晉與申延慶料不到金珠麗爲了救申三妹，不惜以死威脅鐵木兒，都感詫愕。同時，兩人都不明白，她身上怎會有一柄匕首的。
　鐵木兒慌忙道：「小姐，快將匕首放下來，犯不着爲了那個謀反作亂的狗女做傻事啊！別忘記你是甚麼身份，他們幹的是謀反作亂，大逆不道的

事情呀，妳不是被他們迷惑了吧！」
　金珠麗一臉決絕之色，道：「鐵木兒，任你說甚麼我也不聽，再不喝令他們將申姐姐帶回來，我立刻自刎！」手上微一用勁，刀尖刺入皮肉內，立刻暴沁出血絲！
　鐵木兒就算有天大的膽，也不敢讓金珠麗自殺身死，忙扭頭向那幾個停下來的元兵喝道：「放開她，將她押回來。」
　秦晉與申延慶頓時鬆口大氣。
　申三妹有一種死過翻生的感覺，要不是有兩個元兵一直在左右挾扶住她，她已軟倒下去。
　兩個元兵半拖半推，將申三妹押回來先前站着的地方。
　秦晉一直關愛地看着三妹，雖然沒有說話，盡在不言中。
　鐵木兒道：「小姐，還不將匕首放下來？」
　金珠麗仍然用匕首抵着咽喉：「鐵木兒，我要你再答應我一件事！」
　鐵木兒無奈地道：「說吧。」但立刻又道：「若要末將放了他們，萬萬不能。」
　金珠麗道：「你放心，我不是叫你放了他們。」
　鐵木兒帶氣道：「妳要怎樣，快說出來。」
　「我要你別逼他們交出那個鐵盒子，不準對他們用刑，押回去後，由我勸說他們交出鐵盒子，若他們不聽我勸告，才交還給你處置。」
　鐵木兒在心裏迅速地轉了一圈——我要是不答應，她必定會自殺身亡，這干係自己怎擔得起，姑且答應她，至於大將軍答不答應，那是她父女倆的事，何不將這個難題交給大將軍去解決！當下說道：「好吧，末將答應妳，快放下手上的匕首。」
　金珠麗透口氣，將抵在咽喉上的匕首放下來，被刺傷的地方血漬殷然。
　申氏兄妹與秦晉料不到金珠麗爲了她們，不惜犧牲生命，大感駭異，對她的敵意也消散了大半，但在聽到她下半截說話後，對她的敵意又增加了——她那樣做，最終的目的不過是要我們交出那個鐵盒子！
　鐵木兒透口大氣，馬上下令軍兵將申氏兄妹及秦晉押解回福田鎭！
　金珠麗一直緊跟在三人的身旁。

胡女爲愛　棄暗投明

　兀帖兒正與兩個愛姬在喝酒調笑，聽侍衛在外面稟告鐵木兒抓了三個叛賊回來，並帶同失了踪的女兒金珠麗回來，心裏大爲高興，馬上推開摟在懷中的兩個愛姬，站起來，快步往外走。
　來到前廳，只見女兒與鐵木兒正站着，張口歡叫道：「金珠麗，妳去了那裏，害得爲父心焦不安……」
　金珠麗叫一聲：「阿爹！」小鳥般飛入兀帖兒的懷中，撒嬌地道：「女兒不過想替爹找到那個鐵盒子，希望能夠替爹分憂。」
　兀帖兒輕輕摟着女兒，疼愛地道：「那也要告訴爹一聲啊，害得爹連酒也喝不下。」
　一頓，又道：「妳太任性了，爹眞擔心妳遲早會出事。」
　「爹，你放心吧，女兒已長大，懂得照顧自己的了。女兒才不相信你連酒也喝不下……」
　兀帖兒爲免女兒揭破他，忙輕輕放開女兒，抬眼望向鐵木兒，「鐵木兒，那三個叛賊是甚麼人？」
　鐵木兒忙躬身抱拳向兀帖兒行禮。「末將參見大將軍。」
　兀帖兒擺擺手，在廳中一張交椅上坐下來。
　鐵木兒向兀帖兒道：「稟告大將軍，末將捉到的三個逆賊，其中一人是胡北歸的徒弟，那晚在烏龍崗，就是被他搶去那個鐵盒子，跟另一個逆賊申延慶竄逃出重圍……」
　「這麼說，鐵盒子應該在他們的手上？」兀帖兒打斷鐵木兒的話。
　「末將認爲是。」鐵木兒道：「自從那一晚之後，各隊軍兵日夜在方圓五六里內嚴加搜尋，那三個逆賊不可能在這期間將鐵盒子送出去。那一晚除了秦晉與申延慶兩個逆賊逃脫外，其餘的逆賊全部被殺！末將估計沒有別的逆賊接應他們，暗中將鐵盒子送出去……」
　兀帖兒又打斷鐵木兒的話。「這麼說，鐵盒子在三個逆賊手上？」
　鐵木兒道：「末將認爲是。」
　「三個逆賊被擒，鐵木兒，你一定得到鐵盒子，是嗎？」
　鐵木兒瞥一眼金珠麗，答道：「大將軍，末將本來有機會逼三個逆賊交出鐵盒子的，可是……」
　「別吞吞吐吐的，快說。」兀帖兒不耐煩地道。
　金珠麗生氣地瞥了鐵木兒一眼，搶着道：「爹，是女兒不準鐵將軍用粗卑的手段逼他們交出鐵盒子的。」
　兀帖兒聽得怔愕了一下，詫道：「金珠，妳爲甚麼阻止鐵木兒？可知道那個鐵盒子關係重大？」
　金珠麗點點頭。「女兒就是知道鐵盒子關乎到朝廷安危，才會冒險私自外出找尋，希望找到那個鐵盒子。」
　「那你找到沒有？」
　金珠麗搖搖頭。「據女兒那幾日與他們相處，暗中窺察偷聽，搜尋所得，那個鐵盒子不在他們三人的身上，也不在那座莊屋內，但他們亦未將鐵盒子送出去，那幾日都沒有外人找他們。女兒肯定他們將鐵盒子收藏在附近一處隱蔽的地方！」
　「金珠，他們沒有發現妳……欺負妳吧？」兀帖兒只此一女，加上妻子早喪，因此，對金珠麗視如心肝寶貝。

金珠麗望了父親一眼，「女兒若是被他們發現，還能夠回來見爹你？」

一頓，接道：「他們對女兒很好，女兒在大雨中感了風寒，昏倒在他們的院門口前，要不是他們救了女兒，女兒可能已經死了。」

兀帖兒道：「女兒，別被他們騙了，那些漢人最會使奸弄詐，騙人相信他們……妳千萬別上了他們的當。」

鐵木兒插口道：「大將軍，小姐就是被那些漢狗欺騙了，幫着他們……」

金珠麗生氣地盯了鐵木兒一眼，疾聲道：「爹，女兒沒有幫着他們，女兒不過想從他們身上找回鐵盒子，爹你放心吧，女兒已不是小孩子，不會被他們騙了的。」

一頓，又道：「爹，女兒之所以阻止鐵將軍向他們動刑，是知道他們都是不怕死的，吃軟不吃硬，就算殺了他們，也不會說出鐵盒子收藏在那裏，若將他們折磨死了，怎從他們口中問出鐵盒子的下落？」

兀帖兒拈鬚笑道：「金珠，妳確是長大了，而且，心思靈敏。早知妳這樣有主見，爲父就不用替妳那樣擔心了。」臉上露出讚賞之色。

金珠麗乘機道：「爹，你若想得到那個鐵盒子，將他們交給我處置，不出三日，女兒包保從他們口中查出鐵盒子的下落。」

鐵木兒道：「大將軍，那三個逆賊身手不俗，末將恐怕小姐會……」

「住口！」金珠麗怒喝一聲。「鐵將軍，我知道你看上那個女娃子……你可知道，萬一那女娃子受辱後，自殺身亡，另外兩個悲憤之下，誓死不吐露那個鐵盒子的下落，那豈不是徒勞無功。」

鐵木兒忿怒得脹紅了臉，叫道：「大將軍，末將……」

兀帖兒擺手打斷鐵木兒的話。「鐵木兒，你要女人，那裏沒有？算了吧，那個女逆賊乃是重犯，我不會讓你動她一根指頭的！」

鐵木兒氣怒得頭筋暴現，却不知怎樣辯說，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脚，差點將寸厚的方磚跺碎裂開。

兀帖兒不再理會鐵木兒，對女兒道：「金珠，爲父就將那三個人交給妳，若三日之內不能在他們身上套出鐵盒子的下落，爲父便將三個逆賊交給鐵木兒處置，怎樣？」

金珠麗點點頭。「爹的話，女兒怎敢不聽從。不過，女兒想爹寬限多兩天。」

兀帖兒看一眼鐵木兒，點頭道：「好吧，就給你五天，不能再寬限。」

金珠麗高興地道：「多謝爹。」

兀帖兒拈鬚道：「金珠，爲父希望你在五日內，有好消息回報。」

金珠麗嬌聲道：「爹，一定。」跟着又道：「爹，女兒這就去見他們。」

兀帖兒點點頭。「去吧，凡事小心點啊！」

金珠麗答應一聲，急急往外走。

待女兒走出前廳，兀帖兒才對鐵木兒道：「鐵木兒，大帥只有金珠一個女兒，她說的未嘗沒有道理，就由她去試試吧，要是來軟的不成，本帥便將他們交給你，不管你用甚麼手段，只要得到那個鐵盒子，本帥才不管！」

一頓，接又道：「那些逆賊奸險惡毒，本帥放心不下，無論金珠怎樣處置那三個逆賊，你暗中帶領一隊軍兵，守衛在外面，千萬不可讓他們逃了。」

鐵木兒聽兀帖兒仍然像以前那樣看重他，心裏那股怒氣頓時消散了，忙抱拳道：「大將軍，末將遵命。」

兀帖兒看着鐵木兒，讚許地道：「鐵木兒，這一次你擒下那三個逆賊，功勞不小，本帥自會向皇上奏明，皇上一定會嘉許你！」

「謝大將軍恩典。」鐵木兒屈膝拜下去。

兀帖兒拈鬚道：「待平定了亂賊後，皇上一定會論功行賞，加官晉爵。」說完，仰起臉，笑起來。

* * *

金珠麗將申氏兄妹與秦晉安置在一座距「將軍府」不到十丈外的小宅院內。

屋內除了幾個供使喚的僕婦外，沒有別的人。

三人可以在屋內自由走動，但却不能踏出小宅院的範圍一步。

三人的雙手也沒有被細綁起來，但身上的幾處大穴却被點封了，是金珠麗下的手。

三人直對金珠麗不理不睬。

金珠麗却一點也不以爲意，對三人親親熱熱的，照顧周到。

兩日已經過去了，金珠麗一直沒有向三人說及那個鐵盒子，更沒有逼三人說出來。

三人不是白痴，都知道金珠麗對他們那樣好，必有目的，但却猜不到她到底在玩甚麼把戲。

三個人曾經暗地裏互相替對方解開被封的穴道，也不知金珠麗用的是甚麼手法，就是解不開。

三個人都驚詫於金珠麗點穴手法之獨特高明，對她這個人又加了一份小心。

三妹對秦晉說道：「看樣子，那胡女對你很喜歡啊！我看，我們沒有被嚴刑逼供，全因爲你。」

秦晉苦笑道：「三妹，妳不相信我？」

申延慶接口道：「秦兄弟，難怪三妹呷醋的啊，那個胡女對你怎樣，只要不是瞎了眼的，都看出來。」

秦晉發急地道：「我們都是階下囚，正所謂肉在俎上，她要怎樣，我能夠阻止嗎？三妹，我對妳怎樣，還要我再說嗎？」

申三妹柔柔地看着秦晉。「我不是不相信你，我不過提醒你，眼下我們的處境，很容易被那胡女迷惑的。」

秦晉心裏大是感動，也不怕申延慶在旁看着會難爲情，執住三妹的手，深情地道：「三妹，今生今世，我喜歡的只有你一個。」

申三妹却羞得連脖子也紅了，但却沒有掙脫被秦晉執住的手。「別這樣，難爲情死了，二哥在旁看着啊。」語聲像蚊吶一樣細小。

申延慶早已走開去，免得自己也尷尬，申三妹由於羞得低下頭，所以沒有察覺申延慶已經走開去。

秦晉道：「三妹，咱們生死也在一起，永不分開。」

申三妹心裏甜甜的，臉上却火辣辣般發燒，將臉直埋在胸前。「還說，羞死人了……」

秦晉笑道：「還怕羞？妳二哥已經走出外面了。」

申三妹一聽，馬上抬起頭，嬌嗔地白了秦晉一眼。「怎麼不早說，讓人家……」

下面的話三妹說不出來，被秦晉伸手一把將她摟入懷中。

申三妹柔情萬縷地偎在秦晉的懷中，臉上泛起幸福的神態。

申延慶才走出院子，便看到金珠麗從後面走前來，他在心裏哼了一聲，想退回屋內，又怕打擾了屋內的患難鴛鴦，但又不想見到自己曾經喜歡過，如今已變了仇敵的金珠麗，一時間，進退兩難。

「申二哥。」金珠麗笑着向他走去。

申延慶哼了一聲，別轉頭，不看她。

金珠麗依舊笑着走向申延慶。「申二哥，蹩在屋內感到悶，出來走走是嗎？」

申延慶仍舊不理睬她，心裏却有點不忍。

金珠麗走到申延慶的身旁，帶點委屈地道：「申二哥，我雖然是元人，但我沒有做過對不起你們的事，爲何那樣恨我呀！」

申延慶哼一聲，道：「妳雖然沒有對不起咱們，但你的族人——元狗佔據我中原河山，奴役魚肉我中原百姓，橫征暴斂，不將我中原漢人視作人！凡我中原百姓，都不甘受爾等異族統治，恨不得將爾等蠻夷異族驅逐出中原，推翻爾等之暴政，爾等跟咱是漢賊不兩立！」

金珠麗咬着嘴唇，默然半晌，才道：「申二哥，我知道咱族人對你們漢人……很殘暴，你們中原人恨我們，可是，我也是人啊，我很同情你們，痛恨族人對中原百姓的殘暴欺壓。但我沒有對你們怎樣啊！你們爲甚麼恨我？我生爲元人，可不是由我自己挑選的，你明白嗎？」

申延慶抓抓頭，好一會，才說道：「我不懂甚麼大道理，我只知道，你們這些異族人兇殘暴戾，咱們一日不將你們逐出中原，百姓一日要受你們的荼毒！妳雖然沒有怎麼樣，但妳是元人，便是咱們的仇敵，怎能不恨妳。」

金珠麗嘆口氣。「申二哥，你那樣說，太不公平了，你們漢人中，不是也有好人壞人嗎？若依你所說，豈不是好壞不分？」

申延慶又抓抓頭，嘀咕道：「我說不過妳，隨便你怎麼說，我也不會改變我的看法。」

「申二哥，你既然這樣說，我無法再跟你說下去。」金珠麗說完便往前面走去。

申延慶抓抓頭，看着金珠麗的背影，張口欲說，却又閉上嘴巴！

已經是第四天了。

兀帖兒曾經詢問過女兒，是否已套問出鐵盒子的下落，金珠麗直叫父親放心，期限一到，包保從秦晉三人的身上套出鐵盒子的下落。

對於鐵木兒帶人將那座小宅院暗中包圍起來一事，她詐作毫不知情，並沒有向兀帖兒提出來。

事實上，她從來沒有向秦晉三人提及鐵盒子的下落，她却向父親擔保在期限到後，一定查出來，不知她在要甚麼把戲。

秦晉三人同樣猜不透金珠麗葫蘆裏面裝的是甚麼藥，自不免心裏大是猜疑。不過，三人已拚將一死。因此，他們都不懼怕金珠麗會施展出甚麼手段。

三人曾商議過逃走，但以他們三人眼前的情形，只會白費心機，根本逃不脫。

因爲，三人身上幾處大穴被點封了，行動有如常人，就是那堵丈許高的圍墻，三人也無法攀上去，那怎能逃出？

但總不能坐以待斃，幾經查察，他們終於找到一條可以逃走的路徑。

那是一條去水溝。

那條去水溝頗深，從灶間後面一直通出院墻外面，至於通到外面的甚麼地方，他們就不知道了。

水溝深而狹，勉强可容一人匍匐爬行，由於春天雨水多，溝裏的水有半尺深。

只要能夠逃出去，不管成功與否，他們都要試一試。

爲了逃走能夠成功，申延慶決定留下來，引開宅院內的人的注意，讓秦晉與三妹有機會逃出去。

三妹知道兄長若是留下來，肯定活不了，心裏很悲痛，哀求申延慶跟她們一起走。

申延慶却道：「若咱三人一起走，未必走得了，咱們一定要將鐵盒子送回去，因此，這一次你倆一定要成功逃出去，再說，我留下來，未必會死，說不定能找到機會逃出去。」

「二哥！」三妹悲呼一聲，撲入乃

兄的懷中。

申延慶輕輕拍打三妹的肩背，溫聲道：「三妹，別這樣，二哥留下來不一定會死的，別傷心啊。」說着輕輕扶着三妹的肩頭，將她扶開來。「快抹乾眼淚，別讓那些狗看到，引起他們的疑心。二哥向你保証，一定會活着回去見你們。」

三妹抽泣着，邊用衣袖抹眼淚，邊點頭。

秦晉看得感動不已，熱血沸騰。「申兄，你跟三妹逃出去，我留下來引開他們。」

申延慶瞪眼道：「秦兄弟，別跟我爭！我已經決定了，不會改變主意！只要你好好待三妹，我就放心了。」

最後那句話，洩漏了「玄機」，三妹禁不住又哭起來。

申延慶慌忙道：「三妹，別哭啊，又不是生離死別，你跟秦兄弟逃出去後，我會找機會逃出去的。」

秦晉心裏很難過，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他知道，他跟三妹若是能夠逃脫，元人一定不會放過申延慶，必定會將他殺死。

好不容易，三妹才止住哭泣。

申延慶低聲跟兩人商議晚上逃走的行動。

可喜的是，沒有人來打擾他們。

* * *

三人懷着忐忑的心情，等待夜色降臨。

三妹不時看一眼兄長，強忍着心裏的悲傷。

秦晉緊握着申延慶的手，用力咬着嘴唇。

申延慶却顯得很從容，看來，他已將生死置於度外了。

吃過晚飯後，三人都喝了幾杯酒，申延慶拍拍秦晉與三妹的手背，走回房間。

秦晉與三妹互相看了一眼，點點頭，相繼返回各自的房間。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院子的東北角忽然響起嘈雜的人聲，夾雜着申延慶的叫聲：「放開我，我不要被困在這裏，你們殺了我吧，我受不了……」

待在房中的秦晉、三妹聽聞外面的嘈雜聲後，馬上各自從房間內走出來，會合後，發覺屋內一個人也沒有，立刻溜出屋外，往院子的西南角飛快地竄奔。

沿途皆沒有遇上甚麼人，大概小宅院內的其他人，都被申延慶的逃走驚動了，會奔到那裏去瞧看了。

兩人奔到灶間的後面，匿在牆後往兩邊窺視了一下，附近空寂無人，秦晉立刻道：「快跳下水溝爬出去！」

申三妹點點頭，首先跳下水溝，但却被秦晉一把拉住。「我先爬，若我被外面的人發覺，妳馬上退回去，待我引開那些人，妳再逃，知道嗎？」不等三妹說話，他已跳下水溝。

申三妹激動地低叫一聲，「秦晉……」兩個字才出口，忽然間軟倒在地，秦晉並沒有發覺，因他跳下溝便往前彎腰走去，並沒有回頭瞥望。

「秦晉！」水溝上面響起一聲嬌喚，秦晉慌忙回頭。「三妹，甚麼事？」話出口，瞥到站在溝上的人不像是三妹，不由怔愕了一下，脫口道：「誰？」

那人應道：「是我。」

秦晉認出是金珠麗的聲音，心頭像被扎了一刀般，震驚不已。「妳怎會在這裏？」

金珠麗的雙眼在黑暗中閃着光。「你又怎會在水溝中？」

秦晉不理會她的問話，驚急地道：「三妹呢？」

金珠麗道：「她被我點倒在地上，放心吧，我不會傷害她的。」

秦晉一顆心才放下來，金珠麗道：「還不跳上來？」

秦晉知道逃不了，只好跳上去。「金珠麗，求求你，放我跟三妹走吧！我知道妳是一個好人，要不，妳也不會阻止鐵木兒傷害三妹。」

金珠麗臉上似笑非笑的。「秦晉，妳以爲我不想放你們走？就算我放你們走，你以爲走得了？鐵木兒在外面派人將這裏包圍起來，就算鷄狗也走不出這座宅院，何況是你們。」

秦晉道：「金珠麗，妳到底想怎樣？」

金珠麗一雙明亮的眼眸直瞧着秦晉。「我雖然是蒙古人，朝廷貴族，但我也是人！你們對我好，我怎會恩將仇報，不怕對你說，我將你們關在這裏，是不想你們遭受鐵木兒的嚴刑逼供，並找機會放你們走。」

秦晉不相信地看着金珠麗，「我們在你們蒙古人眼中，是反叛作亂的要犯，妳爹不是想得到那個鐵盒子嗎？妳放我們走，難道不怕我們將鐵盒子送回陳大元帥的義軍那裏？對朝廷會大不利的啊！」

金珠麗嘆口氣。「秦晉，這些我都想到了，可是，我不想你們死！我雖是蒙古貴族，但我跟你們一樣，也是人。這些年來，眼見朝廷對你們中原百姓殘暴不仁，橫征暴歛。族人當你們漢人如螻蟻豬狗，任意欺壓殘殺，弄到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猶自變本加厲，我心裏很難過，但又無能爲力改變。如今天下各地騷亂四起，朝廷只知鎮壓，不識改弦更張，安撫百姓，只會引來更大的反抗，這樣下去，咱蒙古人遲早有一天會被趕回塞外大草原，我不忍心助紂爲虐，若是本族被趕回大草原，中原百姓有好日子過，我不怕背叛族人……咱族人作的孽太多了，要不，也不會弄到天下烽烟四起，謀反作亂。」

秦晉聽着，幾乎不相信自己聽到的是眞的，驚愕了好一會，才道：「妳說的是眞心話？」

金珠麗眸光閃動，臉上的表情很複雜。「我說的句句都是心裏話！我……還未說出最緊要的……埋在心底裏的……話，這裏不便說話，跟我到房中，再慢慢說。」

秦晉遲疑一下，問道：「你們將申二哥怎樣了？」

金珠麗道：「沒有甚麼，將他關在房間裏吧了。」

一頓，催促道：「你若想我放你們走，快跟我到房裏去再慢慢商量。」

秦晉深深地看了金珠麗一眼，點點頭。

金珠麗馬上道：「將三妹抱起來。」

秦晉走前去，將躺在地上的三妹抱起來，跟着金珠麗往屋子走去。

* * *

金珠麗的房間佈置得頗雅緻。

金珠麗示意秦晉將三妹放在她的床上，自己在桌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向秦晉道：「坐下來。」

秦晉在金珠麗對面那張椅子上坐下來，不放心地道：「在這裏說話……」

金珠麗似乎知道秦晉顧慮甚麼，截斷他的話。「放心吧，沒有我的吩咐，那些僕婦不敢走近我的房間。」

秦晉透口氣，好奇地道：「妳怎會知道我跟三妹會……從水溝逃走？」

金珠麗瞟了秦晉一眼，微微笑道：「這種小孩子的把戲，怎騙得了人，那有人逃跑會唯恐別人不知道的，我一猜便猜到，你們使的是聲東擊西之計。」

一頓，又道：「你們吃過晚飯後，便回房間，不像早兩晚那樣，坐在廳中說東道西，而且，打從天黑開始，你們便一副坐立不安，心事重重的樣子，我已瞧出你們有古怪，果然不出我所料。」

秦晉聽着，不由暗暗慚愧。「妳眞的肯放我們走？」

金珠麗毫不掩飾地看着秦晉，點一下頭。「你仍然不相信我？」

秦晉在金珠麗熾熱的目光注視下，不由自主心頭跳動起來。「我不是不相信，但我想不透，妳怎會爲了我們，不惜背叛朝廷，背叛妳父親，我以爲，妳不會單爲了妳先前所說的那番話，幹出不利妳們蒙古人的事情，畢竟，血濃於水。」

一頓，又道：「必然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是不是？」

金珠麗眼眸溜轉，神色接連變化不定，半晌，幽幽地道：「不錯，我確實爲了……一個……很難說出口的原因……」

秦晉沒來由地心頭跳動了一下，避開金珠麗那柔情萬縷的目光，手心沁出汗來。

他從金珠麗的目光，及臉上的神態，已猜到那個原因是甚麼。

「你眞的想知道？」金珠麗咬咬嘴唇，忽然問。

不等秦晉開口答「是」或「否」，金珠麗用力咬一下嘴唇，說道：「最主要的，還是爲了你。」

秦晉雖然早已猜到，仍然心頭「彭」地劇跳了一下，只覺口乾舌燥，澀聲道：「爲甚麼？」

金珠麗兩道熾熱的目光肆無忌憚地看着秦晉。「因爲我喜歡你。」

一頓，自顧自說下去。「打從第一眼看到你，我便喜歡你。你知道是甚麼原因？」

跟着自問自答道：「你還記得嗎？我不是說過，你很像我一個病故的表哥嗎？其實，那個人不是我的表哥，是我的未婚夫，他在四年前病故了，要不，我跟他早已成親。」

秦晉雙手緊緊地互相扭握着，沒有說話。

金珠麗如釋重負地吐口氣。「我很喜歡他，他也很喜歡我……是他……我明知你不是他，但却不能自己，一天比一天喜歡你……我在心裏對自己說，遇上你，是上天的意思，失去了他……得到你！我對自己說，決不能放過上天賜與我的，我要一生一世跟你在一起，就算千刀萬剮，萬劫不復，我也在所不惜。」

秦晉被她的坦誠的說話弄得呆住，腦袋一片混亂，不能思想，更說不出話來。

金珠麗忽然伸手抓住秦晉的手，狂熱地道：「秦晉，我要跟你在一起，只要你答應我，我會爲你做任何事，放了申姐姐跟申二哥。」

秦晉心裏亂極了，看着金珠麗那種近似狂熱的神態，不知說甚麼才是。

「秦晉，只要你答應我……」

秦晉忽然轉眼看着躺在床上的申三妹，痛苦地道：「別說了，我喜歡的是三妹，此志不渝。」

金珠麗神情劇震了一下，情急地道：「我知道，我早已看出來！但我更加喜歡你，你不會爲了一個申姐姐，誤了大事吧！」

秦晉心頭震動了一下，心亂如蔴，不知如何是好。

金珠麗熱切地道：「你難道忍心看着申姐姐兄妹被鐵木兒殘殺嗎？就算你不爲他倆着想，也該替天下百姓着想啊！是不是？」

秦晉心頭猛地一震，金珠麗又道：「我爲了你，不惜背叛朝廷、族人、父親，拋棄尊貴的身份。你難道不能爲了天下百姓，作出一點犧牲嗎？」

秦晉心頭起伏不已，怔怔地看着床上的申三妹，心如刀割，半晌，猛地咬咬牙，橫下心道：「好，我答應你。」

金珠麗歡喜得跳起身來，撲到秦晉身邊，一把將他摟住，在他臉上親了一下。

異族女兒，果然熱情如火。

秦晉一點反應也沒有。「甚麼時候放了申三妹與申二哥?」

金珠麗確是熱情如火，又親了秦晉兩下，才道：「明日期限便到……」

「甚麼期限?」秦晉問。

金珠麗道：「我騙我爹，要他給我五天期限，包保從你們身上套出鐵盒子的下落，今日已經是第四天，明日期限屆滿，我若不能查出鐵盒子的下落，便要將你們交給鐵木兒處置。」

一頓，接道：「因此，我會在今晚之前，放申姐姐兄妹逃走，讓他們帶鐵盒子回去。」

秦晉道：「妳不是說，鐵木兒派人將這裏包圍起來嗎，妳怎放他們走?」

金珠麗嫣然一笑。「我既然答應你放他們走，自然有辦法。」

秦晉不放心地道：「妳不會放了他們，暗中派人在半路上……」

金珠麗白了秦晉一眼。「我要是那種人，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秦晉看一眼躺在床上，昏迷未醒的申三妹。「妳怎對他們說。」

金珠麗道：「放心吧，我曉得該怎樣對申姐姐說的，包保她不會恨你。」

秦晉嘆口氣。「放了申二哥兄妹後，妳跟我怎辦?」

金珠麗柔情地道：「當然不能留下來，就算我爹饒恕我，也不會放過你。」

一頓，响往地道：「我會跟你遠走高飛，找一處地方住下來，快快樂樂地過日子。」

秦晉苦笑道：「妳倒想得眞美，別忘記，咱們仍未逃出去啊!」

金珠麗滿有信心地道：「放心吧，我若是沒有把握，怎會那樣做!」

秦晉沒有再說甚麼，轉眼看着床上的申三妹，臉上現出痛苦的神色。

金珠麗看在眼內，心裏雖然不是味道，臉上却沒有表露出來，眼眸一轉，忽然道：「秦郎，我跟你喝一杯，然後扶申姐姐回房。」

也不管秦晉是不是答應，從几子上拿了一壺酒，再拿了兩個杯子，斟了酒，情意殷殷地拿了一杯酒遞給秦晉。「秦郎，喝了這一杯，永結同心。」

秦晉見金珠麗叫得那麼親熱，臉上漾着叫人心動的笑意，殷殷地將酒遞給自己，本想不喝的，但又不敢拂逆她，遲疑了一下，伸手接過那杯酒。

金珠麗拿起另一杯酒，跟秦晉碰了一下，先喝了一口，才道：「秦郎，喝呀。」

秦晉只好也喝了一口。

金珠麗道：「秦郎，我先乾爲敬。」話落，一口將杯中的酒喝乾。

秦晉亦一口喝掉杯中的酒。

金珠麗放下杯子，瞟了秦晉一眼，嫣然道：「秦郎，快幫我將申姐姐扶回她房內。」

秦晉喝下那杯酒後，只覺一股熱氣直透下丹田，心裏暗自奇怪：「這是甚麼酒，好厲害。」口裏不便說出來，點一下頭，站起來，向床前走去。

才走到床前，忽然間一陣暈眩，身子搖晃了一下，仆倒在床上，幾乎壓在申三妹的身上。

金珠麗看着，眼中閃過一抹異光，臉上一片桃紅，眼中水汪汪的。

她立刻擊掌兩下。

兩個僕婦立刻從外面走進房內，

金珠麗道：「將申姑娘扶回她房內。」

兩個僕婦答應一聲，將床上的申三妹抱下床，一頭一尾，將她抬出去。

金珠麗隨即將房門關上，再將秦晉抬上床，解去他的衣衫。

跟着，她亦褪去羅裳，躺到床上。

* * *

秦晉做了一個異常荒唐的綺夢。

夢中，一個赤身裸體的女子——申三妹將身子貼向他懷中，他身體內忽然像火爐般熱烘烘地燒起來，渴望得到渲洩，不由自主的，將着懷中的申三妹緊緊摟住，接將之壓在身下……申三妹在他身下婉轉嬌啼，他感到快要爆炸了……終於，他體內那座火山爆發了……之後，他感到無比舒暢，也感到極度的疲累……

忽然間，他夢醒了。

對於那個荒唐的綺夢，他回味不已。

那是他頭一次做那樣的夢——想也叫人心跳臉紅的夢。

那種感覺，也是前所未有的。

陡地，他感到一團溫軟滑膩的東西在他懷中蠕動一下，那種感覺是眞眞實實的，決不是做夢，驚詫之下，他張開眼，瞧看一下。

這一看，他像遭到雷劈電擊般，身子劇烈地震動了一下，駭然道：「妳……妳……」震驚得說不出話來。

蜷伏在他懷中的女體又蠕動一下，嚶嚀一聲，嬌羞無限地道：「秦郎……你……醒了。」

秦晉的身子又大大地震動了一下。「是妳……金珠麗。」

金珠麗一直羞怯地蜷着身子，偎貼在秦晉的懷中，輕輕地，令人情懷盪漾地「嗯」了一聲。

秦晉腦袋裏轟地响了一下，心裏大叫道：「那原來不是夢，是眞的，眞眞實實的，我眞的……那不是三妹，是她!天啊，我怎會幹出這種事來，怎對得起三妹!」

他忽然間跳起身來，發覺自己赤身露體，慌不迭又縮回被子下，金珠麗立刻像八爪魚一樣，將他摟住。「秦郎，你怎麼哪?」溫軟的氣息呵在他的頸脖上，癢癢的。

秦晉不知所措，半晌，才結結巴巴地道：「怎會……這樣的?」

金珠麗呵氣如蘭，無限嬌羞地道：「你還問……人家……你忽然間將妾

身……摟住……躺倒在床上……跟着……跟着……」跟着甚麼她雖然沒有說出來，秦晉怎會想不到，那就是他夢中經歷過的情景。

想到那夢境，秦晉不由心頭一漾。

「秦郎……妾身……已是你的人，從今後，一生一世也跟着你的了。」金珠麗那溫軟滑膩的身子輕輕地蠕動着。

秦晉的身體起了變化，一隻手不由自主在金珠麗的身體上撫摸起來。

但他馬上又縮開手，語氣有點冷硬地道：「妳在酒中下了藥?」

金珠麗幽幽地道：「秦郎，我沒有在酒中下藥，那是皇上賜給我父親的，是波斯進貢的美酒，我從父親那裏拿來……那知道你喝了一杯，便……你如今却懷疑我……我是個女孩子，又怎會幹出那種……事來……」說着低泣起來。

秦晉聽她那麼說，疑念頓消，心裏大是不忍，既然幹了，怎能置之不理，雖然心愛的人是申三妹，既已幹出那種事，總要負責的啊，何况，他亦已答應了，爲了那個鐵盒子，申三妹兄妹，他跟她在一起，如今只不過是生米煮成熟飯吧了。想到這裏，在心裏嘆口氣，輕聲道：「金珠麗，我……既然做了……我會好好對妳的……」

金珠麗聽他那麼說，馬上止住泣聲，喜道：「秦郎，眞的?」

秦晉點點頭。「妳不相信我?」

金珠麗掩住他的嘴巴，不讓他說下去。「秦郎，你怎麼不抱着我?抱緊我啊!」

秦晉像受了催眠般，將金珠麗抱得緊緊的。

* * *

半夜時分。

金珠麗對申氏兄妹道：「五更之前，我會帶你們離開這裏……」

申三妹不等金珠麗再說下去，厲聲道：「我們不會走!哼!妳想要把戲，白費心機了。」

申延慶也重重地哼了一聲。「狗女，妳放我們走，然後暗中派人跟着我們，待我們取回那個鐵盒子後，你們再出手劫奪!嘿嘿，妳這個如意算盤打得倒响，可惜，我們不會上妳的當。」

申三妹接着又問道：「秦晉呢?他在那裏?」

金珠麗和顏悅色道：「他在房中……」

「那怎麼不叫他來這裏?跟我們在一起?」申三妹疑心更大。

「他不會跟你們走。」金珠麗道：「不怕對你說，我之所以放你們走，是因爲他答應留下來，跟我在一起。」

「不!他不會這樣的，」申三妹厲聲叫起來。「他根本不喜歡妳，他只喜歡我，我要去見他，聽他親口說。」激動地站起來，往外便走。

「站住。」金珠麗身形一閃，擋在申三妹身前。「我不會讓妳見他的，他對我說，不想再見到妳。」

「妳說謊，妳騙我!」申三妹瘋了般尖叫。「我要去見他，我一定要見他。」

金珠麗突然出指點了三妹的啞穴，沉聲道：「信不信由妳!」

接又道：「申姐姐，秦晉爲了那個鐵盒子，自願犧牲他跟妳的……那段情，難道妳不能夠?妳想一下，那個鐵盒子關係到千百人的性命，關係到義軍的行動，亦關係到你們中原百姓的禍福，妳不是那樣自私，爲了一己之情，置大事於不顧吧!」

申延慶聽得聳然動容，禁不住叫一聲：「三妹，大事爲重啊!兒女私情，暫且抛開吧!」

金珠麗接口道：「申二哥果然有見識，胸襟廣闊，不愧是個男子漢大丈夫。」

申三妹臉上的表情複雜，苦於不能說話，看她用力咬着嘴唇，臉上露出痛苦的神色，任是誰也看得出，她的內心正在作着痛苦的爭鬥。

事實上，要她作出決定，確是很艱難。

金珠麗道：「申姐姐，妳若是答應，便點一下頭，我馬上解開妳的穴道。」

申延慶緊張地看着妹妹。

金珠麗也目不轉睛地瞧着三妹，緊揑着的手心沁出汗水來。

申三妹咬唇出血，終於點點頭。

金珠麗鬆口氣，出手解開三妹的啞穴。

三妹猛地撲在乃兄肩頭上，流淚哭叫一聲：「二哥……」

申延慶輕輕拍着妹妹的肩頭，安慰她。「三妹，別傷心……難爲妳了……」

三妹傷心地抽泣着。

金珠麗道：「你們準備一下，等一會我便帶你們出去。」

* * *

金珠麗帶着申延慶兄妹，從她那個房間內的床下的地道口走下去，順着不到人高、頗狹窄，很潮濕的地道往前走。

申延慶看出，這條地道是剛挖的。

地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申延慶估計約走了十多二十丈，便到了出口。

出口在一間屋子的房間內。

申氏兄妹跟着金珠麗走上洞口上面，兩人長長地呼吸了一口氣，看到房間的一角地上，放着一大堆泥土，像個小土丘。

這情形，不用說，那條地道是從房間內挖下去，挖到金珠麗那個房間的床下的。

金珠麗用手拍去身上的泥土，透

口大氣，對申氏兄妹道：「這間屋子所在的地方，是在鐵木兒的手下軍兵監視的範圍之外，你們走出屋子，往南走，便可以安然走出鎮上。我這就替你們解開身上的穴道。」

說完，她出手解開兩人身上被封的穴道。

申氏兄妹兩人穴道被解，感到氣息暢順，忙伸展一下手脚，運行氣血。

金珠麗道：「申姐姐，我不管妳恨不恨我，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妳對我的救命之恩。我不送你們了，快走吧，趁天未亮前，離開鎮上。」說完便往洞口走去。

申延慶開口叫住她。「我想知道，妳除了為了秦兄弟外，還有甚麼原因，令妳甘願背叛韃子朝廷，放我們走。」

金珠麗停下來，轉身道：「為了天下百姓少受點苦難。」

頓一下，又道：「我還看出，大元朝倒行逆施，弄到民怨沸騰，氣數已盡。咱族人遲早都會被趕回塞外草原。我不想咱族人再幹下太多的殺孽。當然，最主要的還是為了秦郎，所以，我才會這樣做。」

說完，轉過身，走下地洞。

申氏兄妹看着金珠麗走下地洞，互相看了一眼，申延慶道：「三妹，此地不宜再留，趁天還黑，快走出鎮外去。」

三妹點點頭，往洞口看了一眼，臉上露出戀戀不捨之色。

「走吧！」申延慶看到乃妹那個樣子，心裏暗嘆口氣，向外面走去。

三妹又看了洞口一眼，才外往走。

兩人走出外面，發覺是一間空屋子，悄然將大門打開，往外窺視一下，才閃身走出屋外，順手將大門帶上。

金珠麗從地道返回房間，立刻到秦晉的房間，對秦晉道：「秦郎，剛才我已送走申姐姐兄妹。」

秦晉立刻站起來。「她……有甚麼……話說？」

金珠麗道：「有，她只說了一句，今生今世，也不想再見到你。」

秦晉呆了呆，默然無語。

半晌，他才道：「他們不會被軍兵……抓到嗎？」

金珠麗道：「我已吩咐他們怎樣走出鎮外，他們若依照我的話走出鎮外，應該不會遇到軍兵。」

秦晉喃喃道：「但願……他們平安離開鎮上……」

金珠麗道：「你仍記着她？」

秦晉默然不語。

金珠麗道：「秦郎，我知道要你一下子忘了她，不可能的……我不會怪你。」

秦晉聽她那麼說，心裏大是感動，苦澀地道：「妳為何要對我那樣好？」

金珠麗輕輕偎在秦晉身上，柔柔地道：「因為妾身喜歡你，當然要對你好啊。」

頓一下，又道：「秦郎，這一輩子我都跟定你的，無論生死！」

秦晉是人，是個有血有肉的人，金珠麗如此情深意重，教他怎生消受得了，禁不住伸手輕輕摟着她。

金珠麗閉上眼，一副陶醉的樣子。

但她很快便張開眼來。「秦郎，我們也該走了。」

秦晉點點頭。

金珠麗拉着秦晉的手，往她的房間走去。

金珠麗早已收拾好兩個包裹放在房間內，走入房間後她馬上拿出來，將一個包袱交給秦晉，自己拿了一個，當先鑽入床底下，向秦晉招招手，走下地洞。

秦晉做夢也料不到，金珠麗的床底下有一個地洞口，極可能是這幾天才挖的，若是，金珠麗是早有預謀的了。

鑽入床底下，秦晉跟着走下地道口，跟隨在金珠麗身後，往前走。

走了一段地道，終於走上地道的另一個出口，由於地道的空氣頗悶濁，秦晉走上地道口後，長長地呼吸了一口氣。

他當然亦看到堆放在房子一角的那堆泥土，他更加肯定他的猜測。

金珠麗轉頭對秦晉道：「我差點忘了替你解開被點封的穴道，這就替你解穴。」出手解開秦晉身上被點封的穴道。

秦晉邊活動手脚，邊道：「我們到那裏去？」

金珠麗道：「先離開這裏，找個地方躲幾日，再作打算。」

一頓，看着秦晉，問道：「你心裏可有打算到甚麼地方去？」

秦晉搖搖頭。

金珠麗拉住秦晉的手。「那快走吧，天亮了便不好走。」

秦晉點點頭，金珠麗便拉着他的手，離開這間屋子。

＊ ＊ ＊

鐵木兒發覺金珠麗與申氏兄妹與秦晉莫名其妙地失了踪，是在午飯前那個時候。

最先發覺四人失踪的，是侍候四人的幾個僕婦。

原來，那幾個僕婦在早上已感到有點奇怪，平日這個時候四人已經起了床，怎麼今日還不見四人出現，幾個僕婦雖然感到奇怪，却不敢到房裏去瞧看四人是否起了床，以為四人昨晚經過一番擾攘後，睡晚了，直到午飯前，仍不見四人起床從房間內走出來，幾個僕婦感到不大對勁，商議過後，決定到三妹的房間去看一下。

拍門，沒人應，一個僕婦用力一推，那扇關着的門應手推開，那個僕婦由於用力猛的關係，一個站不住，衝跌入房內。

「不好了，申姑娘不在房內。」那個僕婦一眼看到床上空空如也，剎時驚叫起來。

另外三個僕婦聽聞之下，吃一驚，立刻衝入房內，四下一瞧，果然不見申三妹。

四個人都愕住。

一個僕婦最先回過神來。「申姑娘會不會……到院子裏去了？」

別一個僕婦道：「你忘了嗎？之前我們不是在宅院的各處看過嗎？那有他們的影子。」

「那申姑娘去了那裏？」第三個僕婦道。「難道她飛了不成？」

沒有人覺得她的話好笑，第四個僕婦道：「快到其他的房間看看。」

四個僕婦馬上離開三妹的房間，到秦晉、申延慶的房間去瞧一下。

結果，那兩個房間內同樣沒有秦、申兩人的人影。

四個僕婦感到事態嚴重，一起去金珠麗的房間去，金珠麗的房門却由裏面閂着，怎推也推不開，拍門亦沒有人應。

結果，四個僕婦全力將房門撞開。

金珠麗却不在房間內。

這可使四個僕婦大惑不解了，人不在房間內，房門怎會在裏面閂着？

四個僕婦在房間內搜索，發現床底下有一個地洞口。

四個僕婦終於明白了，金珠麗與申氏兄妹及秦晉三人是從床下那個地洞溜走的。

這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四個僕婦立刻跑出小宅院，往大將軍兀帖兒所住的「別院」奔去，邊跑邊叫：「跑了，全跑了！」

負責監視小宅院的軍兵立時發覺不對，從匿藏的地方跑出來，截住那四個僕婦，其中一個軍官喝道：「甚麼事大驚小叫的？」

四個僕婦喘口氣，其中一個年紀最大的僕婦道：「軍爺，小姐……跟那三個人……跑了！」

那軍官喝道：「甚麼跑了，說清楚一點。」

那個僕婦吸口氣，定下神來，說道：「軍爺，小姐跟那三個人從小姐房中的地道跑了。」

那軍官這一次總算聽明白了，心裏大吃一驚，忙道：「快帶咱回去看看。」跟着吩咐一個軍兵火速去通知鐵木兒。

鐵木兒聞訊立刻趕到小宅院，聽過那個軍官的稟告後，察看過那個地道口，確定失了踪的金珠麗與秦、申三人是從地道逃走的。他本想走下地道看看通往那裏的，由於他身材高大，地道却狹窄低矮，他根本走不下去，只好叫那個軍官帶兩個軍兵走下地道，看看通往那裏，然後回來稟告他。

那個軍官帶了兩個軍兵從地道走下去，自那間空屋子裏面的房間出口走上去，查看過屋子內空無一人後，便派一個軍兵跑回小宅院，通知鐵木兒趕去那裏。

鐵木兒趕到那間空屋子，察看過後，完全確定金珠麗帶了秦晉與申氏兄妹從小宅院那頭經過地道來到這裏溜逃到不知甚麼地方去了。由於這件事關乎到大將軍兀帖兒的女兒，非同小可，他立刻趕到兀帖兒的別院去，將事情稟告給兀帖兒知道。

兀帖兒聽了鐵木兒的稟告後，驚怒得呆住，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鐵木兒不敢吭聲，靜靜站着，等兀帖兒說話。

兀帖兒臉上變化不定，陡地一拳擊在椅旁的几子上，「砰」一聲，那几子碎裂開來。

鐵木兒看着，嘴唇噏動，欲言又止。

長長地呼口氣，兀帖兒終於開口說話：「氣煞吾也，怎會這樣的？金珠麗為何那樣做？為了甚麼！」

鐵木兒道：「大將軍，請恕末將直言，如今最要緊是找回小姐，擒回那三個逆賊，至於小姐的……先別去追究。」

「嗯！」兀帖兒點一下頭。「鐵木兒，本帥授命你率領軍兵，全力追尋擒拿那三個逆賊回來。」

「是！末將領命。」鐵木兒答應一聲。跟着道：「大將軍，末將斗膽敢問大將軍，若小姐從中作梗，末將如何處置？」

兀帖兒握拳道：「將她一併擒回來見我，讓她吃點苦頭。」

鐵木兒答應一聲。「大將軍，末將這就去帶領軍兵，搜尋三個逆賊的下落。」

兀帖兒揮手。「速去。」

鐵木兒向兀帖兒行了一禮，退出去，走出別院，傳下將令，調遣了一營軍兵，先在鎮內大舉搜索，繼之分成數隊，自鎮上四面往外搜尋。

＊ ＊ ＊

兀帖兒對女兒放走秦晉、申氏兄妹一事，大為氣惱。

他怎也想不明白，金珠麗為何要那樣做。

他不明白，情之一字，會令人幹出大悖常理，不可思議的事情來。

大概他不知道女兒對秦晉動了眞情，所以，他就是想不明白。

氣惱難消之下，兀帖兒便要兩個愛姬陪他喝酒。

兩個愛姬侍候慣了他，一眼便看出兀帖兒心裏有事，兩人乖巧地跟他調笑勸酒，投懷送抱，令到兀帖兒胸懷大暢，不知不覺喝了很多酒，有了七八分酒意。摟着那兩個愛姬又親又摸，搞得兩個愛姬嘻嘻直笑。

兀帖兒總算暫時忘了女兒那件事。

驀地，外面響起一陣叱喝聲與兵刃交擊聲、慘叫聲，驚動了在室內喝酒取樂的兀帖兒。

兀帖兒慌忙推開那兩個衣衫不整的愛姬，朝室外喝道：「來人呀，發生了甚麼事？」

那兩個愛姬匆匆掩好衣衫，躲到屏風後面。

室外立時有一個侍衛走進去，向兀帖兒行了一禮，稟道：「稟告大將軍，有一伙亂賊突然闖進來，見人便殺，正跟守護院子的軍兵廝殺。」

「亂賊有多少人？」兀帖兒暗暗心驚。

「約十數人。」那侍衛道：「大將軍，那些亂賊個個武功高强……恐怕阻擋不了……」

話未說完，只聽「砰」的一聲，一個軍兵撞破一扇窗子，飛跌入室內，摔落地上後，一點反應也沒有。

緊接着，從那扇破窗子外，掠入兩條漢子。

那兩個躲在屏風後的姬妾嚇得驚叫出聲。

兀帖兒也大吃一驚，酒醒了三幾分，他畢竟是位戰將，位高權重，有見識、有膽量，驚退兩步後，立刻站下來，睜目喝道：「呔！好大膽的叛逆賊子，膽敢闖入本帥別府，殺害軍兵，還不給本帥站住，棄械受縛。」

外面的侍衛及軍兵聞聲自外面蜂湧而入，護在兀帖兒身前。

兀帖兒眼見手下已來到，一顆心完全放下，更加不可一世，吹鬍子瞪眼睛。「若不棄械受縛，格殺勿論！」

那些侍衛與軍兵吶喊一聲，以壯聲勢。

那兩個自外面穿窗而入的漢子中，其中一人赫然是在路邊酒棚內跟胡北歸、花朵罕、牛一宣等人動過手的裴公度。

另一人比裴公度年輕十歲左右，生得豹頭環眼，頷下短鬚如戟，虎背熊腰，形貌威猛，手執兩柄板斧。

那豹頭環眼漢子環視一眼擋在眼前的侍衛軍兵，陡地張口發出一聲如虎嘯獅吼的吼喝聲：「你媽媽的韃狗胡賊！膽敢阻擋某家的去路，還不滾開，待某家剁下那混帳王八烏龜將軍的狗頭。」

吼聲中，他已舞動雙斧，衝向那些侍衛軍兵。

那些軍兵嘶喊一聲，擁向那豹頭環眼漢子。

裴公度悶聲不響，陡地縱躍起來，掠撲向兀帖兒。

那漢子衝殺入那些擁撲向他的侍衛軍兵之中，雙斧狂舞，吼喝連聲，有如虎入羊羣中那樣，當者披靡，斧光過處，慘叫聲起。

兀帖兒瞥到裴公度向他掠撲過來，驚得大叫：「截下那逆賊，將他碎屍萬段。」

護在他左右的四個侍衛立刻閃撲而出，縱身掠起，阻止來勢迅猛的裴公度。

裴公度長嘯一聲，手中的烏龍棒左撩右撥，響起一陣錚錚噹噹的激響聲，那四個侍衛連聲悶哼中，身形斜翻倒滾，墮跌落地上。

兀帖兒料不到裴公度的身手那麼厲害，一招之間，便將四個侍衛擊落地上，掙扎着站不起來，駭得心頭大震，不由自主退了一大步，色厲內荏地喝道：「大膽逆賊，住手！本帥可以饒你不死。」

裴公度厲喝一聲：「韃子狗將軍，裴某今日不取你項上首級，誓不離此。」凌空一棒向兀帖兒頭上砸去。

兀帖兒斜閃一步，鏘地抽出腰間金刀，斜揮起來，只聽「錚」的一聲，刀棒相擊，洩起一蓬星火，兀帖兒悶哼一聲，身形晃動，斜跌出一步。

裴公度身形凌空一旋，有如一頭大鵬般，俯撲向兀帖兒。

兩條人影驀地斜刺掠撲向裴公度，揮刀截斬。

裴公度發出一聲烈嘯，烏龍棒配合陡地急旋的身形，幻起一道烏芒，那兩個侍衛手上的刀光斬在那道烏芒上，發出兩下激響聲，同時夾着兩個侍衛的悶哼聲，身形倒飛摔落地上，抽搐了一下，便寂然不動。

原來，那兩個侍衛挨了裴公度一記重掌。

兀帖兒眼見兩個侍衛阻截不住裴公度，雖然心驚，但也激發起他的兇悍之性，他本是朝廷一員勇將，武功了得，吸口氣，暴吼一聲，揮刀撲向裴公度。

裴公度冷哼一聲，凌空一棒擊向兀帖兒的面門。

「噹」的一聲，刀棒相擊，兀帖兒封擋了裴公度那一棒！

裴公度棒勢隨即展開，但見無數棒影疾罩向兀帖兒身上。

兀帖兒暴吼連聲，急展金刀，金光閃爍，刀棒交加，發出一連串急密的鏗鏗噹噹之聲。

刀棒交擊聲中，兀帖兒厲叫一聲，身形一晃，斜跌開去。

裴公度一招穿雲掌將兀帖兒擊傷，得勢不饒人，身形斜欺，烏龍棒一招雨打芭蕉，點點棒影疾點向兀帖兒頭胸要害。

兀帖兒左肩頭處挨了一掌，劇痛難當，還未站穩身形，點點棒影已挾着銳風罩了過來，駭得他心膽俱裂，自忖無法應付了，顧不了身份尊嚴，慌不迭斜撲落地上，往外急滾開去。

裴公度一招擊空，立時出腿，左腳飛踢，「啪」地一聲，踢在兀帖兒的大腿上，將他踢得嚎叫一聲，飛滾出去。

裴公度怎會放過這個擊殺兀帖兒的大好機會，事實上，他這一次帶領

一批江湖好漢殺入兀帖兒的別府，目的就是要將他殲殺！沉喝一聲，箭步標前，一棒砸向兀帖兒的身上。

這一棒若是擊在兀帖兒的身上，就算兀帖兒有九條命，也會死在裴公度的棒下。

兀帖兒嚇得發出一聲驚呼。

「噹」地一聲，一條人影恍似天外飛來般，以手上的刀截下裴公度那一棒，險險救了兀帖兒一命。

裴公度目光急瞥，認出橫裏殺出來的那個人，脫口喝一聲：「牛一宣，是你這個替韃子狗賣命的狗腿子。」

那從死門關前將兀帖兒救回來的人，確是牛一宣！

令人想不到的是，牛一宣的輕功居然那麼高明。

「颯」地一聲，兩條人影跟着閃掠在兀帖兒身前地上，其中一人急急扶起驚魂乍定的兀帖兒，另一人橫劍擋在前面，裴公度認出，扶起兀帖兒的是花朵罕，橫劍擋在前面的是胡北歸。

裴公度冷笑一聲，卑視地向胡北歸道：「胡賊，枉你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却見利忘義，認賊作父，丟了咱武林人的面子，虧你還有面目對咱江湖同道。」

胡北歸老臉微紅，愧然不語。

牛一宣恬不知耻地道：「裴公度，人各有志啊！俗語有謂，有奶便是娘，管他那麼多，難道窮得喝西北風，也要人家顧全甚麼節義嗎？狗屁！騙人的。」

裴公度乘牛一宣說話時，掃瞥一眼另一邊那個豹頭環眼的伙伴跟侍衛軍兵斷殺的情形，只見地上倒着十多個軍兵，都是給豹頭環眼漢子砍殺的，但是，豹頭環眼漢子却陷入重圍中，被二十多個侍衛軍兵團團圍住，衝殺不出去。

外面院子中，斷殺聲響個不停，從喊殺聲中，可以分辨出軍兵的聲音蓋過了己方的人聲。裴公度不由暗暗心急！

他恨恨地瞧着牛一宣，若不是他及時殺到，他早已擊殺了兀帖兒，帶領衆好漢全身而退，不用再跟軍兵斷殺了。

驀地，他疾奔殺向牛一宣。

他要殺了這個甘心替蒙古人賣命的江湖敗類。

牛一宣雖然一直持刀戒備着，但對裴公度的突然撲擊，仍然吃了一驚，因爲他料不到裴公度會向他出手，在他意料中，裴公度擊殺的對象應該是兀帖兒。

牛一宣驚喝一聲，急忙揮刀應付疾撲過去的裴公度，刀棒交擊中，兩人以快打快，身形交錯之間，已交手四招。也就在第四招上，牛一宣身形閃錯間，斜斜地直跌出去，口裏發出一聲短促的悶吼聲，居然收勢不住，一跤跌落地上，掙扎了一下，頹然不動。

花朵罕等人急忙向牛一宣瞧去，只見他左腰眼上有一個棒頭大的血洞，正自湧流出大股血來，看樣子，沒得救了。

裴公度手上的烏龍棒頭上，有一截沾了血，不用說，牛一宣腰眼上那個血洞，是裴公度的烏龍棒「弄」出來的。

花朵罕與胡北歸、兀帖兒暗暗心驚，三人都瞧不出裴公度施展的是甚麼招數，在牛一宣的腰眼上戳出一個血洞來的。

兀帖兒忽然嘶聲大叫：「殺了那逆賊，替本帥殺了他，將他碎屍萬段。」

他口裏嘶聲呼叫，人却往後疾退。

胡北歸雖然有點不情願，但却不敢不聽，揮劍與花朵罕撲向裴公度。

裴公度暴叱一聲：「韃子狗將軍，那裏走！」身形陡地向上騰拔起來，凌空一翻，有如老鵰撲食般，凌空掠向倉皇走避的兀帖兒。

胡北歸與花朵罕雙雙縱掠起來，向裴公度撲截。

裴公度叱喝一聲，身形凌空盤旋，烏龍棒幻起一圈烏芒，迎擊胡、花兩人向他身上招呼的刀劍。

那剎那響起一連串兵器交擊的激響聲，三人在空中交手兩招，同時被迫墮落地上。

在墮落地上的時候，裴公度左手急揮，甩出數點金芒，激射向經已逃到室門口的兀帖兒。

兀帖兒慌忙閃避，仍然中了一枚暗器，痛叫一聲，跌倒下去。

三人墮地後，裴公度手上的烏龍棒立刻向胡、花兩人搶攻，烏龍棒有如矯龍般，閃擊花、胡兩人身上的要害部位。

花、胡兩人急忙各自施展刀劍，招架裴公度的攻擊，三個人晃眼間交手五招，只聽鏗噹兩聲激響聲中，胡北歸與花朵罕被震得向後蹌跌出去。

裴公度立刻撲向正自地上掙扎起來的兀帖兒。

驀地，自門口處響起一陣弓弦聲，十多支箭矢飛射向裴公度。

裴公度急忙揮棒撥擋射來的箭矢。

一羣軍兵衝入室內，護在兀帖兒的身前，其中有兩個士兵扶起兀帖兒，退出室外，其他的士兵繼續向裴公度放箭。

裴公度只好繼續封擋射來的箭矢，硬是被阻截住。

門外繼續湧入大批軍兵，連續向裴公度放箭。

花朵罕與胡北歸突然各自縱身穿掠出窗外。

跟豹頭環眼漢子纏鬥廝殺的軍兵（只剩下幾個），亦紛紛退開去。

豹頭環眼漢子渾身是血，嘶吼連聲，追殺退開去的軍兵。

一陣弓弦聲就在那剎那間連响，三面的窗外飛射入大片箭矢，分別攢射向裴公度與環眼漢子。

裴公度將烏龍棒舞成一團烏芒，將自己罩在當中，疾聲叫道：「鄔兄弟，此地不宜久留，向上扯手。」

喝聲中，人棒有如一條飛龍騰空般，往上騰射起來，「嘩啦」一聲，撞穿瓦面，穿出瓦面上面。

那些軍兵料不到裴公度會向上騰射起來，待到他們驚覺的時候，急忙向上放箭，已經追不上裴公度的身形，在他脚下射過。

環眼漢子緊跟着裴公度向上騰射起來，一頭撞穿瓦面，穿出瓦面上面，却陡地發出一聲痛吼，身子向下一墮，幸得裴公度縱掠過去，及時伸手抓住他的一條手臂，向上一提，將他提了上去。

環眼漢子左脚原來被一支箭矢射中，痛得他齜牙咧嘴，連站也站不住。

裴公度扶着環眼漢子，着急地道：「鄔兄弟，能否走得了？」

鄔姓漢子咬着牙，用力點一下頭，陡地彎腰伸手，抓住那枝箭矢。「裴老哥，快替兄弟將箭簇劈斷斷。」

裴公度面露猶豫之色。「鄔兄弟……」

「裴老哥，咦，兄弟挺得住。」

裴公度咬咬呀，一手執住箭簇，暗運內勁，只聽「啪」的一聲，生生將箭桿以暗勁震斷。

姓鄔的漢子即時「嗨」地叫了一聲，執住箭桿另一頭的手猛地用力一撥，硬是將小腿上的箭矢拔了出來。

姓鄔的不愧是一條漢子，居然連哼也沒有哼一聲，不過，臉上的皮肉却抽搐了一下，額上標沁出豆大的汗珠來。

裴公度早已從身上取出一瓶藥來，飛快地將藥末傾倒在鄔姓漢子的小腿傷處，接問道：「走得了嗎？」

鄔姓漢子道：「走得了。」

裴公度一手扶着鄔姓漢子，自這面的瓦面掠回對面檐角處，同時發出一聲綿長的嘯聲。

那是撤退的訊號。

嘯聲中，下面院子裏却沒有人响應，撤出宅院。

原來，跟裴公度一起來的好漢，已經全部戰死，無一生還。

裴公度拉着鄔姓漢子掠到檐角前，往下瞥望一眼，下面剛好有軍兵湧到來，他忙彎腰伸手，揭下幾塊瓦片，抖手向下擲出去。

鄔姓漢子怒目圓睜，將緊握在手中的那支沾了他的血的斷箭脫手向下擲去。

擁到下面的軍兵正在仰頭張望，抬弓欲射，冷不防上面飛擲下數片瓦面及一支斷箭，驚覺欲避，已經來不及，慘叫聲中，倒下五六個人，其餘的嚇得慌不迭走避。

裴公度不敢怠慢，立刻拉着鄔姓漢子，自檐角上飛掠向緊貼着院墻的一棵大榆樹。

姓鄔的漢子若不是裴公度幫他一把，肯定掠不到那棵大榆樹上。

兩人飛掠到大榆樹上，聽到身後「嗤嗤」連聲掠空聲响，裴公度扭頭急瞥，數支箭矢自背後激射過。

脚才沾在樹梢上，裴公度疾喝一聲：「起！」扶着鄔姓漢子的手運勁一托一送，鄔姓漢子有如飛鳥一樣，自樹梢上飛起來，飛掠出院墻外面。

裴公度的身子却因而往下一墮，他立時伸手抓住一根約拇指粗細的樹枝，脚下點在一根橫椏上，身子往上一彈，彈射出樹梢上面，接凌空一個翻滾，身形一展，有如大鵬一樣飛出院墻，呼地一聲掠過鄔姓漢子的上面，手往下一探一抓，恰好抓住鄔姓漢子的衣領，往前一送，鄔姓漢子「呼」地一聲，自他身下加速往前掠去，落在三丈外的一處瓦面上。

裴公度雖然速度慢了一慢，仍然跟着掠落在那處瓦面上，險險沒有墜落地上。

一伙軍兵呼喊着從兀帖兒的別府中衝出來，張望了一下，隨即往裴公度兩人落足的房屋瓦面那個地方奔去。

裴公度不敢稍停，扶着鄔姓漢子沿着民居瓦面往東南面掠去。

那些軍兵苦於不能縱高掠低，根本不會輕功，雖然聲勢洶洶，却無法追得上在瓦面上縱掠如飛的裴、鄔兩人，追了一段路，裴、鄔二人已溜得不見了影踪，那些軍兵仍不肯罷休。

原來，兀帖兒下了命令，無論如何，也要將裴、鄔二人擒拿回去，那些軍兵只好裝腔作勢追下去。

兀帖兒差點死在裴公度的手上，對裴公度恨之入骨，欲寢其皮，啖其肉。

反抗元狗　雙姝獻命

秦晉跟金珠麗逃出來後，在距福田鎮約七十里外的一個小村子內暫住下來。

其實，兩人是暫時躲藏起來。

那個小村子只有十多二十戶人家，房屋都建在一處山脚上，下面有一條溪流，像腰帶一樣繞着山脚下流過。溪水清碧，村裏的人就叫那溪流做碧溪。

秦晉與金珠麗暫住那間屋子，在那條小村子後面的一片果樹林中，頗為隱蔽。

兩人是向那片果林的主人，一個姓關的老漢租住的。

當然，兩人編造了一個故事，說他們是一對新婚夫妻，為了逃避戰火，欲到江南投親，由於連日來趕路，疲累不已，欲歇息五七日才再起程。

那個老漢聽了，大為同情，招呼兩人住下來。他本不想收下二人給他的一錠銀子的，但拗不過他們，只好收下。

由於二人沒有在果林子外露面，因此，除了那個老漢之外，村子裏的人都不知道他們住在那老漢的屋子內。

兩人亦叮囑那老漢不要對村子裏的人說，外面兵荒馬亂的，軍兵四處搜捕「亂賊」，免得引來軍兵的騷擾。

這一晚，秦晉跟金珠麗在房間低聲細語。

秦晉道：「金珠麗，咱們要想一下，到底往那裏去才安全，不會被你爹及官兵找到。」

金珠麗親暱地倚在秦晉身上，溫柔地道：「秦郎，妾身已是你的人，你作主吧。你們漢人不是有句俗語『嫁鷄隨鷄』麼？你到那麼去，妾身這一輩子都跟着你。」

秦晉雖然深愛的是申三妹，但跟金珠麗已是生米煮成熟飯，何況，金珠麗對他那樣情深，又那樣溫柔可愛，人非草木，最難消受美人恩，他就算是鐵石心腸，也被化作繞指柔。心裏一陣激動，禁不住伸手輕輕將金珠麗摟住。

金珠麗眼眸輕閉，一副陶醉的樣子。

兩人溫存了一會，秦晉才輕聲道：「到江南去吧，咱們到了江南的時候，已是鳥語花香時節，咱們找個好地方，一個像桃花源般的地方住下來，好嗎？」

金珠麗輕輕拍掌道：「好啊！妾身長了這麼大，從未到過江南，聽說杭州西子湖美極了，妾身一直想去看看，秦郎，到了江南，你一定要帶妾身去看看啊！」

秦晉輕撫着金珠麗的秀髮，笑道：「你要看看，我一定帶你去，江南還有很多好去處的啊！」

金珠麗雀躍地道：「秦郎，妾身要你帶我遊遍江南每一處好地方。」

「嗯。」秦晉點一下頭，本是笑着的臉上突現憂色：「從這裏到江南說遠不遠，可是，咱們若要平安去到江南，只怕不容易。」

金珠麗聽他那麼說，本來充滿歡樂的心情頓時罩上一片陰影。「秦郎，妾身知道我爹一定不會放過我和你，必已派了軍兵四出搜尋截查，此去江南，必是險阻重重。」一頓，又道：「此去江南，必須盡量避過軍兵的截查，秦郎，你有甚麼好主意？」

秦晉想一下，說道：「咱們繞道走，盡量不走官道，帶備乾糧上路，還要將原來的樣貌掩去，萬上遇上官兵，也不怕被認出來。」

金珠麗點頭道：「秦郎，這個主意不錯，你見多識廣，你認為可行就照着辦吧，我會聽你的。」

一個女人將甚麼都放在自己身上，對一個男人來說，不會自信心大增，也感到自豪，還會感到很受用。

秦晉此刻的心情就是那樣。

「只不過，難為你了。」秦晉心裏大為感動，憐惜地執住金珠麗的手。

金珠麗柔聲道：「只要跟着你，妾身甘心情願挨苦，甚麼苦也不怕吃。」

秦晉忍不住一把將金珠麗摟得緊緊的，在她的臉上親了一下。「那就這樣決定吧！」

金珠麗自喉頭發出「嗯」的一聲，聽得秦晉心頭一漾，再也按捺不住，將金珠麗抱到床上。

＊　＊　＊

申氏兄妹逃出福田鎮後，躲在一座破舊的山神廟內。

由於一晚沒有睡過，又跑了三十多里路，兩人感到疲累不堪，決定輪流小睡片刻，再作打算。

午後，兩人經已恢復過來，申延慶對妹妹道：「三妹，我們馬上去取回那個鐵盒子，盡速送回義軍那裏。那個鐵盒子一日不送回去，愚兄一日不安心。」

申三妹點點頭。「二哥，小心點好，等一會離開這裏，若沒有發現有人跟踪，再去取鐵盒子不遲。」

「嗯。」申延慶讚道：「三妹，還是你謹慎，我們這就走吧！」

申三妹站起來，跟乃兄從左邊的一個破牆洞中，離開山神廟。

走在路上，兩人一直留心暗察身後是否有人跟踪，走了十多里路，三妹忍不住開口說道：「二哥，不知秦晉現在怎樣了？」

申延慶瞧了乃妹一眼。「三妹，有那個蒙古狗女護着他，應該不會有甚麼危險的。」一頓，又道：「三妹，你仍想着他？」

申三妹嘆口氣。「二哥，換了是你，會忘得了嗎？」

申延慶抓抓頭。「唉，怎忘得了，只怕一生一世也忘不了。」

申三妹默默無語。

申延慶道：「三妹，你不會怪秦兄弟吧？」

申三妹搖搖頭。「他是為了救我跟二哥你，為了反元大事，為了天下百姓，才會那樣做，說起來，他的犧牲比我還大，我又怎會怪他。」

申延慶透口大氣。「三妹，聽你那麼說，我就放心了。說眞的，這之前，我眞怕你看不開，想不透……」

「二哥，取回那個鐵盒後，我想你一個人送回陳大元帥帳下……」

「三妹，你不跟我回義軍那裏，到那裏去？」申延慶吃驚地看着乃妹。

三妹咬咬嘴唇。「二哥，我想去找秦晉。」

申延慶大感意外。「三妹……」

申三妹道：「二哥，別勸我，我已經決定了。」

申延慶嘆口氣。「二妹，那又何必呢？」

申三妹臉上露出決然之色。「不管

怎樣，我也要找到他，除非他親口說不再喜歡我，要不，我要跟他在一起，就算金珠麗在他身邊，我也不計較。」

申延慶深深看了乃妹一眼，嘆息一聲。「情之爲物，果然如此刻骨銘心，割捨不得。」

申三妹道：「失去了秦晉，我的心像是死了一樣，二哥，我一定要那樣做。」

申延慶抓抓頭。「三妹，我沒有經歷過，但我從你臉上的神情看出來，你如今很痛苦。三妹，你已長大了，你要怎樣做，我不會阻止你。」

「二哥，你眞好。」三妹感動地道。

申延慶苦笑一聲。「我只有你一個妹妹，不對你好，對誰好？」一頓，嘆口氣道：「三妹，我眞羨慕你，找到一個叫你刻骨銘心、難捨難離的心上人。二哥比你多長幾歲，依然心無所屬，想想，眞叫二哥傷心。」

三妹忙安慰乃兄。「二哥，像你這種人材，一定會找到一個好女子。」

申延慶搖搖頭。「三妹，別說了。我不過一時有感而發罷了。自從昨晚，我已暗暗發誓，若不能推翻韃子狗朝廷，誓不談兒女之事。」

「二哥，如今天下人心思反，韃子狗朝廷氣數已盡，一定可以將蒙古人逐出中原的。」三妹安慰乃兄。「以二哥的人材品德，到那時候，還怕娶不到一個稱心如意的好女子爲妻。」

申延慶抓抓腦袋。「三妹，希望如你所願。」

＊　＊　＊

「金珠麗，不知申二哥他們怎麼了？」秦晉終於憋不住，自言自語道。

金珠麗耳朵好尖，居然聽到，臉上非但沒有嫉妒不悅之色，還含笑走到秦晉的身旁，將手輕搭在他的肩頭上。「秦郎，別替他們擔心，申姐姐兄妹不會有事的，說不定，他們這時已取回那個鐵盒子，趕回去了。」

秦晉道：「但願如你所說。」

金珠麗輕輕撫着秦晉的臉龐。「秦郎，你要是眞的忘不了申姐姐，我跟你去找她。」

秦晉用手掩住金珠麗的嘴。「金珠麗，明天我們便離開這裏，到江南去。」

金珠麗輕輕拿開秦晉的手。「秦郎，我不想你爲了申姐姐，心裏不快樂。」

秦晉將金珠麗摟住。「你不是說，今生今世也聽我的話麼？」

金珠麗點點頭。

秦晉用手指點了一下她的鼻子。「那你記着，從今後起，不准你再說這件事。」

金珠麗抿嘴一笑，點點頭。

秦晉吐吐氣。「金珠麗，我們明天便到江南去，我們這就去跟關老伯說一聲，請他替我們弄點乾糧。」

金珠麗在秦晉的臉上親了一下。「我們改扮成甚麼樣子？」

秦晉笑道：「你扮老婦，我扮你兒子，好麼？」

金珠麗撒嬌道：「扮老婦難看死了，滿臉皺紋，老態龍鍾的，我不扮啊！」

秦晉笑道：「那你要扮甚麼？」

金珠麗佻皮地眨眨眼。「我要扮個比你大的，做你姐姐，你做我弟弟。」

秦晉捉住她，邊搔她邊笑道：「你要做我姐姐？壓在我頭上，甚麼都要聽你的？我不幹，我要做你哥哥，你做我妹妹，你依不依？」

金珠麗被搔得直笑，身子發軟，求饒道：「我答應……你是哥哥……我是妹妹。」

秦晉這才放過她，整理一下衣服後，兩人手拉手，到前面那間屋子去找老漢。

＊　＊　＊

裴公度與鄔姓漢子躲在一個荒廢了的破窩棚內，由於鄔姓漢子腳傷頗重，雖然勉强可以行走，但走起路來却一拐一拐的，若遇到軍兵，那肯定會引起軍兵的思疑，盤查之下，只怕不易蒙混過去，因此，裴公度决定躲在那個破窩棚內，待鄔姓漢子的腳傷好一點後，才到二十多里外的彭家集找尋義軍設在那裏的秘密聯絡點。

兩人身上沒有帶着乾糧，挨餓了一天，挨不了兩日，裴公度只好到附近的鄉村去弄點吃的。

爲免花費工夫到處亂找，裴公度掠上一棵大樹梢上，縱目掃視，發現西南面約七八里外，有一個村莊，便決定到那裏去弄點吃的回來。

幸好他身上帶着銀子，很順利的，他在那個村莊內向一戶人家買了一大包食物，立刻趕回那個破窩棚。

才離開那個村莊不遠，約兩里左右，突然聽到大路上傳來女子的叱喝聲及兇惡的呼喝聲，裴公度忙停下來，掠上一棵樹上，往大路那邊張望，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這一望，他兩眼頓時暴射出叫人心寒的煞芒，腳下在樹椏上一點，飛撲向大路。

爲免遭遇到軍兵，他沒有走大路，在遠離大路的野地上行走。

大路上，正有一隊軍兵與一個女子廝殺。

那隊軍兵約有二十多人，將那個女子團團圍困起來，動手的約七八個。

那個女子武功雖然不錯，但以寡敵衆之下，要想殺出重圍，只怕不易哩。

更何況四面圍着的軍兵中，有一半已張弓搭箭，隨時準備發射。

那個女子情形漸漸不妙。

裴公度飛掠到大路上，口裏發出一聲短嘯，有如一頭怒獅般，撲入那隊軍兵當中，烏龍棒揮舞如風，那些

軍兵當者披靡，驚呼慘叫聲中，倒下了一半。

那個女子乍見來了援手，精神大振，嬌叱連聲中，劍光閃處，血濺人倒。

那些軍兵頓時亂了套，四散走避。

裴公度一把拉住那女子，疾喝道：「快走！」縱掠向路邊的野地。

那女子被裴公度拉着，身不由己跟着他縱掠，驀地破空聲連响，裴公度聽出是箭矢激射聲，不敢怠慢，急忙喝一聲：「蹲下去！」身形往下一矮，舞動烏龍棒，只聽「叮叮」連响，四五支箭矢被他擋撥落。

裴公度即時竄起來，向那女子疾聲道：「快跑！」落荒掠去。

那女子擔心着裴公度的安危。

後面箭矢掠空聲不斷响起，裴公度沒有理會，因他聽出箭矢在他們身後頗遠的地方激射過去，根本威脅不到他們。

兩人飛掠出老遠，扭頭回望，已看不到那些軍兵，才放慢速度，透口氣。

又往前掠了一段路，裴公度才停下來。

那女子跟着停下來，叫一聲：「裴大俠。」

裴公度料不到那女子認識他，怔了一下，打量着那滿臉灰黑的女子，詫聲道：「你是誰？」

那女子道：「裴大俠，你不認得我嗎？我是申三妹啊！」

裴公度雙眼大睜。「你是申三妹？」

那女子點點頭，急忙用衣袖抹去臉上的黑灰，現出本來面目。

果然是申三妹。

裴公度馬上認出來。「三妹，是你。」跟着又道：「你怎會在這裏？」

申三妹猶豫一下，道：「我要找一個人，在大路上遇上那隊軍兵，被那些韃子狗看出我臉上塗抹了炭灰，要我將炭灰抹去，還跟他們打起來。」

「你二哥呢？」裴公度問。

申三妹道：「二哥去取鐵盒子，送回陳大元帥帳下。」

「那個鐵盒子沒有落在蒙古人的手上？」裴公度喜道。

申三妹搖搖頭。「我們從胡北歸那老賊手上奪回那個鐵盒子後，便將之藏在一個隱蔽的地方，韃子狗雖然捉了我們，却得不到那個鐵盒子。」

「你跟申兄弟曾經被蒙古人擒拿？」裴公度驚詫地道。

「嗯。」三妹點點頭。「我跟二哥和一個叫秦晉的，他是胡北歸的徒弟，都被韃子狗抓住，幸好有一個人放了我們。」頓一下，加以解釋道：「要不是秦晉不屑他師父所爲，那晚在烏龍崗上臨陣倒戈，我們奪不回那個鐵盒子。」接着將這幾天來的遭遇全說給裴公度知道。

裴公度聽完後，舒口氣。「難得那個蒙古女子沒有忘恩負義，放了你們。若你們都遇難，那個鐵盒子無人送回陳大元帥帳下，那對陳大元帥的義軍來說，是一大損失啊！」

申三妹略去了她跟秦晉的一段情以及跟金珠麗的情仇恩怨。因此，裴公度並不知道其中的內情那樣複雜。

申三妹道：「裴大俠，你怎麼那樣巧，出手救了我？」

裴公度神色一黯。「這件事說來話長，來，我帶你去見一個人，在路上慢慢跟你說。」

申三妹點點頭，跟着裴公度往前走，聽他述說攻打大將軍兀帖兒的情形。

＊　＊　＊

秦晉跟金珠麗扮成一雙逃難的夫婦，專揀荒野山路行走。

兩人的臉上都經過易容，塗抹了炭灰，掩去了本來面目，看上去比原來面目醜陋多了，年紀也較大了，看上去十足一對飽經苦難的中年夫婦。

若不是仔細看，很難看出兩人是經過易容的。

兩人走在一條山路上，預料不會遇上軍兵，因而顯得很輕鬆，一路上也有說有笑的。

那知道才走了一段路，前面忽然出現一隊軍兵，跟他倆迎面走來。

兩人欲躲避，已來不及，只好硬着頭皮向前走。

那隊軍兵看到兩人，就像野獸看到獵物那樣，加快腳步向二人走去。

秦晉暗暗抓住金珠麗的手，安慰她不要驚怕，從容地向前走去。

他自信那隊軍兵瞧不出他倆曾經易容。

兩人終於跟那樣軍兵遇上。

秦晉啞着聲，裝出驚怯的樣子，對那個爲首的軍官道：「軍爺，辛苦啊！」

那個軍官瞪起雙眼，上下打量着兩人，狠聲道：「你們是甚麼人？去那裏？」

秦晉惶恐地道：「軍爺，我夫婦是三羊村人氏，兩日前，一股亂賊到村裏劫掠，屋子被燒了，無法住下去，欲到老井村去投靠親戚討生活。」

那軍官一雙兇眼直在二人身上溜轉。「身上帶着甚麼？」

秦晉忙道：「軍爺，小的甚麼財物也給亂賊搶去了，只帶着幾件舊衣服和一些乾糧。」

「拿來看看！」那軍官喝道。

金珠麗張口欲言，被秦晉阻止了，從身上拿下包袱，遞給那個軍官。

那個軍官將兩個包袱交給身後的軍兵，着他們打開來搜查，一雙眼却不懷好意地在金珠麗的身上溜着。

軍兵解開包袱，看到裏面包着的果然是乾糧及幾件衣衫，還有一錠碎銀，一個軍兵將那錠碎銀交給那個軍官，其他的軍兵大概餓了，各自抓起

一塊乾糧吃起來。

秦晉裝出可憐的樣子，向那軍官道：「軍爺，求你留幾塊乾糧給小的，從這裏到三羊村，要走兩日，沒有乾糧，小的怎有氣力走去。」

「別嚕嗦，快走！」那軍官向秦晉揮手。

秦晉忙不迭向那軍官哈腰，拉着金珠麗急急向前走。

那個軍官突然伸手抓住金珠麗，邪笑道：「你留下來！」

金珠麗被抓得痛叫出聲，再也按捺不住，怒叱一聲：「好大膽的奴才，膽敢……」

下面的話被秦晉一聲叱喝截斷了，一頭怒豹般，撲向那些軍兵。

他之所以發出叱喝，是恐怕金珠麗洩露了她的身份。

金珠麗在怒叱聲中，已經一掌摑向那個軍官的臉上。

那軍官做夢也想不到，在他眼中的「民婦」膽敢反抗，還向他動手，怔愕之間，臉上已捱了重重的一巴掌，站不住脚，斜跌出去，臉上腫起高高的，眼前金星直冒，嘴角溢出血來。

金珠麗恨那軍官想汚辱她，一掌得手，跟着欺前一步，飛起一脚，踢在那軍官的肚子上。

那軍官「喲」地痛叫一聲，口裏吐出一口血來，一跤跌倒在地。

金珠麗哼了一聲，一掌劈在那軍官的頭上。

「噗」一聲，那軍官的脖子一歪，口眼鼻溢血，軟倒下去。

那邊廂秦晉已奪了一把刀，斬到四五個軍兵，其他的軍兵在定下神來後，呼喊着揮動刀槍，撲向秦晉。

秦晉大吼一聲，衝殺過去，急叫道：「快往山上跑！」

金珠麗不肯一個人先跑，衝過去。

秦晉一輪衝殺，將那些軍兵殺退，接着回身一把抓住金珠麗的手，往山上飛奔。

山路上面長滿了草樹，正好阻擋那些軍兵向兩人放箭，秦晉就是看到這一點，才往上面奔掠。

箭矢激射聲在兩人身後「嗤嗤」連響，那些軍兵紛紛向兩人掠去的方向放箭，但都被滿山的草樹所擋，無法射中兩人。

兩人一口氣往上急掠，掠到山上的另一面，然後往山脚下掠去。

掠上另一個山頭後，秦晉與金珠麗才停下來，連連喘氣，往山下望去。

山下，只有在風中搖曳的草樹，看不到那些軍兵的影子。

兩人這才放心地坐下來，歇口氣。

半晌，總算恢復過來，金珠麗忿忿地道：「那個狗賊居然對我……若不是親眼看見，親身所歷，我還不會相信，朝廷軍兵竟然幹出這種惡行來，難怪天下烽烟四起，這簡直是官逼民反。」

秦晉執住她的手，輕輕拍打着。「金珠麗，軍兵的劣行你都看到了，若不是朝廷弄到天怒人怨，百姓又怎會造反。百姓實在是被朝廷逼得活不下去，才會揭竿而起。你也看到的，百姓大都是善良的，他們只要活得下去，都會安份守紀過日子，那個小村子裏的人不都是安份地過日子麼？」

金珠麗連連點頭，吁口氣道：「朝廷實在是太過份了，縱容官吏軍兵欺壓逼害百姓，種種暴行，令人髮指，那些可惡的賊兵居然連我也敢……換轉是我，也會作反啊！」一頓，決然道：「從今以後，我不要再做蒙古人，不要做貴族，我要跟我以前尊貴的身份一刀兩斷。」

秦晉將金珠麗擁入懷中。「你不會後悔吧？」

金珠麗道：「妾身對自己所做的事，從不後悔。」

「太好了，金珠麗。」秦晉輕吻一下金珠麗的髮絲。

金珠麗甜甜一笑。「秦郎，乾糧都沒有了，咱們往那裏走？」

秦晉道：「當然繼續往江南走，沒有乾糧，可以獵禽獸充飢，待離開這個地區後，再到途經的鎮集去買些乾糧、幾套衣服，繼續上路。」

金珠麗點點頭。「秦郎，那走吧。」站起身來。

秦晉看一下天上的日頭，「快晌午了，你不餓嗎？」

金珠麗搖搖頭。「早飯吃得好飽，還不覺餓，秦郎，你餓了？」

秦晉搖搖頭，「你不餓，我怎會餓啊！」拉着金珠麗的手往前走。

*　*　*

秦晉跟金珠麗在山裏走了一日，宿了一夜，第二日午前，才走出山裏，沿着大路往前走。

兩人不敢走得太快，以免引起別人的注意，並留意是否有軍兵出現。

令到兩人奇怪的是，一路上都沒有遇上軍兵。

午後，兩人終於來到一個鎮集上。

二人又餓又渴，却不敢到飯店酒樓吃喝，在一家賣糕點茶水的店舖買了幾塊糕點、兩碗茶水，站着吃將起來。

以他倆如今的身份，確是只適宜到這種地方吃東西。

吃過東西後，肚子總算舒服了，但金珠麗的雙脚却又痠又痛，舉步維艱。

原來，她本是嬌生慣養的人，出門不是坐轎便是騎馬，幾曾走過這麼遠的路，而且又是在崎嶇不平的山裏行走，走了近六七十里路，她雖是練過武的人，偶爾走那麼多的路，沒有走斷兩條腿，已經算她挺得住了。

秦晉見她走起路來，脚步蹣跚，

忙道：「你怎麼了？腿脚痠痛？」

金珠麗苦笑一聲：「你怎會知道？」

秦晉扶住她。「我以前也像你一樣，第一次走山路，走了不過五十里左右，結果，行不得也，在床上躺了兩天，才能下床行走，你比我好多了。」

金珠麗擔心地道：「妾身要是走不了，那怎辦？」

秦晉呆了一呆。「那就在附近找個地方歇一兩天，待你恢復過來，再走吧！」

金珠麗搖搖頭。「不，妾身可以走了。」說着便往前走去，才走了兩步，突然哎喲一聲，雙脚一軟，往下跌。

若不是秦晉一直扶着她，她已經跌倒地上了。

秦晉忙道：「你這個樣子怎樣走？聽我說，在這裏歇一兩天吧，再說，你也要洗個澡，換過些乾淨衣服。你自己瞧瞧，衣衫破爛得像個丐婦一樣。」

金珠麗聽秦晉那麼說，頓覺身上一陣癢，只覺身上髒不可耐。事實上，她是個愛清潔的人，在家裏，每天均要沐浴更衣，天氣炎熱的時候，一天甚至沐浴更衣兩三次，如今兩天沒有沐浴更衣，她忍受不了。「秦郎，你既然這麼說，那就聽你的吧。」

但她馬上又擔心地道：「這裏位於大路，必然有軍兵路過，我爹必不會放過這個地方，萬一鐵木兒帶領軍兵，搜尋到這裏來……」

秦晉忙截住她的話。「別顧慮那麼多。俗語有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來吧，我扶你去找家客棧住下來。」

金珠麗還想再說，秦晉呶呶嘴：「你不是說過，都聽我的嗎？」

金珠麗頓時將到口邊的話咽回去。

秦晉扶着金珠麗往鎮內走去，才走了幾步，陡地一陣馬蹄聲響，數騎奔馬在騎者的催策下，奔勢不減，疾往鎮內馳去。

其中一騎奔馬擦着兩人身邊馳過，二人慌忙閃避，金珠麗哎喲一聲，往後便跌，連帶秦晉也跌倒地上。

馬上的騎者哈哈大笑。

大街上行人聽聞馬蹄聲如擂鼓般響起，看到馬上的騎者皆是朝廷軍兵，那個敢惹他們，慌不迭迴避，免得被奔馬撞倒。

那數騎兵馬如入無人之境，一陣風似的馳入鎮內，留下一陣震人心弦的蹄聲。

金珠麗眼見元兵橫行無忌，心裏怒火中燒，但想到此刻的身份，忙吸口氣，將一腔怒氣壓下去，在秦晉的扶持下站起身來。

但她仍然忍不住罵了一句：「狗奴才，仗着王子的威風，橫行無忌。」

秦晉恐怕被人聽到，忙道：「快走吧，小心被人聽到。」

金珠麗仍然憤恨地吐了口唾沫，才由秦晉扶着她往前行。

*　*　*

那隊被秦晉、金珠麗在山路上殺得七零八落的軍兵帶着死傷的同伴走下山，在路上遇上另一隊軍兵。

騎在一匹健馬上，有如天神般的將軍，正是鐵木兒。

那隊殘兵也認出迎面而來的那隊兵馬中，領先的那一騎乃是鐵木兒將軍，慌忙迎上前去，其中一個伍長搶前，走到鐵木兒馬前，單膝跪下，稟告道：「鐵將軍。」

鐵木兒瞪大眼喝道：「發生甚麼事？弄成這個樣子？」

那個伍長忙回道：「稟鐵將軍，奴才們在一條山路上，遇上兩個亂賊，身手好厲害，被他們殺個措手不及……」接着將經過詳述一遍。

鐵木兒聽後，眉毛聳動了一下，疾聲問：「那雙男女甚麼模樣？」

那個伍長所見的秦、金二人那時的樣貌，描述出來，末了加上一句：「奴才看去，那雙男女似是經過改容，聲音不像是那個年紀的人發出的。」

鐵木兒一聽，心頭顫動一下，暗道：「那雙男女莫不是小姐與三個逃犯的其中一雙？」

一念及此，他馬上對那個伍長道：「你知道那兩個亂賊逃往那個方向嗎？」

伍長道：「稟鐵將軍，兩個亂賊往山上逃去，不過，據奴才猜測，兩個亂賊本是向西南方走去的，雖然逃上山頭，奴才相信，他們始終會轉向西南方走的。」

鐵木兒扭頭對身後一個部下道：「帶上他，讓他跟你共乘一騎。」跟着對那伍長道：「快上馬，你帶路！」

那個伍長答應一聲，站起身來，跳上那個副將的馬上。

鐵木兒舉手一揮，帶領那隊兵馬，往前馳去。

*　*　*

秦晉跟金珠麗在鎮上一家小客棧內住下來。

那家客棧不但小，還很破舊，價錢當然便宜，最要緊的是符合他倆此刻的身份。

金珠麗從未住宿過如此破舊的客棧，起初有點不願住宿，想到這種地方不大會受軍兵的注意，只好硬着頭皮入住。

兩人雖無夫妻之名，已有夫妻之實，因此，乾脆只要一個房間。

那不是爲了省錢，而是方便照應，亦切合他們此刻的身份。

讓金珠麗坐下後，秦晉第一件事便是向店家要了一盆熱水，讓金珠麗把雙脚浸在熱水中，忘了叫店家加把鹽，又忙去拿了一把鹽回來，放入水中。

待金珠麗浸過雙脚後，他又去拿

來一大盆熱水，讓金珠麗在房中洗澡。

他之所以要在房中洗澡，是不想客棧內的其他人發覺他們身上的膚色跟臉上的不一樣，引起別人的疑心。

金珠麗已經是他的人，也不避忌，就在房間內洗澡。

全身都洗乾淨，却不敢將塗在臉上的炭灰抹去，免得露出本來面目。

金珠麗雖然有點不習慣臉上的骯髒不洗去，也只好忍耐。

秦晉也洗了個澡，還到外面買了兩套乾淨的衣服，換下身上那套又髒又破舊的衣服，兩人都感到舒服多了，特別是金珠麗。

昨晚雖然在山頭露宿，前後睡了不到一個時辰(那裏睡得着)，洗過澡後，二人都感到有點睏倦，便躺在床上睡一會。

那知道一覺醒來，天色已經全黑下來，秦晉忙起床點亮桌上的油燈。金珠麗也坐起身來，正欲下床。

秦晉忙道：「別下床，忘了雙脚……」

金珠麗展顏笑道：「別擔心，雙脚好多了，沒有先前那麼痠痛。」

秦晉仍然不讓她下床。「你就好好的在床上坐着吧，你需要甚麼，我拿給你。」

金珠麗深情地瞥了秦晉一眼，笑着搖搖頭。「你幫不到我的。」

秦晉愕了一下，惑然道：「甚麼事我幫不到你？」

金珠麗忽然低下頭，難為情地道：「人家內急，你怎幫忙啊！」

秦晉聽她那麼說，一陣尷尬，不敢再說甚麼。

事實上，他確是幫不了她。

金珠麗下床，走向床尾那邊。

她走得居然比住進客棧時好多了，秦晉看她走起來輕鬆多了，才放心讓她自己走動。

待金珠麗小解完畢，秦晉關心地問道：「你肚子餓嗎？」

金珠麗道：「有點餓。」

秦晉道：「我去叫店家弄點吃的來。」說完走出房間。

金珠麗看着秦晉走出房外，臉上泛起一抹甜甜的笑意。

吃過晚飯後，待店家拿走碗碟，秦晉關上房門，在一張櫈子上坐下來，跟金珠麗說話。

「睡前我再替你按摩一下，明日再浸兩次熱水。我看，你的雙脚算是恢復過來了，後日便可以上路。」

金珠麗道：「我的雙脚不覺得怎樣了，明天總可以上路了。」一頓又道：「我不想再在這裏多留一日，我想盡快離開這裏，走得越遠越好。」

秦晉搖頭道：「多留一日待你的雙脚完全康復過來再走，比較好，要不，很容易會……」

金珠麗連聲道：「不，我不想在這裏多留一刻。你不知道，多留一刻，便多一份危險，鐵木兒的馬隊來去如風，說不定，他們已找到這裏來。」

秦晉為難地道：「可是，你的脚……」

金珠麗道：「不要緊的，只要在路上多歇幾次，那就不會復發的了。」

秦晉忽然想到一個主意。「可以租一輛馬車……」

金珠麗連連搖頭。「不成，那太招搖了。何況，馬車只能走大道，不可能避過路上截查路人的軍兵，那太冒險了。」

「那買一頭牲口讓你騎着，那不就成了？」秦晉道。

金珠麗不想掃他的興，點頭道：「好吧，那就買一頭牲口，咱們輪流騎着走。」

秦晉拍拍大腿，「就這樣決定，明天買頭牲口馬上走，咱們早點睡吧。」

金珠麗含笑點頭，秦晉一口吹熄燈火，上床睡覺。

＊　＊　＊

翌日一早，秦晉跟金珠麗便離開客棧，在鎮上的集市內買了一頭騾子。

待金珠麗騎上那頭騾子上，秦晉牽着韁繩，走出鎮外。

當然，兩人沒有忘了購備一大包乾糧，在路上充饑。

走出鎮外，二人都不敢立刻往大路的野地上走，免得引人思疑。

二人沿着大路往前走，希望發現有岔路，立刻轉入去，走到無人處，便走入野地往前趕。

走了一段路，仍然沒有岔路，二人只好繼續往前走。

終於，前面有一條岔路。

秦晉精神為之一振，扭頭望望騎在騾背上金珠麗，加快脚步向岔路口走去。

驀地，背後傳來一陣迅雷般的馬蹄聲，金珠麗心頭跳動一下，急忙扭頭回望。

秦晉亦轉頭望去。

一隊兵馬有如一條灰龍般，自來路那面捲起漫天塵烟，飛馳前來，當先一騎奔馬上，坐着一個天神般的長官，金珠麗臉色一變，疾聲道：「鐵木兒！他終於追上來了！」

秦晉也一眼認出那個長官是鐵木兒，心頭跳動一下，急忙轉過頭來，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金珠麗急道：「秦郎，怎麼辦？」

秦晉吸口氣。「別慌張，以不變應萬變，他們未必是衝着我們來的。」

金珠麗道：「我們往左邊野地走去。」

秦晉搖搖頭。「不成，那不但避不了，還會引起他們的思疑。」

一頓又道：「看他們跑得那樣急，不似是追趕我們……」

下面的話，已被迅疾掩至的如雷蹄聲掩蓋了。

轉眼間，那隊兵馬飛馳而至，路上的行人紛紛走避到路旁，免得被奔馬衝撞跌倒。

那隊軍馬捲起一條塵龍，眨眼間自秦晉兩人的身旁疾掠過去，並沒有停下來。

秦晉與金珠麗看着，不由鬆了一口氣。

二人互望一眼，露出寬慰的神色。

待塵烟散去後，兩人繼續往前走。

驀地，兩人不由自主地停下來，睜大雙眼，直直地望着前路。

其他路人亦紛紛停下來，臉上現出惶恐的神色。

原來，那隊軍馬在馳過前面那個岔路口後，陡地停下來，跟着勒轉馬頭，控騎往回奔來。

這情形，怎不教秦晉二人及那些路人恐慌起來。

那隊軍馬很快便奔到近前，馬上的鐵木兒兩道目光掃視着走在大路兩旁的路人。

秦晉與金珠麗已經避無可避，只好硬着頭皮，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低下頭往前走。

眼看已走過一騎當先的鐵木兒，秦晉和金珠麗緊張得一顆心吊到嗓子眼，手心直冒着汗。

這刹那，是禍是福，立有分曉。

兩人已走過鐵木兒的坐騎。

那刹那，二人有一種死裏逃生的感覺。

驀地，隨後鐵木兒的坐騎約大半個馬身的那匹馬上，兩個騎者之中的一個猛地指着秦晉二人大聲叫道：「是他們，就是那兩個逆賊！」

那隊軍馬立刻向秦晉兩人靠攏過來。

鐵木兒亦陡地一撥馬頭，向二人衝去。

秦晉和金珠麗大吃一驚，金珠麗陡地從騾背上跳下，在受驚的騾子身上擊了一掌，騾子負痛發出一聲嘶鳴，狂亂地向急速抄攏過來的那隊軍馬衝去。

「快跑！」秦晉喝聲中，一把拉住金珠麗，往路邊外面的野地奔去。

「追！別讓兩個逆賊逃了！」鐵木兒暴喝一聲，縱騎追去。

其他的軍兵吶喊一聲，策騎疾追。

那頭騾子忽然慘嘶一聲，踣倒下去，脖子上那道血口及身上的鎗孔湧流出一大股鮮血。

那些軍兵以手上的刀槍，斬殺了那頭騾子。

秦晉和金珠麗才奔出不遠，便被軍馬追截住，數十騎馬將兩人團團圍起來。

鐵木兒一馬當先，面對二人，兩道兇惡的目光直射在二人身上。

二人微微垂下頭來，緊握雙拳，鎮定心神，互相瞥了一眼，秦晉伸手將金珠麗的手緊握着。

「抬起頭來！」鐵木兒暴喝一聲。

兩人知道無法躲避，便把心一橫，豁了出去，霍然抬起頭來，怒視着鐵木兒。

鐵木兒對那個跟副將共乘一騎的伍長道：「瞧清楚，是不是這兩個？」

伍長用力點一下頭。「鐵將軍，是他們，奴才肯定是他們。」

鐵木兒哈哈一笑。「沒錯，臉上果然改了容。」跟着冷笑一聲：「小姐，你的改容手法實在差勁啊！末將一眼便認出來了，哈哈，你改得了容貌，却改不了那雙眼，末將看到你的目光，便認出是你了。」

金珠麗眼見已被鐵木兒認出她的眞正身份，無謂再裝下去，當下哼了一聲，怒道：「鐵木兒，你敢對我怎樣？」

鐵木兒冷冷一笑。「若沒有大將軍的口令，末將確不敢對你怎樣。但是，大將軍已對末將傳下口令，若找到小姐，着末將將你帶回去。」

「你敢！」金珠麗怒叱一聲。「快着那些狗奴才讓開，讓我們走。」

鐵木兒冷聲道：「小姐，你還想走？恕末將不能從命。」

跟着對秦晉喝道：「逆賊！你是申延慶還是秦晉？嘿嘿，能夠令到小姐跟你私奔的，一定是胡北歸那個逆徒秦晉。」

秦晉挺挺胸，凜然道：「元狗，你好眼光，一眼便認出我是你秦晉爺爺。」

鐵木兒眼中煞芒閃射，厲聲道：「小狗，你好大的膽子，本將不將你的舌頭割下來……」

「你敢！」金珠麗挺身擋在秦晉身前。「你敢動他一根頭髮，我也不會放過你。」

鐵木兒看着金珠麗，不解地道：「小姐，你忘了你的身份？你是蒙古貴族，朝廷貴冑，他不過是一個賤民、一個逆賊、一條狗！」

「住口！」金珠麗氣得臉色發青，尖喝一聲：「你敢侮辱他，我跟你拚了！」縱身撲向鐵木兒。

鐵木兒急喝一聲：「將小姐拿下。」

在他身後的軍兵答應一聲，從馬背上縱掠起來，撲向金珠麗。

金珠麗料不到鐵木兒膽敢下令軍兵將她拿下，怒不可遏的道：「狗奴才，好大的膽子，那一個敢碰我一下，我將他活劈了！」

那幾個軍兵却不理會金珠麗的喝罵，出手向她攻擊。

金珠麗雖然懂得武功，却並不怎樣厲害，由於她是大將軍兀帖兒的女兒，朝廷貴冑，誰不讓她三分，那一個敢跟她動手，從來只有她揍人的份兒，這就令到她以為自己的身手很了得。那知道才跟那幾個軍兵動上手，立刻發覺自己的身手原來是那樣不濟

，若不是那些軍兵不敢傷她，她早已被擒下。

秦晉在金珠麗縱撲向鐵木兒的時候，恐她有失，亦縱撲前去，欲照應她，却被鐵木兒飛身攔截下來，跟他動上手。

鐵木兒乃是兀帖兒手下一員驍將，拳脚功夫雖然不大了得，但却仗着力大拳重，拳擊掌劈間，呼呼有聲，勁道驚人，逼得秦晉不敢與之硬碰，因而奈何他不得。

秦晉若有兵器在手，可能會佔上風，可惜他爲了掩飾身份，沒有帶着兵刃，只好逼得赤手空拳跟鐵木兒拚鬥。

其他的軍馬將動手的兩撥人團團圍起來。

陡地，那一邊響起金珠麗的一聲驚叫，跟着是一連串尖聲怒罵：「狗奴才，放開我，你們膽敢碰我，我要將你們這些狗奴才一個抽筋剝皮，斬手剁脚！」

秦晉聞聲大吃一驚，慌忙瞥眼望去，只見金珠麗被四個軍兵抓住雙手，任她用力掙扎，尖聲叫罵，就是動彈不得。

鐵木兒即時喝道：「逆賊！快束手就縛，要不，本將下令將小姐斬了。」

金珠麗尖聲大叫：「秦郎，不要聽他胡扯，他不敢動我一根頭髮的，你快走，不要理會我，我會去找你。」

秦晉那裏捨得拋下金珠麗突圍逃去，更何況，他未必突圍走得了，只好咬着牙，拚命向鐵木兒攻擊。

鐵木兒有點招架不住，大喝道：「再不束手受縛，本將下令殺了她！」

「鐵木兒，你敢！」金珠麗厲聲喝道。

鐵木兒暴喝一聲：「殺！」

一個軍兵霍地擧刀，「刷」一聲向金珠麗的脖子上斬下。

金珠麗仍然大叫：「秦郎，快走啊！」

秦晉心膽欲裂，急喝一聲：「住手！」他自己跟着停了手。

鐵木兒立刻喝道：「將他縛起來。」

幾個軍兵立刻衝上去，將秦晉縛起來。

那個軍兵斬下去的利刃，驟然停住，距金珠麗的頸項不到三寸。

金珠麗似乎將生死置諸度外，眼見秦晉束手就縛，心痛地叫道：「秦郎，你爲甚麼要那樣做啊？」

秦晉眼見她不顧自己生死，只想着他的安危，心裏大爲感動。「金珠麗，你不是說過，今生今世，我倆生死不分離的麼？」

金珠麗流淚道：「秦郎，我不想你爲我而死啊！」

秦晉眼裏一陣發酸。「你能夠爲我而死，我爲甚麼不能？」

「秦郎！」金珠麗哭叫一聲。

秦晉忍着沒有流下淚來。「金珠麗，我們不會分開的。」

鐵木兒哼了一聲，出手點了秦晉的啞穴。

金珠麗嘶聲叫道：「鐵木兒，我不會放過你的，我一定會殺了你！」

鐵木兒沒有理會金珠麗的叫罵，喝道：「快去找一輛馬車來，載那逆賊和小姐回去！」

兩個軍兵答應一聲，策馬往鎮上馳去。

鐵木兒走到金珠麗面前，出手點了她身上幾處穴道，金珠麗頓時全身發軟，一點氣力也沒有。若不是那四個軍兵攙扶着她，她已軟倒在地。

原來，鐵木兒點了她的軟痲穴。

金珠麗大駡：「鐵木兒，我要剁了你的雙手，挖了你的眼珠，我不會放過你這個狗熊的！」

鐵木兒嘿嘿一笑。「你駡吧，末將才不怕哩，哈哈，若不是大將軍親口對末將說，要給你吃點苦頭，末將可不敢這樣對付你。」

金珠麗頓時住口不駡了。

未幾，兩個軍兵不知從那裏弄了一輛馬車回來，鐵木兒立刻吩咐軍士將秦、金二人抬上馬車，跟着一聲令下，押着那輛馬車回去，並派出一名軍兵，飛馬趕回福田鎮，回報大將軍兀帖兒。

* * *

鐵木兒那隊軍馬雖然走得頗快，但仍然趕不及在天黑前趕回福田鎮，只好在一個叫石獅集的地方停下來，住宿一宵。

翌日，鐵木兒下令起程。

鐵木兒一馬當先，策馬前奔。後面數十騎軍馬擁着載了秦、金二人的馬車，馬蹄過處，揚起一片塵土。

路上的行人看到一隊軍馬氣勢洶洶地奔馳過來，無不紛紛閃避，以免惹上無妄之災。

鐵木兒帶領數十騎軍兵，耀武揚威地縱馬奔馳，車上的秦晉雖然已鬆了縛，但却被點了軟痲穴，跟金珠麗躺在車板上，無法動彈。

他甚至無法跟金珠麗說話，因爲，鐵木兒將他的啞穴也點了。

金珠麗知道這一次被押回福田鎮，父親雖然不會對她怎麼樣，但肯定不會放過秦晉，想到可能會跟秦晉不能在一起，忍不住鼻子發酸，眼淚奪眶而出。

秦晉看到金珠麗悲傷流淚，心裏想說話，却有口難言，想執住她的手，却不能移動分毫，急得他眼睛亂轉，嘴唇噏動，一臉焦急之色。

金珠麗看到秦晉那個焦灼不安的樣子，忙說道：「秦郎，別胡思亂想，我沒有事啊！」强裝笑顏，向秦晉露齒一笑。

秦晉眼中露出徵詢之色。

金珠麗只好又說道：「秦郎，我一定要我爹放了你，他若不答應，我跟你死也在一起。」

秦晉想說不，却說不出聲來，心裏很焦燥，陡地，馬車戛然停下，蹄聲驟止。

由於停得太突然，兩人被震得心頭震動了一下，驀地，兩人聽到車外響起鐵木兒的厲喝聲：「好大膽的亂賊！膽敢阻截朝廷軍官，還不快滾開，難道想誅九族？」

秦晉一聽，心頭一喜，忖道：「莫非阻住軍馬的是義軍？那就有救了。」

金珠麗喜道：「秦郎，外面來的可能是義軍，是來解救咱們的。」

將軍馬截停下來的，確是義軍的人馬，不過，只有二十多人，爲首一人，赫然是裴公度。

站在裴公度左右的，竟然是申氏兄妹，申延慶和申三妹。

裴公度等人作半月形將軍馬堵截起來，雙方皆劍拔弩張。

「元狗！快交出秦晉和金珠麗，要不，大爺們殺你們一個片甲不留！」裴公度以手上的烏龍棒指着鐵木兒。

鐵木兒圓睜雙眼，哇哇大叫：「好大膽的逆賊，膽敢截劫朝廷重犯，兒郎們，給本將軍殺！」

那些軍兵吶喊一聲，其中二十多騎向裴公度等人衝殺過去。

裴公度亦呼喝一聲：「弟兄們，殺啊！宰了這些韃子狗！」當先向鐵木兒撲去。

鐵木兒勒馬不動。

申氏兄妹向馬車撲去。

一聲健馬悲嘶聲中，一騎軍馬踣倒在地，被裴公度一棒砸在自馬上顛撲下來的元兵的肩頭上，「噗」的一聲，那個元兵悶叫一聲，登時了帳。

那匹馬倒在地上，兀自搐動蹄脚，悲鳴不已。

原來那匹馬的一條馬腿被裴公度一棒砸斷，踣倒地上。

跟着又有兩騎軍馬向裴公度衝去。

其他的義士亦跟其他衝殺前去的兵馬厮殺起來。

本來，那些兵馬縱騎衝殺，聲勢洶洶，加上居高臨下，確是佔了優勢，但有一利必有一弊，由於是在馬上，自然要兼顧坐下馬匹，而馬匹却不懂武功。這就是其短處，那些義士就是覷準了這一點，專攻馬匹，馬匹一倒，馬上的軍兵自然跟着翻倒撲跌下去，讓人輕易便將之收擒。

申氏兄妹已接連擊倒三騎軍馬，快撲到馬車前。

守在馬車前的軍兵立刻放箭。

申氏兄妹急忙舞動兵器，撥擋射來的箭矢，同時身形一伏，往前疾滾，撤出在地上隨手抓來的一把碎石泥土。

碎石泥土射在那些守在車前的馬匹的腿脚上，雖不致將之打折，也痛得那些馬匹嘶鳴連聲，有的四脚亂跳，有的前蹄揚起，令到馬上的軍兵手忙脚亂，幾乎坐不穩，那裏還能夠向兩人放箭。

申氏兄妹滾到馬前，手上刀劍連揮，刀劍過處，血洩脚斷，受創的馬匹驚跳嘶鳴，踣倒在地，馬上的軍兵不是被顛下馬，便是被拋下去，申氏兄妹手起劍落，斬殺了四五個軍兵。

其他的兵馬慌不迭走避開去，申氏兄妹身形一彈，縱掠上馬車。

這時候，裴公度已在車前跟鐵木兒幹上了。

那些義士雖然算不上武功高强，比起那些軍兵，强多了，一輪厮殺之下，那些軍兵倒下十數人。

其他的軍兵雖然心驚，由於沒有鐵木兒的命令，不敢退避，硬着頭皮跟那些抗元義士拚殺。

大路上一片人喊馬嘶，好不熱鬧。

途經附近的路人紛紛走避。

申氏兄妹掠上馬車，申延慶一刀磕飛那個趕車的元兵斬向他的利刃，接刀勢一轉，將那個軍兵劈斬落車下。

申三妹已竄入車內。

車內的秦、金兩人乍然見到闖入車來的人是申三妹，驚喜不已，秦晉口不能言，乾着急，金珠麗急忙張口叫道：「申姐姐，快替他解去身上被點的穴道(說出一串穴道名稱來)，還有他的啞穴也被點封了。」

申三妹乍然看到兩人躺在車上，表情很複雜，略一猶豫，出指如飛，一一將秦晉身上的穴道解開。

秦晉啞穴才解，第一句話就是：「三妹，快替金珠麗解去身上被點封的穴道。」

申三妹微微哼了一聲，咬着牙，有點不情願地出手解了金珠麗身上被點封的穴道。

秦晉看着申三妹，尷尬得不知說甚麼。

幸好申延慶及時探頭入車內，向他叫一聲：「秦兄弟。」打破窘境。

秦晉高興地叫一聲：「申兄！」

「秦兄弟，你沒甚麼吧？」申延慶執住他的手。

秦晉亦緊執住申延慶的手。「申兄，在下沒甚麼，想不到在這裏見到你……」

金珠麗穴道被解，馬上坐起身來，感激地叫一聲：「申姐姐。」

申三妹百般滋味在心頭，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她，只好「嗯」了一聲，却別轉頭，不去瞧看金珠麗。

金珠麗怎會看不出來，怯怯地道：「申姐姐，你還生我的氣啊？」

金珠麗在心裏哼了一聲，口裏却說道：「妳是朝廷貴胄，身份尊貴，我怎敢生你的氣。」

秦晉聽在耳中，心裏一陣愧疚，垂下頭來。

申延慶看在眼內，忙道：「三妹，要不是金珠麗，我們怎能將鐵盒子安然送回陳大元帥帳下，妳還怪她？」

話口未完，外面响起「啪」的一聲大响，跟着是雷鳴般的一聲悶吼，接着响起蓬的一聲重物落地聲，馬車竟然震動了一下。

四人同時怔了一下，隨即好奇地往車外張望，看到鐵木兒有如推金山倒玉柱般，跌倒在五六尺外的地上，口裏吐出大口鮮血，兀自掙扎着要站起來。

那一邊，裴公度也嘴角溢血，身形搖晃了兩下，退了一步，才穩住身形。

申延慶忙竄出車外，急叫道：「裴大俠，你受了傷。」

撲到裴公度身旁，一把扶住他。

三妹、秦、金兩人亦接連跳下馬車。

裴公度舉袖抹去嘴角的血漬，啞聲道：「那韃狗子(說的是鐵木兒)好渾厚的氣力，怕不有萬斤！哈哈，他以為神力無敵，跟裴某對掌，這一次，他總算知道，蠻刀不足恃，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吃了我的大虧！雖然我也吃了小虧。」

聽裴公度那麼說，剛才他跟鐵木兒對了一掌，結果，憑他苦練了四十多年的深厚內家功力，重創了自恃天生神力的鐵木兒，雖然他的內腑也受到輕微的震傷，但却擊倒了兀帖兒手下第一勇士悍將。

申延慶忙道：「裴大俠，傷得不重吧？」

裴公度搖搖頭。「受了一點點震傷，不礙事的。」

倒在地上的鐵木兒面如黃紙，氣息粗促，吐了一大灘血，幾經掙扎，就是站不起來。

四下裏，跟裴公度一起來的那些抗元義士，亦已將那些軍兵殺得七零八落，不過，他們那方面亦死傷了七八個。

裴公度忽然看着秦晉。「申兄弟，那位就是幫咱們奪回鐵盒子的秦少俠？」

申延慶點頭道：「就是他。」

跟着又道：「那個站在三妹身旁的，就是毅然背棄了韃子朝廷，不要尊貴的身份，冒險放了我們走的金珠麗姑娘，要不是她，我們不但活不了，鐵盒子也不可能送返陳大元帥帳下。」

裴公度邊聽邊向金珠麗含笑點頭。

秦晉再也憋不住，向申延慶問道：「申兄，你們怎知道我跟……她落在鐵木兒的手上的？鐵盒子送返義軍那裏了嗎？」

申延慶連連點頭道：「相信已安然送抵陳大元帥帳下了，我本來欲親自送鐵盒子到義軍營地的，却不放心三妹一個人去找你，所以，將鐵盒子交托一個弟兄送回陳大元帥帳下，四處打聽找尋三妹跟你的下落，終於找到三妹……後來，咱們的弟兄探聽到，你跟金珠麗落在鐵木兒的手上，裴大俠知道後，決定救你……們，糾集了二十多個弟兄，在這裏救你們。」

裴公度插口道：「申兄弟，此地不宜久留，快招呼弟兄們一聲，馬上撤離這裏，待到了安全的地方，慢慢再說吧！」

申延慶連連點頭，撮唇打了個呼哨，示意那些抗元義士不要再追殺軍兵，集齊後馬上撤退。

那些抗元義士很快便齊集起來(除了死傷的)，裴公度正欲下令撤退，突然間，來路那面塵土大作，迅速地向他們這面飛馳前來。

裴公度急喝一聲。「快撤啊！」

可是，已經來不及。

大路的兩邊突然間擁出大隊軍兵來，張弓搭箭，向裴公度等人發射。

裴公度他們急忙閃避，撥擋自兩邊飛射過來的箭矢。

幸好地上倒了十多匹馬，還有那輛馬車，可作擋箭之用，不至左右受敵，要不，肯定會有人中箭死傷。

第一輪箭矢射後，第二輪箭矢緊接又射到，衆人忙於應付射來的箭矢，那有機會撤走。

來路那面飛捲起的塵頭很快便到，裴公度等人站着的地方前驟然停下來，塵烟消散過後，秦晉、金珠麗、申氏兄妹，還有裴公度，無不臉色微變。

停在來路那面的兵馬在塵烟漸散下，看到為首一匹神駿的馬上，坐着大將軍兀帖兒！

金珠麗看到父親，心中忐忑，忙垂下頭，不敢面對兀帖兒。

兀帖兒統率的軍馬少說點也在百人之上，自三面將裴公度等人包抄起來。

當兀帖兒看到倒在地上的軍兵馬匹，及不知是暈死過去還是經已傷重不治的鐵木兒，頓時臉色變得很難看，鏘地拔出腰間金刀，厲聲喝道：「該死的逆賊，膽敢殘殺官軍，犯上作亂，如今本帥大軍已將爾等圍困起來，還不扔掉兵器，束手就擒。」

裴公度等人沒有理睬他。

兀帖兒討個沒趣，氣得臉上陣青陣白，眼珠一轉，厲聲道：「只要你們交出鐵盒子，本帥放你們一條生路。」

「韃狗子，騙誰？」申延慶哼了一聲。

兀帖兒忽然看到金珠麗(她臉上的炭灰早已被抹去)，臉色一沉，怒喝道：「金珠麗，妳幹的好事，還不滾回爹這邊來。」

金珠麗雖說已下了決心，脫離父親，拋掉尊貴的身份，但面對的畢竟是她的父親兀帖兒，自不免有點驚怯，咬咬嘴唇，仍然不敢抬起頭。「爹，我不會跟你回去，我已經是……秦郎的人，這一輩子我都跟着他。」

兀帖兒見女兒居然不聽他的話，氣得吹鬍子瞪眼睛。「妳……妳竟敢不聽為父之言，跟隨逆賊！大逆不道，

氣煞吾也！為父再說一次，速速走回來，要不，為父就當沒有生過妳這個女兒！」

金珠麗的身子戰顫了一下，突然間抬起頭來，含淚道：「阿爸，請恕女兒不孝。」

兀帖兒一聽，臉上抽搐了幾下，握刀的手抖顫起來，驀地吼喝一聲：「殺！統通殺了這伙逆賊。」

那些軍兵吶喊一聲，却沒有向裴公度等人衝殺過去，而是放箭。

要知道，元軍最擅長騎馬放箭，若是短兵相接，肯定不是身手不弱的裴公度等人的敵手。看來，兀帖兒比鐵木兒更狡猾多了，來個捨短取長。

百十個軍兵一齊發箭，射出百十支箭，頓時箭如飛蝗，那種聲勢，頗凌厲。

裴公度等人忙圍起來，揮動兵器，應付射來的箭矢！

刹那間，只見箭雨紛飛，而兵器幻起的光芒，有如一個鐵桶也似，只聽叮叮噹噹之聲不絕於耳，元軍一口氣放了三輪箭，才停下來。

裴公度等人那才得以喘口氣，同時發覺，死傷了五個人。

裴公度知道這樣下去，遲早會全部死在元軍的箭下，必須要冒死衝殺出去。

他正欲喝叫往外衝，陡地，一枝冷箭飛射向秦晉。

秦晉及時驚覺，揮刀將之擊落。

可是，第二支，第三支冷箭接踵射至，勁道一支比一支厲害，秦晉才撥擋落第二支，第三支已射至，他根本無法擋撥及閃避。

驀地，人影一閃，只聽「噗」地一聲，那支激矢射在那條閃撲至秦晉身側前的人影身上，發出呃的一聲哀叫，跌倒下去。

秦晉大驚失色，慌忙低頭瞧看，原來代他挨了一箭的，是申三妹。

那支箭從三妹的背上斜射入去，由左肋前透出來。

所有人都驚愕住了。

金珠麗一眼便認出，射在三妹身上的那支箭，是父親發出的。

原來，兀帖兒恨透了秦晉誘拐了他的女兒，欲置他於死地，於是抽冷子向他放箭。

「三妹！」秦晉悲呼一聲。跪下去，抱起申三妹。

申延慶也大叫一聲：「三妹！」

可惜，三妹已不能回應他倆。

「三妹，你為甚麼要……這樣？」秦晉嘶叫。

陡地，金珠麗大叫一聲：「各位義士，跟我衝殺出去。」當先向南面的兵馬衝去。

衆人愕了一下，裴公度跟着大喝一聲：「衝啊！」跟着金珠麗衝前去。

那些兵馬眼見大將軍的女兒當先衝來，不禁傻了眼，誰也不敢放箭，紛紛勒馬後退。

兀帖兒看到女兒竟然不畏死，帶領衆人往外衝，又氣又急又怒，眼見再不阻止，便會讓裴公度等人衝殺出去，陡地把心一橫，揮刀暴喝一聲：「殺！格殺勿論！」

那些軍兵聽聞兀帖兒下令，刹時吶喊一聲，紛紛向金珠麗等人放箭。

金珠麗料不到父親連她也不顧，往前衝了幾步，終於倒在箭下。

秦晉看到金珠麗中箭倒下，瘋了一樣衝前去，一手抱起金珠麗，另一手抱着死去的申三妹，大叫：「金珠麗！」

金珠麗沒有應他。

秦晉雙手抱着兩個深愛他的女子的屍體，發出一聲令人心碎的悲嘯聲。

那些軍兵眼見金珠麗倒在箭下，不禁呆了一呆。

裴公度知機不可失，立刻縱撲向那些軍兵，其他人呼喊聲中，奮勇撲前。

申延慶一把拉起秦晉，往前衝。

陡地，東南面傳來一陣如雷的喊殺聲及奔馬聲，兀帖兒急忙往那面瞧去，原來是大隊義軍殺來，聲勢如濤，自忖抵擋不了，慌忙一撥馬頭，下令速退。

刹那間，元軍慌忙退走，只剩下裴公度等人。

秦晉抱着已經死去的申三妹與金珠麗，眼裏一片茫然，口裏卻喃喃自語，一個人往西南走去。

申延慶欲叫喚他，被裴公度阻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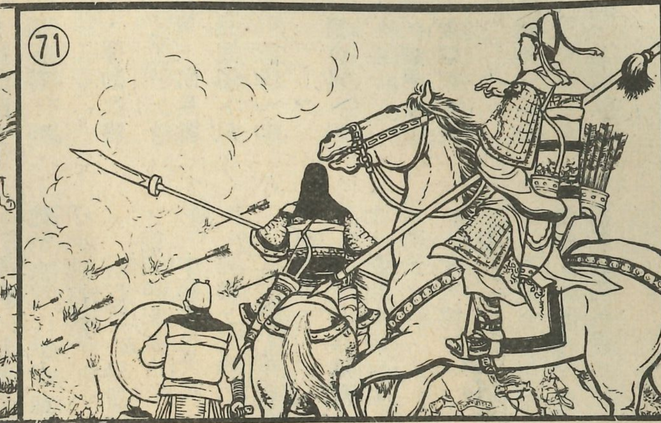
衆人懷着沉痛的心情，看着秦晉越走越遠，背後旌旗如海，兵馬如潮湧至。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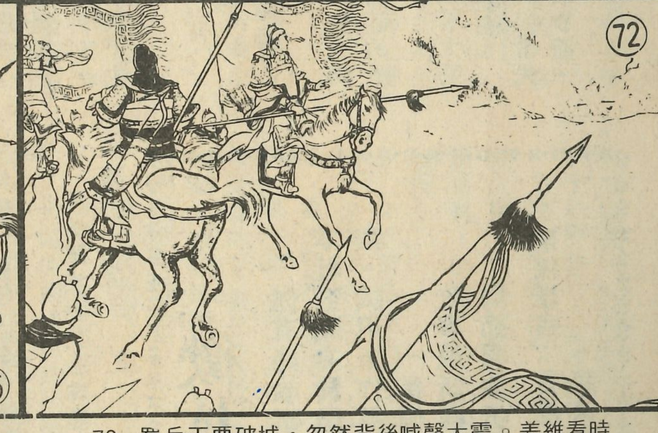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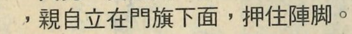
姜鄧鬥智（三）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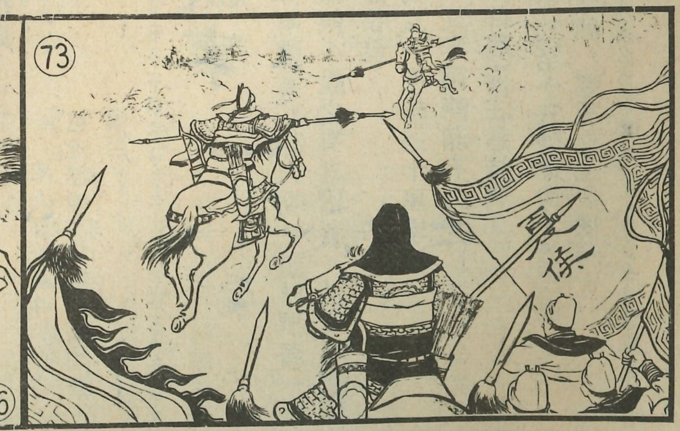


71 第二天，蜀兵用火箭火炮攻城，城裏到處起火。姜維又教兵士收集了乾柴，堆在城下，放起火來，眼看就要攻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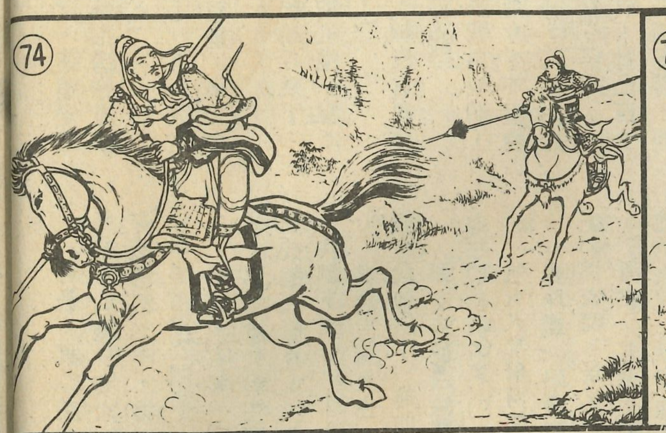




72 蜀兵正要破城，忽然背後喊聲大震。姜維看時，只見一支魏兵，搖旗吶喊殺來。便令後隊改作前隊，親自立在門旗下面，押住陣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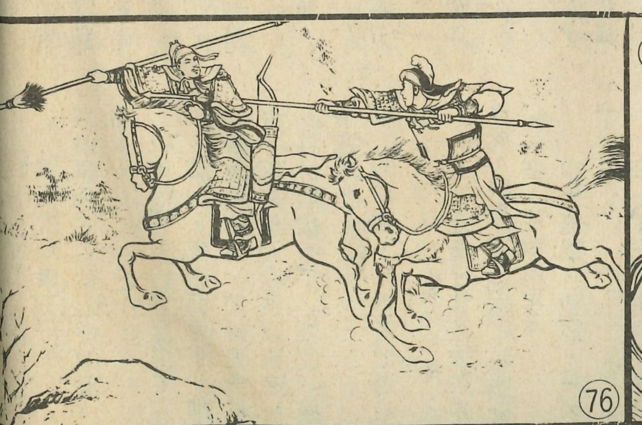
73 魏陣中有一員小將，挺槍縱馬，厲聲大叫道：「認得鄧將軍嗎！」姜維暗想：「是鄧艾了。」不敢輕敵，親自出馬來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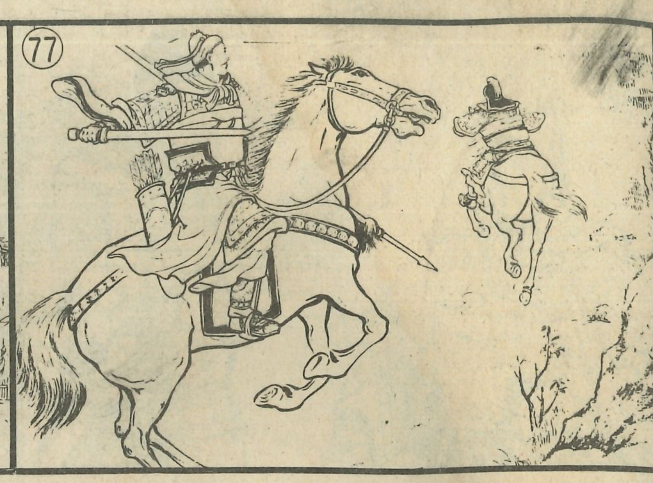
74 戰到三四十回合，那小將的槍法並沒有半點破綻。姜維暗想：「只能智取，不能力勝。」便撥轉馬頭，向左邊山路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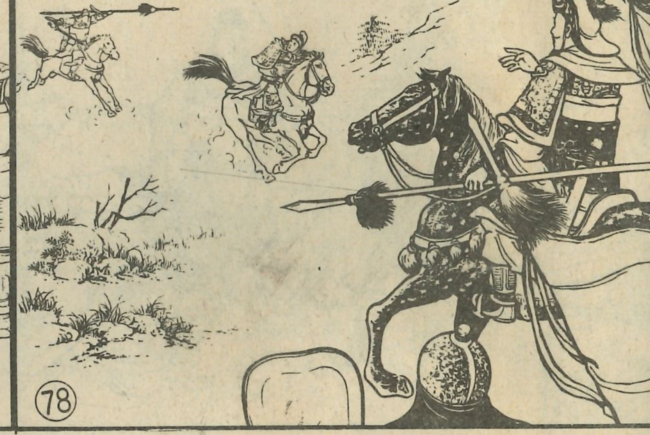
75 那小將飛馬追來。姜維掛住了鋼槍，拿下弓回身一箭。小將早已看見，伏在鞍上，躲過了羽箭。



76 小將放馬又趕，挺槍刺來。姜維來不及招架，一躲身，等那槍從肋旁擦過，就用力挾住。



77 小將趕緊收槍，却抽不回來。姜維已把寶劍拔在手裏。小將大驚，丟下槍回馬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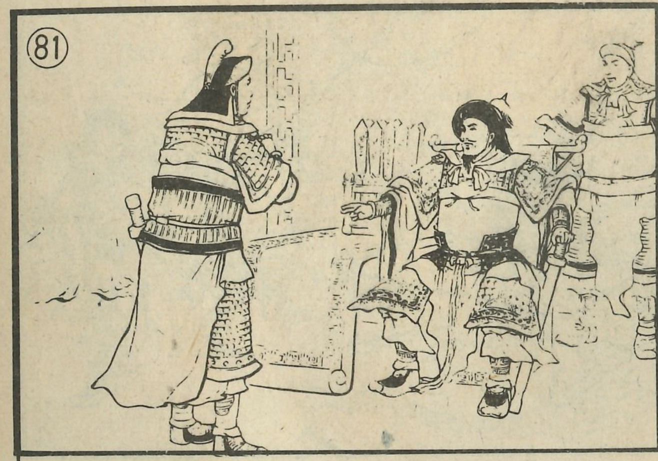
78 姜維叫了聲「可惜！」撥轉馬頭來趕小將。趕到魏陣門前，只見有一員大將，飛馬出來，大叫道：「姜維勿趕我兒，鄧艾在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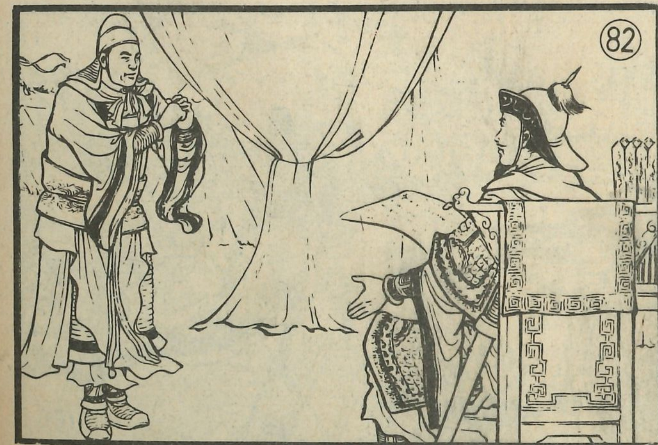
79 姜維聽了，暗暗吃驚，才知剛才的小將是鄧艾的兒子鄧忠。要待迎戰，又怕馬力乏了。便舉槍指着鄧艾道：「我今天認識你們父子了，且收了兵，來日決戰。」鄧艾看見地形不利，也答應收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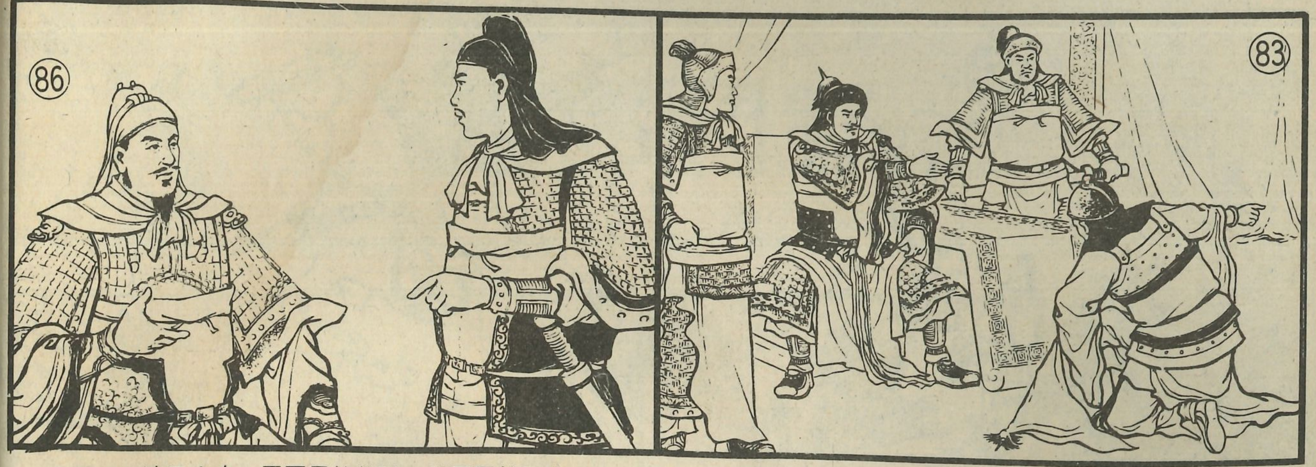
80 鄧艾在渭水邊紮下寨子，便來偷看蜀營。眼見蜀軍跨山安營，佈置十分嚴整，不禁嘆道：「姜維得了孔明傳授的兵法，眞是勁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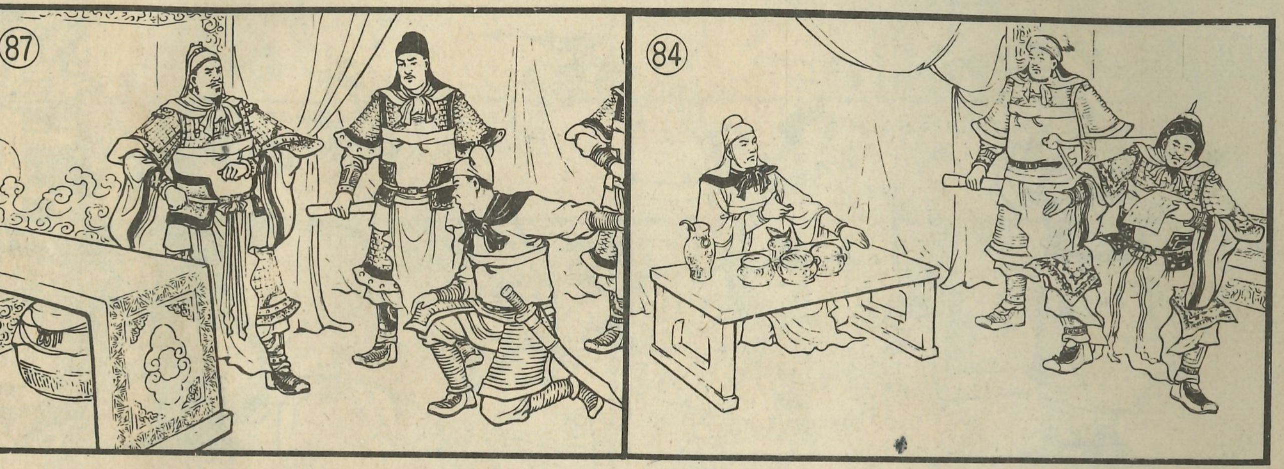
81 鄧艾一面差人向司馬昭求救，一面分了兵，教鄧忠帶進長城，幫助司馬望防守。他叮囑鄧忠：「我軍不可戰，只可守。要等援軍到來，蜀軍糧盡，然後三面夾攻，才能得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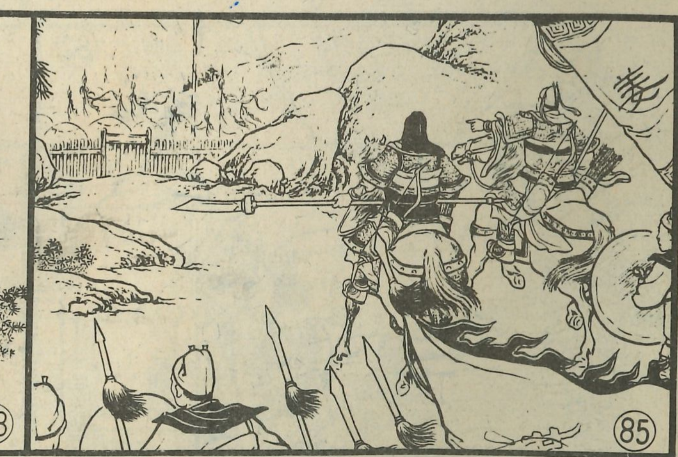
82 佈置停當，蜀營中差人來下戰書。鄧艾批了「明日會戰」四個字，給來人帶回去。



83 第二天，哨馬報進魏營，說蜀軍在山前佈了陣，準備大戰。鄧艾傳令：偃旗息鼓，緊閉營門，只防蜀軍衝突，不準一人一馬出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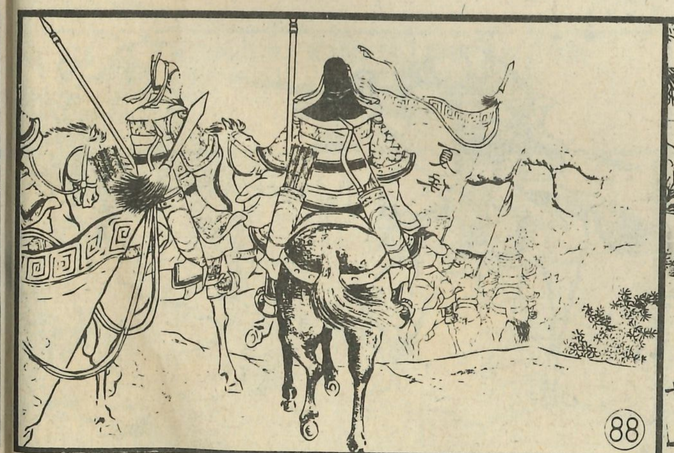
84 姜維派人來責問鄧艾爲甚麼失信。鄧艾吩咐備了酒飯，管待來人，並答覆道：「今天有點小病，害姜將軍空等，明天定來會戰。」



85 過了一晚，蜀軍又佈了陣，只等魏軍出戰。等到天晚，魏營中仍是緊閉營門，無人出來理會。

86 一連五六次，蜀軍只管佈陣，魏軍只管不出。傳僉料鄧艾定有詭計。姜維道：「他不過要等司馬昭的援兵到來，三面攻我罷了。我已寫信給東吳，要他們拼力攻打，不讓司馬昭分兵。」

87 正在議論，忽然探馬報來：司馬昭攻破了壽春城，殺了諸葛誕，敗了吳軍，已經帶兵來救長城了。姜維呆了半晌，長嘆道：「這番伐魏的機會又完了！」



88 他連夜傳令，先把軍器、車仗、糧草，由步兵護送撤退，留下馬軍斷後。天亮時候，全軍緩緩往漢中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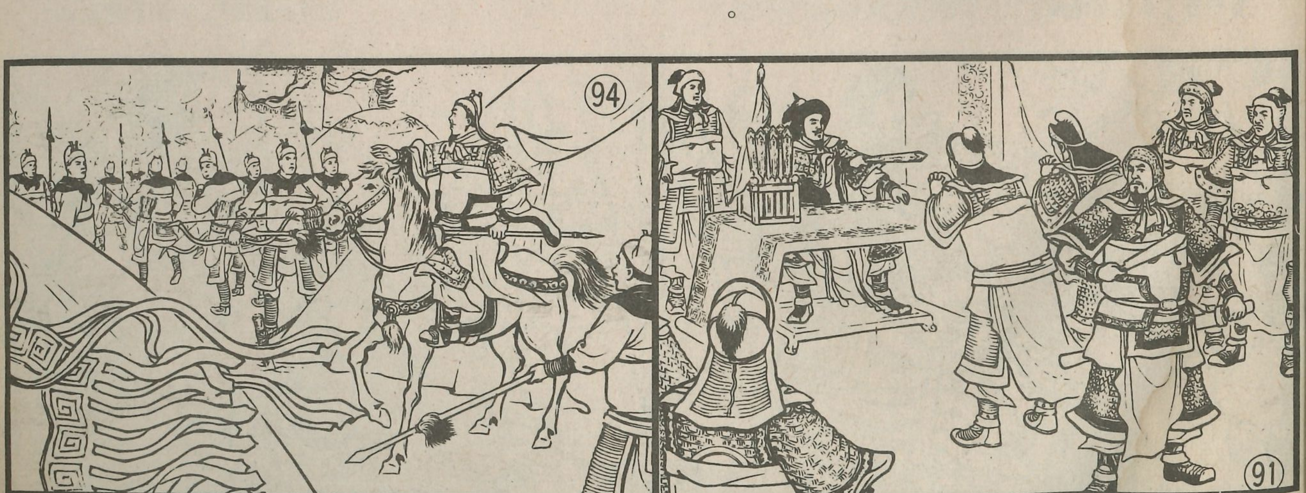


89 鄧艾只恐有埋伏，也不追趕。只在邊境察看好地勢，估量到蜀軍到來時下寨的地方，暗暗開挖了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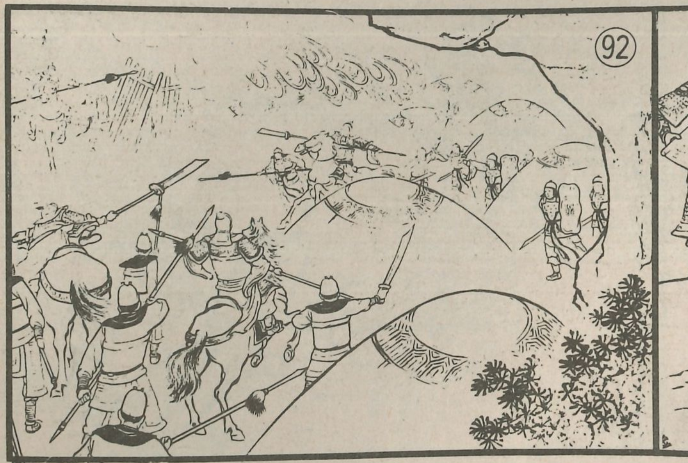




90 那年年底，流星馬到，報說姜維又起了二十萬大軍來攻祁山，已在谷口紮下三個大寨。鄧艾登高來看，見蜀軍左面的寨子，正紮在地道上面，不禁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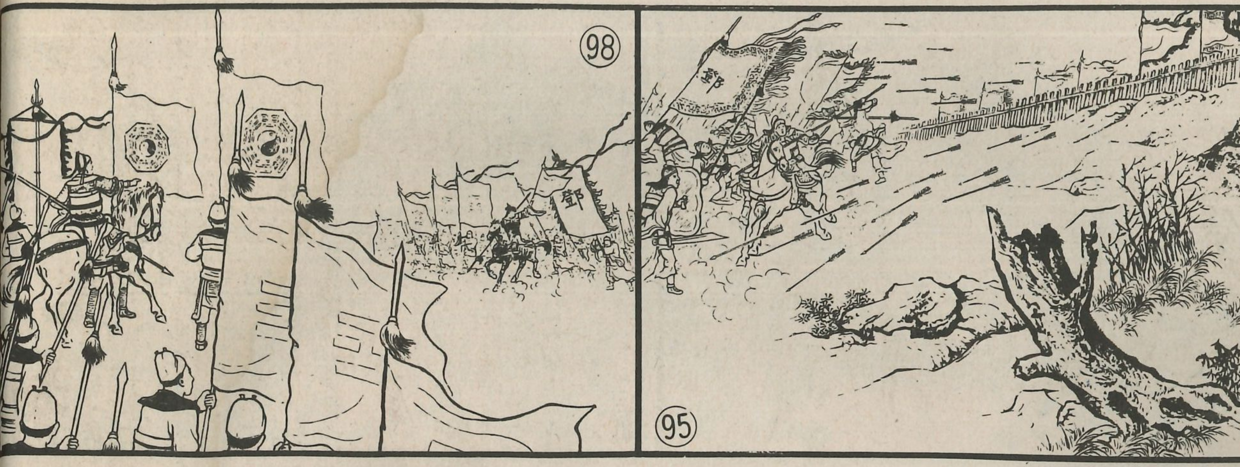
91 他回到寨中，喚副將鄭倫帶領五百個掘子軍，二更出發，從地道中去偷襲蜀寨。另派鄧忠、師纂各帶一萬人馬，只等鄭倫得手，便向蜀軍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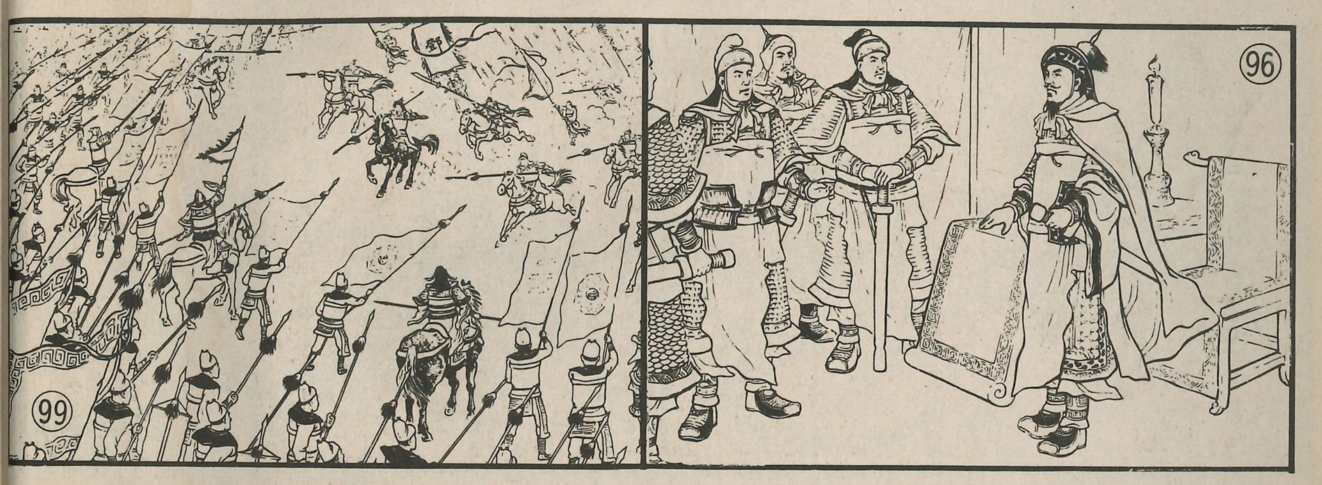
92 半夜裡，鄭倫的五百掘子軍，從帳後地下擁出，吶喊燒殺起來。蜀將王含、蔣斌摸不清魏兵從哪裏來的，慌忙抵敵，寨外鄧忠已經領兵殺到。

93 鄧忠殺敗王、蔣二將，奪了左寨，便向中央大寨殺來。

94 姜維接到急報，料定是裏應外合。上馬立在中軍帳前，傳令道：「亂走亂動的按軍法斬首！倘有敵兵到來，不要問他，只管射箭。」



95 魏兵連衝十餘次，都被亂箭射回。去攻右營，蔣舒、傅僉早已得到姜維將令，也只用弓弩應戰。殺到天明，蜀營動也不動。



96 鄧艾只怕有失，忙令鄧忠、師纂棄了左寨，退回魏營。他問了情形，嘆道：「姜維臨變不亂，眞是將才！」



97 再說，姜維擊退了魏兵，王含、蔣斌也收集了敗兵，前來請罪。姜維道：「這不是你們的過失，是我不明地理，中了鄧艾的詭計。」撥了軍馬，讓他們再去立營。

98 第二天，姜維帶兵來到祁山前面，按照孔明的傳授，佈下了一個八卦陣。鄧艾見了，照樣也擺出一個八卦陣來。姜維問他能不能變化。鄧艾把旗一招，八卦陣變出了八八六十四個門戶。

99 姜維笑道：「變得雖然不差，你敢與我較量嗎？」鄧艾道：「有甚麼不敢！」雙方傳了令，兩軍就互相圍繞攏來。鄧艾剛要破陣，忽見姜維招動旗子，登時變了長蛇卷地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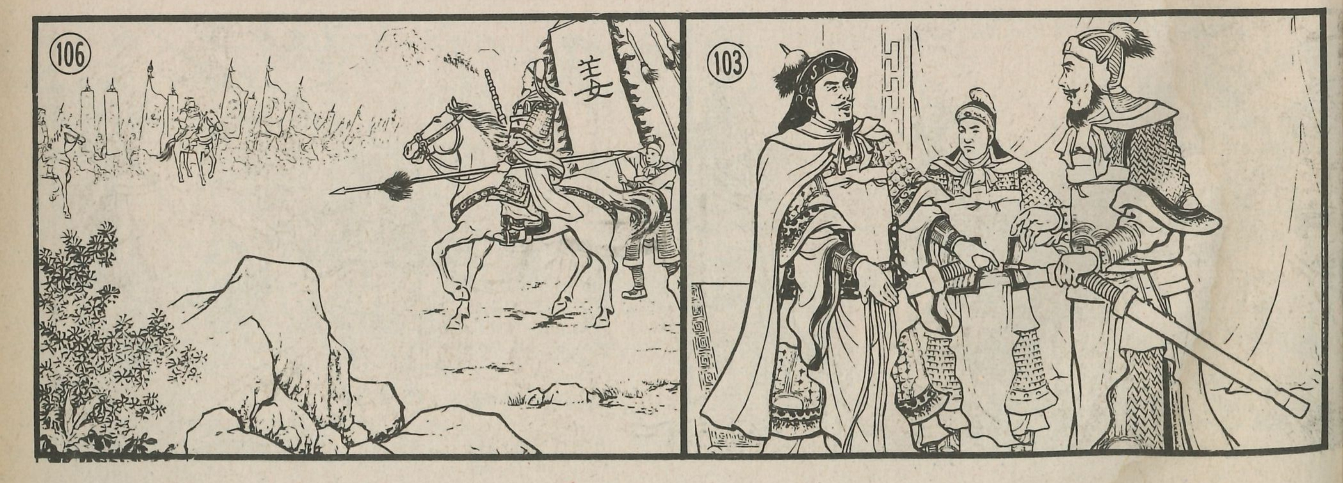
100 一眨眼，鄧艾就被蜀兵圍在垓心。他不識這陣，心裏着慌，在圍中左衝右突。只聽得蜀兵一片聲喊：「鄧艾快快下馬投降！」不禁仰天長嘆道：「我只圖逞能，如今中姜維的計了。」



101 正在十分危急的時候，司馬望帶了一支兵死命殺入，救出鄧艾。告訴他：「祁山的九座寨子都被蜀兵奪了！」鄧艾懊惱地帶了敗兵，退到渭水南岸，重新立寨。



102 鄧艾問司馬望：姜維變的是甚麼陣法。司馬望道：「這是長蛇卷地陣，我年輕的時候，在荊南游學，學了一些，却不甚精。」鄧艾聽了，猛然想到一計，要司馬望和姜維去鬥陣法。



103 司馬望只怕鬥不過姜維。鄧艾笑道：「鬥陣是引住姜維，破他別有計策。明天將軍與他鬥陣時，我乘他不備，從小路直攻祁山，定能奪回那九個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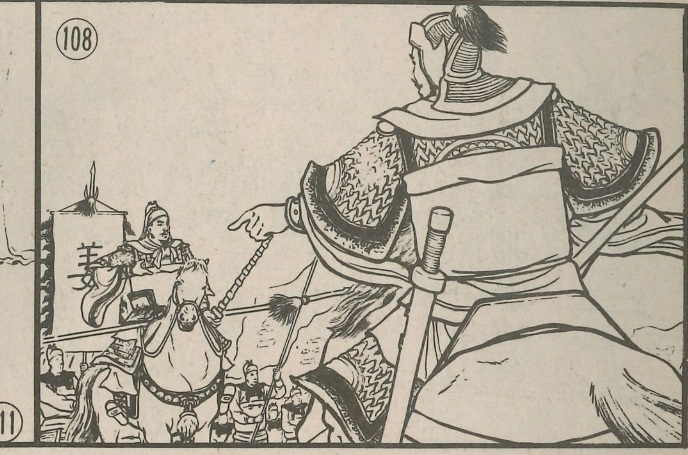
104 司馬望大喜，便令人往蜀營下戰書，約定明天專鬥陣法。姜維看了，微微一笑，提起筆來，批了戰書，交給來人。

105 姜維召集衆將商議道：「魏將早知諸葛丞相八卦陣的厲害，却偏要與我鬥陣，這裏面定有詭計。」廖化道：「恐怕是一面鬥陣，一面從後面來偸襲寨子。」姜維笑道：「正是這個意思！」

106 第二天，姜維令廖化、張翼帶領一萬人馬，埋伏在祁山後面，自己點起九寨大兵，前來挑戰。司馬望也起了魏兵，就在山前佈下了八卦陣。



107　姜維揚鞭道：「你抄襲了我的陣法，有甚麼稀奇，果有能耐，可以變給我看。」司馬望指揮魏兵，變了幾變。姜維大笑道：「這個陣法能變三百六十五種樣子，你懂得多少！」



108　司馬望要姜維變來，姜維卻要鄧艾出來才變。司馬望道：「鄧將軍自有妙計，不與你鬥陣！」姜維哈哈大笑道：「有甚麼妙計，不過教你在這裏與我鬥陣，他自己去偷襲寨子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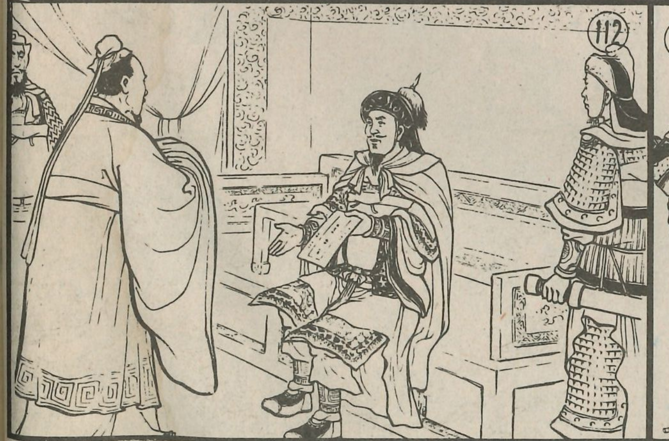


109　司馬望大吃一驚，剛要進兵混戰，姜維早把鞭梢一指，兩翼兵衝將過來。殺得魏兵棄甲拋戈，各逃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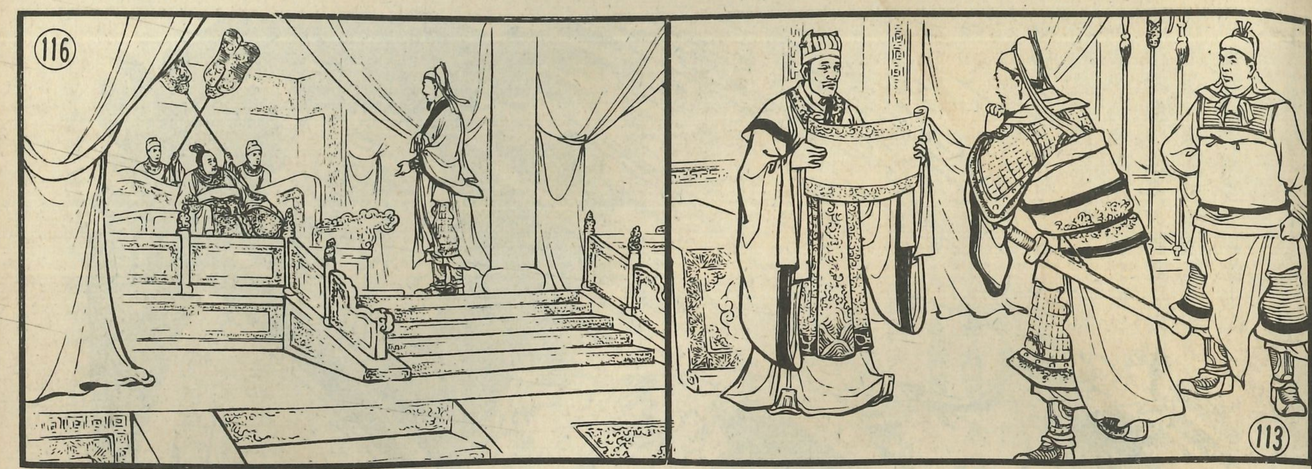
110　司馬望逃到半路，橫路裏亂哄哄擁出一支散兵，只見數員將士扶着鄧艾過來。問下來才知是中了埋伏，喪了先鋒鄧倫。鄧艾自己身中四箭，帶了百來個殘軍逃出了重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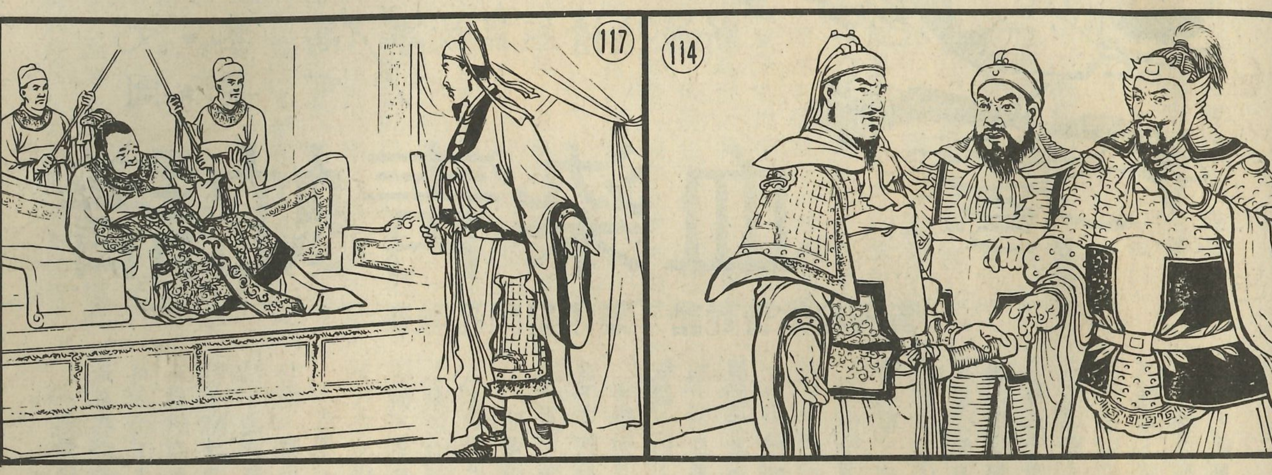
111　兩人逃回寨中，關上了寨門商量。司馬望道：「姜維有謀有勇，將軍又受了箭傷，難以抵擋。聽說蜀主貪愛酒色，寵用宦官黃皓，要退蜀軍，只有用反間計使他們君臣猜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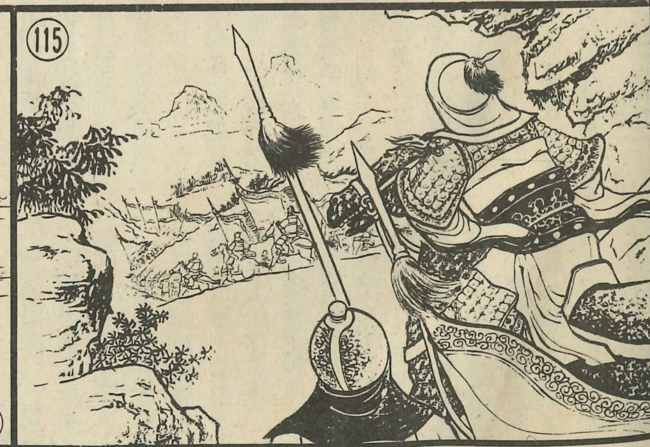
112　鄧艾一想，覺得這是一條奇計，便令謀士党均，帶了金珠寶物，到成都去結交黃皓。要他從中設法，讓蜀主召回姜維。一面傳令堅守營寨，不許出戰。



113　姜維連日挑戰，魏營只是不理。正在懷疑，忽然成都來了詔使，傳了後主的旨意，要姜維馬上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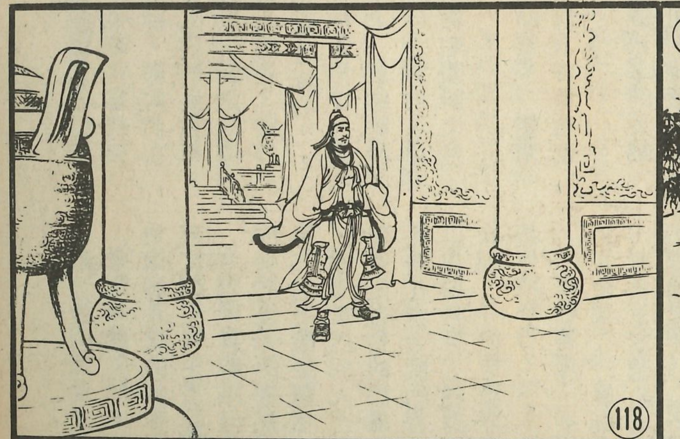
114　姜維摸不清原因，主意不定。張翼道：「大將軍連年出兵，百姓負擔沉重，不如乘此機會，收回人馬，安定人心。」姜維聽了，決計接受詔旨，退兵回川。



115　各軍按照陣法，緩緩撤退。鄧艾領兵追來，看見蜀兵旗幟嚴整，隊伍不亂，嘆道：「孔明的兵法，姜維學到了！」不敢追趕，收兵回祁山去了。

116　姜維把大軍屯在漢中，便到成都來見後主，問起宣召退兵的緣故。後主紅着臉道：「只因大將軍在外辛苦，所以要你回來休息，並沒有別的意思。」

117　姜維痛心地說：「將士們千辛萬苦，攻下了祁山，正要進取中原，如今半途而廢了！我想，陛下是中了鄧艾的反間計吧？」後主垂着頭，含糊道：「哪裏？沒有，沒有的事。」



118　姜維看了，心裏明白，勸後主親信正直的人，別聽小人的話。勸了一會，才嘆息出朝，回到漢中整頓軍馬，等待伐魏的機會。（本段完）



血染青蛇譜

新派俠情短篇故事／高　峯・文　可　飛・圖

為獲秘笈青蛇譜　羣雄聚鬥孔融峯

那是風雪載途的寒冬臘月，特別是奇寒的南嶽祝融峯，平時在暑熱天時，山下人們穿蟬翼薄紗，和尚們在峯頂的南嶽廟，却非穿夾棉的僧袍不可，何況這是寒冬臘月呢？山上的山徑，白茫茫的全是積雪，照理，這個時候，壓根兒不會有人上祝融峯的。

可是，南嶽廟的小沙彌悟性，晨早起來，倏地發現雪地上，履跡靴印縱橫，而且這些履跡靴印之方向，由上山之山徑，一直到南嶽廟圍牆之外，才截然止步。

他覺得奇怪了，抬頭望了一望圍牆之上，嘿，牆頭的積雪上，竟然也留下了許多履跡靴印。

要知道南嶽廟是南嶽派掌門大師駐錫之地，甚至本派僧衆，也嚴格分別，不是苦行潛修的僧人，全撥到山麓的方廣寺去，等閒不准踏進祝融峯一步，那麼這許多履跡靴印，從何而來？

小沙彌悟性越看越出奇，可是更奇的事，接踵而來，當悟性跑進方丈室去報告住持南星大師的當兒，發覺南星大師直挺挺的倒在煉丹的銅爐旁邊，兩眼圓睜，面色漲紅，伸手一摸，鼻孔中僅餘一息，已氣若游絲。

這麼一來，悟性一驚非同小可，他知道南星大師武功修為，已達到爐火純青，耳聰目明，照理，十丈之內，落葉之聲也能清晰聽聞，憑他這般功行，就是人們打從方丈室外走過，也難逃他的耳目，如今竟然遭人暗算，奄奄一息，那末，來人的武功，定是出神入化的特殊高手能人了，於是趕忙跑出大雄寶殿撞鐘鳴警。

大雄寶殿這一具銅鐘，給他慌忙的扯起鐘鈴的鐵鍊，噹、噹、噹的一連三响，鐘聲震撼了整個祝融峯山頭，六七里內的人，全給鐘聲震動，因為這是報警的法鐘，連撞三下，即是報告住持大師的警號，所以全寺僧衆俱紛紛奔來，特別是首座大師兄圓庚尊者，一把扯住悟性道：「你猛撞法鐘是什麼意思？」

悟性答道：「大師兄不好了，師傅給人暗算了，直挺挺的倒在煉丹爐邊，看樣子定是給人重傷了內部，否則不會面色漲紅，雙眼圓睜的。」

圓庚尊者聽聞此說，實在有點不相信，鄭重的問道：「可是眞的麼？」

悟性莊容正色的道：「這是何等大事，我怎敢撒謊打誑，還有，我剛打掃山門時，發現了許多履跡靴印，打從山上山徑而來，咱們南嶽廟的圍牆上，也留了脚印。」

悟性說得如此詳實，圓庚尊者便猜出了，不禁脫口說道：「準是為青蛇劍……」但他說到這個「劍」字，立即戛然停止，將未說出的滯住，却一溜烟跑到方丈室去。

南嶽廟是中國著名的山門，殿宇重重，佔地七十餘畝，由大雄寶殿到方丈室，要穿越九間大殿，九座院子

，儘管圓庚尊者步履輕快如飛，跑到方丈室，少說也要兩盞茶時間之久，方能到達。但是，當他走進方丈室時，室中寂然無人，剛才悟性說方丈大師倒在煉丹爐旁邊，現在煉丹爐被人推倒，方丈大師則不知去向。

方丈室中的東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何況這一座偌大的煉丹爐，高可七尺，比人更高更大，重逾千斤，能推倒它的人，當然力勁甚大。因此，圓庚這一驚非同小可，從推倒煉丹爐之事看來，暗算方丈大師的人，武功定然不小，但來人既然暗算了方丈大師，為什麼又將他擄去？這當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此時，次座大師二師弟圓辛禪師也聞訊而來，接着悟性也和寺僧們趕到，但是衆人都猜不出擄去方丈大師之人是什麼意思。倒是知客僧圓啓有主意，立即說道：「咱們趕快把南嶽搜查一遍，我看這個時候，兇徒雖然武藝高强，還未能逃出山門去的。」

這一說，衆人在沒主意中猛地想起南嶽七十多畝廣大，三十餘座殿宇，在這麼短短的時間，插翅也難飛出去。

於是圓庚尊者和圓辛禪師，各率領一隊僧人，分左右兩邊搜索，知客僧圓啓也帶了為數十僧衆，往內殿搜去。

奇事也就在這一刹那間出現。

圓庚尊者搜到伽藍殿時，發覺一個鬍鬚大漢，被人劈碎了天靈蓋，倒斃在地上，左手還牢牢的握住腰間佩刀的刀柄，顯然他是準備拔刀跟對方搏鬥的。

同在此時，圓辛禪師也發覺偏殿裡，有兩個沒有首級的女人屍身，倒卧血泊中，從這兩具屍身之衣飾看來，一個是老婦人，一個是妙齡少女。

先後發現三具屍體還不出奇，出奇的却是後殿那邊甬道上竟然有鬚眉似雪的老道士，胸前洞穿了五個寸把大的窟窿，而這五個窟窿，却是五指的遺痕，從窟窿的大小推測，擊斃老道士之人定是彪形大漢，否則不會有一寸大的手指，但說也奇怪，老道士手中抓住的，却是一幅被撕下來的紅緞裙子，不用猜，那老道準是和一個女子厮殺。

三隊人搜遍了南嶽廟，除了發現四具屍身之外，什麼可疑人物也沒有，連方丈大師也不見了，奇怪的却是來人從山下登上祝融峯的雪地上，留下清清楚楚的履跡靴印，包括了女子的弓鞋痕跡，但是，離開南嶽廟的路上，雪地上却沒有一點履跡靴印及弓鞋之跡，而雪地遺留下的足跡的，全是脚尖朝南嶽廟的，從這一點看來，行兇之人，有進沒出，那末，既沒有人走出南嶽廟，來人怎能帶去方丈大師呢？

圓辛、圓啓二個和尚，你眼望我眼的莫明其妙，但圓庚却將衆僧喝退，叫他們到外面再搜索兇徒之踪跡。

衆人去後，圓庚尊者這才對圓辛、圓啓說道：「兩位師弟，早在半個月前，師傅雲遊天下回來，我就擔心這裡會發生禍事。因為師傅告訴我，他此次下山雲遊，從武當山窮玄嶺上藏霞洞中，獲得一本青蛇劍譜，這是武當派開山祖師張三丰手錄之青蛇劍術。師傅取這本青蛇劍譜回來不要緊，因為它是一本薄薄的册子，收藏僧袍內沒有人發覺的，但是他不該將這一具重逾千斤的煉丹爐也帶了回來，這龐大的煉丹爐帶着走，儘管他沿途用篷車載運，畢竟難瞞天下武林人之耳目，況且張三丰在藏霞洞潛修煉這青蛇劍法，同時修煉九轉靈丹，張三丰逝世，九轉靈丹和青蛇劍譜全丢了，祇剩這具煉丹爐，此事不但武當派人知曉，江湖上武林中人都知道。

「千不該，萬不該，師傅取得青蛇劍譜時，連帶將這一具煉丹爐也扛了回來，遂引起天下武林人思疑，認定青蛇劍譜是落在咱們南嶽廟。先幾晚，已經有人來廟中窺伺，却被師傅用雷音掌將他們重傷而去，却不料今晚就發生了這麼大的禍事了。」

圓辛、圓啓，聽聞此說，這才知道張三丰的青蛇劍譜落在這裡，圓辛立刻問道：「大師兄，那末九轉靈丹呢？」

圓庚搖搖頭說：「師傅未有取得九轉靈丹，敢情是九轉靈丹早已丢失了。」

知客僧圓啓，職掌對外，對於武林人物，知之甚多，當下恍然道：「怪不得這四具屍體中之老道士，酷肖武當掌門人蕭道羽啦，原來這一宗禍事跟武當派有這麼大的關係。」圓啓說到此處，接着嗯一聲說道：「那末兩個無頭女屍是誰，鬍鬚大漢屍體，我已認得出是西霸天李丹，從這幾個人來看，全是當今武林第一流高手，但奇怪的是他們怎麼會一下子大夥兒前來。據我所知這個西霸天李丹，雄霸西北，關西一帶的江湖豪傑，俱尊他為老大，驕橫跋扈，不可一世的，如果他知道青蛇劍譜和九轉靈丹在這裡，決不會和別人合夥而來的。」

經過圓啓這麼一說，圓庚尊者便知道事情嚴重，因為死在殿中的屍身，有武當掌門人，也有雄霸西北的西霸天李丹，這事情勢必引起重大的痲煩，於是下令黃巾力士們，嚴密看守這些屍體，不許任何人移動，免致武當派和關西英雄們以為蕭道羽、李丹是喪在南嶽派之人手上，因此而結下樑子。

圓庚這個命令是明智的，也幸虧祝融峯上氣候奇寒徹骨，兩三日內，屍體躺在地上也不會變壞，但是方丈大師不見了，這事比什麼更加嚴重，要知方丈大師南星，是他師傅，而且是南嶽派掌門人，本派掌門人被擄了去，這不但是整個南嶽派的羞耻，而

更影响本派在江湖武林上之聲譽。所以他急得在大雄寶殿走來走去。

知客僧圓啓獻議道：「國不可一日無君，山門中亦不可一日無主，本派遭受這一意外大禍，眼前就有不少棘手的事情待辦，在師傅未回來的之前，咱們得有個主，方能應付四方八面的事情。」

圓啓之言，極爲有理，眼前就有許許多多嚴重的事情急待應付，例如找尋南星大師之下落，以及如何應付武當派以及關西英雄前來鬧事，這都是刻不容緩的問題。

所以圓辛大師立刻說道：「武林是有規矩的，山門也有戒律，既然師傅失踪，那當然是由大師兄署理方丈，主持大局啦。」

鐘鳴鼓响，大雄寶殿中密麻麻的擁滿了僧衆，由圓辛禪師宣佈，請大師兄署理方丈，此時不但南嶽的和尚知道掌門人失踪，位於山麓中的方廣寺中人，也知道南星大師遭了兇徒暗算，前來問詢，所以圓辛這一宣佈，立刻獲得南嶽廟、方廣寺僧人同意，圓庚披上大紅袈裟，登上九品蓮台，接受衆人參拜，就在此時，把守山門的黃巾力士飛奔進來報告，說有一隊道士，少說也有二十多人，蜂湧而來，就快要來到了祝融峯了。

知客僧圓啓說：「果然不出我所料，這準是武當山上清宮的劍士。」

接着亦有人前來報告，說有兩個大漢，策馬如飛的從山下直奔上來，全是短裝勁服的武士衣裝，看樣子不是等閒之輩。

接連兩次的報告，都不是好消息，說不定祝融峯上，立即掀起一場大廝殺，圓辛禪師便要僧衆戒備應戰。但圓庚尊者却立刻搖手道：「不，不，此時此際，萬不能妄動干戈，躭誤了我們找尋師傅的時間。」說完之後，就派知客僧圓啓走出山門之外，款待這兩批人馬。

不一刻，兩騎人馬直闖大雄寶殿，把守山門的黃巾力士，阻擋不住。這兩騎人馬剛闖進來，便破口大駡，道：「喂，你們這一羣禿奴，聚集於此，正好讓我們殺個痛快！」刷刷一連兩聲，雙刀出鞘，全是厚背薄刃的鬼頭大刀，刀鋒如雪刀，鋒利絕倫。

圓辛禪師生怕他兩人動手劈殺和尚，立刻揚手打出兩顆念珠，大喝一聲：道：「不得在此撒野，快把兵刃丢丹墀去，這是大雄寶殿，任何人不得携帶兵刃。」

可是這兩個大漢冷笑一聲，雙刀並舉，噹的一聲，將兩顆念珠全數撥落，呼的一聲射在三寶佛前琉璃燈上，立時將一盞長明燈打碎了。

佛教駐錫之地，携械闖進，武林規矩，是大不敬，罪在不赦，但圓庚尊者知道事情嚴重，此時若跟來人動手，勢必使事情更爲惡化，也更難解決，於是在九品蓮台之上高聲說道：「兩位施主遠道前來，貧僧已知道你們爲的是西霸天李丹了，可是用不着動刀槍，李丹就在後殿裡，我領你們去見他便是。」

說完之後，從蓮台上走了下來，這兩個大漢祇好乾笑一聲，說道：「咱們哥兒來到，不愁你們這一夥禿奴不還我李老大。」

圓庚尊者算得上忍辱負重，大漢雖然一再斥駡他是禿奴，仍然上前行禮合什道：「請兩位施主下馬，以便引見。」

那胖大的大漢厲聲喝道：「胡說，咱們匹馬單刀，橫行大西北，從不下馬的，快給我帶路。」

圓辛禪師沉不住氣，正欲摘下唸珠，圓庚尊者却高聲喝住他，合什對這兩個大漢道：「既然兩位是馬上英雄，不肯下馬也罷，可是也得請兩位留名。」

那胖大大漢嘿嘿冷笑道：「俺哥兒倆，從不怕人，告訴你便是，我姓祁名享，綽號鬧天神，他是我哥哥閃電神祁秀。」說着用手一指那高瘦大漢。

圓庚尊者頂禮說道：「貧僧圓庚尊者，請兩位隨我來便是。」

身爲南嶽派首座弟子，其地位僅次於本派掌門人，身份甚高，何況此時此際，披着大紅袈裟，署理主持職務，但圓庚仍極謙虛的前行引路，但祁享祁秀二人却威風凜凜的，手握鬼頭大刀，騎在馬上，好似押解犯人一般，押着圓庚走。

這情形南嶽和尚怎能看得過眼，特別是圓辛禪師，他氣往上衝，便要從黃巾力士手中奪過一口金背戒刀，竄步趕上以防不測。

一行人，走進後殿，鬧天神眼快，很遠便看見西霸天李丹屍體，躺在地上，儘管時間過了這麼久，鮮血變了紫黑色，凝結成塊，但李丹的天靈蓋骨，被擊得粉碎的情形，他看得十分清楚，不禁勃然怒道：「哥哥，快把這禿奴抓住，李老大給他害了。」

說罷，馬上上前，提刀便劈，圓辛禪師一招「乳燕投林」，從後飛來，手中金背刀一擋，鏗鏘一聲，火星迸裂，把鬼頭大刀架住，憤然道：「我大師兄好意領你們進來看屍體，你敢恩將仇報，蓄意行兇？」

祁享渾號鬧天神，顧名思義，他的性子是好勇鬥狠的傢伙了，他刀勢一順，刷刷，一連三刀向圓辛禪師砍去。

可是圓辛禪師是南嶽派的健者，得南星大師衣鉢眞傳武功，刀鋒連晃，硬接三刀，祁秀看見兄弟佔不了便宜，便高聲說道：「兄弟，權且讓兩個禿驢多活些時，我們看看李老大怎麼樣死的。」

說罷飛身下馬，虎勢昂昂的提刀上前，圓庚便告訴他說道：「今天早晨，小沙彌悟性發現有刺客走進來，當他趕到方丈室報告時，便看見南星大

師被人打至重傷，倒在方丈室中的煉丹爐旁邊，他立刻撞鐘報警，咱們趕到時，家師已被人挾了去，在搜索之後，這才發現李丹屍體在此，請勿誤會，李丹並非喪在咱們南嶽派之手，反之，我們南嶽派是受害者，家師被挾持，至今仍未知道他老人家下落。」

圓庚尊者沉痛的解釋，祁秀還未回答，鬧天神祁享已厲聲道：「哥哥，不要聽信這禿驢的鬼話，定是他們害了李老大的性命，看，李老大死得好慘呀，天靈蓋骨給他們打得粉碎，死前拔刀也來不及，準是給禿驢暗算無疑。」

他不分青紅皂白，硬說李丹是死在南嶽派僧人手上，圓辛禪師那能忍得住這一口氣，冷哼了一聲說：「被暗算的人不光是李丹啦，還有三具屍體。」

這一說，閃電神祁秀面色陡變，忙問那三具屍體是誰?

圓庚尊者道：「已証實的是武當派掌門人蕭道羽，另兩具屍體因爲首級無存，不知道是誰。」

話說至此，怒氣冲冲要殺人的祁享也登時一楞，旋即喝道：「快引我們去看個明白。」

圓庚尊者唯唯應諾，便引他們穿越殿宇而行，赫然見兩具無頭女屍橫陳地上，祁享一看之下，便看出那穿青衣的是匹練青光羅虹影，那穿白衣的是她女兒白衣劍客鄔玉桂。但他很詫異羅虹影母女二人會絕無反抗的被人砍了腦袋，因爲羅虹影母女二人，是名震遼東半島的劍客，有遼東雙劍之稱，尤其是羅虹影，一口劍舞成匹練似青光，等閒的武林人，鬥不過她三招兩式，便爲她劍光所困，怎會在此間連拔劍也拔不出來，母女二人雙雙被殺，丢了人頭?

這一宗奇事，在祁家兄弟看來，是不可想像的「奇」，但更奇的就在眼前，那就是武當派掌門人被人活活的用五指戳死，倒斃在地上之情形，他手中抓斷了的一截紅緞裙子，而那截紅緞裙子，祁家兄弟都認出是紅艷娘薛麗珠的衣裙。但是，他們都知道薛麗珠十指纖纖，纖細如春筍，如果她用手扎入蕭道羽胸前，傷口的窟窿一定不會如此巨大的，而且她也沒有這般厲害的指力，可以扎破蕭道羽的鐵衣功。

祁秀祁享二人正在心中納罕之際，小沙彌悟性走進來說：「知客師叔帶領武當派道士進來瞻仰掌門人遺容。」

祁享大聲道：「他們來得正好，咱們大夥兒研究兇手是誰，好爲李老大報仇。」

不一會，知客僧圓啓帶領武當派煉氣士鍾道南及二十多位劍客進來，因爲圓啓已將南星大師遭遇不幸消息告訴了他們，所以鍾道南不像祁氏兄弟這般充滿敵意。當他們看見掌門人慘遭擊斃，血肉模糊慘狀，放聲痛哭，特別是鍾道南，他在屍前跪下，立誓要爲師兄蕭道羽報仇。

此時，因爲已證實這四具屍體不是死在南嶽派人手上，反之獲悉南星大師被擄，彼此之間敵意全消，圓庚尊者也渴望跟他們聯手，對付共同的敵人，從而拯救南星大師，於是招待他們到方丈室去。

鍾道南比較胸懷開朗，恩怨分明，當下便對圓庚尊者說：「這一回尊師之遭遇，說來也是咎由自取，他不該將咱們武當派祖師遺留下的青蛇劍譜和煉丹爐及其中的九轉靈丹，據爲己有。要知道咱們武當派自從師祖張三丰逝世，丢失了青蛇劍譜和九轉靈丹之後，因爲遍尋藏霞洞不獲，因此才不移動這一座大丹爐，想藉此以引誘天下武林人前來尋寶，因而探查青蛇劍譜和九轉靈丹之下落，尊師上武當山時，我們已暗地裡派人窺伺，發覺他參透祖師玄機，從丹爐中取了東西去。祇是看不清楚他取的是什麼東西而已，當時，蕭師兄懾於南星大師的武功卓絕，恐怕動手過招中，不知勝負誰屬，所以一直忍耐，任由南星大師將丹爐帶走，却暗地裡糾合關西英雄李丹、祁家兄弟，以及遼東雙劍羅虹影母女二人，還有一個是大漠英雄薛麗珠。當時，蕭師兄跟他們許下誓言，咱們武當祇要收回青蛇劍譜而已，其他之九轉靈丹，全部分送各位男女英雄，以酬他們拔刀相助之勞。昨晚他們一行五衆，冒風雪載途之苦，潛登祝融峯，與我們留守山下的約定，今天辰牌時分，若不回來，那末定然被困在南嶽廟了，所以我們兩隊人馬急急上山，厥爲此故也。」

鍾道南說出了底細之後，圓辛禪師振臂大叫道：「那末，據你們這麼說，殺死李丹和遼東雙劍的，準是紅艷娘薛麗珠了，可不是，從死者之先後而言，令師兄蕭道羽是最後丢命的人，而他死時，仍手中抓着紅艷娘薛麗珠的一截紅裙，兇手自然是她了。」

知客僧圓啓大師道：「我看事情不會是如此的簡單，來人全是當今武林第一流的高手能人，比方說，西霸天李丹，就是雄霸西北的英雄，任何人單獨一人想暗算他也不容易，如今，他竟然刀也拔不出來便被人擊斃了，那暗算他的，决不止一人，至少也得兩三個人聯手，方能辦到，說不定上山的五個男女之中，俱各心懷不軌，事先聯羣結黨，暗伏殺機。」

知客僧圓啓不知內情，憑他的聰明，已猜出了一半，這個鍾道南也不能不承認，因爲如果不坦白將眞相和盤托出，大家便無法猜測兇手之動機，也不曉得青蛇劍譜與及九轉靈丹落在誰人之手了，所以他嘆一口氣說道：「圓啓和尚猜的一點不錯，這個我得承認我師兄立了歪心，他恐怕單手獨拳鬥不過南星大師，所以暗地裡將青蛇劍譜許下諾言給遼東雙劍，所以羅

虹影母女遠道前來武當山合夥，剛才我已檢查得明白，擊碎李丹天靈蓋骨的武功，正是羅虹影之『奔雷掌』，手法祇有她的奔雷掌，才能如此迅速的將李丹擊斃。」

話說至此，鬧天神祁享大吼一聲道：「原來你們武當山的牛鼻道士，早就不安好心，害了我李老大一命，饒你不得。」照面一掌劈去。

鍾道南側身避過，却並不還招，婉言說道：「祁老二，你不要生氣，這事情也不能完全怪責我師兄，其實，你李老大也有不是之處。從武當山出發，一路來，你哥兒倆也看得明白呀，李丹存心要討鄔玉桂為妾，這叫做花不迷人人自迷，如果李丹不是存了色心邪念，不會激怒了匹練青光羅虹影，暗伏殺機的，從這事實推測，極可能當時李丹色迷心竅，這才給羅虹影有機可乘，一掌打碎他天靈蓋，他拔刀不及的原因，也許是在歪纏鄔玉桂哩。」

這一說祁家兄弟二人都愕住了，因為鍾道南這般分析，的確切合實際情形，所以閃電神祁秀悽然問道：「姓鍾的，你這牛鼻子道人想像力不少，果然給你推測出合情合理的情形。那末遼東雙劍是死在誰人手上，一下子將她母女二人首級砍去。」

這個問題，不光是祁秀渴望知道，圓啓也想得知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為遼東雙劍以劍術馳譽江湖武林中的，快捷之極，能在她二人拔劍之前殺死她們，而且殺得這麼妙手，一下子砍下了腦袋，這的確是本領極高之人。

鍾道南委實是個恩怨分明的長者，他絕不為自己師兄掩飾罪行，他嘆息一聲道：「這個兇手，當然是我師兄啦。不過話說回來，紅艷娘薛麗珠也不是個好傢伙，她如果不跟我師兄聯手，無論如何也不能一齊將遼東雙劍殺死，這一招砍腦袋的劍術，早在未出發之前，紅艷娘便和我師兄在上清宮練了許久。上清宮後的松林，給他們二人砍了一大半，為的是練習這一招劍術。

「本來打算用以暗算李丹的，看樣子李丹現在先死了，於是臨時改變主意，出這一招劍術，結果了遼東雙劍的性命。這連環殺戮，最難分析的是殺我師兄的兇手是誰，但是，我敢肯定的說，在他們這一夥人裡，互相殺戮了到最後二人之時，定是紅艷娘薛麗珠起了狠心，要把我師兄殺死，否則，我師兄不會扯斷她的裙子，祇是殺死我師兄的兇手是誰？這個難猜，從傷口看，決不會是薛麗珠，但她是上祝融峯的五個人中唯一的生還者，嫌疑最大，也祇有拿住她時，方能查出最後的兇手是誰。」

鍾道南一連串的分析，虧他想像力豐富，竟然歷歷如繪的指出這一連環暗殺的情形，所以眾人異口同聲的齊問道：「鍾道南，用什麼辦法能把薛麗珠這個女魔頭逮住呢？」

鍾道南微微一笑道：「這個容易，三天之內，她不給人殺死，必然為我們所擒，你們等着看吧，因為青蛇劍譜和九轉靈丹還在南嶽廟裡哩。」

他這一說，眾人都怔住了，因為他說得太神奇。

知客僧圓啓和尚插口道：「鍾道長，我已經很留心的察勘雪地上的痕跡了，難道薛麗珠仍未離開南嶽廟？這個是不可能的，我們已搜索一遍，任何可資掩蔽的地方也搜過了。」

鍾道南哈哈大笑道：「薛麗珠是個鬼蜮心腸的狠女人，她縱然斗膽，敢逗留在南嶽廟中，也不能將南星大師藏在廟內，從這一點看來，她定然逃出廟外走了。但決不會離得很遠，定然潛在祝融峯上，因為她還得要來祝融峯一次哩，至於行走在雪地上，不留痕跡，這並不是不可能，如果謹慎行藏之人，而又懂得『踏雪無痕』之輕功本領，誰也可以不留痕跡。」

圓庚、圓辛二人救師心切，聽聞此說，便要命令寺僧把祝融峯找查一遍，鍾道南制止道：「兩位切勿魯莽行事，你不搜查祝融峯，南星大師性命無妨，要是搜索，他老人家的性命便會丟了。事情很簡單，南嶽有三千多和尚，每人搜索半里範圍，也可以把祝融峯遍搜三匝，定然能夠發現紅艷娘薛麗珠之匿處，那時窮圖匕現，即使她不下毒手，也有人下毒手結果南星大師的性命。」

眾人忙問還有誰，鍾道南微微一笑道：「這個是我猜測罷了，究竟還有沒有其他人，現在未能肯定，不過南星大師被擄去，青蛇劍譜與九轉靈丹，必然仍在南嶽廟中，否則南星大師被擄，恐怕就早已死掉了。」

由於鍾道南分析得瞭如指掌，鬧天神祁享等人便留在南嶽廟中，而且各人俱願意聽他指揮調度，依他分撥埋伏。

但鍾道南却鄭重地說道：「各位必須緊記一言，那就是不管任何人潛進南嶽來，縱然眼見他將青蛇劍譜及九轉靈丹奪取，也不可動手截擊，否則恐怕有性命之危，而南星大師也非死不可。」

鬧天神祁享道：「難道任由紅艷娘薛麗珠這女魔頭逍遙法外麼？我可不依，李老大死在南嶽廟，青蛇劍譜和九轉靈丹，應該是我們哥兒倆的。」

鍾道南微然一笑道：「那你非賠上性命不可了，這叫做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光陰易逝，一宵又過去了，眾人在心情緊張中，並沒有看見紅艷娘薛麗珠潛進南嶽廟來。

第二天晚上也一樣，毫無徵兆，這麼一來，鬧天神祁享便認為鍾道南的推測不準，圓辛禪師也嚷着要動員南嶽廟內三千僧眾去搜索祝融峯，好

歹也要拯救師傅南星大師回來。

鍾道南正色莊容的勸道：「要是你派人搜索，不出兩個時辰之內，南星大師的性命休矣，不但他丟命，青蛇劍譜與九轉靈丹恐怕也從此湮沒，如石沉大海，難得重現人間。」

因為他說得嚴謹，圓庚、圓啓二位禪師，便再三制止圓辛禪師，無論如何，再忍耐一宵，看今晚情形如何再說。

那一邊廂之祁家兄弟暗地裡商量，鬧天神祁享對他哥哥說：「鍾道南這牛鼻子道士雖然有點兒聰明，並不是料事如神，今天晚上，紅艷娘薛麗珠不來則已，要是前來，咱們哥兒倆，不要理會他人，祇要看見她取得青蛇劍譜及九轉靈丹，立即動手，不管你幹掉她也好，我幹掉她也好，祇要奪得這兩件寶物，便立即逃下祝融峯，我已裝配了馬匹，騎上馬就走，誰也不要顧誰，因為這兩件寶物，我們二人即使丟了一條命也要將它奪回關西去，這是獨霸武林的機會。」但說也沒有用，這一晚，直等到四更天後，還不見紅艷娘薛麗珠這個女魔頭的影子。

眾人正在沒精打采之際，突地裡，方丈室後的窗戶間，突然飄進一股勁風，埋伏在正樑之上的鬧天神祁享，看得清楚，是一個胖大和尚，渾身上下，披着一件黑色僧袍，相貌奇醜，兩耳如梳，暴睛大鼻，口似血盤，可是，從他身形看來，儀容威猛，雖然赤手空拳，身上不攜帶兵刃，但有一股令人懾服的雄風。

祁享心中詫異，這個胖大和尚，更深夜闌獨自一人闖進來，是何道理，莫不是他來打青蛇劍譜主意？

他正在疑惑間，這胖大和尚，兩隻暴凸的眼睛，目光一閃，兩道寒芒電閃的眼神，祇打量了室中一眼，便旁若無人似的把禪床側邊的一座錫燭台揑得粉碎，他這一揑之間，奇事出現，一本薄薄的冊子，就從碎破的燭台底下，跌落在地上。

祁享看得全身神經也緊張起來，要知他的綽號鬧天神，那表示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強悍性子，眼見青蛇劍譜掉落地上，他那還管這個胖大和尚是何等樣人，大喝一聲，便從樑上飄身下來，這個胖大和尚，雖然突聞呼喝，可是態度却鎮靜得很，眼尾也不朝祁享掃一眼，亦不彎腰俯身去拾取這本青蛇譜，祇是一掌向上拍出。

啊！好厲害，風從掌起，隆然一聲巨响，竟然把鬧天神祁享打得慘叫一聲，登時鮮血四濺，整個腦袋也稀爛了。

那胖大和尚却哈哈一笑道：「鼠輩，你也敢奪我的青蛇劍譜，活該丟命。」

儘管祁享慘斃掌下，慘聲哀號，但閃電神祁秀却就在禪床之下，快若旋風似的，滾地而去，一把將青蛇劍譜搶在手中。

要知道祁秀綽號「閃電神」，他的輕功本領，比誰都快，身子一晃，已奪門而出，可是胖大和尚之脚底功夫也了得，一縱身，五指伸出，儼如芒刺一般，祇一招進出，祁秀哎喲一聲慘叫，背脊上扎出五道口子，鮮血像噴泉似的冒出，不用說，這本青蛇劍譜，已給他一手奪了過來。

埋伏在戶外的圓庚、圓辛二人，看見這情形，便欲撲入方丈室去，可是鍾道南兩臂齊舒，一把將他二人肩膊按住，低聲說道：「看！」，這個看字剛出口，眼前奇事立見。

原來一條紅光出現，如影隨形的追到胖大和尚背後，劍光一亮，快如閃電，儘管胖大和尚身手矯捷，逃過了砍腦袋之危，但是，一塊頭皮和頭骨，已嗤的一聲給劍鋒削了下來，鮮血奔流。

圓庚、圓辛二人，雖然不認識這個紅裙女人，但却也意想到她就是紅艷娘薛麗珠了。

不要以為她腰如弱柳，嬌滴滴地媚態百生，却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她一招得手，再不饒人，腕臂一振，抖出一片銀虹，劍花朵朵，疾向胖大和尚背後扎去。

胖大和尚回頭一望，看見紅艷娘薛麗珠在暗算他，咆哮一聲：「賤人，妳連丈夫的命也要嗎？」

翻身一掌甩出，也不顧劍花朵朵，劍氣如虹，猛地拍出去。

不消說，他這一雙肉掌，自然擋不得千朵劍花，手掌立時被刺得稀爛，但是，他這一掌拍出，集其畢生的功力，掌勁凌厲到極，紅艷娘薛麗珠被震得氣湧血騰，砰一聲倒仆地上。

就在這當兒，鍾道南一把將給鮮血染紅的青蛇劍譜，搶在手中。

鍾道南把手中青蛇劍譜，不顧它染滿了殷紅鮮血，揣在懷中，高聲說道：「你們還拿劍譜作甚麼，兩個傷者俱已命在垂危，就快丟命，你還不打聽你師傅下落，難道不理南星大師之死活嗎？」

這一說，圓辛禪師立時怔住，圓庚尊者也從門外奔來說：「師弟，我們尋找師傅要緊，青蛇劍譜是他們武當派的，由他拏去好了。」

圓辛便如言走到大胖和尚之前，厲聲叱問他，和尚此時已受傷甚重，斷斷續續的答道：「你師傅在獅子岩……」

那一邊廂，圓庚尊者也斥問紅艷娘薛麗珠，因為胖大和尚已說出了南星大師所在，她祇好招認道：「你們去找吧，如果不是這禿驢傷了我的內臟，你們休想奪得青蛇劍譜。」

胖大和尚憤然說：「若不是妳這賤人歪纏，我早已將劍譜帶回甘涼寺。」由於他說出甘涼寺，眾人才知道他是甘涼寺的住持高寶和尚。

（完）

青龍白虎

江湖俠情凄艷故事

麥蓮•文
可飛•圖

爭奪黑毒弩　兩雄俱重傷

深秋的九月，黎行山樹葉盡禿，祇有幾株楓樹，葉紅如血，掩映在竹林中，紅綠映輝，這種鮮紅殘綠的色澤很不勻調，好像一對男女妍醜不相登對一樣。

然而黎行山位於城郊，距離縣城不過三十里，因此，儘管風木蕭蕭，山下的安登鎮居民，還是和往常一般熱鬧，老金客店就常常坐無虛席，獵戶們還是興冲冲的前來喝酒聊天，莊稼人在秋收之後，閒着沒有事情，便喜歡呼朋喚友來吃喝，因爲金家店的廚子，很能調烹痲辣肥鷄，所以對門的朱家店，雖然是在賣酒，生意就遠不及老金店子了。

可是這幾天情形變了，地方上的人寧願跑到朱家店去喝茶，也不上老金客店飲酒，原因是白虎幫一批强人，佔踞了老金店。

那批强人是幫主白額虎蘇朋與鐵面無邪沈秀、甜心小郎陶安昆。特別是這個甜心小郎，一雙色眼，兩條喪家眉，對婦女們口沒遮攔，恣意調笑，他這一張嬉皮笑臉，剛好和鐵面無邪沈秀相反，前者調戲婦女，後者却對人冷口冷面，尤其是那一雙佈滿血絲的大眼睛，瞪着使人汗毛豎起，所以地方的老百姓，寧願跑去朱家店喝茶，也不到老金店飲酒，甚至靠近老金店一截街，人們也少來往，躭心惹禍。

白虎幫這一幫强人，並不是毫無目的前來，過了幾天，山上之獵戶便發覺他們老是在黎行山上搜索，找尋前一代的江湖異人褚八戒的遺寶。

原來褚八戒在暮年歸隱，謝絕武林之後，將他之金匣子黑毒弩，埋藏在黎行山，但藏在山上那裡，褚八戒死後便沒有人知道。

這一隻金匣子的黑毒弩，是江湖上最厲害的暗器，所以成爲武林奇寶，褚八戒闖蕩江湖三十年，憑這一隻金匣子黑毒弩，行走天下所向無敵，白虎幫主蘇朋，爲了想制勝武林，特前來黎行山踏勘，搜尋這金匣子。

消息傳出之後，安登鎮的人更慌張，因爲淮河兩岸，青龍幫是白虎幫的死對頭，凡是有白虎幫蹤跡之處，青龍幫必然跟蹤而來廝鬥，動刀動槍，你要將我撲滅，我要把你殺個清光，爲的是爭雄稱霸，獨佔淮河兩岸碼頭，勒索船戶。如今，白虎幫主親自前來黎行山尋寶，勢必引起青龍幫的人到來爭奪，大廝殺的搏鬥，在所難免了。

果然不出人們所料，次日午後，四匹駿馬蹄聲得得而來，爲首的不是別人，正是青龍幫幫主大龍頭程白，刑堂香主活閻羅趙漢心，跟在後面的兩匹白馬，是程白妻子阮三娘，妹子素手無塵程小燕。他們一行人，好像知道了白虎幫人在老金客店似的，逕投朱家店下馬，一疊連聲要上房歇宿。

店主朱獨齊不敢拒絕，但坐在店堂裡喝茶的老百姓那敢逗留，紛紛站起來，叫小二結帳，可是一枝花阮三娘，却嫣然一笑道：「你們用不着跑，咱們青龍幫是講理的，我住我的店，你喝你的茶，回頭我還請你們喝酒。」說完之後，腰肢婀娜的走到櫃枱，對着店主人朱獨齊說：「給我宰十隻肥鷄，好好的弄十盤痲辣鷄，祇要調烹得好，錢多少我付！」

她委實氣派闊綽，兩錠十兩大銀，放在櫃枱上壓帳，然後才吩咐店主人，備好餚酒，聲明要跟在座各位交朋友，以後還歡迎鎮上之人前來喝酒，不要寒寒酸酸的喝茶。

嘿！她這樣豪爽的請客，使人莫明其妙，但店主朱獨齊做了一筆大生意，笑口哈哈，立刻叫店小二開筵併桌，安排杯筷，厨下裡殺鷄宰鵝，立時忙碌了起來。

白虎幫的人，特別是鐵面無邪沈秀，瞪大雙眼看人，使人汗毛直豎，現在青龍幫的一枝花阮三娘却笑嘻嘻的請人喝酒，老百姓是貪小利的，樂得和她親近。

這麼一來，不但鎮上的莊稼人，就連山上之獵戶也來朱家店喝酒，阮三娘便趁機向幾個獵戶打聽，查問江湖異人褚八戒歸隱黎行山之經過。

褚八戒逝世才三年，老獵戶跟他有交情的可不少，尤其是張三爺，知道得最詳細，當下便將褚八戒生前隱居琵琶洞之事，細說一遍。

要知道阮三娘是青龍幫中的智多星，她這樣玩手段，結識鎮上居民和獵戶，目的是這隻金匣子黑毒弩，所以這一晚，她便款留住張三爹，要張三爹將黎行山之地形繪圖，附註江湖異人褚八戒在黎行山出沒的地方途徑，用以推測金匣子黑毒弩埋藏在那裡。

因爲這一匣最厲害的弩箭，三年來，沒有人知道藏在那裡，祇知道褚八戒把它埋藏在黎行山上而已。

次日早晨，青龍幫主程白，正和活閻羅趙漢心研究這副地圖的當兒，素手無塵程小燕和阮三娘已從山上回來，才跨進大廳便叫道：「張三爹給人殺了。」

活閻羅趙漢心冷笑一聲道：「準是白虎幫之人懷疑他告訴我們黑毒弩之下落，所以將他幹掉了洩憤，其實他也不知道黑毒弩的下落，白虎幫的人枉殺無辜，於事無補。」

阮三娘問道：「那末你和幫主測出黑毒弩藏在什麼地方？」

趙漢心微笑點頭道：「雖然還未測出，可是已發覺端倪。」

阮三娘聽聞此說，駭然道：「那末我們登山分別找尋，搶先一步，把它奪了過來。」

趙漢心慢慢的說道：「不忙，地方發生了命案，城裡的捕頭必定前來緝兇的，盡管是官府的事，我們還是等候這樁官司告一段落之後，才好登山，省得官府懷疑我們是兇手。」

趙漢心這幾句話是別有用意的，其實他殺人不眨眼，那會害怕官府懷疑他殺人，祇不過推搪吧了。

素手無塵程小燕也看出他的虛偽，哼的一聲道：「你這個魔頭，皇帝老子你也能宰哩，何况小小的縣裡捕頭。」

青龍幫幫主程白雖然是魯莽之徒，對於趙漢心之用意是很了解的，亦渴望妹妹程小燕嫁給他，這次偕程小燕來黎行山，就是想撮合她和他的婚事。

當下便對程小燕道：「妹妹，趙漢心這個顧慮是對的，我們青龍幫雖然不怕官，但在未奪取得金匣子黑毒弩之前，得忍耐一點才行，待那宮品荔捕頭辦了案之後，便派妳和他上山找尋黑毒弩。」

程白這般遣派，是給趙漢心親近程小燕之機會，好讓他二人因工作過程，經歷患難，共諧連理，程白這一苦心撮合，趙漢心是瞭解的，祇因程小燕嫌他貌醜，不肯假以詞色，甚至這天之後，二人聯袂登山，按着張三爹遺的地圖踏勘，程小燕對他的態度仍很冷漠。

黎行山峯巒重重，岩洞甚多，當他二人走進琵琶洞的當兒，白虎幫幫主蘇朋與甜心小郎陶安昆等三人，正在洞內搜索，將洞中石床石桌全部翻倒，以爲石床石桌之下有隧道密室。

甜心小郎陶安昆乍見程小燕闖進來，便嬉皮笑臉的說道：「程姑娘，咱們比妳來得早哩，如果妳想獲得黑毒弩也行，今晚三更時候，到竹林旁等候我，我會把它送給妳的，可是妳該怎麼樣報答我呀，妳說！」

冷不防活閻羅趙漢心虎吼一聲，竄上前來，照面就是一記耳光打到，啪一聲，面頰上登時現出了五個指印，紅腫了起來。

鐵面無邪沈秀憤然喝道：「姓趙的，這是什麼地方，豈容你打人。」

趙漢心也勃然道：「你們白虎幫可以在山上殺人，難道我不能打人麼？何况這小子油嘴，調戲我家幫主的妹子，我不砍他腦袋已經是便宜了他哩。」

鐵面無邪沈秀是白虎幫中的勇士，那肯讓趙漢心在此逞强打人，刷的一聲拔刀出鞘，這邊廂之趙漢心也不示弱，九節鞭一甩，嘩啦一聲，勁透鞭尖，筆直得像一條小棍，二人在洞中展開搏鬥起來，才兩個回合，甜心小郎陶安昆也仗劍來個前後夾攻，和沈秀聯手將趙漢心纏住，刀劈劍刺，狂攻猛襲，站在旁邊的素手無塵程小燕，竟然不拔劍上前協助同伴，好像漠不相關似的。

沈秀、陶安昆刀劍齊施，酣鬥了十多回合，不但不能取勝趙漢心，反而給趙漢心一聲斷喝「撒手」，踉蹌一

聲，沈秀手中這口大刀便握不緊，硬生生的被趙漢心一鞭擊落，陶安昆慢了手腳，大叫：「幫主救命！」

白虎幫幫主蘇朋看得又氣又惱，提劍在手，大喝一聲「滾你娘的！」斜刺裡一劍向趙漢心脅下刺去。

趙漢心身子一旋，翻身打出一招「烏龍擺尾」，鞭劍相交，火星併射。

這一招雙方都用了七成以上的眞力，勁道十足，所以雙方都給對方這一擊跟蹌後退了數步，白虎幫幫主蘇朋見對方這麼勇武，而自己以幫主身份，若果不能擊敗趙漢心，事情傳出去於自己威名有損，於是道：「趙漢心，我不迫你，由你自己退出這個琵琶洞，要動手，將來兵對兵，將對將，白虎、青龍兩幫決一勝負。」

從剛才這一招斷拚，趙漢心也知道憑自己個人的本領，不能取勝蘇朋，而且從現場觀測，金匣子黑毒弩決不會埋藏在洞中，於是哈哈一笑：「蘇朋，你不必發狂，咱們青龍幫不會在你下風的，等着瞧吧！」說完之後，便偕同程小燕離開琵琶洞，按照着地圖，找尋別的岩洞去。

趙漢心大戰白虎幫人，甚至白虎幫主蘇朋也勝他不得，照理趙漢心的武功不是個弱者，是個英雄漢子，但程小燕對他仍是冷漠得很，沒有說笑，壓根兒沒有對趙漢心表示好感。

這使趙漢心暗自傷懷，他知道程小燕嫌他貌醜不揚，所以也默默無言。

黃昏日落，二人回到朱家店，啊！捕頭宮品荔和幾個捕快，正在店堂裡和青龍幫幫主程白、一枝花阮三娘，對坐在桌旁，顯然是宮捕頭在查詢張三爹之命案。

趙漢心走上前來，把在琵琶洞斷拚白虎幫之事說出，並對宮品荔說道：「殺死張三爹的兇手，是他們白虎幫裡的人幹的，你們不去查緝他們，却反而跑到這裡找我們青龍幫的痳煩，讓兇手逍遙法外。」

宮品荔微微一笑道：「今天早上我已調查過白虎幫了，祇因未有充份証據，所以未逮捕他們，可是你們青龍幫不能說是沒有嫌疑，張三爹是你們來了鎮上之後才丢命的。」

青龍、白虎兩幫之人都不把捕頭瞧在眼裡，祇因金匣子黑毒弩落在黎行山上，在未獲得之前，是不好跟官方作對，所以都沉住氣敷衍宮捕頭而已。

現在白虎幫的蘇朋，因覺趙漢心的武功高强，若青龍幫取得了黑毒弩，自己人手少，搶奪不得，於是悄悄打發甜心小郎陶安昆回去，將二幫主玉面神鵰周柱調來協助。

金匣子黑毒弩尚未找到，白虎幫幫主蘇朋已暗起殺機，萬一黑毒弩落在青龍幫手上，惟有恃强搶奪，自然他仍然不放棄山上找尋。因此，兩幫之人繼續在黎行山上尋寶，不過趙漢心因於程小燕對他毫無情意，不再和程小燕在一起了，獨個兒拏着地圖上山找。

這情形看在程白眼裡，已看出趙漢心失戀之心情，鬱鬱不歡。

那天是初冬十月，地方上的風俗，習慣了慶祝小陽春的，人們把十月初一看作年初一，正月初一則是大年初一，所以稱正月初一爲大陽春。

自然，這是各處鄉村各處例，但安登鎮這一晚，家家戶戶張燈結采，情況熱鬧得像過新年一樣，青龍幫幫主程白利用這個熱鬧節日，特地吩咐店主朱獨齊，殺豬宰牛，安排筵席，招呼鎮中人。

「流水宴」也者，是沒有特定儀式和時間的宴會，也不管張三李四，任何人都歡迎前來喝酒，祇要足夠一席之人數，主人便開出酒席來，請客人吃喝不用說，設「流水宴」當然很花錢，但程白爲了撮合趙漢心和程小燕二人之婚事，樂得花錢，反正來喝酒之人全是鎮上的平民和山上的獵戶，客人如流水的前來，去了一批又一批，做主人家的陪着各人喝酒，不但時間很長，而且還要隨客人高興，客人喜歡唱山歌，做主人家的例要酬答，如果客人喜歡猜枚行酒令，主人也得奉陪，因爲這是爲了增加熱鬧氣氛的。

程白設「流水宴」，不消說他和阮三娘是男女主人，程小燕是他妹妹，不是主人也得協助招呼客人，趙漢心的座位就安排在程小燕旁邊，這是故意讓這一對男女耳鬢厮磨，藉唱歌飲酒的熱鬧氣氛中，互生情愫。

程白這一安排是有效果的，少年男女在酣歌暢飲之下，酒入歡腸，一向冷若冰霜的程小燕，此時也高聲歌唱淮河民謠：「月兒彎彎掛在天邊喲，儂家泛舟到石橋，君抱琵琶儂唱小調……」

活閻羅趙漢心也縱聲唱和：「月兒掩映到橋西，我到橋頭與嬌棲，相逢何必曾相識，共數星辰笑月迷。」

淮河的民謠類似苗山的情歌，男女一唱一和，酣歌載舞，如果兩情相悅，即使是陌生人，亦一見如故，頓成愛侶，旁人便端酒致賀，如果男或女不喜歡對方，爲禮貌起見，祇拒絕共舞而已，不能在此場合中駡人。

因此，程小燕雖然嫌趙漢心貌醜，不肯共舞，但仍然互相唱和。

程白今晚是存心撮合他們二人的，當下向阮三娘打個眼色，不管程小燕喜不喜歡趙漢心，一齊端酒上前致賀，趙漢心當然不推辭，一飲而盡，程小燕在阮三娘敦促之下，且衆目睽睽，推辭不得，祇好將酒喝完。

要知此時才三更後，座上人多，光是獵戶就有十多人，再加上地方上的老百姓，少說也有三四十人，你一杯，我一杯，既然趙漢心喝了一半酒，但另一半，也有十多杯酒落肚，何況程白爲了撮合他兩人成婚，用的全

是烈酒，準備待他二人喝醉了，便送他二人到房中，成就此一段良緣。因此，程小燕縱然好酒量，喝了十多杯烈酒，也覺頭昏腦脹，趙漢心更不用說，醉得有點失儀，他不唱歌，却伏着酒意駡座。

就在這當兒，突然間有四個大漢闖進來，一聲哈哈：「好熱鬧，難得青龍幫幫主有這樣豪氣設『流水宴』，咱們得叨擾一杯了。」說罷，一屁股坐下，大叫店小二拿酒來。

這人非他，竟然是白虎幫幫主蘇朋，這還不討厭，討厭的是甜心小郎陶安昆，這個色中餓鬼，他一眼看見程小燕在歌唱民謠：「大陽落在天西，我家住在淮西……」，他立刻高歌：「我願到淮西，願到淮西，與嬌其棲！」唱到這裡，已跨上前，摟住程小燕腰肢。

白虎幫的人闖進來，程白已經不大高興，看見甜心小郎陶安昆竟然摟着程小燕的腰肢，於是怒不可遏，一個箭步撲出，大喝一聲：「小子，你敢調戲我的妹妹。」一拳打出，將甜心小郎打得往後踉蹌倒地。

白虎幫幫主蘇朋仗着有二幫主周柱在此，那肯干休，立刻走上前來，一把抓住程白，呸一聲道：「要是你怕妹妹給人討去，就不該讓她在筵前歌唱，瞧！她還在唱啦，怎能禁止別人唱和共舞呢？」

這時程小燕還在筵前唱歌，因爲她有了幾分酒意，醉後實在酒脫得很，不似平日那般矜持，對人冷若冰霜。

饒是如此，程白仍然咆哮如雷，揮手吆喝道：「我青龍幫和你白虎幫是死對頭，這裡沒有你們的份兒，快給我滾吧！」

就在他們爭吵中，玉面神鵰周柱已如旋風似的縱到程小燕身邊，柔聲道：「姑娘，妳醉了，我扶妳到外面去吸點新鮮空氣吧！這裡人多氣濁，中人欲嘔。」

他說完之後，也不管程小燕答允與否，已把她抱在懷中，施展輕功提縱功夫，連竄帶縱，一瞬間便走出店門之外。

一枝花阮三娘看見也沒用，活閻羅趙漢心已醉醺醺的伏在桌上，孤掌難鳴，想阻止他也不能，因爲對方人手衆多，祇好保護趙漢心這個醉閻羅。

正在紛擾間，捕頭宮品荔率領捕快突然闖進來，他出手甚快，一招擒拿手便將蘇朋拿住，順手一帶，便擺脫了程白，莊容的正色說道：「張三爹的命案未了，你們在這裡喝酒鬧事，是存心跟我爲難麼？不要以爲我怕了你們青龍、白虎兩幫人的勢力，我先把你們兩個頭子押往牢裡去，讓你二人試試鐵窗風味。」

青龍、白虎雖然兩幫勢力强大，但此刻在安登鎮的不過是數人而已，宮品荔却帶了一隊捕快前來，弓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蘇朋、程白二人都不敢在這個時候跟他鬧翻，異口齊聲的道：「我們喝酒，並不鬧事，『流水宴』是爲了高興而設的，官府也不能入人以罪。」

宮品荔冷笑一聲道：「蘇幫主，你要喝酒，儘可回老金客店喝，這裡是朱家店，你不要在此間惹痳煩，張三爹這一宗命案未了結，再不能讓你們喝酒鬧事。」

說完之後，不由分說，下令捕快們動手，强拉活拖的把白虎幫的人拖出店門外。

這一場吵鬧，宮捕頭消息靈通，總算是及時制止了他們，使青龍、白虎兩幫的人，不能聚在一起。

可是玉面神雕周柱已和程小燕走出店門，而且到了河邊的石埗頭，離開朱家店很遠，不但宮捕頭不知道，連青龍、白虎兩幫幫主也是不知道，祇是乾着急，躭心自己的人爲對方所害。

其實周柱和程小燕兩情相悅，並肩兒坐在埗頭的石階上，耳鬢厮磨，喁喁細語，誰也不會傷害誰。

原來素手無塵程小燕剛才的幾分酒意，在街上給夜風一吹，酒意全消，月光之下，看見周柱唇紅齒白，一張俊秀的面孔賽似玉盤，年輕俊朗，一見鍾情。

周柱在店堂中，早就看上了程小燕貌似桃花，如今並肩兒坐在石階上，斜月窺人，柳眼含笑，正是相逢恨晚，說不盡旖旎溫馨。

初時二人彼此不認識的，互通情愫之後，這才知道對方的身份和姓名，一個是青龍幫幫主的妹妹，一個是白虎幫的第二幫主，論身份登對之極，但講關係，彼此却是敵對，因爲青龍和白虎在淮河兩岸水火不相容，當下程小燕嚶了一聲道：「周哥哥，現在我們雖坐在一起，說不定幾天之後，就得變作仇人，可不是，咱們青龍幫前來黎行山，目的是尋找金匣子黑毒弩，而你們白虎幫也是爲此而來，無論青龍幫奪得或者是白虎幫奪得金匣子黑毒弩，少不免有一場大斷殺，極可能彼此之間同時發現金匣子黑毒弩，那時爭奪更烈，我你二人，都不能不爲本幫之利益而拔劍作殊死戰。」

程小燕這一說，周柱心頭一震，因爲蘇朋特地派甜心小郎回淮河請他到來，目的就是增加力量，準備爭奪這一隻金匣子黑毒弩，所以程小燕提出這個問題，他半晌的回答不出來，他不能放棄本幫的利益和背叛幫主。

程小燕見他斷然不答，悲愴欲絕，霍地站起身來，說道：「你還是回去吧！我們是沒有可能永遠這樣廝守終身的，既然明知不能相好下去，白頭偕老，倒不如早些分手，省得日後更多痛苦。」

說罷便欲離去，可是周柱一把扯

住了她，道：「不，程家妹妹，妳且坐下來，讓我動動腦筋，古人說得好：『天下間沒有不能解決的事。』即以我們而論，在半個時辰之前，誰能預料我們會一下子就心心相印呢？不能預料我們心心相印，也等如不能預料青龍、白虎兩幫永遠水火不相容，擺在眼前的，妳是青龍幫幫主的妹妹，我是白虎幫的二幫主，在幫中地位，不算不高呀，難道合我們二人之力，也沒有法子使兩幫罷戰息爭。」

程小燕搖搖頭道：「我眞的沒有辦法，因爲我哥哥誓要將金匣子黑毒弩取到手，縱然是落在你們白虎幫手中，我哥哥也決定拚命的把金匣子黑毒弩奪取過來的，不得不休，在這樣情形之下，我焉能說得服他。」

程小燕這一困難，也正是周柱的困難，程小燕沒法說服她哥哥，他也沒可能勸得服幫主，這困難好像是一個死結，確難解得開，但雖然如此，周柱仍然牽着程小燕的手不放，安慰她道：「妳且待片刻，待我傷傷腦筋想想。」

其實不僅他想，程小燕自己也急着想辦法，祇是想不出來罷了，既然他有意思盡量傷腦筋挖心思的去想，程小燕也不會推却，腰肢一歪，靠在他懷中，低聲說道：「好人兒，我希望你能儘快想出辦法來，否則，我活下去也沒有人生樂趣了。」

她說「活下去也沒人生樂趣」，等於表示有殉情的意念。

這麼一來，周柱更不能不挖空腦袋的想，眼前一別，恐怕後會無期，誰知道腦袋好似跟他故意作對似的，往常的腦袋很是靈活的，什麼困難的事情也都能想出解決辦法，祇是這一次却頭昏腦脹，腦海中像一張白紙似的空白，沉想了一會，仍然是想不出什麼，仰望天空，呆呆的看着殘月斜西。

程小燕見他這樣情形，忍不住悽然嘆息道：「周哥哥，看來我們都是緣盡今宵，難作比翼之鳥，不如讓我跳下去死了吧！」

青年男女，不僅多情，而且痴情。程小燕說至此，霍然站起，撩衣拔步直向河裡跳下，就在這當兒，周柱猛地想得一計，連忙說道：「妹妹，妳快不可輕生，我已想出一個辦法出來了。」

程小燕這一喜非同小可，忙問什麼辦法，周柱却慢條斯理地說道：「辦法很簡單，我們祇消做兩個假的金匣子，分別埋在黎行山之東邊及西邊山麓，那末兩幫人馬，都各得一個，便不會互相爭奪啦。」

程小燕一想也是，欣然的說道：「妙計！妙計！」但旋即說道：「不行，假的金匣子，怎能放射黑毒弩呢？」

周柱微微一笑，說：「其實黑毒弩究竟是怎麼樣的，誰也沒有見過，不過是江湖上傳說，它是用一隻金匣子盛載的劇毒弩箭罷了，既然沒有人見過，他們怎能分辨眞假，而且這個辦法，祇要能騙得他們離開黎行山就得啦。」

二人商量妥當之後，周柱便對程小燕說：「明天我去請巧手工匠製造，造成後便拿一隻給妳。」

程小燕道：「不，你怎可來找我哩，不怕我哥哥宰了你嗎？他恨透你們白虎幫的人。」

周柱大笑道：「這個妳不用愁，我來無踪去無跡，他怎會知道呢？後天晚上，妳在客店等候我好了。」

這一對青年情侶，就在更闌人靜時依依不捨的分袂，臨分手時，還互相擁抱的親了一親，四片紅唇相接，說不盡恩愛纏綿。

周柱將自己腰間佩劍摘下，遞給程小燕道：「妹妹，我沒有什麼東西送給妳，這口劍送給妳作爲紀念吧！」

人到情深便是痴，聰明絕頂的周柱，沒想到這口劍是老大的破綻，程小燕也沒有考慮，接上了他的長劍佩上，便將自己之劍解下來遞給周柱，溫馨地道：「周哥哥，我們交換一口劍，見劍如見人，但願我們之愛情，如金石之堅，信守不渝。」

事情變化就發生在這一口劍上，當程小燕回到朱家店時，程白一眼看見了這口劍，詫然問道：「妹妹，你把那小子幹掉了麼？」

程小燕道：「不，他還活着。」

程白道：「那末妳怎能把這小子的配劍奪過來？」說至此，突然發覺程小燕之佩劍丟了，這才意識到他們之間不平常了，勃然問道：「是妳和這小子歪纏麼？倘不，妳的劍怎麼會掉了却拿他的回來？」

程白的這一頓質問，程小燕半晌也答不出話來。程白越發氣惱，咆哮如雷，大罵道：「賤人，我好意給妳撮合，妳却不依，倒還罷了，竟然和白虎幫的人親熱，難道妳不知道他們是我的死對頭嗎？」

程白這一氣，一佛出世，二佛昇天，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刷的一聲，拔出腰間佩劍，要立即將程小燕殺掉，幸虧阮三娘及時阻止，以身護着程小燕，婉言勸道：「縱然燕妹有什麼不是之處，大敵當前，不該先自傷害自己人，何況眞相如何，尙未知道，怎能傷害她之性命，這件事交給我處理。何況你已約好白虎幫，明天早上在黎行山山麓會面，這捨死忘生的大戰在目前，還是及早歇息才是呀，否則，明天你那有精神應付。」

一枝花阮三娘總算將程白勸住，阻遏這一場兄妹相殘的慘劇發生，但是，程小燕聽聞青龍、白虎兩幫，明天早上會於黎行山山麓，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時間這樣緊迫，周柱僞造金匣子也來不及，所以她心急如焚，急得似在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想去老金客店找周柱商量也不能，因爲阮三

娘已挽她之手，同入後院，而且姑嫂同場，將她嚴密的監視着。

次日天明，活閻羅趙漢心夙酒未醒，程白祇好偕阮三娘前往黎行山山麓，白虎幫的蘇朋和鐵面無邪沈秀、甜心小郎等三人已先到。

雙方會面，依程白主意，便要馬上動手決鬥，但阮三娘自顧人手稀少，恐怕寡不敵衆，低聲勸住程白，不可魯莽。

這一邊廂的白虎幫蘇朋，亦因爲玉面神雕周柱未到，所以按兵不動。於是，兩幫人馬，在距離一丈之間站着，程白責白虎幫中人不應該勾搭他妹妹。

蘇朋反唇相稽，說他妹妹歪纏周柱至更深夜闌，所以未能及時前來決鬥。

雙方正在互相斥罵之際，一條人影在朝陽之下飛奔上山，程白眼快，看得清楚，不是別人，正是昨晚帶走程小燕的漢子，不禁勃然大怒，欲迎上前去厮鬥，阮三娘生怕立時大戰起來，自己方面人少，急忙扯住他的衣袖，低聲勸道：「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此時此際，動手不得，你忍耐些吧，待趙漢心酒醒之後，再跟他們動手不遲。」

程白亦知道衆寡懸殊，不利迎戰，於是按耐着心頭之火，但雙目却怒視周柱不瞬。相反的，蘇朋看見周柱而來，欣然大喜道：「賢弟，你來得正好，咱們動手跟他青龍幫大幹一場，了斷多年的仇恨。」

可是周柱却不同意他的說法，搖手說道：「幫主，這個使不得，要決鬥了斷，應該改一天舉行，可不是，我們人多他們人少，勝之不武，依我主意，要是不幹，幹起來要較量眞功夫、眞本領，彼此徒手相搏，決一勝負，讓江湖上知道我們白虎幫之人，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

程白冷笑一聲：「虧你還好意思說是光明磊落，拐帶良家婦女，還假情假意的欺騙她，該當何罪？」說到怒火衝心，揮劍便刺，阮三娘恐怕釀成大禍，立刻攔阻道：「既然約好徒手相搏，用不着現在即時動手啦，祇消約定時間就行，反正決鬥之期不會拖得太久的。」

阮三娘不欲即時動手決鬥，周柱也不想在此時此際打了起來，他恐怕程白寡不敵衆，命喪山麓，那時會影響他和程小燕的婚事，於是慨然道：「隨便你們青龍幫訂時間，咱們白虎幫奉陪就是了。」

程白心中恨透了周柱，巴不得一劍將他刺死，於是咬牙切齒的說道：「就在今晚月出之時，拚個死活便是，我誓要結果你這小子的性命。」

這一邊廂的蘇朋，立刻答道：「好吧，一言爲定，若不依時決鬥的，以後不要在江湖上行走。」說完之後，呼嘯而去，這麼一來，周柱想跟程白多說一句話也沒有機會了。

程白回到朱家店，餘怒未息，把程小燕大罵一頓，此時，活閻羅趙漢心也酒醒了，聽得清楚，知道程小燕昨晚跟白虎幫之人去了大半晚，而且和周柱交換佩劍，互訂鴛盟，心中大怒，殺機驟起，把周柱看作情敵。

趙漢心不但兇悍，性情陰險得很，他乘着白天有空，獨個兒帶了地圖，悄悄登山，找尋這隻金匣子黑毒弩，不用說，他什麼地方也搜遍了，終於給他發現了深潭，在斜陽照映之下，水底閃閃發光。

趙漢心這一喜如獲至寶，但一時沒這麼多的繩子，下去不得，而決鬥之期又迫近在眉睫，所以他在潭邊立了一個標誌之後，便趕回朱家客店裡。

事情就這般湊巧，當他匆匆奔回客店時，玉面神鵰周柱也來了，幸虧周柱眼明手快，躲在暗處，趙漢心沒有看見他，由於趙漢心走進客店之故，周柱便不敢潛進客店去會程小燕，悵然而歸。

冬天的夕陽，祇一瞥間便已沉沒，暮色四起，夜幕高張，蘇朋看見周柱回來，哈哈一笑道：「賢弟，我看你準是去會佳人了，其實你不必這般痴纏，就快東山月出啦，祇要齊心合力解決了青龍幫，把程白這傢伙結果了，今晚你就可以跟程小燕成親，剛才我吩咐兄弟們，誰也不要傷害她的性命，留給你洞房花燭，哈哈……」

蘇朋和周柱關係甚深，情同手足，所以他什麼也替周柱打算，甚至周柱跟敵幫的人戀愛，他也瞭解，而且還欲成這一段婚事，所以周柱十分感激他，但是，不同意結果程白的生命，不消說，這當然是爲了私情。

今晚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不是情人相會，却是兩幫火併，周柱等白虎幫人，一行四衆，才到黎行山麓，便看見火把齊明，四五丈方圓的地方，火光照耀得纖毫畢現，祇是沒有程小燕的芳踪。

周柱看在眼裡，心中又驚又喜，喜的是她不在這裡，縱然厮殺得人翻馬仰，不會損傷她分毫，驚的是程白在盛怒之下，會不會難爲她。

周柱正在擔心程小燕之際，眼前人影一閃，程白已撲上前來，手中長劍一圈，嗤的一聲劃出半個圓弧，一團光影把周柱上半身籠罩着，這是程白的看家本領「分光劍法」。

周柱失驚來勢，連忙施展「遊魚逆浪」的絕妙步法，一面躲避，一面說道：「嘿！今天早上，今天早上不是約好了徒手搏鬥的麼，何以你竟然用劍？」

程白冷笑一聲道：「決鬥之時當然徒手搏鬥，可是對付你這小子，不將你剁爲肉醬，不能消我心頭大恨，該怪你自己行爲不檢點，勾引良家女子！」話說至此，一連三招，劍光快如閃電，全是進手招式，周柱本領雖好

，因爲手上沒有兵刃，祗能憑身靈步巧，處處躲閃，還手不得，形勢奇險。

蘇朋和周柱情同手足，看見這情形，深恐周柱有失，連忙拔劍上前掩護，口中却厲聲呼喝道：「姓程的，你這樣仗劍凌人，不是好漢，要比劍跟我蘇朋動手好了。」他嘴在說話，手中劍上下翻飛，遮攔招格，抵擋程白，另一隻手抓住周柱的衣袖，要把周柱脫出敵人劍光圈中，可是周柱看見他們劍光霍霍，恐怕傷人性命，在他看來，不管是誰殺了誰都是不好了，蘇朋是他的幫主，程白是他未來的大舅兒，是不能讓二人丟命，所以不但不肯撤退，且連聲嚷叫道：「蘇幫主，你不要動手，還是由我接招好了。」

蘇朋那肯讓他赤手空拳在敵人劍光霍霍之下冒險，大喝一聲：「快退下去！」

蘇朋爲了照顧周柱，左手使勁一扯，把周柱拖開七八尺，却不料就因這一動作分了神，右手長劍一慢，給程白長劍乘機刺進，刷的一聲，雪白的劍刃，有一尺多長戳進蘇朋的脅下，鮮血直冒，重傷倒地，周柱心中一急，恨上心頭，殺機驟起，一手奪了蘇朋之長劍，翻身擲劍而去。

這一劍快如閃電，也出乎程白意料之外，一個躲閃不及，哎喲一聲，往後便倒，鮮血四淺，沾濕衣襟。

原來這一劍，不偏不倚的插中程白的胸膛，穿胸貫背，所以血流如注，倒臥在血泊之中。

這一場斷殺，雖是兩幫決鬥，但誰也想不到這麼快，一下子便結束了兩幫幫主的性命。因此，站在兩旁的青龍及白虎兩幫之人，俱看得發呆了，但是，山下却角號長鳴，蹄聲雜亂，捕頭宮品荔率領數十名捕快，飛馬而來，這出乎意外之意外，青龍白虎兩幫的人，因爲頭子已死了，羣龍無首，各自將死者馱背下山，狂奔飛逃，逃避宮捕頭的拘捕。

活閻王趙漢心馱着程白的屍體，飛奔向深潭跑去，不用說，阮三娘緊隨其後。

鐵面無邪沈秀也挾着蘇朋的屍體，向竹林深處奔去，地上祗遺下兩灘血漬。周柱怔怔的看着，跟着也昏倒了，恍惚看見血漬上出現一個嬌俏女子，眉彎眼媚，那不是別人，正是程小燕，她正掩面悲啼。

周柱在意識迷離，眼前出現一片幻覺之際，甜心小郎陶安昆却招呼他道：「你還呆在這裡作什麼？宮捕頭率領大隊人馬前來圍捕，還不逃走，更待何時。」

周柱如痴如醉，祗是怔怔的看着地上之血漬。此時捕快們已趕上山來了，陶安昆恐怕他被捕，走上前來搖着他肩膊，大叫一聲：「你還不逃走，我顧不得你了！」

這一聲大叫，周柱如夢方醒，但是他並不跟隨陶安昆之後，反而向山下之路奔去，可是捕快們當者披靡，事實上此時宮捕頭等急着趕到現場，沒空拘捕他。

周柱一溜烟似的奔下山，逕奔朱家店而來，他恐怕給人看見，不敢從大門走進去，繞到店後，跳上圍墻，向後院尋找，走慣江湖的人，耳目甚靈，不一會，他便聽聞左邊後院的上房，隱隱傳出女人哭泣之聲，便推門進去，原來，程小燕被縛在床上，他立刻跑上前去，抱歉地說道：「小燕，我得請妳原諒，誤殺妳的哥哥，可是我敢發誓，殺死他不是我的本意。」接着便將經過情形說了出來。

程小燕淒然道：「這個也全怪不得你的，你不殺死他，他也要殺死你了，因爲他存心要將我嫁給趙漢心，所以討厭你和我親近。」

周柱遺憾的說道：「雖然如此，我殺死他，你們青龍幫的人必然恨透我哩。不要說別人，就是妳嫂嫂阮三娘，就不會讓妳嫁給我了，咱們的婚事怎麼辦？」

話說至此，通道上一陣急驟的脚步聲，程小燕聽得是阮三娘的脚步，連忙說道：「周哥哥，說起曹操，曹操就到，阮三娘回來了，你走吧！不要遇着她。」

周柱說道：「不，我殺死他丈夫，她縱然宰了我，我也甘受無辭，老實說，她不爲程白報仇殺我，我也打算去衙門自首了。」

步履之聲很快就到了庭院，程小燕這一急非同小可，頓足道：「你還不逃走，呆在這裡作甚麼，你寧可願丟命我可不願，你死了我怎做人，唉！你把我殺了吧！我不願活着眼見你死。」

程小燕這一份眞情，深深感動了周柱，於是他毅然的道：「小燕，我依妳主意便是，現在我替妳先解了繩索，待會兒妳趕來石埗頭吧，我等妳前來，咱們遠走高飛，從此以後，永不分離，也不幹那勞什子的白虎幫了。」

阮三娘跟蹌走進房中來，看見程小燕繩索已經解脫，心知有異，立刻推開窗戶觀看，果然不出所料，看見周柱跨過圍墻而去，憤然道：「小燕，妳哥哥被他殺死……」小燕不待她言畢，立刻接口道：「這個我知道，剛才他已告訴我啦，但他說得很清楚，這不是他存心如此，是因爲急瘋了心。嫂嫂，妳也得原諒他，他十分懺悔殺人，剛才他還不肯逃走，寧願留在房中讓妳殺死他爲夫報仇，是我催促他走的。」

周柱不是存心殺程白，這個阮三娘也目覩，現在程小燕這麼一說，她瞭解周柱是好人，於是長歎一聲道：「小燕，他雖然不是存心殺妳哥哥，可是趙漢心却誓要替妳哥哥復仇，定然要追殺他，看來他難免受黑毒弩之厄。」

程小燕不聞尤可，一聽之下，駭然問道：「什麼？趙漢心從那兒找得金匣子黑毒弩？」

阮三娘道：「他今天就發現了這隻金匣子在深潭中了，但他沒有說出來，要是他說出來，這一場的斷殺根本就不會舉行，可不是，我們長途跋涉前來，爲的是找尋那金匣子黑毒弩，祗要獲得它，便可以稱霸江湖啦，那還用再決鬥？剛才趙漢心潛下潭底去將它撈起，試驗之下，果然是妙絕武林的暗器，匣子裡藏有八枚劇毒的弩箭，匣蓋上配着一個小小的鏡筒，鏡中看見敵人的影子，匣裡的八枚弩箭，便能連珠發出，快如急風閃電，無論對方武功如何高强，身子如何敏捷，也極難以躲逃……」

金匣子黑毒弩，江湖上已傳說紛紛，人人都說它是活寶貝，如今阮三娘這麼說，登時急煞了程小燕，她心中一急，大叫：「不好，我得趕快去石埗頭通知他才行，否則他定被趙漢心射殺的。」說罷，飛也似的狂飛而去，阮三娘想制止她也來不及了，祗好隨後追趕，大叫道：「小燕，妳這樣跑去石埗頭，無異替趙漢心帶路……」

阮三娘說得一絲不錯，無奈程小燕發狂似的奔去，脚程甚快，一刹那已走出店門外，阮三娘之呼叫她壓根兒沒有聽聞，人向河邊走，頭髮散亂，隨風飛舞，這樣子不但惹人注意，亦使人矚目。

她一口氣跑向石埗頭走去，不提防活閻羅趙漢心看見，悄悄的跟在後面，當她走到石埗頭時，河邊沒有船，想和周柱乘船逃走也不可能，她這一急非同小可，立刻呼叫：「周大哥，快往山上逃命，趙漢心已取得黑毒弩了，他要把你射殺……」

站在石埗頭的周柱聽聞此說，也嚇得丟了三魂，趕忙說道：「小燕，咱們山上見，那邊有馬。」他邊說邊跑，程小燕也向黎行山狂奔。

可是，趙漢心何等陰險，聽聞他們這般呼叫，搶先一步，走向山邊竹林去埋伏。

可是程小燕還不知道，祗顧向上跑，氣喘吁吁的在山坡上和周柱聚在一起，腿也跑酸了，一交摔倒地上，周柱立刻把她抱起來，此時剛巧背向竹林，沒提防趙漢心從竹林中走出來，捧着金匣子，眼睛瞄着鏡筒，哈哈大笑道：「妳這一雙狗男女，休想逃得性命。」說着，在機括上一按，嗤嗤聲響，八枝黑毒弩連珠射出，構成箭雨。

周柱雖然施展「滾堂功」抱着小燕躲閃，可是怎能來得及，陡覺一陣劇痛，八枝毒弩，完全射入他背上。

人在急時特別醒覺，程小燕一見周柱面色驟變，連忙問道：「周大哥，可是中了黑毒弩？」周柱點點頭，聲音低沉，斷斷續續的道：「小燕，我完了，今生今世，不能和妳結合，祗望來生，再續前緣。」

說到這裡，眼前一黑，蓬一聲倒在地上，程小燕急急扶持他，却已發覺他身體僵直，氣絕身亡。

程小燕忍不住放聲慟哭，大叫道：「周大哥，你放心，你死了我也不要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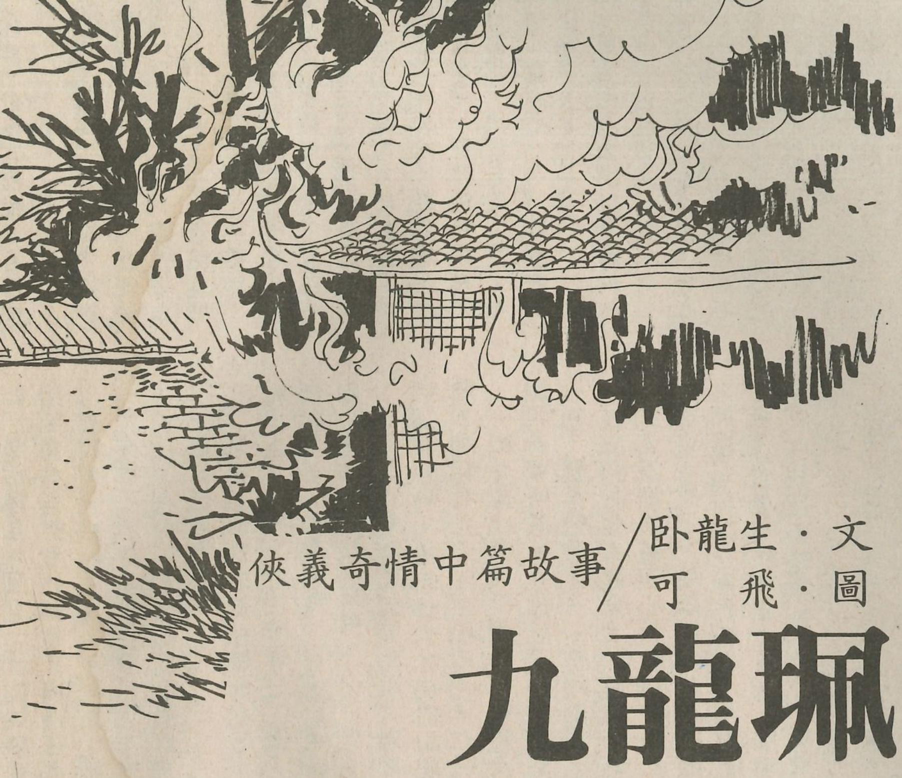
活閻羅趙漢心嘿嘿冷笑道：「好個賤人，不爲自己哥哥慟哭，却爲敵人流淚……」說話到此，倏地有人大聲喝道：「不要放走了他。」

趙漢心回頭一望，不是別人，却是宮捕頭，黑壓壓，人頭湧湧，全是短裝勁服的捕快。此時他想逃走也來不及了，而手中的金匣子，八支毒弩已經射盡，等同廢物，拒捕不得，祗好束手就擒。

宮品荔提住了趙漢心，從程小燕的口供中，知道了這一場青龍、白虎斷拚的經過，三條人命，兩個兇手斃命，祗有趙漢心落網，於是將一干人犯押返縣城，送官究辦，而淮河兩岸的青龍、白虎兩幫人馬，也因此而自動消滅。

（完）

上文提要：攻打沙家宅破法壇大軍已到，先來的是小方，以白玉尺輕易制住常奇的三支飛劍。田長青接踵而至，一見常奇就數落其三大法寶之秘並無濟於事，一派胸有成竹氣概，吳一諤先生一見知乃是九龍珮之伏兵，爲免一場慘殺，立即暗勁揑碎九龍珮讓它永遠隱世。將碎片交給程小玉作紀念物收藏。在嚴密內外夾攻下，常奇呈現敗象，但並不逃離，却移師躲入花園後之院落中……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九龍珮

一代元帥文武精　玉珮遺詔存伏兵

「不成！」吳一諤道：「常奇如若成了氣候，我也想不出，當世高人中誰能與他頡頏，因爲，常奇煉的玄秘術法，超出了武學的範疇。」

「現在呢？」苗蘭道：「我們能不能和他對決？他的飛劍功力尚淺，不足以畏懼，火蓮花有些痲煩，幸好先生已有了破解之法，但他八旗遁術却是不好應付。」

吳一諤笑道：「烟花、火炮，似是遁術尅星，再加上一場大火焚燒，他就無法施展了。」目光轉向苗蘭、花芳點點頭，接道：「火燒之後，用水熄滅餘燼，還要各位大展雌威了。」

苗蘭斜望着田長青，道：「驅蛇役蝗的雕虫小技，只怕難入田大公子的法眼，不會重用我們吧？」

吳先生沒有講話，這種半眞半假，撒嬌罵俏的事，不是學問好就能解決的。

「苗蘭、花芳，妳們兩個現在就擔負巡哨瞭望的責任，發覺常奇逃走，立刻來報。」田長青道：「還要負責追踪踪跡，火攻之後，要負責搜查敵踪，切切此令，不得違誤。」

苗蘭、花芳對望了一眼，躬身而去，人一動，立刻飛起了一片飛蝗，四外飛投，眨眼間，人和飛蝗一齊消失。

田大公子有辦法，兩句話就佈下了天羅地網。

「眞行啊！眞行啊！」小方道：「我說不佩服田兄，就是違心之論了，四兩撥動了兩千斤。」

「是很厲害。」吳一諤接道：「她們剛才要是配合大法師常奇出手，對付我們，我們就算不全軍覆沒，可也是傷亡慘重了。」

程小蝶笑道：「田大哥，剛才她們裝作受傷的樣子，可眞是嚇壞人啊！」

小方道：「我也瞧不出一點破綻，明明是叮在身上嘛！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敢讓身纏上一條蛇，叮着兩隻吸血飛蝗。」

「小方，她們投注了畢生的精力，練習役使毒物的本領，」田長青道：「有些毒物，比人的年歲還大，生存了幾百年，早通靈性，輕輕一口，咬死虎象，但却和她們日夕偎依，形同情侶。」

小方不講話了，顯是心中驚惡莫名，又恐出言不愼，得罪了兩個毒女。

程小蝶却點點頭，道：「想起來可眞是神奇啦！既叫人驚魂離體，又愛難釋懷！是一輩子也不會忘去的記憶。」

「眞有通靈的毒物啊！」小方呆了一呆，道：「是甚麼樣子呢？」

「蛇呀！小小的一條蛇！」程小蝶道：「牠藏在我衣袖中大半天，我一點也不知道。」

「有這種事！」小方道：「牠要是咬妳一口，怎麼辦？」

「死啦！」程小蝶道：「現在，我屍體已寒，不過，牠沒有咬我，而且救了我。」

「眞的是，江湖之大，無奇不有。」小方道：「有邪法，也有通靈的毒物！」

田長青微微一笑，道：「程姑娘，妳看，現在要不要展開攻勢？」

「郭寶元是否已帶人出動。」程小蝶道：「我回府裔看看。」

「不用看，已經出動了。」田長青道：「我們在城中鬧得火樹銀花，天翻地裂，早應該人聲沸騰，觀衆如潮了，如不是軍兵出動，不許圍觀探視，那會有如此平靜。」

「放烟花，集向一點，可也不是很簡單的技術。」小方道：「二十個施放焰火的老手幫忙，才能把焰火打向定點。」

「這法子不錯。」程小蝶道：「既有用，又好玩，打鐵趁熱，現在還有多少烟火，就一股腦兒的投入花圈中吧！」

田長青一揮手，道：「阿横，去通知琴、棋、書、畫，集中向花園中施放烟火，不過，這次是眞要放火，加一些桐油浸過的棉花，投進火場。」

看來，準備得十分週全。

「阿横大哥！」

「不敢當，程姑娘有甚麼吩咐？」

阿横回過頭來，望着程小蝶，神態上甚是恭謹。

「如果看到郭總捕頭，」程小蝶道：「要他調集一百名年輕力强的軍兵，天亮後準備救火，而且要儲一些水備用。」

「是！」阿横應了一聲，飛身而去。

「老前輩，現在，我們要作些甚麼？」程小蝶低聲請示。

「大家就在草地上坐息一會！」吳一諤道：「如是常奇早已有備，一陣大火，也未必能把她們燒得全無抵抗之力，恐還將有一番搏命的惡戰。」

程小蝶道：「我看到常奇的拒敵佈署，沙府中到處有匣弩、毒針的殺手，擔憂今夜之戰，一定十分兇險，想不到一陣烟花、火炮，竟收全功，常奇佈下的毒針、匣弩，全無作用。」

「程姑娘，要感謝兩位役施毒物的姑娘！」吳一諤道：「那些伏兵殺手，十之八九都傷在他們的毒物之口。」

程小蝶微微一怔，道：「不錯，我應好好的酬謝她們，要我爹撥出一筆賞銀。」

「小蝶！」田長青道：「苗蘭、花芳的財富非常龐大，寶石、明珠，堆滿了幾座大石洞，在南荒那等地方，金銀珠寶並無大用，她們也沒有地方化費。」

「那該怎麼辦呢？」程小蝶道：「她們要甚麼？田大哥請指點小妹一二。」

「我知道她們需要的東西！」田長青道：「不過，等此地事了之後，令尊很可能受到重用，那時候，也許眞能幫她們一個大忙了，不是她們兩個人，而是數十萬苗、夷族人。」

程小蝶點點頭，嚴肅的說：「家父力能所及，我必全力促成。」

吳一諤看看田長青，流露無限的欽佩之意。

回頭又瞧瞧程小蝶，微微頷首，表示出衷誠的嘉許。

小文、小雅捧來了一些酒菜，道：「殘餚剩酒，諸位請將就點，排遣寒夜。」

田長青目光炯炯的打量二女，他的眼中似有火，看得小文、小雅的臉都熱了，羞怩的低下頭去。

程小蝶心中忖道：「又犯了老毛病了，要動小文、小雅的腦筋。」

但見田長青擧手一招，道：「兩位姑娘請過來一下。」

他的擧動很輕柔，小文、小雅對望了一眼，緩步走到田長青的身前。

眞是色膽包天，田長青雙手齊出，分握住小文、小雅的左手。

程小蝶暗道：「可眞是膽大呀！初次見面，就如此個急法，阿保在側，吳先生還坐在他的對面。」

色中餓鬼，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又爲甚麼對我程小蝶却又君子風範，推拒不納，難道我眞的是不堪入他的法眼麼？

說起來，是一樁很奇怪的事，程小蝶既對田長青色膽卑視，又懊惱他對自己的冷淡。

少女心啊，是那麼難以預測，即是才貌雙全，家教良好，極富才慧的少女，也叫人捉摸不定。

「吳先生，兩位姑娘都有病！」田長青神情嚴肅的說。

「不錯，目光昏黃，田少兄仍能一眼瞧出她們身有重疾。」吳一諤道：「足見目力過人！」

「我們有病？」小雅奇道：「怎麼會呢？我和小文自己都不知道？」

「是常奇在妳們身上下了禁制。」吳一諤目光轉注到田長青的臉上，道：「田少兄可有療治之法？」

「不知道是否對症。」田長青道：「在下練過一種武功，叫作『三陰絕戶掌』，專門攻人三陰絕脈，以後修煉『大龍眞氣』有成，就棄去三陰絕戶掌，不再習練，不過對這方面稍有認識，看她們人中處青氣泛生，所以才叫她們過來，看看她們的左掌，掌上已見青紋浮現，明顯是被人點了三陰絕脈，病勢即將發作，如不及早解除，大概撐不過一個月了。」

「是我害了她們，常奇不願把囚禁我的事情洩漏於江湖之上，便點了她們的三陰絕脈，在病發之前會幫她們解去，三五日後，再點一次。」吳一諤道：「兩個丫頭，已被他折騰兩次了。這樣，就算她們逃離此地，也無法活過三個月。」

小文、小雅聽得臉色蒼白，心脈

震動，一年來，兩番死期，竟然是一無所知。

吳一諤苦笑一下，道：「我雖然早知道了，可是不敢告訴她們，也不敢幫她們解去禁制，那一來，反而會讓常奇生疑，促使她們提早死亡的命運，她們練武功，無法進步，也是受這個禁制所害，我身受常奇控制，他隨時可以取我性命，幫她們，也是促成她們早日死亡，只好拖下來了。」

「原來，先生早知道了，倒是在下多慮了。」

「田少兄，我是能救她們，但要大費一番週折！」吳一諤道：「你既精通此術，何不一試妙手，解去她們身上的禁制呢？」

「這方面，田某頗爲精通，先生如肯賜允，在下極願一試。」

吳一諤道：「看來她們的運氣不錯，如若由我療治，要施展『金針過穴』之法，不但受苦，也有兇險，沒有個三五天的養息，就無法復元，但對田少兄來說，却只是舉手之勞。」

不再用吳先生的吩咐，小文、小雅已跪拜於地，道：「小婢們面對死亡，竟是渾然不知，如非公子點破，我們……」

「兩位姑娘，快快請起，吳前輩說的不錯，解除三陰絕脈上我禁制，對田某而言，只是舉手之勞，只因田某曾在三陰絕脈上下過一番功夫，兩位姑娘請盤膝坐下，閉上雙目，調勻呼吸，盡量的放鬆自己，在下這就獻醜了。」

程小蝶暗暗的啐了一聲，忖道：「小蝶呀！小蝶，妳怎麼盡往歪裏想，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難道已着了魔性不成。」

心中慚疚萬分，轉眼看向田長青，希望對他表示一些歉意。

但見田長青右手疾出，分點了二女三處穴道，然後，輕輕在二女背心上拍了一掌，道：「好了，兩位可以起來，活動一下身軀，看看有無不適之處？」

就是這麼簡單，可眞是會家不忙，忙家不會。

小文、小雅站起來，伸展一下雙臂，道：「舒暢多了。」

「我們只是聽命行事的女婢，在大法師的心中，談不上一點地位。」小雅接道：「爲甚麼會對我們下了這麼兇的禁制呢？」

「受我之累！」吳一諤笑道：「兩位如不是照顧我，就不會受到這麼陰苛的禁制了。」

「我們有幸伺候先生。」小文道：「事實上，我們如非奉派爲先生侍女，遭遇恐比現在還要慘上千百倍了。」

「先生給了我們見識，傳了我們武功，也救了我們性命。」小雅說：「最重要的是給了我們人性的尊嚴，使我們找回了靈魂。」

「小雅，小文，」程小蝶道：「吳先生是位大智老，他不是要妳們感激他的，是要妳們面對橫逆時，堅强的克服它，勇敢的活下去。」

「是！」小文、小雅同時應了一聲，退到程姑娘的身側。

陪了一年，吳先生食指不動，她們也明白了，情緣無份，心中已認定今後生活所依，全仗程姑娘了，內心之中，已把視作主人。

「田大公子，」小方道：「行功療傷，是否會損耗眞氣，要不要運氣坐息一下，等一會，還要你全力殺敵呢！」

田長青哈哈一笑，道：「小方，多承關懷了，我只是舉手之勞罷了，倒是你呀，如何處置飛輪三太保，也該作個決定了。」

「這是大事，要請命主帥決定，」小方回頭看着程小蝶道：「怎麼辦？殺了，還是放了？」

程小蝶微微一笑，笑得十分開心，小方如此的尊重她，令她有些感動，回顧着小雅，道：「妳說呢？該怎麼處置他們？」

小雅道：「輪罪該殺，爲姑娘立德，廢了他們的武功，放了他們吧！」有主意，很堅强的決定。

「小雅，那就不如殺了他們算啦！」小文道：「此情此景廢了他們武功，要他們如何活得下去。」

「這樣吧，」程小蝶說：「先把他們移入『迎香閣』中，待此間事了，再作處置如何？」

沒有人回答她的話，但小文、小雅已經動手抬人。

「我來幫忙。」阿保一手一個，把飛輪三太保送入了「迎香閣」中。

阿橫回來了，這個人的慓悍狂野，動作如電，一出現，就帶來了三分緊張。

「郭總捕頭已遵命辦理。」阿橫道：「還要我上覆小姐，天亮之前，有兩千大軍，會把沙家宅院團團圍住，同時，已申稟上憲，一兩天內，還會有大軍趕來廬州馳援。」

「辛苦了，」阿橫大哥。」程姑娘非常賞識他和阿保的忠誠、勇猛，心中從未把他們當作下人看待。

田長青目光一掠小文、小雅，笑道：「兩位姑娘，去過花園？」

「去過！」小雅道：「花園中有一座新建的四合院，是大法師和二法師練法的所在，那裏也是禁地，我只進去過一次。」

「那裏防守十分森嚴。」小文接道：「十三太保的身份未得傳喚，也不能輕易入內。」

程小蝶道：「那裏有多少防守的人員？」

「不知道！」小文道：「因爲那些人很少外出，好像都是常奇的心腹，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不會離開花園的範圍，大部份的時間都躲在屋子裏。」

「不是一般的江湖人物了，」小方道：「是眞正的白蓮教中的弟子。」

「不錯，常奇老謀深算，保存了一股眞正的力量。」吳一諤道：「那裏也是常奇的練法重地，是常奇準備東山再起的希望所寄。」

程小蝶道：「老前輩，常奇的取人飛劍和火蓮花，不似武功，是眞正的邪術了。」

吳一諤點點頭。

「爲什麼不似傳言中那麼厲害？」程小蝶道：「以今夜中所見的威力而言，邪術並不是十分可怕了。」

「因爲，田公子是眞正的高手。」吳一諤笑道：「大龍眞氣，也是玄門正宗內功，所以，常奇的飛劍，火蓮花傷不了他。」

「老前輩！」田長青發覺吳一諤確是一位大智者，也是一位眞正的高人，神情間表現出了相當的敬重神色，道：「常奇的邪術有缺失，所以，不能發揮出最大的威力。」

吳一諤微微一笑，道：「聶隱、紅線之流，能夠把人身和寶劍融合爲一，口吐一道白光，瞬息間飛行千里，是否確有其事，在下不敢妄評。吳某五十年的修爲有限，還無法深入其境，但就在下所知，劍術進入化境的人物，馭劍一擊，銳不可當，十丈內可以取人首級，但邪術練法，就少了人的戾氣，和那修聚而成的功力，不過，它却也是震駭人心的利器，刀劍火蓮，有如活物，懸空追襲，不說它的殺傷力，單是那一股氣勢，就叫人驚懼，懾服。像你田老弟技藝精湛的人物，天下相與並論者，屈指可數，我相信常奇心中的震驚，比我等更爲深重了。」

田長青抬頭望望天色，道：「我們擊敵的計劃，應是在拂曉之前，配合郭總捕頭請調的軍馬行動，希望這一擊，能夠盡殲白蓮教餘孽，以免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替程姑娘留下了心腹大患。」

程小蝶心中忖道：「原來，他如此關心我，只不知是私人情意呢？還是另有目的？」

「能遇上老前輩這樣的高人，」田長青接道：「是畢生難再的緣，借大戰之前這段時光，晚進想向前輩多請益一些，還望前輩不吝賜教！」

越說越客氣了。

「機緣難再！」小方道：「希望老前輩不要拒絕才好！」

小方也發覺了，眼前的吳先生是夢寐難求的人物，不讓他多指點一些心中的迷津，實有負這番遇合了。

吳一諤沉吟了一陣，笑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吳某的學識有限，只怕很難解說得令諸位滿意。」

答是答應了，只是有所保留，不願回答的事，就不能深究了。

田長青十分興奮，道：「田某身經七位恩師教誨，自信在武功上稍有通達，經史百家，亦有涉獵，但對術法之學，一直無法瞭解，想不到世間眞有這些奇技、異術。常奇既通術法，爲什麼不能深入化境，晚進拒擋火蓮的攻勢，感覺上十分吃力，如若再多一些，勢道再强大一些，晚進自知必傷其手，是否術法和武功一樣，也需要功力駕馭，才能破銳摧堅，一擊取敵？」

「術取其法，法有法格，照說和施法人的功力深淺，沒有必然的關係，」吳一諤道：「不過，術法催的物器是決定其威力的重要條件之一，常奇雖然身懷異術，但却少了神兵利器。」

「是！」田長青道：「如果常奇有了一件削鐵如泥的古劍，再以法術催動，那就銳不可當了。」

吳一諤點點頭，道：「練法的第二要件，是把本身的靈氣，注入在法器之上，才能使法器威力倍增，運用的得心應手，只是這一來，本身就必需要冒極大的危險，練時全神投入，還要相當的時間，要有嚴密的護法，以免被外魔和外人所傷，常奇不肯相信任何人，所以，他雖有練法之能，却又難進入上乘的境界。」

「這麼說來，常奇的術法，是可以用武功對抗了？」程小蝶打破沙鍋問到底。

「由來邪不勝正。」吳一諤道：「物器以術法催動，就如人執器攻來一般，但却只具有物器本身的威力而已，具有相當武功的人，當可抗拒。」

「聽說黑狗血可破妖術？」小方道：「不知是眞是假？」

「有此一說，傳言鷄、狗之血，可破妖術。」吳一諤道：「白蓮教的妖法，多以剪紙成形，削木爲器，再以妖術練成。但常奇的有些不同，劍是眞劍，火是眞火，此人已得異術眞傳，實非小可，但他却不肯把自己的心血、靈氣注入，因爲一旦人和術器結合，術器威力固可增强，但如物器受損，他本身也即受到很重的傷害了。」

田長青吁一口氣，道：「原來世上眞有這些不可思議之術，對一個把全部精力投入練武功的人，就有欠公平了。」

話語中頗有感慨，神情間竟然也有些黯然。

程小蝶心中忖道：「這個人眞的是不知足啊！他有七個師父傳授他的武功，學得一身絕技，能夠力抗飛劍火蓮花，竟然還不滿足。」

吳一諤微微一笑，道：「田少兄，你這一身武功，如若在江湖上走動，已是一流高手，常奇雖然有一身邪術，但一對一，也未必傷得了呢。」

「是！」田長青苦笑一下，道：「希望田某有息隱山林，渡一生平安歲月的機會，江湖上的紛爭，惱人得很，盛名利祿轉眼空，不爭也罷。」

弦外有音了。

程小蝶又開始用心去想，竟被她想出了一點頭緒來，暗道：「田長青有七位師長傳授武功，是經特別培養的

人才了。他天生聰慧，又兼得了七位師父之長，人生有的遇合，萬難得一，正是天之驕子，竟還會有不順遂的感覺，定是肩上責任重大，一生也無法擺脫。」

回頭看去，只見吳先生面帶微笑，道：「七位師長培養出田少兄這等文、武兼具之才，今夜牛刀小試，已見識了兵略運用之能，日後……」突然一笑而住。

程小蝶心中一動，明白了，玉珮上遺詔伏兵，代有傳人，田長青就是這一代培養而成的將才，一旦伏兵出動，就要他統籌軍務，指揮大軍，和敵人決戰於沙場之上，是一代大元帥了。

思念至此，暗暗震動，忖道：「明太祖朱元璋，這一道遺藏軍餉甲兵的詔旨，事近百年了，竟還是如此運行不息，開國之君，果非常人所能及！這一股力量眞要出而爭霸江山，當今皇上，能否招架得住，還眞是難以預料，只不知小方之外，他們還訓練隱伏有多少高人？玉珮雖已毀去，遺詔藏寶還在，這才是皇上的心腹之患啊，雖是朱家子弟同室操戈，但天下百姓又將有一場兵連禍結的大災難了。」

只覺心跳加快，臉色也紅了起來，一股從未有過的激動，使全身抖顫，急急喘了兩口氣，才使情緒平復下來。

如此激動的情緒，場中人都發覺了。

「程姑娘，妳有宿疾啊！」小方道：「什麼毛病，不妨說出來，田大哥武功好，醫道也不錯，是一位人中全才。」

「是呀！小時得過氣喘病！」程小蝶道：「這也是我父母肯放他們的獨生女遠離膝下去學習武功的原因，用以強身。」

言之成理，天衣無縫，但却騙不過吳先生，不過，吳先生沒有講話，心中却暗自忖思，這個閨門千金，急智應變之能，順理成章，實在是一位非常難得的聰明姑娘，何況她一腔忠國憂民之心，埋沒閨房中，實在太可惜了，但願她能寶劍出鞘，錐尖破囊，脫出閨闈之限，爲人間增添一份正氣的力量，稍疏民間疾苦。

「芳原綠野恣行事，春入遙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行，困臨流水坐苔磯。」田長青道：「但願天下平靜，讓田某行走萬里路，放舟千江遊，多交幾位紅粉知己，過上數十年放蕩生活，於願足矣。」

說明了他心中的苦悶，縱情酒色，情非得已，有的是爲了結交高手，以備日後之用，有些時留下情緣，免得日後多個難纏的敵人。

程小蝶最能體會田長青的心情了，田長青可以把她抱上床的，不管她心中是否甘願，都沒有抗拒的能力，因爲她已經作了承諾。

但田長青却放了她一馬。

「也許天道從人願！」吳一諤笑道：「程姑娘能解去這百年枷鎖。」

「這！」田長青道：「老前輩能否再賜教言？」

「水到渠自成。」吳一諤道：「吳某人被困天蠶絲索之下，也是程姑娘解去老夫身受的禁制。」

田長青、方懷冰兩個人的目光全都投注在程小蝶的身上，但誰也沒有開口。

無語問蒼天啊！說什麼呢？

但程姑娘却開了口，道：「如果田兄和方兄都希望這個人世間少一次血流漂杵的屠殺，我也許能幫上一點忙。」

「程姑娘！」田長青道：「人生有很多事，都是出於無奈的，過去的痛苦和怨恨，在人爲的巧妙設計下，造成了一種循環的殺戮，就算看開了，又能如何？除非讓一切的設計化作烏有，只要它存在着，就不會讓手握權勢的人放下追殺的命令，他仍不肯善罷干休的，對抗和殺戮，就很難避免了。」

「我明白！」程小蝶道：「我們都在盡力避免更大的人間慘事發生，甚至用出以殺止殺的手段。」

「所以，程姑娘和田某之間，沒有任何承諾，我渴望放下心靈上的重擔，過着輕鬆自在的生活。」

「是的！田兄會如願以償的。」程小蝶道：「小妹會盡全力。」

「好極了，我眼看到世上有很不平的事，」小方道：「但我却不能伸手去管，我被一個沉重的責任壓死了，就這樣把個性和是非硬生生的壓縮下去，過得辛苦啊！程姑娘，快把人燉成一鍋湯了！偏偏我們又練成鋼鐵一般的身手。」

程小蝶笑道：「小方，今天，你可以放手施爲呀，一舒你積壓在心中的悶了。」

「不會讓妳失望的，程姑娘。」小方道：「但等一聲令下，我會是第一個衝入花園。」

「不可逞强。」田長青道：「有勇無謀，一匹夫爾！如果因爲你的特別勇敢，害了大局，那就更不可取了。小方，我們不怕死，但要死得無遺憾，死得有價值。」

果然是一派訓斥的口氣。

小方一伸舌頭，不敢再出言頂撞。

「老前輩，火攻之後，我們該如何行動？」田長青道：「眼下的人手，能否應付最後的決戰？」

言下之意，似乎是還有調集高手的能力。

可怕呀！程小蝶心中忖道：眞是一股可怕的力量，不要說他們能召集千軍萬馬了，單是這一批武功奇强的高手，眞要存心搗蛋，就能把北京城的皇宮，鬧得天翻地覆了。

「兵在精，而不在多！」吳一諤道：「加上天亮後廬州府配合的數千軍兵，應該可以對付了，何況，最難對付的兩位敵人，已成了我們最大的助力。」

他沒說出是誰，但在場的人心中明白，是指兩大毒女，苗蘭和花芳。

「是的！她們的力量，强過千張强弓，萬隻弩箭。」程小蝶道：「不是她們幫忙，我們不會如此的順利，也不會沒有傷亡，坐在這裏輕輕鬆鬆的談天，因爲，她們幫我們消除了所有的毒針、弩箭的埋伏。」

「老前輩，日月當空，螢火怎敢競明。」田長青道：「由此刻起，進、退、攻、守，都由老前輩主持下令，晚進等聽命行事！」

吳一諤也不推辭，笑一笑，道：「好！恭敬不如從命！」抬頭看看天色，道：「如若焰花，火種，都已備齊，可以開始施放了，大火一起，諸位用池水淋濕衣服，咱們火中取栗，殺他們措手不及。」

「對，趁火打劫！」小方道：「一陣快殺，可以消滅了他們相當的實力。」

「逼蛇入洞，諸位要看清楚他們退回的地方。」吳一諤道：「狡兔三窟，以常奇的爲人而言，可能已準備退走之路。」

「老前輩，」小方道：「有一點，晚進想不明白。」

「說說看。」吳一諤道：「田少兄也許比老朽的回答更爲清楚。」

小方回顧了田長青，暗道：「他是我們一旦起事的兵馬大元帥，也許眞的勝我十倍，不知他是否能解開我的疑問？」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以常奇之老奸巨滑，當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也該明白，形勢對他十分不利，爲什麼不肯借機遁去？剛才，他要退走，我們截下他的機會不大，這區區一座宅院，他豈會捨不得麼？」

「田少兄有何高見？」吳一諤道：

「常奇寧作困獸之鬥，却不肯離此而去？」

「大隱於市，常奇把手中精銳，集於廬州城中，借沙九的身份關係，作爲掩護。」田長青道：「大出了搜捕鐵騎的意料之外，又能約束手下，一年多風聲不洩，確是一位高明人物，臨危不退，想是有所仗恃，在莊中佈下了隔井邪術，亦可能大援在外，三五日就會趕來。」

大援在外，這句話使得小方和程姑娘頻頻頷首，他們也想到後花園中有弄邪、佈險，却未想到還有後援。

「連吳某也幾乎被他騙過了，田少兄的推斷，雖不中亦不遠矣，唯一的修正是，後援在內，後花園中，藏的有十萬甲兵。」

「那是說，」程小蝶道：「他的練法，已可在近日中派上用場了？」

「常奇爲人，向極自私，」吳一諤道：「他能捨棄白蓮敎主，自行逃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怕死人物，除非七成以上的把握，絕不行險，我依據他的言行推斷，他的練法成期，可能在半月之內，現在看來，可能就在一兩天中，唉，你們選擇的發功日期，正是緊要關頭，這也是繳天之幸，千萬黎民，逃過了一場兵連禍結的災難。」

程小蝶吃了一驚，道：「如此說來，只要他能撐過一兩天，我們就無法奈何他了？」

「不要低估常奇，」吳一諤道：「一旦他練法成功，我們眼下之人，就很難脫他的毒手，廬州城自是首當其衝，很可能就是他再舉反旗的根據地了。」

田長青站起身子，道：「現在應該發動了？」

吳一諤抬頭看看天色，道：「急也不在一時。」目光一掠程小蝶道：「去見見郭總捕頭吧！要他把調集人馬密佈沙宅四週，不用進入沙府助戰，但要全力阻擋，不要有漏網之魚，同時，帶小文、小雅去見郭總捕頭，花園中的惡戰定然十分激烈、詭異，不宜人多。」

他說得雖然含蓄，但在場之人心中明白，武功稍差的人，進入花園，只有送死的份了。

程小蝶起身說道：「好！我這就去，小文，小雅，我們走吧！」

小文、小雅自知本身武功，尙在起步，留下來，只是累贅，站起身子，對羣豪躬身一禮，隨着程小蝶向外行去。

田長青正要阿橫、阿保護送三人，吳先生已站了起來，道：「我送她們一程。」一面低聲對田長青道：「飛輪三太保，如若無法爲我所用，就廢了他們的武功，我們雖然精銳，但人數太少，通知你那兩位紅顏好友，要她們盡量下手，先消除一部份敵人的實力。」

田長青點點頭。

＊　＊　＊

吳一諤、程小蝶重回到「迎香閣」時，天色已近五更。

沙九一家人早已驚醒，聚集一處，連燈火也不敢點起來，事情發展得兇險萬分，一家人只有坐待情勢變化，好在，沙九這隻老狐狸和常奇早有約定，雙方的住所，劃分得很清楚，尙能保持個亂中有序的局面。

常奇的十三太保，已去其八，神刀三太保失踪在田園中，早已被田長青廢去武功，飛輪三太保躺在「迎香閣」中，也成了廢人，苗蘭、花芳臨陣倒戈，反成了常奇最大禍害，各處伏兵、殺手全毀在了二女手中，現在仍然借夜色掩護，驅施毒蛇、飛蝗，向花園中的巡守白蓮敎弟子施襲。

追隨常奇撤入花園中的，只有神劍三太保和善施毒藥暗器的天蝎手林立，飛砂手梁成，兩人練了半年時間

，訓練出三十六個施放毒針、匣弩的弟子，全死在飛蝗和毒蛇口中，連一點威力也沒有發揮出來。

常奇十分惱恨兩人無用，但他是大奸大惡的人，忍下去沒有發作，反而把兩人招入了花園之中。

這樣的兩個善施毒藥暗器人物，在目前情勢中，還有很大的利用價值，常奇把他們安置在大廳中，以免被毒物暗襲所傷。

扼守在花園中的人，是常奇眞正弟子、心腹，人數亦有三十六人之多，平日裏分三班守護法壇，每班有十二個人，加上坐鎭法壇的二法師清風道人，五位太保，總共還有四十三人之衆。

法壇設在花園地下密室之中。

至於另外數十位收羅而來的江湖人物，及數十位男女弟子，全部被拒入花園，不是死傷於毒蛇、飛蝗之口，就是乘機逃出了沙府而去。

最使常奇惱火的是苗蘭、花芳的毒物一直不停暗襲，使派守在四合院外的弟子，又被傷了七個人，常奇恨二女咬牙切齒，但他竟還是忍了下來，乾脆把所有的人手，撤入四合院中，閉上門窗，以拒毒物，室中燃起燈火，窗口以棉被遮掩，却又故意留下一些空隙，誘入毒物。

這方法十分有效，侵入室中的飛蝗、毒蛇，在燈光耀照下，無所遁形，被殺死了不少。

苗蘭、花芳發覺了毒物損傷衆多，只好停下攻襲，退入「迎香閣」中。

看二女懊惱神色，田長青已知遇上了挫折，微微一笑，道：「常奇想出了對付妳們辦法了？」

「是！」苗蘭道：「他們撤入室內，閉上門窗，誘傷了我們不少毒物。」

「我損失一半飛蝗，牠們利齒傷人。」花芳道：「却無法刀槍不入。」

「兩位姑娘是今夜之戰中最大的功臣。」吳一諤道：「埋伏在沙府中的暗器殺手，全都傷在了兩位手中。」

「如非兩位姊姊出手援助，」程小蝶接道：「我們不會如此順利的把常奇逐入花園之中，而且，也將傷亡累累，說不定已全軍盡墨了。」

「不錯。」小方道：「我們也不是刀槍不入啊，毒針、匣弩、矢如驟雨，在下就應付不了。」

「苗蘭、花芳，我們是眞的感謝妳們！」田長青道：「兩位已幫我們除去最難應付的敵人，使得多年心血培養之物，傷損近過半，該好好休息一下了，我們就要展開火攻，餘下的事由我們接手啦。」

苗蘭忖道：「我的毒蛇，花芳的吸血飛蝗，都怕大火，你們要用火攻，我想幫也無法幫了。」點點頭，道：「我們巡守四週，不讓他們逃走就是。」

「應該開始了。」吳一諤道：「郭總捕頭已開始佈署，琴、棋、書、畫，早已待命行動，田少兄就下令吧！」

「阿横、阿保，要他們開始吧。」

一聲令下，立刻焰花連綿飛出，百數十道火花，一波波的射入了後花園中。

這些攻勢，和上次不同，焰火集中一定的位置，再加投了油浸的棉花火球，片刻之間，就引起了熊熊的大火，連還在開花的秋菊、花樹也引燃起來，火光觸空，照亮了半邊天空，炙熱之氣，一陣陣的冲入了「迎香閣」來。

好一場聲勢驚人的大火。

幸好沙宅四週，人家不多，早已被郭寶元疏散開去，花園和園外有一道圍牆阻絕，火勢雖烈，還未波及到花園之外。

一刻工夫之後，郭寶元帶着一百名兵勇捕快，進入了沙府，提了火叉水桶，把火勢阻集於花園之內。

「迎香閣」外的荷池，積水不少，又近在咫尺，方便了不少。

一座三四畝地的大花園，已完全被大火籠罩，如非有避火之處，只是這一陣兇猛的大火，就能把花園燒爲平地，人物盡化烏有。

凝神而聽，也可以感覺到花園中有撲阻火勢的舉動，但却無驚叫哀嚎聲音傳出來。

常奇果然是早已有備，似是沒有人被大火燒死。

「看起來，他們避火的設施，相當完備。」田長青道：「似是無法用火燒，逼他們放下兵刃投降了。」

吳一諤道：「不錯，很難免一場惡戰，半個時辰之後，讓他停止火攻，咱們兵分三路衝進去，搜覓敵踪，尋找法壇，程姑娘和吳某一路。」

田長青道：「阿横、阿保，你們追隨方懷冰，成爲一路。」

「主人呢？」阿横道。

「我帶琴、棋、書、畫四女一路。」田長青道：「郭總捕頭和苗蘭、花芳，在花園外面截擊敵人。」

小方笑道：「就算他們沒有燒死，也被濃烟嗆得差不多了，只不知常奇會否施展邪術，一旦施展，那就不易應付了。」

「名義上雖分三路攻入，但彼此之間，距離不可拉得太遠，保持着目光可及的距離，以便能彼此相互接應，隨時移轉敵手，以便調整應敵的方法。」

郭寶元拏出六個竹筒，道：「筒中是黑狗血，請諸位帶着，以備不時之需。」

「好極了，世間眞有邪術，也許眞有破解之法。」小方當先取了兩筒。

程小蝶也取了兩筒，琴、棋二女不待吩咐，各取一筒，握在手中。

吳一諤笑道：「也許眞會有用，尤其是進入法壇之後，小蝶，我們先走。」

大袖一揮，飄然而起，飛入了圍

牆。

程小蝶緊隨而入。

小方、阿横、阿保，緊隨着飛入圍牆。

田長青默運內功，劈出一掌。

大龍眞氣化成了一股强猛絕倫的索力，竟把圍牆撞出了一個缺口，回顧了苗蘭、花芳一眼，道：「兩位請輔佐郭總捕頭，應付逃出園外的人，尤其是大法師常奇，不要强行阻攔，但不能失去他的行踪。」

二女點點頭，看了郭寶元一眼。

郭寶元閱歷是何等豐富，立刻抱拳一禮，道：「仗憑兩位姑娘了。」

二女相視一笑，道：「郭總捕頭不用客氣！」

他們心中那會把郭寶元看在眼，所謂輔佐，就是聽命行事，但又不便不聽田長青的，只好點頭，答應得很勉强。

但郭寶元這抱拳一禮，化去了二女心結。

眞是人情練達皆比文章，那麼拱拱手，把一件艱澀的事，變成水到渠成，二個桀傲難馴的毒女，歡歡喜喜幫助郭寶元。

田長青回顧郭寶元，低聲道：「郭兄關照。」

「田公子但有所命，郭某無不全力以赴。」

聽起來，似乎是有點答非所問，但說的有心，聽的有意。

田長青武功卓絕，但身份一旦擺明了，可是皇上欽命捉拏要犯的人，自己應付不了，可以向上報啊，朝廷一聲令下，會聚集全國的捕快精銳，追捕他們。

琴、棋、書、畫四婢，擁着田長青行入了花園中。

四婢都亮了兵刃，田長青也拔出了三稜劍。

他技藝精湛，但却也不輕估敵人。

花園中的火勢已消退很多，花樹都被燒光了，四個院也被燒得十毀六七，但還保住了一個架子，常奇等撲救能力却也令人佩服。

吳先生、程小蝶守在宅院南首，小方和阿横、阿保，守在北面。

四人都未進入宅院，似在等候田長青。

吳一諤揮揮手，道：「田少兄，方少兄，我們三個先進去，餘下的請暫在外面候命，防他們向外突圍。」

阿横、阿保，一向是急先鋒，要他們守在門外，甚是不以爲然，但田長青點了頭，兩人只好從命。

吳先生當先向四合院中行去，步履從容，大搖大擺而入，手中也無兵刃。

小方不敢托大，右手取出寒玉尺，左手還握着一支竹筒。

他是非常傑出的年輕高手，但自知比起由長青有所不及，吳先生就難測高深了。

急行兩步，和田長青一左一右的追隨吳一諤的身後，保持了兩步的距離。

此時，天已黎明，景物隱隱可見。

一進廳門，迎面飛來了一蓬細如牛毛的毒針。

是天蝎手林立的蝎尾針。

他隱在大廳一角，早已蓄勢戒備。

這一把蝎尾針，至少有百支以上，有如一團煙飛了過來。

田長青、小方，都爲吳一諤擔心，如此近的距離，如此衆多的毒針，兩人手中有兵刃，可也沒有把握能全數擊落。

這時刻，就看出吳一諤的眞本領了，只見他雙袖勁急的揮出，身前尺許處，似是突然多了一扇牆壁，數百支蝎毒針，竟難越雷池一步，全部被擋落身前。

是的！玄門太乙神功，凝聚而成的一片罡炁，有如銅牆鐵壁一般，連一支毒針也未透入。

小方暗道：「果然是神乎其技的高人，看來，我的寒冰掌，也是傷不得他了。」

心念轉動之間，另一片數尺方圓的黑色煙霧，又急勁的襲了過來。

飛砂手梁成的毒砂出手了。

挾帶着腥風的毒砂，飛捲而至。

吳一諤冷冷說道：「好歹毒的暗器，不能留下你們爲禍人間了。」

大袖揮出，一片罡炁，擊落毒砂。

田長青一記劈空掌，打了過去，含着大龍眞氣的掌力，遙擊向丈餘外的飛砂手梁成，活活把梁成打得七竅湧血，倒地而斃。

小方的寒冰掌，也劈了出去，他擔心功力難以及遠，疾快的向前行了三步，一道冷風，直標而出。

天蝎手林立第二把蝎尾針尚未出手，只覺寒氣罩身，人已暈死過去。

吳一諤回顧了兩人一眼，笑道：「好功力。」

田長青笑道：「老前輩認爲不能留下他們爲禍人間，晚進是奉命行兇。」

「是啊，長者命，不可違！」小方接道：「只是太便宜他們了。」

吳一諤微微一笑，道：「現在，他們大概不會和我們正面動手了，他們已躲入密室中，以防守爲主。」

田長青歎息一聲，道：「前輩果然有先見之明，如若阿横、阿保等搶先而入，這一片毒針、毒砂，可能要他們見不到今天的日出了。」

「田少兄的屬下，都有相當高明的武功。」吳一諤道：「對陣搏殺，他們都是勇將，但常奇的鬼域技倆，就叫人防不勝防了，非兩人這等傑出成就的高手，就很難應付了。」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丹丘仍以希夷自居闖蕩江南，邂逅美嬌女倩倩，丹丘陶醉在賣弄瀟洒之際，突被倩倩抓上馬背急奔而去，至女山湖畔家中，孤屋中突傳出鹿杖翁之聲，嚇得丹丘轉頭想跑，然而，這次鹿杖翁並非來追擒她，而是在與另一個老者銀鬚叟在叙話，追憶十七年前往事……原來這銀鬚叟是武雲孃之夫，也是倩倩之父，十七年來的謎在倩倩寂寞的心中翻騰……



女山湖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可飛·圖

丹丘狂費煞苦心　慰解倩倩心中愁

「呔！」已然跑了幾步的蕭丹，又躁更急，轉過身來，叫道：「糟老兒，賊鬼老兒，你敢說……」

鹿杖翁不聞不睬，對銀鬚叟說道：「你老兒可眞健忘，忘了我來做甚麼了。」

銀鬚叟啊了一聲，說：

「他……就是……」

「大鬧青州，把那忘恩負義的賊狗官知府割髮斷鬚，令一雙有情人終成眷屬，數日，再又大鬧揚州，大焚衆香樓！

「身上背着一十三條人命，殺官拒捕的……」

「不錯，情俠希夷，呵呵！多情的情俠，你看他，可不是貌賽潘安，風流又瀟洒……」

啊！蕭丹把已提到口腔的心兒放了下來，吐了一口長氣，那知鹿杖翁又道：「不過，這不是他的眞名兒，銀鬚老兒……」他在叫銀鬚老兒，眼兒可瞄着倩倩姑娘。

那口氣尚未吐完，蕭丹可又急起上來，跺脚道：「賊鬼老兒，你敢說，今生今世，我和你沒完兒，小心我把你的山羊鬍，一根根拔落來。」

鹿杖翁可不受他恐嚇，一聲呵呵，說道：「你們可知我這鬍子怎麼越來越少了，就是被這娃娃今日拔兩根，明日拔下一綹來，活脫就是個小狂癲，故爾他本名丹丘生的，都叫他丹丘狂了，喂！娃娃，我可沒說錯話兒吧。」

昏暗之中，沒人見到，也沒人注意，只有蕭丹，才見到鹿杖翁對她眨眼兒，那顆心兒不但落了地，而且喜得眼兒笑，眉兒開，豈僅不再逃跑了，敢情這遭老兒還眞可愛，甚至連老兒的酒糟鼻子，也不覺得討厭了，嘻嘻笑道：「算你啦，且饒你這回兒。」

那銀鬚叟睜大了眼睛，倩倩的眼裡，淚珠兒還在打轉，竟連傷心哭泣也忘了，甚至忘了羞臊，說：

「你你……原來你眞是……」

蕭丹得意洋洋，少不免又要賣弄一下風流，昂昂然，轉了一下身兒，說道：「我早告訴你啦，不才……啊，我是說：在下正是丹丘狂，大鬧青州，又大鬧了揚州，不過，倩倩你別怕，休聽這糟老兒胡說八道，我可沒殺過人，手上連一點血腥兒也沒沾過，那一十三條人命，是這個賊鬼老兒硬栽給我的。」

倩倩一跺脚兒，却又啐了一口，說道：「該死，還道你是個讀書郎，早知你是……」

「何物三狠，今日在道上，若不是你……我就痛懲這三個賊子了。不過，倩倩你眞好，若非你不信，我怎能……」湊過了些，在她耳邊說道：「軟玉溫香抱滿懷。」

登時把倩倩臊得滿面通紅，今日在路上，心急救人，把人家拉上馬來，並讓人家抱着她的腰兒，當時情急，一片好心，忘了人家是個少年郎，而且，還是名震江湖的情俠，如何不羞上加羞，愧上加愧，又如何不羞得滿面通紅。

且慢，不過，她仍然不信，這麼嬌嫩得像大閨女的少年，竟會是名震江湖的情俠？簡直一些兒也看不出會有一身絕世武功？

瞪大了眼兒的倩倩，移了一步，又滑了一步，認眞把這個丹丘狂的情俠打量起來，正因那天色昏暗，那又白又嫩的臉兒，反而更明顯了。

人家是個少年郎，今日自在道上相識以來，她可是個姑娘，怎好仔細打量人家，不過覺得俊美之極而已，稚氣令人好笑，天眞更令人喜愛，如此而已，也許這些加起來，正是她一見那三狠，心下一急，竟連嫌疑也不顧了，把他拉上馬，慌忙躲避之故。

啊呀！適才……適才！她的臉兒紅了，好在天色太暗了，雖然她感到像燃燒，這丹丘狂却看不見，適才，她傷心，眞是哭得死去活來，不又哭倒在人家懷裡，任由人家抱着。

她不僅臉兒熱，心兒也在跳起來，嗳呀，眞羞死人。

那蕭丹却看得清楚，鹿杖翁不但對她眨眼兒，也對那銀鬚叟使眼色，悄悄地，悄悄地，趁倩倩睜大了淚眼對蕭丹打量，兩個老兒悄悄地退走了。

她何等聰明，登時明白了，原來，這糟老兒替她圓謊，不揭穿她，是這個意思，是要把倩倩交給她，倩倩姑娘若不是因她來這麼一打岔，必然仍會傷心得啼哭不休。

好哇！蕭丹大喜，有了倩倩在身邊，就不怕糟老兒揪她回去，自然也不會揭穿她了。

那麼，情俠風流，自該惜玉憐香，掏出塊手絹來，挨近身去說：「瞧你，梨花帶雨，哭得我的心兒也痛啦，來，把眼淚擦乾了，啊唷！你……爲甚麼打我。」

倩倩正臊得心跳臉紅，蕭丹竟然挨近身去，霍地腕底翻雲，一把掌，刮在蕭丹臉上。

她那會防到這一着，打個正着，倩倩的玉手纖纖，雖刮得不重，可也不輕，蕭丹登時感到熱辣辣的。

倩倩早另一隻臂兒一圈，已一把將她手中的手絹搶了過去，啐了一口，還輕輕地，跺了一下脚兒，說：「原來你……你壞透啦。」

蕭丹明白爲甚麼打她了，笑啦，該死！笑道：「軟玉溫香抱滿懷，而且還叫我抱得緊些，是你拉我上馬，叫我抱緊的，我怎麼壞！」

「你！還說，你敢再說，我是救你呀，誰教你長得這麼嬌嬌嫩嫩，那知你眞是……」

「情俠希夷，」蕭丹說：「本名兒丹丘生，人家又叫我丹丘狂，啊！當眞……」

她忽然心中一動，妙極，打蛇要隨棍上！把話兒轉入正題，可不是有了藉口。

「你還敢說不壞，適才……啐……你怎麼又抱住我。」

「當眞好笑得緊。」蕭丹說：「是你哭倒在我懷中，我若不抱住你，地凍天寒，怕你不早掉入這寒湖了。倩倩，當眞，你不覺得，眞個是，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麼？今兒在道上乍相逢，我一見你，就覺得，而且不也說了，咱們是有緣千里來相會，而你，不也是麼？不然怎會初相見，乍相逢，就拉我上馬，要我抱緊你……」

「我我……」

倩倩說不下去，心下可不也想，忑怪，平日與人相遇，何曾假人以顏色，有生以來，從未曾笑過的，竟也笑了，就算是一時情急救人家吧，怎生竟連男女之嫌也不顧了？難道，這這……眞是有緣？

「還有我！」蕭丹接口道：「倩倩，該說你和我，這是有緣呀，這就是……一見鍾……情。」

蕭丹趁她痴痴呆呆，早又挨近身去，倩倩再不打她，也不躲開了，當眞，一再被人家又摟又抱，還避甚麼嫌疑，何況，那天色更黑了，惟有那女山湖水，偶然映着天幕的微光，有暗光在閃動，原來，她也發現，她爹和鹿杖翁，不知何時已去了。

「來，倩倩，來啊，坐下來。」

倩倩姑娘，而今成了倩倩，更親密了，親切的呼喚，那麼自然，而倩倩是那麼悲傷，那麼無助，痛哭了一場之後，又是那麼軟弱，竟任由蕭丹扶着胳膊，在墳台前坐了下來。

蕭丹感到一陣陣心寒，因爲，倩倩一坐下，那牙兒又咬得格格作响，如何會不明白，她又想到了殺母之仇，自是在想報仇雪恨了。

「却是，倩倩，你可知，第一個叫我丹丘狂的人，是誰？」

倩倩斜睥睞睇，並肩兒坐着，那麼自然地肩靠着肩，也自然只有斜睥睞睇了，哼了一聲，說：「眞沒錯兒，乍看嫩嫩痴痴，還以爲你不過……天眞，可不是，啐，其實輕狂。」

抿着嘴兒，笑在心裡，蕭丹說：「這又怎能怨我呀，誰教你……倩倩，你長得這麼好看。」

眞怕倩倩又一個嘴巴子打來，慌忙躲閃，不過，是躲在她肩後，

反而把她貼得緊了些。

那知倩倩只是半含半嗔，瞪了他一眼而已，啐了一口，說道：「你敢再輕狂，說啊，第一個叫你丹丘狂的是誰？我記起來，你說過的，甚麼……甚麼旗女。」

「不錯，」蕭丹道：「正是她。」

「那那……那旗女，一定年輕又美貌，是不是？」

一聽那話兒酸酸的，蕭丹想笑，可又不敢，繃緊了臉兒，點了點頭，說道：「你猜對啦，和你我的年歲兒都差不離多少，美是眞美，只不過，可惡又邪門。」

倩倩顯然有些兒緊張，說：「你一再說邪門，怎麼邪啦，可是，她纏住你？」

「不僅纏住我。」蕭丹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不是因爲想到那旗女，而是倩倩那緊張的模樣兒，說道：「而且，綁住我，倩倩，你說，那有多邪，她腰間插着一隻旗兒，悄不見，那麼一指，我就被綁住了，竟然扎掙不得。」

「哼！」倩倩說：「那必是個妖精魔女了，情俠多情又風流，必是那妖精放出情絲，把你綁住了吧？」

「我也是這麼說。」蕭丹輕輕地，把她的肩頭摟了一下，說道：「但不是的，原來，是紫烟蘿。」

倩倩啊了一聲，紫烟蘿近年來，雖已銷聲匿跡了，不再在江湖中出現，但曾震撼過武林，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這倩倩雖隨老父隱居在女山湖畔，不與江湖中人往來，豈有不耳聞其名的，如何不大吃一驚！

「嘿！」蕭丹假裝面現懼色，道：「旗女豈是紫烟蘿，倩倩，原來你我以前都不知道，紫烟蘿敢情是一種……一種近乎邪門的武器，視之不能見，惟有日光之下，才能見到一蓬淡淡的紫烟一閃，但你見到時，已被那簡直細柔若游絲的蘿綑綁住了，休道利劍不能斷，而且，壓根兒你已動彈不得。」

「啊！」倩倩說：「那麼，這旗女……」

「紫烟蘿確有其人，不過是隱去姓名，以武器作名了，倩倩，敢情這旗女，不過是紫烟蘿背旗兒的，那紫烟蘿原來就收藏在旗桿中，向人一指，便快如閃電，似輕烟，把你綑綁住了。」

「紫烟蘿的旗女，原來竟也如此厲害！」

「倩倩，」蕭丹正在把她的手兒握在手中了，點了點頭，說道：「那紫烟蘿更了不得，只要一揚手，近身兩丈之內，她就能將你綑綁了。」

倩倩姑娘的一雙眼兒睜大了，明亮得像星星，即使並肩而坐，也看不清她那清麗的臉龐，但感覺得到她微微一震，說道：「不怪傳說無人能敵了，連他的身也近不得！」

「倩倩，妳錯啦，不是他。」蕭丹說：「原來和你我一樣，啊！我是說，年歲兒，比我們大不了三兩歲，像你一樣，也是一位姑娘。」

倩倩啊了一聲，明亮的眼兒在她臉上打轉起來，說道：「可眞想不到了，原以爲她不知是個不知有多獰惡的魔頭。那麼，你見過了？是了，一定是那旗女用情絲擒住你這風流又英俊的情俠，把你送去給她了，因爲，情俠風流天下聞。她，那紫烟蘿，當然不會放過你。」

蕭丹樂得心裡大笑，差點兒連嘴也合不上來，說道：「不是情絲，是紫烟蘿。」

「當然捨不得傷害你，這風流又俊俏的情俠，那紫烟蘿，可不也就是情絲。」

「倩倩，」蕭丹柔聲說：「我倒是被擒住了，不過不是紫烟蘿，而是你，你的情絲比紫烟蘿更厲害百倍，看不見，逃不掉，不是把我綁在你身邊了！」

倩倩啐了一口，含嗔帶羞，一定也喜在心兒裡，說道：「你敢再……啐，人家叫得不錯，眞是個丹丘狂，咱們說正經。」

「好，」蕭丹說：「說正經，我連那紫烟蘿也沒見，不過麼，普天之下，再沒有比我更清楚她的了，倩倩妳知她是誰？」

「我那會知道，我不過長街賣魚，在道上，多次聽那些江湖中人說起而已。」

那銀鬚叟和她住於這女山湖，何以爲生？銀鬚叟不敢在江湖上露面，倩倩長街賣魚，倒也不難想像。

「就像今日一樣，」蕭丹說：「若不是今日聽你唸那首詞兒，我幾乎發現不出你來。」

心下却想：可憐的倩倩，她爹逃避武雲孃的追踪，必是囑咐她，連和人交談也是不許的，十七年，十七年了，寂寞的歲月，多寂寞的青春，啊！

忽然，心中一動，今日，她怎生誦起那首詞兒來？恰是她走近的時候？這不是要引起她的注意是甚麼？一定是……是一見他，也像那旗女，像那些衆香園的燕燕鶯鶯一樣，動了芳心。

必是被她說破了，倩倩顯然有些兒慌忙，臉兒一定紅了，蕭丹却笑不起來了，即使是在心中，倒感到了些兒歉咎。

倩倩分明慌忙用話來岔開，說道：「你到底，能不能正經些兒。」

「說正經呀。」蕭丹說：「怎麼不正經了，倩倩，不過，說出來，

一定嚇妳一大跳。」

「哼！」倩倩一定揚了一下眉兒，眉似春山黛，黑夜之中，自是看不見的，只能見到她抬了抬眼兒，說道：「啊唷，我可眞膽小得緊。」

「好！我對你說了吧。」蕭丹道：「那紫烟蘿，不是別人，是你的……姐姐，同父異母的姐姐，那武雲孃的女兒。」

蕭丹早防到了，悄沒聲，伸臂橫過她的芳肩，搭在她的右肩頭上，倩倩就只能動了一下，跳不起來。

可不是嚇了一大跳，此時，此刻，令她更驚訝的，了不得，才知鹿杖翁所說不假，人家也沒騙她，因爲那隻搭在她肩頭的手，簡直重若千鈞，她若不是想跳起來，却又感覺不出來。

蕭丹眞正經起來了，道：「倩倩，是眞的，我和那旗女相處了兩日，她把一切一切，詳詳細細，全告訴我了。」

於是，蕭丹把所知，有關紫烟蘿的一切，全告訴了她，也把她的手兒，握得緊緊的，說道：「原來，不論武雲孃，還是你那金鳳姐姐，都得到一燈大師的慈悲，尤其是你這金鳳姐姐，就不僅是得到一燈大師指點過功夫而已，因爲她患有不治之症，爲了替她療症，把佛家無上心法也傳授給她了，之所以，當今天下，論武功，簡直曠世無儔。」

蕭丹自是誇誇其談，把有關紫烟蘿，所知的，加鹽又加醋，道：「倩倩，你可又知妳這姐姐，爲何化名爲紫烟蘿，妳不是也以爲她是男人麼？事實上，江湖中人，從沒一人見過她的眞面目，她身邊不但有兩個旗女，還有兩個劍童，任何一個，簡直都已罕有敵手了，壓根兒就不用她出手，你想想，江湖中，尤其是黑道上的人，能不聞名喪膽。其實，你這姐姐……」

「不！」

倩倩叫道，叫聲自是從牙縫兒裡迸出來。

「當然是……妳的姐姐，」蕭丹把她的手握得更緊了些：「既然得到佛經慈悲，非但不邪惡兇殘，而且大孝，因爲她娘……她那娘，一生嫉惡如仇，那江湖上，武林中的敗類，死在她手下的，當眞不計其數，結仇太多了……」

蕭丹早防到她有這一着，不容她跳起身來，倩倩切齒道：「你胡說，我娘一點兒武功也不會，竟也被這賊人一掌劈死！」

「倩倩，你忘了鹿杖翁那糟老兒怎麼說的了！她非但不想傷害妳娘，而是妳娘突然撲出，她收掌也來不及了，她惱恨的，是妳的爹。倩倩，妳且想一想，丈夫移情別戀，而且苦尋了那麼久，她如何不惱，倩倩我也和妳一樣，也不過是初次聽到，但也可以想到，武雲孃誤傷妳娘，也後悔得不得了。」

「你胡說……一定……你一定被那紫烟蘿，還有那旗女迷惑了，是以幫她說好話兒。」

驀可裡一掙，却那裡奪得出手來，倒又被蕭丹連她的芳肩也摟緊了，說道：「我沒有，倩倩你且想想，若不是一見妳娘誤傷在她掌中，又愧又悔，豈會默默地，就那麼走了的，若眞是兇殘成性，豈會如此？却是性烈了些，那倒是眞而又眞，她在江湖上結仇太多，也就是這緣故，後來，尋訪你爹的下落，創立金鳳鏢局，十多年來，把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都走遍了，關內關外，內蒙外蒙大小金川，何處沒有尋到，倩倩，妳可知道，紫烟蘿，妳那姐姐，名兒就是金鳳嗎？以妳爹親自取的名兒命名鏢局，用意苦心，不過就是要妳爹見到甚至聽到，就知她空闈孤守的妻子，心愛的女兒在呼喚，呼喚他的歸去。倩倩，十多年了，獨抱影兒眠，背看燈花落，多孤寂的歲月，流年在暗中偷換，青春就這樣在寂寞絕望中老去，倩倩，那是何等無情又殘酷的懲罰，妳不覺的，簡直生不如死，她已受盡了懲罰麼？」

聰明的蕭丹，如何會不知道，要想阻止倩倩不去報殺母之仇，是不能激怒她的。

輕輕，輕輕地，把倩倩摟緊了些，她明白了，當眞，她和倩倩進入茅屋，豈能瞞得鹿杖翁這個鬼老兒，是了，把她爹對她隱瞞了多年的往事重提，必是故意說給倩倩聽的，長痛就不如短痛，既然早晚倩倩必會知道的，倒不如索性對她說了。

嘿！喜得蕭丹心花怒放，那自是喜在心裡，當着正悲苦的倩倩，她是不會形諸於面的，她眞明白了，鹿杖翁這賊鬼老兒，非但不會揪她回無名山莊，而且，還要她留在倩倩身邊。

她知道該怎麼做了，要倩倩不去找武雲孃報殺母之仇，法兒只有一個，用情絲，把她縛牢，雖然她不過是假鳳虛凰，既已瞞過了那旗女，又瞞過了衆香樓那麼多燕燕鶯鶯，倩倩不也眞相信她就是丹丘狂，風流的情俠了。

可憐的倩倩，十七年寂寞湖山，多寂寞的歲月，連伴兒也沒有一個，而今，却來了個風流俊俏的少年郎，來伴在她身邊，又是這樣軟語溫馨，青年的烈焰，却在心裡燃燒起來。冷若冰霜的臉上溶解了，

蕭丹的芳肩也溫暖起來，原來倩倩的熱淚濕透了她肩頭的衣衫，不但任由她摟住，而且把面頰倚偎

在她的肩頭。

「原來，倩倩，妳那姐姐化名為紫烟蘿，令江湖武林，黑白兩道，聞名喪膽，原來用心良苦。」蕭丹繼續說道：「因為她娘武雲孃，在江湖上樹敵太多了，一朝退隱，把金鳳鏢局交給妳這姐姐打理，立即現了敵踪，敵暗我明，那自是防不勝防。」

「這與她化身為紫烟蘿，有何關連？」

終於，倩倩開口了，終於，從仇恨悲苦中，轉移了她的注意。

「這就是妳那姐姐用心良苦了。」蕭丹說。不但一再提起，而且加重語氣：「神出鬼沒，令江湖武林中人聞名喪膽，然後，對外揚言：與武雲孃也有不共戴天之仇。」

倩倩抬起頭來了，奇道：「為甚麼？為何我那姐姐……啊，為何她要如此？」

蕭丹好不得意，她的心思沒白費，倩倩不自覺間，已接受了她的姐姐。說道：「妳想想，紫烟蘿令武林中人聞名喪膽，却也不敢去找武雲孃報仇雪恨，那些懷恨在心的人，妄想去報仇，豈不是去送死，不，倩倩，還不僅此，她以同仇敵愾號召，把與她娘有仇的人結合起來……」

「一網打盡？」

「不！」蕭丹說：「妳這姐姐眞了不得，她化身為紫烟蘿，她自己，却是菩薩化身，把那些和她娘有仇怨的，都一一化解了。倩倩，說來妳也許亦不相信，竟連她娘也不知道。」

倩倩站了起來，無言默默，走向湖邊，肩頭的劍穗，隨同她的秀髮，在夜風裡飄飛，衣袂也在飄飛，飄飄欲飛，似要乘風飛去。

＊　＊　＊

她眞會飛去嗎？飛向那仇恨的遠方？

茅屋、坭墻，隔壁有聲响，清晰可聞，蕭丹被驚醒了，睡在隔壁，房中的倩倩，夜半起身做甚麼？

蕭丹一怔之下，心說：不好，倩倩一定去報殺母之仇，找武雲孃去了。

寡言、個性沉毅的倩倩，一旦得知殺母的仇人是誰，那會被蕭丹幾句話就能嚇阻的，自也不會說出口來，一定是了。

那敢怠慢，聽得咿呀一聲响，隔壁的房門打開又關上了，慌忙也溜出房來，夜風更強勁了，在草原裡呼嘯，水波在拍岸，但天上却有了星光，湖上雖然烟波迷茫，但遠處的山影，映在天幕上，却清楚可見。

她凝眸一掃眼，立即發現了，倩倩！衣袂飄飄，肩頭上的劍穗也飄飄，但不是今日來時的去路，而是沿着湖岸走去。

蕭丹吐了一口氣，放下了心頭大石，她明白了，知她要去何處了。

就有那麼巧的，敢情和她的心思不謀而合。原來蕭丹已打定主意，嘿嘿！甚麼嘯天狠、野山狠，尤其是何物黃鼠狠、癩蝦蟆。

竟也想吃天鵝肉，原來想趁夜黑風高，人不知，鬼不覺，悄沒聲，就把三狠痛懲一頓，妙極。情俠丹丘狂，不，情俠希夷懲惡鋤奸，不用說，瞬即傳遍江湖，傳到金陵，傳到那總鏢頭金鳳的耳中。

當然，更重要的是，情俠風流又瀟洒，被更多人見到，讓那金鳳的紫烟蘿相信，確確實實，奇醜的胡奇不是希夷。

這就是隔壁的响動，她能聽到，而且能夠立即追出之故，因為她正起身，正準備出發了。

那知，這麼巧，竟不謀而合，湖右面山上，就是三狠安窑立寨之處。

銀鬚叟隱於女山湖，已有一十七年，不是隱者之漁，而要人家相信，實是漁者之漁，一網魚蝦一網糧，靠打魚為生的，是以若然出手，豈不敗露了行藏。

不料，何物三狠，竟然太歲頭上動土，欺上門來，當眞是可忍，孰不可忍。

為何？那倩倩在前，奔馳了一段路，又停了步來，似有所待，但又並未回頭。

是了，一定是怕被她爹發覺了，不讓她前去，蕭丹倒不時回過頭去探望，曠野凄迷，若然有人跟來，憑她的目光，老遠就可看到了，但只有湖上刮來的風在呼嘯。

倩倩又走了，蕭丹不禁暗暗點頭，雖然亦步亦趨，跟得輕鬆，但較之那旗女，亦在伯仲之間，江湖武林中，已是罕見了。

沿湖北行，那樹木漸漸多了起來，先前所見映在天幕上的山影，已出現在眼前了，不料錯眼間，已失去了倩倩的踪跡。

蕭丹飛身急掠，咦！怎麼脚下軟軟的？點地旋身，向横裡飄出兩步，登時毛骨悚然。

敢情是死屍！

玄門功夫，靜中能生明，何況在星光下久了，天眞未鑿，不失赤子之心，手上從未沾染過血腥的蕭丹，如何不嚇一跳。

不僅是見到，而且脚踏在屍身上，嚇得她轉身要跑。且慢，這必是山口，三狠就在這山上安窑立寨了，倩倩也就在這裡失去踪跡，顯然是她所殺，殺的必也是賊，她，又為何而來？不也是殺賊麼？倩倩必在這左近，若眞被死屍也嚇跑了，豈不被人家笑話。

說眞的，她只想痛懲三狠，可不是來殺人的，眞想不到倩倩一個姑娘，下手竟這麼狠。慌忙一掠數丈，啊呀！落地，竟然脚下又是一軟！

了不得，又是一具死屍，又踏在屍身上。蕭丹心下不禁駭然了，她以為倩倩之所以冷若冰霜，不過是她自幼在孤獨寂寞中長大之故，其實善感多愁，不料竟如此狠辣。

更令她駭然的是：雖然是在黑夜之中，視綫之內，竟不知她是如何出的手，那麼，她小看人家了？

蕭丹童心活潑，當眞是玄門的修為，仍然嬰兒赤子，荒山、黑夜、孤身，如何不毛骨悚然，慌忙又一驚，飛掠上山，還好，落地，再沒踏在屍身上了，這才閉了眼兒，長長地吐了一口氣，那知，一睜眼，啊呀！

慌得她旋身，錯步。

人影！因為她一睜眼，一個人影，俏生生站在面前，她一旋身，那人影一晃，又阻住了她的去路。

竟然是倩倩，說道：「雖然是賊，可不是罪魁，不過是放哨的小嘍囉而已，你怎麼出手這麼狠？」

甚麼？蕭丹怔住了，她以為這兩個賊是倩倩所殺，那麼，另有人了？那麼，會是誰？

那麼，她沒有看錯，倩倩面冷，其實心腸軟。

那麼，倩倩不僅有一身功夫，而且比她想像中更了得。

心下一喜，不自覺，挨近身去，一伸手，倩倩姑娘滑步一抛手，黑夜之中，雖然看不見，一定臉兒紅了，說：「你！放尊重些。」

當眞，人家不知她是易釵而弁。當眞，而今現在，她是瀟洒又風流的情俠呀，樂得她輕聲一笑，說道：「這不奇啦，妳一而再，讓我軟玉溫香抱滿懷，又摟又抱啦，却不讓我握一下手兒。」

啐了一口，倩倩的臉兒一定紅透了，瞪了一下眼兒，道：「你敢再說，我不過以為你是個……嫩雛兒，一時情急，心急救你呀！那知你是……呔……你敢再……」

「是眞情俠自風流。」

倩倩眞有些惱了，敢情她一惱，話聲登時冷冰冰，道：「你敢再碰我一下，拿開你那血腥的手，哼！我這劍，可沒長眼睛。揚州城，一十三條人命，先前還眞不信是你殺的，現在方知你眞殺人不眨一下眼兒。」

蕭丹縮回手來，不惱，更喜歡她了，道：「倩倩，你眞好，我已告訴你啦，我這手上，半點兒血腥也沒沾過，這麼說，這兩個賊子，不是你殺的了？當眞，我沒見妳出過手，妳想想，可又見過我出了手麼？且慢，這麼說，有人先我們一步上山了。快走！」

「眞……不是你？」

一言未了，驀聽山上人聲沸騰，火光，火光一閃之下，竟熊熊地燃燒起來。

趁倩倩一怔，蕭丹只一斜身，到底握住她的手了，倩倩也就不再掙扎，也不由她掙扎，因為蕭丹拖了她就往山上跑。

啊！蕭丹只跑得兩步，忽然一縮步，回過頭來，只不過仍把倩倩的手抓住緊緊的，說：「妳……妳眞是倩倩？」

明知她是倩倩，當然是倩倩，却因先前是在黑暗之中，從那身形，那肩頭的劍穗，尤其是她那聲音兒，冷冷脆脆的，但火光一照之下，却判若兩人。

只見她：頭上巧梳雲鬟，布衣已換了羅裳，黛眉巧畫，朱唇桃夭，艷麗極了。

倩倩跺脚道：「還不快走，你為何不轉眼望着我？」

「妳！眞美。」蕭丹即使也是個姑娘，也不由直了眼兒，說：「多謝你。」

倩倩臉上一紅，敢情也會嬌羞，瞪了她一眼，却一時會不過意來，說：「多謝我甚麼？」

「為悅己者容呀！」蕭丹說。

倩倩的臉更紅了，也許山上火燒得更旺了。啐了一口，說：「你胡說甚麼，爹怕洩露了我行動，不許我出手，故爾……」

「故爾漁家女，扮成了個美嬌娘。」

若不是被說破了，若她不是為悅己者容，為何羞赧，為何臉紅，為何任由蕭丹握着手兒。

蕭丹把她的手揑了一下，一聲呵呵，就在這瞬間，風聲颯颯，人影倏晃，當先一個黃衣人，竟凌空飛落，截住了她們的去路，跟着身前也落兩人，好粗獷的漢子，鬚眉如戟，一個更大頭環眼。

蕭丹一見倩倩的眉兒豎了起來，就知來的三人是誰了，仍然緊握她的手兒不放，向黃衣人一指，說道：「我知他是誰了……」

那如飛趕來的三人，正是三狠，黃鼠狠輕功最好，是以也最先趕到，而且從兩人頭上掠過，落在兩人身後，截住去路，嘯天狠與野山狠却也不慢，攔在前面。

蕭丹與倩倩雖已進了山口，那把這三狠放在心上，言語無忌，甚至調笑驚呼，風涼夜靜，是以那三狠聞聲趕來。

那知火光照耀下，不過是衣錦繡綺羅的少年男女，都不由一怔，互望了一眼，顯然有些失望。顯然，三狠的巢穴被焚，正追查敵踪，聞聲怒極趕來。

那知，不過是兩個少年男女，而且，不是往山外逃，而是正尋路上山，而且，携着手兒同行。

嘯天狼性烈如火，喝道：「滾開，快快追查，休讓放火之人逃走！」

却是那黃鼠狼因落在兩人身後，是以一眼便見到倩倩背負長劍，道：「且慢！我來問她。」

只見那野山狼鬢眉如戟，道：「問甚麼，若不是遊山玩水迷途，就是私奔的少男女。」

蕭丹把倩倩的手捏了一下，倩倩挑高了眉兒，便又垂了下來。

那黃鼠狼當眞好快的身手，兩人才見人影一晃，已從兩人身後轉到前面，而且攔在嘯天狼與野山狼身前，山上火光熊熊，只見黃鼠狼搖了搖頭，想必也在使眼色，說道：「大哥、二哥，今日是小弟的大好日子，且請暫息雷霆之怒，既然我們也會遍邀天下英雄，如何不問個明白，今日結綵張燈，兄弟們辛苦，也許多喝了兩杯，酒後失手，也是有的，好在忠義堂尚未波及。」

嘯天狼既是大哥賊魁，自當威儀，蕭丹一眼便能辨得出來，只見這賊魁點了點頭，像是才被提醒了，說道：「老三，你說得是，我等豈僅遍請天下英雄，更專程請紫烟蘿駕臨……」

不僅蕭丹了，便倩倩也心頭一震！紫烟蘿，當眞是如雷貫耳，蕭丹如何不想一見，只不過，她這冒充的情俠希夷，豈不被識破了？

倩倩更是激動，敢情這名震江湖的紫烟蘿，竟是她同父異母的姊姊不說，更是殺母仇人之女，而且相見就在目前。

互望了一眼，可不都楞住了，不自覺，蕭丹把倩倩的手，也握得緊了些。

忽聽那野山狼啊了一聲，跨前一步，瞪大了眼睛，打量起二人來，說道：「大哥，常聽你言道：紫烟蘿身邊的劍童旗女，當眞就是玉女金童，莫非……」

那黃鼠狼早看出這少年男女大有來歷，呵呵笑道：「適才多有得罪，請教……」

蕭丹聽得一聲旗女，心頭早是一震，旗女！那紫烟蘿若眞會前來，旗女若已回轉金陵，打旗兒的行先，旗女必然先行一步，若見到她與倩倩携手同行，恁的親密，那還了得！心頭一震，握着倩倩的手，不自覺鬆了。

那料她心頭一震，倩倩已有所覺，震地一翻腕，倒把她的手反握在手中了。冷冷地哼了一聲，蕭丹對她曾一再提及旗女，聰明的姑娘，最是敏感不過，好哇！丹丘狂，情俠風流，必是到處惹草拈花，到處留情。

全在一時之間，都不過是自生的反應，快得幾乎連面前的三狼都沒發覺。

也就在這一瞬間，驀聽一個冷冷的淸脆的聲音，說道：「不用請教了，丹丘生，好一個令天下的怨女痴男，有情人都成眷屬的丹丘狂。」

可不是打旗兒的行先，旗女先一步到了，當眞是寃家路窄，不早也不晚，適時到了。

蕭丹急道：「放開我，這妞兒邪門得緊。」

用力一掙，那知倩倩倒把她的手握得更緊了。右臂一揚，已把寶劍撤在手中，火光照映之下，登時閃出一片寒濤。

早聽那嘯天狼呵呵笑道：「姑娘駕到，可知紫烟蘿言而有信，肯賞我的薄面了。」

火光照映之下，閃出一片紫霞，一閃而沒，現出一個姑娘來，只見她眉兒挑煞，杏眼含恨，倩倩目不轉睛，看得明白，來的這姑娘手中有桿旗兒，一揚之下，那旗身紫霞盡斂。

簡直是從空飛降，使倩倩也不禁駭然，不過是紫烟蘿座下的旗女而已，不怪那紫烟蘿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了。

只有蕭丹才明白，那旗女藏在旗桿中的紫烟蘿，端的妙用無窮，不僅能飛出兩丈之外，縛人於無形，而且那萬縷千絲，急射成束，搭在山石或樹身之上，借力飛身，便宛若從天而降，飛掠何止十丈，只憑這一手兒，便足以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了。

那野山狼、黃鼠狼，可不也駭然大吃一驚！尤其是那黃鼠狼，自以爲輕功了得，不料來的不過是紫烟蘿座下的旗女而已，和人家一比，簡直已是望塵莫及，何況那乍現倏隱的紫色霞光，神奇詭絕，不怪他們的老大嘯天狼，奉紫烟蘿如神明了。

都以爲旗女一到，紫烟蘿也就會現身前來，不禁都肅然後退了兩步。

那旗女多一眼也不瞧三狼，豈僅面露幽怨，更咬緊了牙兒，一雙眼睛，却盯着倩倩，瞬也不瞬。

蕭丹逃不了，躲不過，只有硬着頭皮，嘻嘻一笑，說：「喂！小妞，咱們是君子動口不動手。」

「她是誰？」

那旗女的手中旗兒，只不過指了一指，便已嚇得蕭丹躲到倩倩身後，倩倩伸出一根指頭兒，搭在她的脈門上，蕭丹豈僅掙扎不脫，而且連勁兒也使不上來，心中大急，旗女一問，她倒急出主意來。登時昂昂然，從倩倩身後轉了出來，眉兒一挑，嘿了一聲，說道：「小妞，敢情妳孤陋寡聞，妳已見到她手中劍，竟還不知她是誰，妳若有膽放出妳那邪門兒的情絲來，她的慧劍就能把它斬得寸寸斷。」

火光熊熊，倩倩寶劍上的寒芒在吞吐，旗女豈有看不到的，果然瞪眼了。

原來那紫烟蘿不是普通刀劍所能斷的，但削鐵如泥，吹毛得過的寶劍，却是它的尅星。

那旗女的眼兒睜大了，竟連蕭丹也不理睬，瞪着倩倩手中劍，道：「你說甚麼？當眞！她手中當眞是慧劍？」

原來那金鳳總鏢頭的紫烟蘿，對她言道：「當今天下，能斬斷紫烟蘿萬縷柔絲的，只有一把慧劍，不過這慧劍已隨同她失踪的爹金豪，已失踪多年了。」

蕭丹一怔，她那知道倩倩手中劍何名，不過是胡謅的。登時心中一動，悄不見，對倩倩眨了一下眼兒，只道旗女眞怕了寶劍，說道：「當然是慧劍，小妞，任妳有萬丈情絲，慧劍也是能斬斷的，問妳怕不怕？」

慧劍斬情絲，蕭丹不過是打趣調笑，不料倩倩竟也一怔，道：「你倒好眼力，有些兒見識。」手中劍一揮，那山上熊熊的火光雖然漸漸暗了下來，劍上反而發出一片森森寒濤，說道：「不錯，你那主子必又告訴過你，有關這慧劍的來歷了。」

倩倩也把握着的手放開了，不再惱怒，因爲她已看得出來，而且已明白了，這丹丘生不過是怕了旗女的紫烟蘿，其實並非有情。

只見那旗女反而面露驚喜之容，反而上前了一步，對倩倩道：「請問姑娘貴姓大名，劍主人在何處？不錯，我豈僅知道這慧劍的來歷。而且，金鳳鏢局亦可說爲尋訪此劍，以及此劍的主人而創立，已尋訪了十多年，此劍既在姑娘手中，姑娘與劍主人必然大有淵源，可否請姑娘賜告？」

蕭丹大吃一驚，不料倩倩手中眞是慧劍，不料旗女知道慧劍來歷，這是從何說起，正在千方百計，阻止倩倩向武雲孃報殺母之仇，千方百計化解，那料誤打誤撞，倒先教武雲孃母女尋訪到倩倩的爹的下落。

心下大急，急中生智，惟有趁倩倩尚未說出，趕快把旗女引走，幸是倩倩已放開手了，大叫一聲：「呔！你這三個賊子聽眞了，情俠希夷，本名丹丘生，這個邪門兒的旗女小妞，叫我丹丘狂，今晚要替天行道，你們那巢穴的火，不但是我放的，而且還要懲惡鋤奸。」

像是轉身，那料她身形一晃，施展開無名山莊的玄門功夫，大象無形，道隱無名，頓失踪跡，只聽脆生生，連聲响嘹，那三狼大叫連聲，都跳了起來，分明都重重地捱了一口嘴巴子。尤其是黃鼠狼，分明像是要縱身，那知脚才離地，腿彎上一麻，不是跌下，而是跪了下來。

一時之間，那自是兔起鶻落，那旗女與倩倩不但同時怔住了，而且都暗暗心驚，別說是倩倩了，便旗女亦不會見過蕭丹施展眞實功夫，敢情竟然恁地奇詭絕技。

同一瞬間，驀聽那嘯天狼、野山狼一聲大叫，那麼魁梧的身軀，竟然直跌了出去，竟然再也爬不起來。

却見蕭丹在暗下來的火光之中，簡直似由散而聚一般，現出身來。

拍拍手，說道：「這想吃天鵝肉的癩蝦蟆，可饒他不得，倩倩，交給你啦。」

「你你……你要走？」

蕭丹斜身一滑步，眞像是怕極了那旗女，早又躲到倩倩身後，却對那旗女直眨眼兒，說道：「這妞兒邪門得緊，我由此邊兒向南方逃，那知寃家路窄，若不逃，被這妞兒放出情絲來，我就休想脫身，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老樹、孤塚、朝霞我等你。」

蕭丹把倩倩的手兒捏了一下，轉身就跑，邊跑邊嚷：「妳這該死的小妞，有膽兒，妳就追來。」

不僅是眨眼了，而且向旗女一招手，山上的火光熄滅了，只有紅紅的餘燼映着濃烟，蕭丹眨眼已隱沒在黑暗中。

那旗女滿懷幽怨，但見蕭丹對她又是眨眼，又招手，頓又生出狐疑來，一口氣跑到湖邊，只見一片迷茫，那有人影，跺脚道：「你才是該死的壞小子，趁早兒給我滾出來，啊，呀！」

旗女跳了起來，反手護在最是肉厚的地方，叫道：「你這殺千刀的丹丘狂！」

臉兒上，該死，尤其是屁股上，被蕭丹擰了一下，捏一把，已不是第一遭兒了，但仍羞得旗女臉上登時熱辣辣的，恨得她咬牙兒。眼前，左近，湖邊，分明都不見人，不料叫聲未落，屁股上又被人捏了一把，不是這該死的狂生還有誰人能夠。

那料，她落地，一旋身，人竟在她身後，分明還是緊貼在她身後，她旋身，人家可沒轉身，簡直就成了投懷送抱，呔！而且被人家把她緊摟住在懷裡。

她不明白，是想掙扎的，就是一點勁兒也使不上來，掙扎便也成了扭動。

（未完・一二）

上文提要：杜一非取出一件舊衣服，朱高正認出是上官幫主會穿過的衣服，這証明幫主並未死，這衣服是在地道裡找到，謝英的行動，可能受他指揮。但不久，謝飛紅又失踪，原來眞是謝英將她收藏起來，以免再受黑袍人的蹂躪，另方面怕自己行藏暴露。杜一非四處搜索都找不到她的踪跡，却遇到柴玉鴻和三個長袍怪客，想迫他們誘出「主公」支援，看看他們主公到底是誰……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可飛・圖

巨龍幫

內幕澄清　帮主自裁

柴玉鴻深深吸口氣，問道：「若柴某答應與你們合作，有何好處？」

杜一非知道他欲以言語逼上官光明現身，乃先向凌展雲打了個眼色，答道：「不必你合作，只須你供出玉兔幫及上官光明詐死之一切，咱們不但放你離開，而且絕對保密！」

柴玉鴻重覆一句：「要柴某供出玉兔幫及上官光明詐死之一切？」

杜一非冷笑道：「你不必再等了，上官光明是不會出現了，若是我，早已死了心！」

柴玉鴻目光一變，倏地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你們都弄錯了一件事，柴某絕對不是等候上官光明，因爲他不是咱們之主　公！」

杜一非微微一怔，急問：「那你們之主公到底是誰？」

「他是巨龍幫之總堂主謝英！」柴玉鴻聲音稍低，似乎羞愧莫名。「玉兔幫幫主，也即是金牌牌主，金牌牌主只有一個，就是他！」

凌展雲接問：「銀牌牌主有多少個？」

「十二個，以柴某爲首，稱爲銀牌一號！」

杜一非則問：「我不相信玉兔幫是謝英所創，你有何證據，證明你所說是事實？」

「沒有証據！」柴玉鴻答得很乾脆。「只有信不信由你，因爲柴某不能找他出來作証！」

「好，杜某暫且相信你。謝英創立玉兔幫有何目的？」

「爲了與上官光明之巨龍幫頑頡！由於時機未曾成熟，因此一切均在秘密中進行，」柴玉鴻答得很快。「幫主不甘心雌伏，因此要另闢蹊徑，時機一成熟，便脫離巨龍幫，自立門戶，也不必担心上官光明報復！」

「所謂時機成熟？謝英認爲自己比上官光明還有能耐？其實他如今已幾乎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柴玉鴻嘆息道：「正是一人之下！幫主心懷大志，功高霸主，豈能長期在上官光明之下？」

杜一非冷笑道：「功高霸主，這該是上官光明之口吻吧？」

柴玉鴻道：「若幫主不是心懷大志，又怎會在此處經營了這許多地道？他在去鐵船幫路上便開始在食物中下一種慢性毒藥，大概讓他發覺，是故才上演了一幕詐死之活劇！可惜，可惜之至！功虧一簣，只能嘆句奈何！」

杜一非心中默想柴玉鴻所說之一切，他前晚在林外見銀牌牌主與「主公」在林內說話，雖在黑暗之中，但覺得那「主公」身材粗壯，與謝飛紅描述其父的頎長身材有所不同，不禁猶疑起來，抬頭望着柴玉鴻。

柴玉鴻坦言以對，眼光絕不逃避，凌展雲了解之情況不多，未能作出判斷，也轉頭望着杜一非。

柴玉鴻道：「你到底相不相信？柴

某已供出一切，你們應該實現諾言，放我離開！」

杜一非心中想道：「假如他所說屬實，那麼謝英在返回巨龍幫時爲何不發難？他內有親信，外有玉兔幫的人，上官光明又已『死』，他尚有何顧忌？除非他知道上官光明是詐死！」

「謝英爲何會知上官光明是詐死的？只有一個可能，他們根本已串通好的！」

當下杜一非道：「我不相信！」

柴玉鴻問道：「柴某話中有何破綻？」杜一非遂將自己的推想說了一次。柴玉鴻道：「上官光明雖然詐死，但躺在棺材內的不是他，謝幫主根本無機會下手！」

杜一非忽然大笑起來。「剛才你說上官光明服了謝英之慢性毒藥，爲了避免謝英下毒手，是故方詐死瞞之！如今又這樣說，分明一派胡言，玉兔幫幫主、金牌牌主根本就是上官光明！」

話剛說畢，背後又傳來一陣大笑。「杜一非果然是杜一非，智勇雙全！我女兒眼光不錯！」

三人同時轉頭望去，只見一位身材頎長之蒙面漢，站在兩丈外。凌展雲脫口道：「剛才就是他！」

杜一非問道：「巨龍幫總堂主謝英？」

那漢子往前一步。「不錯，我正是謝英！」

柴玉鴻見謝英出現，立即往後退，凌展雲喝道：「別再退，凌某的劍在此。」柴玉鴻悚然一驚，乖乖站住。

杜一非抬頭問道：「你不是玉兔幫幫主？」

謝英嘿嘿冷笑道：「玉兔幫幫主是上官光明。」

杜一非哈哈笑道：「你說上官光明是玉兔幫幫主，有何證據？」

謝英愀然不悅地道：「適才某尚以爲你是個聰明人，却原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是個草包。」

杜一非微笑道：「你與上官光明鬥法，自信有必勝把握？」他這句話十分厲害，表明他完全不相信謝英之說法。

「事實如此，你若不信，謝某亦無辦法。謝某與上官光明鬥法，只爲生存而已，不在乎勝負。當你與一羣餓狠搏鬥時，你還會計較甚麼？一切只爲了能繼續活下去。」

杜一非道：「在下且信你所說，不過上官光明絕對不會無緣無故要殺害你。」

「你不會聽過飛鳥盡、良弓藏的故事？謝某爲巨龍幫立下巨大之功勞，日久之後，他自然會防範我。」

杜一非笑道：「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之故事，在下自小便已聽過，不過你引用得不恰當。」

謝英訝然問道：「爲何不恰當？」

「上官光明在巨龍幫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威，有絕對之權威，因爲巨龍幫是他一手創立的，他平日對待手下亦算公平，武功又是全幫第一，他長久當幫主，不但無人反對，甚至有人還會擔憂他不幹。你說他爲何會顧忌你？你在他心目中，說得好聽是名忠心耿耿之大將，說得難聽的，只是一條忠心之看門狗。何況他野心勃勃，還想巨龍幫能進一步發展，你還可供利用，要殺害你、剷除你，也得在他當了武林盟主之後。」杜一非笑嘻嘻地問道：「謝總堂主，杜某分析得有理否？」

這一段話，無懈可擊，謝英不由語塞。凌展雲讚嘆道：「杜兄之分析，實在令人信服，謝英，你再說甚麼也無人相信了。」

杜一非接道：「柴玉鴻適才所說的，有兩個目的，一是迫你出來，二是使借刀殺人之計。」話音剛落，樹上突然傳來一陣震耳之笑聲。

笑聲宏亮，震人耳鼓，衆人抬頭望去，只見樹上坐着一位粗壯的蒙面長袍怪客。柴玉鴻一見到他，立即跪地口稱主公，謝英則身子一震。

杜一非心頭一動，脫口問道：「你就是上官光明？」

長袍怪客大笑拊掌道：「不錯，杜一非果然名不虛傳，亦證明我要殺死你之決定是正確的。」

杜一非絲毫不怕，問道：「杜某有何該殺之道？」

上官光明（長袍怪客）道：「你太聰明了，上官某若欲成爲武林霸主，首先便得先剷除聰明人。凌展雲也不錯，是以他亦該殺。」

凌展雲厲聲問道：「我未婚妻張鶯可是你殺的？」

「你怎會知道？啊！對啦，一定是飛紅那小丫頭告訴你們的。」

他這句話激起謝英及凌展雲之怒火，同時罵道：「你眞是禽獸不如！」

上官光明微哂道：「你們兩個人罵得再凶，某家亦不在乎。」

杜一非接口道：「聽你之言，似乎認定他倆今夜必死無疑，是故你不在乎死人說甚麼話。」

上官光明嘆息道：「杜一非，你眞乃某家之知己，聰明得令人捨不得殺你。」

「那倒未必，你以爲一個人能殺咱們三個？」杜一非道：「當然，也許你還有其他親信。」

「某家早已說過你是聰明人。」

「既然咱們都是將死之人，你已無顧忌，何不把事情說清楚。」杜一非道：「正如一位詩人，寫了一首絕妙好詩，也要常吟，且要讓人知道，否則無異錦衣夜行。」

上官光明道：「此話有理，不過某家不大願意講，只願作補充。還有第一件事某可先交代的，玉兔幫幫主是上官某，金牌牌主是謝英。換言之，上官某與他合創巨龍幫，又與他同創

玉兔幫。」

杜一非微微一怔，這說明上官光明並無存心殺謝英之意，否則又怎會再與他合創玉兔幫？除非別有內情。是以再問：「玉兔幫創立多久了？」

「玉兔幫成立至今已近三年。」上官光明嘴角露笑。「你能作何分析？」

杜一非道：「上官幫主起殺意是最近的事。謝英有逆上之跡象？」

謝英道：「放屁！謝某對巨龍幫及上官光明忠心耿耿，怎會逆上！」

上官光明冷笑一聲：「你若無逆上之心，又怎會暗中派人調查某家在外面暗中收藏之女人？又怎會一直把消息提供給拙荊？又怎會暗中培養勢力？」

謝英道：「你有何證據？」

「何須證據？若無根據，上官某會費這麼大心血來對付你？」上官光明冷笑道：「謝英，適才杜一非已分析得十分清楚，某家志在武林，如今尚是用人之秋，絕不會在此刻應付你，更無鳥盡弓藏之情況。」

謝英道：「我一直對你忠心耿耿，為何你在玉兔幫內一直私心培植親信？為何很多事都不讓我知道？根本是在提防我。」

「提防乃應該的。論實力及威信，不論是巨龍幫或玉兔幫，除了某之外，便是你了，某不提防你能放心麼？」

杜一非嘆息道：「原來原因只是這麼簡單，嚴格論起來，這宗案子只是巨龍幫內鬨而已，却想不到生出這許多事來。」

凌展雲道：「也許上官光明詐死，也許還要對付朱高正，那就一石二鳥了。」

上官光明連忙更正之。「不是對付他，只想試探他一下。他只有一個霍陵、白子文是牆頭草，邢長雄則剛正不阿，不會叛我。」

杜一非緩緩地道：「有一點我想不通的是：既然玉兔幫完全聽令於上官光明，則他為何不一早現身，而等到手下幾乎全軍盡墨才出來，這對他有何好處？」

上官光明哈哈笑道：「某家若一早現身，謝英還會出現麼？日後要找他，又不知要費多大的氣力了。另外，那些銀牌牌主有好幾個謝英提拔的，某家怎知他們對我是否忠心。」

謝英怪笑道：「只為了對幾個人不完全放心，你便捨得把一幫之精英殺盡，上官光明，你心腸未免太狠了，今後還有誰肯替你辦事？樹林內的弟兄們，你們可會聽到？有否為自己打算一下？」

上官光明冷笑道：「謝英，你想施離間計，沒那麼容易，不必白費心機了，一個人若完全忠於我，誰都看得出來，眼前之柴玉鴻便是忠心赤膽之好漢。某家不但要重用他，還很敬佩他的為人。」

柴玉鴻忙道：「多謝幫主提拔。」

上官光明哈哈笑道：「謝英，你處心積慮，到底還有甚麼人可用？」杜一非聽其語氣，似乎已要動武，忙向凌展雲打了個眼色，凌展雲會意，橫跨幾步，與他並肩而立。

謝英咬牙道：「上官光明，謝某白白為你賣了十年命，不但自己下場悲慘，而且連唯一之親生女兒，也遭你強暴。此仇此恨比天還高，啖你之肉，寢汝之皮，猶未能釋恨！你有甚麼手段的，儘管施展吧！」

上官光明「颼」地一聲，自樹上躍下來，意態十分輕鬆。「謝英，你我共同闖天下時，常印證武功，但近年來，不彈此調久矣，此仗應由你我公平鬥一場。」

謝英厲聲道：「謝某早已無所畏懼，來吧！」他一頓手中長槍，腰杆挺得畢直，大有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之勢。

上官光明道：「我向來是老大，且武功一直在你之上，雖然受了傷，但在情在理仍該讓你先發招。」側頭又對柴玉鴻道：「你們對付杜一非及凌展雲，今日在場之人，一個也不能跑掉！」

話音剛落，外面又跑進四名長袍怪客進來。

杜一非哈哈笑道：「你們五個人也想殺咱兩個？何異白日作夢！凌兄，今日咱們真要大開殺戒，否則死後還要給人恥笑。」

凌展雲道：「咱們先殺了這五個，再鬥巨龍幫上官光明！」他念念不忘要報未婚妻被姦殺之仇，也認為上官光明必能勝謝英。

謝英面對強敵，絕不敢大意，腦海內在剎那間，想了七八種出手之招式，忽然一腳踢在槍桿上，雙手一提，長槍便如毒蛇出洞般，直奔上官光明之胸膛。

上官光明其實對謝英之武功瞭如指掌，對方長槍一直，尚未送前，他人已如魚兒一般滑開，隨即踏前一步，左臂格開槍桿，右袖一揚，袖角拂向謝英之顏面。

莫小覷他這一袖之力，直可裂石。謝英自然知道，連忙退後，但長槍一偏，仍刺向對方。

兩人一來一往，鬥得十分激烈，一時難分勝負，但上官光明十分輕鬆，似乎勝券在握，不欲硬拚而已。

反而那邊之凌展雲及杜一非已合力殺了一名怪客。柴玉鴻一看情況不妙，連忙道：「大家不用急，只須緊緊圍住，不讓他們逃脫就行，待幫主稍後來收拾他們。」

話雖如此，但杜一非及凌展雲乃武林中後起之秀中之表表者，你不急，他倆便沒有別的制敵良方？再鬥了三十多招，又有個怪客受了傷。

杜一非忍不住拿眼望望上官光明及謝英那方，上官光明功力果然在謝英之上，目前雖是平分秋色之局，但莫忘記謝英是抱着破釜沉舟之情，拚

死而鬥，上官光明則輕鬆多了。

這剎那，杜一非忽然覺得謝英實在很可憐，一個人若不自量力，志大才疏，實在可憐得很，最後必定慘敗，當然上官光明也不是好東西，最無辜的就是謝飛紅。

一想至此，杜一非連忙高聲呼問：「謝英，令嫒無恙吧？她如今在何處？你若還念父女之情的，請告訴在下。」

謝英沉吟一陣方道：「她很好，用不着你關心，即使謝某不幸身亡，她仍能活下去。」

凌展雲怒道：「姓謝的，你怎地如此不近人情？難道你有必勝之把握？」

杜一非忙道：「凌兄莫迫他，他有苦衷。」

上官光明怪笑道：「還是姓杜的聰明，謝英是不願做某之泰山。」

謝英怒不可遏，破口大罵起來。「上官光明，我女兒以前一直稱你伯伯，虧你還有臉說這種話，簡直是人面獸心，猪狗不如！上官光明，你死後要下十八層地獄！」

他這一罵不打緊，心情自然而然激動起來，長槍立即露出破綻。上官光明已等這機會太久了，豈容放過。只見他手腕一翻，五指已抓住槍桿，右掌畢直推出，直奔謝英之胸腹。

謝英大吃一驚，總算他功力不凡，這剎那，仍能緊緊握住槍桿，同時換了個位置，使上官光明那一掌落空。上官光明一掌落空，第二掌再發。謝英不甘心失去他的槍桿，力沉雙臂，用力一掄，帶動上官光明的左臂亦轉動起來，阻住其右掌之去勢，同時準備飛腿揚腳。

說時遲，那時快，上官光明第二掌微微一偏，掌緣切在槍杆上，但聞「喀喀」一聲響，槍杆已斷為兩截，謝英只覺虎口發痲，由於槍杆在他雙臂之間斷成兩截，他力量使空，身子不由一頓。

上官光明爭取的只是這一頓，他左腿揚起，一腳將謝英踢翻！猛聽他尖嘯一聲，身子射前，向地上之謝英撲去。

謝英忍住疼痛，他心中之憤怒及痛恨，實非筆墨能以形喻，這剎那，他和衣滾開，脫手將槍尾向上官光明拋去。

上官光明冷笑一聲。「今日是你自尋死路，可怪不得我！」左袖一拂，槍杆已飛出丈餘遠，去勢不過，謝英雙腳一頓，身子彈起，雙手指着斷槍，向上官光明懷中刺去。

這一槍幾乎用盡他平生之力，勢如奔馬。上官光明一時之間閃避不開，只見他大喝一聲，雙掌一合，夾住槍尖，謝英雙臂肌肉賁起，連脖子上之青筋也突了出來，可是離開上官光明之胸膛，始終是三寸。

上官光明道：「只要我一名手下，在你背後加上一掌，你便死無葬身之地。」

他說話稍為分神，謝英又刺前了一寸，上官光明雙腳逐漸下沉，一對靴子都似已嵌在泥土中，而謝英額頭上亦都冒出汗珠來。

兩人心中都明白，假設上官光明力盡，必定死於槍下，但他若能脫險，今日謝英也必定要死於他掌下，是故都全力以赴。

那邊廂之杜一非及凌展雲亦看到他倆之形勢，生恐那三個蒙面怪客有一個漏網，跑過去助上官光明，是以一刀一劍，舞得風雨不透，將那三個人緊緊罩住，不讓他們有絲毫走脫之機會。

激鬥中，杜一非左手之鍊子梭再度出手，向一名怪客射去，那怪客舉刀一格，杜一非手腕一提，鍊子梭迴飛，却纏住其手臂。

凌展雲眼明手快，一劍過去，正中其心窩，那怪客登時到閻王殿去報到。

柴玉鴻見狀，虛晃一劍，抽身便退，向謝英飛去，杜一非大吃一驚，他鍊子梭尚纏住那怪客的手，急切之間，邊用力將怪客屍體扯過來，邊呼道：「柴玉鴻看鏢。」手起刀落，將那怪客之手臂劈斷。

柴玉鴻一聞看鏢兩個字，他本已是驚弓之鳥，立即向旁一閃，杜一非雙腳一頓，急射過去，同時揮動鍊子梭，截住其去路：「咱們尚未分勝負，你急甚麼。」

柴玉鴻如今一對一面對杜一非，心頭大悸，杜一非左手鍊子梭不斷出手，以擾其心神，右手寶刀一招緊過一招，他一定要在上官光明殺死謝英之前，殺死柴玉鴻！

柴玉鴻本已受了傷，再給對方急攻，更是岌岌可危，「嗤！」刀光過處，柴玉鴻又中了一刀，此刻他已全身浴血，仍在苦苦支撐。

杜一非嘆息道：「你何必死拚？這對你有何好處？你是聰明人，應該選擇最好的路走！」

柴玉鴻厲聲道：「杜一非，要殺便殺，何必婆婆媽媽，要我柴玉鴻投降，那是萬萬不能！」可是心中却已知道杜一非無心殺自己，不由暗打主意。

凌展雲獨鬥另一位長袍怪客，也是綽綽有餘，不過二十多招，那怪客已受了傷，不過柴玉鴻却不敢投降，他只好咬牙苦撐，只望上官光明早點解決謝英，則可解自己之危。

上官光明以雙掌夾槍，比謝英費力得多，更何況謝英懷破釜沉舟之志，氣力比平日大得多，上官光明沒法扭轉形勢。

雙方仍在膠着狀態，他一個手下被殺，柴玉鴻受截之情況，全聽在耳內，他比謝英更驚慌，千鈞一髮之際，不容他細想，便存心冒險一逞，只見他雙臂倏地向左一推，槍尖已在他左肩外，上官光明雙掌鬆開，謝英失

卻重心，整個人向前栽去。

說時遲，那時快，上官光明左手已揚先，一拳擊在謝英頭面上，同時右腿亦踢出！「蓬蓬」兩聲，謝英身子已被拋飛丈餘！待他落地，見他動作遲鈍，已知他受傷不輕。

這幾個動作疾如閃電，一氣呵成，給人目不暇及，杜一非剛有所覺，已見謝英倒地。

上官光明除惡務盡，不容謝英有喘息之機，身子標前，向地上之謝英撲去。

謝英厲聲叫道：「上官惡魔，你爺爺與你拚了。」他仍躺在地上，雙掌欲拍，待上官光明將至，方火速地抓起身旁之斷槍，向上官光明心窩戳去！

他這一着同時亦大出上官光明之意料，上官光明那雙掌擊在謝英，無疑可取對方之性命，但若讓謝英那一槍刺中，即使不死，稍後也必死在杜一非刀下。

千鈞一髮，生死俄頃之際，上官光明驚而不亂，只見他雙腳一頓，躍起八尺高，凌空打了個觔斗，落在謝英身後。

只聞「嗤」地一聲，槍尖在上官光明胸前刺過，只劃破衣襟及胸前表皮，但上官光明已至其身後，雙掌如山，力壓下去。

謝英一槍刺空，已知不妙，立即轉身急滾，上官光明喝道：「今日若仍讓你活着離開，上官光明便從此退出江湖。」

話音剛落，已聞他手下一道慘叫，上官光明去勢更急，因爲凌展雲即將趕至，謝英在地上打滾，無論如何也不如上官光明快！他兩個起落，已趕至雙掌連擊，謝英口噴鮮血，可是謝英也非弱者，積恨之下，臨死强忍一口氣，突見他在地上一個翻身，雙掌一合，緊緊抓住上官光明之足踝，呼道：「快……」

凌展雲尖嘯一聲，抱劍急射過去：「上官光明，還我未婚妻命來！」若論對上官光明仇恨之深，在場之人，無人能出其右。

上官光明大驚失色，一俯身，一掌擊在謝英天靈蓋上，謝英一縷英魂已赴曹陰，但雙掌仍緊緊捏住其足踝。

眼看凌展雲將至，上官光明心頭更急，雙腳急頓，拔身躍起，謝英的人亦被扯高，如此一來，謝英十指終於抓不牢，卻把上官光明之皮膚連靴子一齊扯下來！

與此同時，凌展雲方趕到，他抱劍躍起，向凌空中之上官光明刺去！這一劍十分毒辣，蓋上官光明氣已將盡，在空中沒法施展「凌空步虛」之類的上乘輕功，只見他翻袖振腕，同時腰肢暴曲，斜飛而去。

兩人先後落地，凌展雲是心呼可惜，上官光明則暗道僥倖，因爲他只左臂受了傷！「老夫只道凌展雲是個英雄，料不到竟會施偷襲。」

凌展雲怒極反笑。「上官光明，虧你還有臉說這種話，你到處强姦弱女，難道便是英雄行逕？今日凌某便要爲民除暴。」

上官光明雙眼射出寒芒，澀聲道：「爲民除暴？老夫還想送你下黃泉，好與你未婚妻爲伴哩！」凌展雲大怒，標前兩步揮劍便攻，上官光明故意使激將計。「老夫先讓你强攻一陣，否則你便沒有機會了。」

凌展雲早已恨不得啖其肉，寢其皮，不理他說甚麼，盡量搶攻，一柄劍將上官光明緊緊罩住，上官光明暗暗吃驚：「怎地這小子也有此功力？」當下不敢大意，小心防守，卻又因他足踝受傷，行動頗受影响，迫不得已，還起招來。

柴玉鴻心知自己在此情況下，絕非杜一非之敵，之所以還能支撐，只是杜一非不忍下毒手而已，是故故意露了個破綻，讓杜一非點中穴道。

杜一非見解決了柴玉鴻，便信步走過去，故意道：「凌兄，小弟無端受此獠嫁禍，同樣有深仇大恨，可否讓小弟也分一杯羹？」

凌展雲道：「小弟與他有不共戴天之恨，非親手殺死他，不足以洩恨，杜兄且忍耐一下，待小弟不敵再輪到你。」

杜一非道：「若小弟一時忍不住，便會動手，屆時請凌兄見諒。」

上官光明色厲內荏地道：「何必使車輪戰法這般麻煩！杜一非，你索性也上來吧，讓老夫一口氣解決！」

杜一非道：「不用你提點，杜一非做事只憑一個原則，但求心安，不計較虛名，若需要動手，絕不用先打招呼。」

凌展雲攻勢猛烈，可是收效不大，上官光明手臂之傷不重，仍能發揮八成水準，他十分鎮定，憑經驗及火候，自信時間一久，便能給予對方致命一聲，心中擔心的卻是杜一非，因爲知他素來智勇雙全，比凌展雲難對付得多。

「凌兄何必心急？天一亮巨龍幫的人不見咱們，自會大舉出動，屆時還怕他能飛上天去。」

上官光明强打個哈哈。「不錯，老朱他們一來，兩位便死無葬身之地了。」

「上官光明，你別做夢了，你以爲朱高正他們還會聽你命令？」

上官光明道：「老夫有十足之把握，巨龍幫誰都不敢違抗老夫之命令。」

這可不是恫嚇之詞，凌展雲心頭更急，舊招未了，新招又生，表面上攻勢如長江水般，源源不絕，其實銜接上却出現空隙。杜一非旁觀者清，只看得暗暗焦急，是以只能暗作提點。

只要殺死上官光明，杜一非倒不怕朱高正會倒打一記，因爲他有柴玉

鴻作証，此亦是他不殺柴玉鴻之原因。

上官光明見凌展雲如此，頗有點正中下懷之感，只要再過幾招，他便有機會取凌展雲之性命！

杜一非大急，忍不住道：「凌兄，慢慢來，不可讓對方有可乘之機，你看他雙脚受傷，最好採取游鬥。」凌展雲霍然一醒，果然改變打法，改用游鬥，繞着上官光明急轉，擇虛而攻。

如此一來，形勢登時扭轉，上官光明不由破口罵道：「杜一非，你有種的便自己下場，與老夫鬥一鬥，站在一旁放臭屁，算得了甚麼。」

杜一非道：「假如我下場，你早已身首異處了，況身爲兩幫之主，開口放屁，閉口放屁，有失身份，勝你也不覺榮耀。」

上官光明氣得雙眼噴火。「你下來，你下來，看老夫殺你！今日一切全是你造成的，不殺你老夫難以洩恨。」

杜一非哈哈笑道：「你對凌兄沒有一絲把握麼？待你打倒他，再跟我比吧！要不就求凌兄讓一讓。」上官光明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分神之下，後背已着了一劍。

「杜一非，凌展雲！你們今日不死，老夫無面目再在江湖立足。」

「以你之德性，若稍有羞恥之心，亦無顏面再去江湖上混。」杜一非見此法有效，繼續刺激之。「別以爲朱高正會聽你的命令！你一天不死，他都無法坐上幫主之位，杜某與凌兄爲他代勞剪除障礙，他感激還來得及麼？」

上官光明冷笑道：「除非他不出現，他若出現絕不敢抗令，否則以後他也休想指揮手下，即使坐上幫主寶座也不安穩。」

「你這是杞人憂天了，謝英已死，你又死了，巨龍幫非他莫屬，誰敢不服，何況你莫忘記柴玉鴻，他還未死，他可以說出你之陰謀。」

上官光明大笑。「柴玉鴻對老夫忠心耿耿……」

他話還未說畢，杜一非已大笑起來，上官光明道：「你笑甚麼？」

「我笑你太過自信，除非柴玉鴻良心全泯，又除非他冥頑不靈，否則在此時此地，他絕對會站在杜某這一邊，何況他說的本是實情，只要他說出你暗搞玉兔幫，以防止巨龍幫大將們叛變，說出你不相信朱高正，你想想朱高正還會聽你之命令麼？」

上官光明臉色大變，一時語塞，忽然樹上有人道：「杜一非啊杜一非，你爲何光說不做呢？他既然不信，你便解開柴玉鴻之穴道，讓他說出眞心話，便不由他不信了，且柴玉鴻是識時務者，他絕不會做出危害自己生命的事。」

上官光明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他認出此乃朱高正之聲音，朱高正獨身一人出現，對他來說極端不利，他心頭一顫，後肩再中一劍，一襲長袍全染了血跡。

杜一非一回頭，只見朱高正坐在附近一棵大樹上，意態十分悠閑。「杜一非，你再不把事情弄清楚，說不定朱某要以巨龍幫副幫主之身份協助上官幫主了。」

上官光明沉聲道：「朱高正，你說此話有失身份，還不快把杜一非殺了。」朱高正「颼」地一聲自樹上躍下來，杜一非一笑拍開柴玉鴻之穴道。

柴玉鴻「啊啊」地叫了幾聲。「如今在何處……」

杜一非笑道：「杜某只封住你痲穴，剛才咱們所說的話，你句句入耳。我也不想再重覆，你該說應該說的話。」

柴玉鴻赧然道：「柴某以前是一時糊塗，其實我一向最重事實……」接着說出上官光明之陰謀，與謝英之間之矛盾，如何先利用謝英，最後又想借此殺人滅口。用詞刻薄，氣得上官光明暴跳如雷。

但聞凌展雲呼一聲着，他腰側又中了一劍，這一劍使他清醒過來：今日他是絕難討好的，唯有兩條路走，一是殺一個夠本，殺一雙有賺；二是乘機逃跑，日後再思東山復出，慢慢報仇。

忽聞他焦雷似的大叫一聲，轉身向凌展雲撲去。「老夫跟你拚了！」凌展雲見他來勢洶洶，似欲擇人而噬，他勝券在握，不欲與他硬拚，立即偏身一讓。

上官光明正要他如此，右腿用力一頓，向左斜飛過去，忽見杜一飛橫在他身前。「杜某早料到你有此一着。」

上官光明再一轉身，朱高正亦在另一邊候着，他自己逃不掉，聲音自喉底滾出來。「你們三個一齊上吧！朱高正，我想不到你竟敢背叛我，你不怕邢長雄他們找你算賬？」

朱高正微笑道：「只要你眞正的死了，誰會找我算賬？須知巨龍幫上下全知道你已死了。」

上官光明如被人打了一記，轉頭問道：「柴玉鴻，某一直待你不錯，爲何你也叛我？」

柴玉鴻道：「柴某也分不清這算不算背叛，你別忘記，楚東日他們對你亦忠心耿耿，但你竟然躲在一旁，直至他們全被杜一非殺死才出現，不令人心涼？」

「他們與謝英關係頗深，他與他們不一樣。」

柴玉鴻冷笑道：「難說得很，在此之前，誰都不知道你與謝英有矛盾，人人均認爲他是敝幫第二號人物，誰敢不與他接近，你今日如此對他們，他日誰能保証不如此對我？上官光明，你的確是位梟雄，但疑心太重了……」

朱高正接口道：「他以前不是如此的，年紀大了才變得處處懷疑人家，

老以爲別人要奪走他的幫主寶座。」

上官光明道：「這種事本就平常得很，江湖上那個幫會不曾發生過這種事？即使朝廷也如此，爲何你們偏偏不放過我。」

朱高正大笑。「不放過你是因爲你存在，咱們便得死！你所做的對別人有威脅，人家不可能任你魚肉。」

上官光明忽然仰天大笑，笑得十分悲凉。「可惜我上官光明還以爲可以帶領你們統率武林，到頭來你們一個個背叛我，我好恨。」

朱高正淡淡地道：「不管你恨不恨，今日咱們都不能放過你。」

上官光明道：「好！你們是一個個來，還是一起上？」

朱高正道：「此刻尚在爭議這個已沒有意義，咱們四個人之目的，均要你死。」言畢已把刀抽了出來，厲聲道：「上官光明，你我已很久沒有印證過武功了，也許你還不知道朱某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他說話間，身上湧出一股凌厲之殺機，上官光明一望即知，他確有長足之進步。

上官光明轉頭向柴玉鴻。「你也敢與我動手麼？」

柴玉鴻道：「柴某已無別的路可供選擇，今日不殺你，日後你必殺我。」

上官光明見他們四個同仇敵愾，忽然又長嘆起來，柴玉鴻問道：「你後悔了？」

「笑話，某家做事，從來不後悔的，我只怨上天不眷顧我，假如那天我手下暗殺杜一非及凌展雲成功的，又豈會有今天。」

杜一非道：「你應該後悔派人暗殺我，否則我們也不會多管閑事，這才是你之致命傷。」

上官光明道：「我一直以爲你已懷疑我嫁禍於你。」

凌展雲指着上官光明道：「其實最錯的是你殺死我未婚妻。」

上官光明忽然猛吸一口氣，道：「好，今日上官某便給你們一個公道。」

凌展雲道：「人已死了，你還能給我甚麼公道。」

「如此你們方知某家是個敢作敢爲，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上官光明言畢忽然舉起一手，一掌擊在自己天靈蓋上，登時腦漿迸濺，倒地身亡。這着大出衆人之意料，一時之間都怔住了。

朱高正道：「這件事朱某完全沒有看見，也不知道，不過敝幫最討厭附近有屍體，希望天亮之前，這些東西，全部不見，諸位以後若無事，最好少來敝幫。」

凌展雲還想問原因，却被杜一非攔阻，朱高正已揚長而去了，杜一非亦叫柴玉鴻離開，然後道：「凌兄，咱們將屍體搬進地道，然後再將地道封死，便是最佳之墳墓。」當下兩人把屍體清理完畢，天亦已亮了。

凌展雲道：「杜兄，咱們下一步如何？」

「請凌兄先回巨龍幫，通知皇甫妙、胡端陽及張建，到渡口等候吧！小弟尚要辦一些事。」

凌展雲知道他要救謝飛紅，一笑而去。他到巨龍幫外，已見到張建等三人，當下聯袂到渡口等候杜一非。船已開了三趟，仍未見杜一非之踪影。皇甫妙道：「喂，會否小杜又發生了危險？」

凌展雲也擔心樹林內尚有玉兔幫之嘍囉，是以忙道：「快去看看，」四人快步奔至樹林裡，只見謝飛紅一人坐在地上飲泣，旁邊寫了一行字：凌兄，小弟另有要事待辦，後會有期，杜一非上。

（本篇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玉辟邪

東方玉·文
可飛·圖

九姑大戰文如春　觀音廟內風雲湧

上文提要：丁天仁在桂花庵中眼前溫九姑與其侄文如春鬥智鬥法兩敗俱傷，文如春在七矮接應下離去，丁天仁在庵中救醒小紅，小紅醒後認出是丁天仁大喜望外，易名方虹兄弟相稱同伴而行。歐陽生派武林聯盟香主紀效祖跟隨丁天仁，丁天仁令他服下迷信丹，變爲自己忠心助手，三人繼續追踪崆峒七矮人，路至石橋客店午飯，却有人悄悄遞紙條約丁天仁在觀音閣相見……

溫九姑道：「只須彈在對方衣衫上，所經之處，都有一縷『指引香』的氣味，三日不散，別人不易聞得出來，老婆子却可以一路跟踪下去。」

金蘭欣然道：「這樣就好，我們快追下去。」

易雲英、葉青青兩人異口同聲的道：「我們不去找大哥嗎？」

金蘭怕她們說漏了口風，忙道：「不要緊，大師哥負責調查這件事，說不定也會趕來，如果他還不知道，我們查到了，再告訴他不遲。」

溫九姑聽說盟主門下的大公子也來了，心中更是高興，呷呷笑道：「對、對，三位姑娘，咱們這就走。」

易雲英叮囑道：「老護法，出了這座林子，妳就不能叫我們姑娘了。」

溫九姑看着三人，連連點頭道：「老婆子眞糊塗，三位穿了男裝，自然是公子了，只是老婆子連三位貴姓都不知道，怎麼稱呼妳們呢？」

易雲英道：「方才我們不知道妳老是老護法，所以沒告訴妳老，我姓雲……」

她因自己說出姓易，可能會引起溫九姑的疑心，就說成了雲，接着一指金蘭、葉青青二人說道：「她是我們帥姐姓金，她是師妹姓葉。」

金蘭因父親失踪，有了眉目，巴不得立刻就走，易雲英話聲方落，她就催道：「我們林外有三匹牲口，老護法請吧！」

四人走出樹林，因只有三匹馬，就由溫九姑、金蘭各乘一匹，易雲英和葉青青合乘一匹，由溫九姑領先，一路朝西趕去。

午牌時光，趕到觀音閣，這裡只是一個一、二十戶人家的小村落，沒有打尖的地方，倒是觀音閣十分出名，香火鼎盛。

溫九姑一路跟着「指引香」而來，到了廟前，香氣往廟中而去，心中暗暗冷笑，下馬之後，就暗暗囑咐金蘭等三人，賊人可能藏身廟中，務必小心，一面取出三粒藥丸，要三人含在口中，可解任何迷藥。

易雲英暗暗失笑，妳身上的迷藥和解藥，都給石破衣掉了包。差幸自己三人身上，都帶着迷藥的解藥，不懼有人施展迷藥；但三人還是從溫九姑手中接過藥丸，假裝含在口中。

溫九姑話聲一落，立即手提鳩頭杖，舉步朝廟中走去。金蘭三人雖然劍未出鞘，也各自手按劍柄，緊隨溫九姑身後而行。

第一進大殿上，香烟繚繞，正有不少善男信女在神前磕頭求籤，第二進遊客較少，已顯得有些冷清。

但「指引香」的香氣還是往裡而去，溫九姑有香氣指引，自以走得很快，還要朝第三進行去！

只見人影閃動，兩個灰衲和尚一下擋住去路，合什道：「老施主請留步，第三進是敝廟護法會，和幾位老師

父閉關之所，謝絕隨喜……」

溫九姑沉喝一聲：「滾開！」兩手一分，把兩個灰衣和尚往左右跌撞了兩三步，右手推出一掌，砰然一聲大響，撞開兩扇緊閉的大門，大步走入。

金蘭等三人緊隨着溫九姑身後像一陣風般衝了進去。

那兩個灰衲僧人身手也自不弱，一個跌撞之後，立即隨後追了上來，口中喝道：「老施主怎可亂闖？」

就在溫九姑等四人剛走到大天井中間，階上及時匆匆忙忙奔下六個手持禪杖的灰衲和尚，一字排開，爲首一個懷抱禪杖，合什道：「四位施主擅闖護法會，不知爲了何事？還請快快退出去的好。」

溫九姑道：「老婆子是找文如春來的，你們快去叫他出來見我。」

爲首和尚道：「老施主只怕誤會了，這後進中間一間，是小廟護法會議之所，平日並沒有人，另外三間，是三位師父在這裡閉關，再也沒有人了。」

溫九姑呷呷笑道：「老婆子一路聞香追踪，那還錯得了？你們分明和文如春沆瀣一氣，把他藏匿起來了，再不叫他出來，惹怒了老婆子，就把你們這座廟拆了……」

「阿彌陀佛！」

一聲蒼勁的佛號從身後傳來，溫九姑聽出這聲佛號功力深厚，倒也不敢大意，急忙轉過身去，只見一名灰衲老僧手持一串念珠，緩步走入天井，他身後緊隨着一個身穿灰衲的小沙彌。

這老和尚年約七旬開外，瘦高個子，臉上雖已滿佈皺紋，但雙目神光炯炯，可見功力不弱，此時顯然因溫九姑說出拆廟的話，微有不悅之色，徐徐說道：「老施主若是找人來的，總該先找貧衲問問，這般破門而入，似乎絲毫沒把貧衲放在眼裡了？」

在他說話之際，又有兩個年在五十左右的和尚率同八名手持禪杖的灰衲和尚趕了進來，站到老和尚身後。

溫九姑霎着一雙水泡眼，尖聲道：「聽你口氣，好像是這裡的住持了？」

老和尚頷首道：「貧衲智圓，忝掌少林寺下院，老施主究有何事，還請明白見告。」

這話是說這裡是少林下院，他是智字輩高僧，那是少林寺方丈智善大師的師弟了。

「原來大和尚還是少林寺的高僧。」溫九姑冷笑道：「少林寺也唬不倒人，老婆子是找一個叫文如春的人來的，他不僅昨晚以迷藥劫持桂花庵主，而且還和川西武林同道多人失踪有關，老婆子一路追踪前來，他明明就藏匿在這裡！」

智圓老和尚聽得暗暗驚疑，依然合什道：「老施主有何証據，指文如春藏匿在敝廟之中？」

溫九姑道：「老婆子在姓文的小子身上彈了『指引香』，所經之處，香氣三日不散，老婆子就是一路聞香追踪來的。」

智圓老和尚道：「老施主聞得出『指引香』就在敝廟後院嗎？」

溫九姑道：「不錯，這縷香氣就是朝屋中去的。」

智圓老和尚沉吟道：「這個不大可能，這後進一直有人輪班看守，除了有三位師弟在此閉關，別無他人，如果老施主不相信的話，貧衲可以陪同老施主進去看看。」

溫九姑道：「好，大和尚請。」

智圓老和尚躬躬身道：「老施主請隨貧衲來。」

他走在前面領路，跨上石階，中間一間佈置成寬敞的客廳，四週放了二十幾把椅几，是護法會的護法居士集會的場所。大廳左右兩邊，各有兩間房屋，都是從前面走廊開的門。

智圓老和尚退出大廳，在走廊站定，一指兩邊四間房屋，說道：「這左右四間房舍，有三間是敝師弟閉關之所，只有最左邊的一間空着，老施主不用看了吧？」

溫九姑尖笑道：「大和尚是這裡的住持，有你領路，自然每一間都要看了，如果這四間房舍有人閉關，不用再看，那麼大和尚陪我們進來做甚麼？」

智圓老和尚合什當胸，說道：「老施主垂鑒，貧衲三個師弟，閉關三年，在閉關期未滿之前，是不能啓關的。」

溫九姑臨風嗅着，一面說道：「大和尚，指引香的香味就是朝右首第一間去的，說不定那賊子就躲在右首第一間裡面了，大和尚縱有爲難之處，老婆子也非看不可。」

智圓老和尚面有難色，勉强點頭道：「老施主既然堅持非看不可，貧衲如果不讓老施主進去，敝廟豈非眞的藏匿了甚麼人嗎……」

溫九姑尖笑道：「大和尚明白就好。」

智圓老和尚續道：「老施主要進去瞧瞧，貧衲未便阻止，也只好破例一次了，但老施主進入關房，就不可開口說話，以免驚動入定中的敝師弟，受到外界擾亂，這一點非常重要，務請老施主原諒。」

溫九姑點頭道：「老婆子省得。」

「好！」智圓老和尚應了聲「好」道：「老施主請隨貧衲進去。」

他領着溫九姑走近右首第一間門口，目光一注，發現門上並無鐵鎖，口中不覺「咦」了一聲！

溫九姑回身朝金蘭三人囑咐道：「妳們三位就在門口等候，老婆子進去瞧瞧。」

智圓老和尚伸手一推，木門應手而啓，就意識到不對，急步往裡行

去。溫九姑看他走得很急，可能發生了事故，也緊隨着走入。

這間禪房略呈長方，相當寬敞，裡首是一張禪榻，右首有一個小窗，是每日午時由小沙彌送齋飯和飲水之處，平日是沒有人進來的。

這時本來應該在禪榻上入定的灰衲僧人，却上身撲倒在禪榻之上。

智圓老和尚覩狀一驚，急忙一個箭步掠到榻前，口中叫道：「智光師弟，你怎麼了？」

伸手扶去，但覺觸手冰冷，已經圓寂多時，一時不禁呆得一呆，雙手合什，黯然道：「阿彌陀佛，師弟已登極樂世界，可惜愚兄遲來一步。」

溫九姑在他身旁說道：「大和尚沒看出令師弟是中人暗算死的嗎？」

智圓老和尚悚然一驚道：「老施主如何看出來的？」

溫九姑道：「令師弟『百會』下陷，臉色灰敗，中的應該是『陰沉掌』了。」

「陰沉掌？」智圓老和尚心頭一沉，說道：「貧衲何以從未聽人說過？不知『陰沉掌』是那一門派的功夫？」

溫九姑道：「大和尚當然不知道，『陰沉掌』乃是嶺南溫家獨門掌法，規定只有溫家掌門人才能練習，掌中有指，取人性命於五步之內，而且專取『百會』，被指風襲上，立即昏迷不省人事。」

智圓老和尚目光直注問道：「老施主怎麼知道得如此清楚？」

溫九姑道：「因爲老婆子就是嶺南溫家的掌門人。」

智圓老和尚疾退一步，雙目圓瞪，急怒的道：「老施主……」

溫九姑冷然道：「大和尚認爲令師弟是老婆子殺的嗎？」

智圓老和尚合什道：「老施主請乞道其詳。」

溫九姑沉哼一聲道：「賊子使的是借刀殺人之計，他知道貴廟是少林下院，他以『陰沉掌』殺了令師弟，志在嫁禍給老婆子，好讓老婆子和少林寺結下不解之仇，可惜他算錯了一着。」

智圓老和尚道：「老施主此話怎說？」

溫九姑道：「這賊子大概發覺身上給老婆子彈了『指引香』，老婆子會一路追踪下來，以他推想，老婆子追踪至此，既已知道他藏匿廟中，必然會等到夜晚才來探視，因此他潛入貴廟，以『陰沉掌』殺死令師弟，正好嫁禍給老婆子，沒想到老婆子白天就找上貴廟，而且是由大和尚親自陪同前來，他這狡計就不攻自破了。」

智圓老和尚問道：「老施主說了半天，這人究竟是誰呢？」

溫九姑道：「他是我大哥的孽子溫如春，對外自稱文如春，不僅已盡得嶺南溫家之學，還會雪山『透骨陰指』。」

智圓老和尚道：「雪山神功，不傳外人，莫非此子改投雪山門下？」

溫九姑道：「有此可能……哦……」她忽然哦了一聲，續道：「大和尚不是說有三位令師弟正在閉關嗎，快去看看其餘二位是否無恙？」

智圓老和尚道：「老施主說得是。」

兩人匆匆退出，由智圓領先，走到右首第二間門口，門上鐵鎖果然也已不見，智圓老和尚心頭一陣驚顫，左手朝前推去，木門同樣應手而啓，顯而易見這位閉關的師弟也已遭了毒手無疑。

老和尚腳下加緊，像一陣風般衝了進去，目光所及，師弟智珠和智光一般無二，趺坐的人，上身撲倒在禪榻之上，「百會」下陷，臉灰如土，自然也已遇害多時了。

智圓老和尚目覩二位師弟遇害，不禁熱淚盈眶，連聲唸着：「阿彌陀佛。」

退出右首第二間禪房，急步朝左首第一間走去。這裏一切完全和右首第一間相同，門上不見鐵鎖，木門應手而啓，師弟智性撲倒在禪榻之上，「百會」下陷，臉灰如土。

三位師弟竟在一日之間全喪在「陰沉掌」下，這叫老和尚怎不急怒交迸，切齒道：「這人眞是喪心病狂，殘殺成性，貧衲縱是佛門弟子，也絕不能放過了他！」

和尚雖戒貪嗔，但這回却是動了眞怒，步伐也加快了，退出左首第一間禪房。這時大天井上由兩個五十左右的灰衲和尚領頭，雙手合什，站在前面，他們身後，分兩排站着懷抱禪杖的十六名灰衲僧人，他們因老和尚領着溫九姑等四人入內觀看，不曾叫他們退去，是以依然站在大天井中，並未退去。

智圓老和尚腳步沉重，走出走廊，口中剛說出：「你們……」

突然身子朝前一傾，一個倒栽葱往階下撲倒下去。

溫九姑吃了一驚，急忙跨下石階，問道：「大和尚，你怎麼了？」

站在大天井中的兩個爲首僧人也在此時飛掠過來，左首一人大聲喝道：「妳不要碰我師父。」

兩人把智圓老和尚扶着坐起，只見老和尚臉色發黑，鼻孔、嘴角緩緩流出黑血，業已氣絕。

溫九姑覩狀吃驚的道：「大和尚中的會是沾衣毒！」

她立時想到老和尚曾扶起三個師弟，仔細察看，是文如春在他們衲衣上下了沾衣毒，這小子居然份量算得極準，正好讓他走出禪房，才會毒發。

葉青青道：「老護法，我身邊有解毒藥丸，不知有沒有用了？」

溫九姑道：「沒有用了，沾衣毒由手指入心經，等到發作，就已無藥可救……」

兩個灰衲和尚放下老和尚屍體，

同時霍地直起腰來。左首一個冷厲的道：「妳算準了毒發時間，自然無藥可救了。」

右首一個嗔目喝道：「妳一日之間害死本廟四位師長，當眞惡狠得很！」

溫九姑道：「二位師父莫要誤會，老婆子是追踪一個人來的，和貴廟四位師父無怨無仇，怎會毒害他們？何況老婆子從不使毒……」

左首灰衲和尚怒聲道：「誰知道妳安着甚麼心？」

右首灰衲和尚厲聲問道：「妳是不是九寡十八迷溫九姑？」

溫九姑道：「就是老婆子。」

右首灰衲和尚厲笑道：「這就是了，妳專使迷藥，自然也會使毒藥了。」

溫九姑雙腮鼓動，怒道：「你們兩個和尚，好沒來由，老婆子敢作敢當，是我毒死的，何用抵賴……」

右首灰衲和尚沒待她說下去，就截着道：「妳承認了。」

溫九姑尖聲道：「好個賊禿，老婆子話還沒有說完，你便斷章取義。」

右首灰衲和尚道：「妳已經承認了，何用多說？」

溫九姑越聽越怒，呷呷尖笑道：「老婆子縱橫江湖，有甚麼事不敢承認的？就算你們四個師長是老婆子殺的，又怎麼樣？」

左首和尚倏地後退，抓起他豎立地上的禪杖，喝道：「一起上去，把他們拏下了。」

右首和尚也在此時，迅速回到原來站立之處，抓起禪杖，兩人一退即上，朝溫九姑欺來。他們身後十六名灰衲僧人聽到左首和尚的喝聲，也立即朝階前湧了過來。

溫九姑手持鳩頭杖，呷呷尖笑道：「你們兩個賊禿，當眞不明事理，老婆子和你們說話，眞是多費唇舌，那就教訓教訓你們也好。」

她話未說完，兩個灰衲和尚的兩支鑌鐵禪杖已挾着强勁風聲，夾攻而來。

溫九姑那會把他們兩個放在眼裡，右手一揮，鳩頭杖一招「雙挑日月」、「噹」「噹」兩聲，把兩支禪杖挑開，兩人也同時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這一招挑是給她挑開了，但也發現這兩個灰衲和尚居然杖勢沉重，自己脚下也不由得後退了一步，心中暗暗吃驚，忖道：「瞧不出這兩個賊禿，杖上功夫倒是不弱。」

兩個灰衲和尚身手矯捷，被震後退，立即揮杖攻來，他們使的正是少林寺名聞天下的「羅漢杖法」，杖勢沉重，純走陽剛一路，從第一招開始，他們已經展開杖法，兩支鑌鐵禪杖一左一右，一杖接一杖的擊出，源源出手，滾滾不絕，杖風呼嘯，煞是凌厲！

溫九姑在第一招上已經試出這兩個和尚武功相當不錯，也立即收起了輕敵之心，鳩頭杖起處，左右逢源，前後絞花，使得漫天杖影，把兩個灰衲和尚逼得像走馬燈一般，只是圍着她打轉，但也只能做到把他們攻勢逼退而已，要想勝過他們，却也不易。

心中不禁暗暗焦急，看來少林下院，果然武藝精通，三個女娃兒縱是盟主門下，但年紀不大，要對付十六個和尚，不知是不是人家對手？心念一動，立即橫目朝外看去。

却說金蘭、易雲英、葉青青三人，眼看雙方形勢已非動手不可，天井中的十六個僧人手持禪杖朝階前湧來！

易雲英回頭笑道：「我們好久沒有人餵招了，正好活動活動，金兄、葉兄，我們快迎上去，到天井裡動手，才施展得開手脚。」

葉青青道：「易兄說得對，我們上。」

三位姑娘三支長劍嗆然出匣，三條人影，三道劍光，同時從階上射向人羣！

金蘭的父親擎天手金贊臣是少林俗家弟子，金蘭使的自然是少林派的劍法了。

少林劍術以「達摩劍法」最爲上乘，劍法古拙，博大精深，必須當上長老之後，方能練習。一般俗家弟子練的是「小夜叉劍法」，只算是普通劍法而已。

金蘭會的當然是「小夜叉劍法」，這種劍法對付一般江湖武士，還可管用，但用來對付少林寺的僧侶，那就有班門弄斧之感。

但金蘭可技不止此，右手長劍使的雖是「小夜叉劍法」，左手使出來的可是老哥哥磨劍老人教的「混元一炁指」，劍訣一圈，就有一圈飛旋的潛力應手而生，朝前推出，就算最沉重的杖勢，也被擋在前面劈不過來。

繼一圈之後，就是駢指點出了，對方杖勢受阻，方自一怔之際，妳一縷指風已經襲到，那能閃避得開？何況對方眼看金蘭使的是「小夜叉劍法」，自然會心存輕視，就這樣糊裡糊塗的一下被點倒了兩個。

易雲英右手長劍使出來的是峨嵋白衣庵的「亂披風劍法」，東一劍、西一劍，向空亂劈，倒也使得嘶嘶有聲，但長劍只是輕兵刃而已，對方湧過來的灰衲僧人，使的可是六尺長的鑌鐵禪杖，杖勢沉重，自非長劍所能匹敵，她左手使出來的，也是老哥哥磨劍老人教的「混元一炁指」，一圈一點，就是一個，當眞百不失一。

葉青青呢？她一手「神女劍法」施展開來，劍光飛洒，烟雨霏霏，固然離奇，但對方杖勢宛如泰山壓頂，勢道奇猛，兩三招下來，就感到力不從心。

心頭一慌，趕緊施展「流雲身法」，嬌軀扭動，一個人忽東忽西，不可捉摸，舉眼看去，金姐姐、易姐姐左手連圈帶點，已經放倒幾下，心頭更是焦急，自己總不能給神女宮丟臉，想到這裡，右手短劍劃動之際，左手也使出「五絃指」來，身形遊走，從灰衲僧人人叢中穿來穿去，五指連彈，一下就被她點倒三個。

頃刻之間，十六個灰衲僧人，已被三位小姑娘制住了一半，三位姑娘家一擊得手，就有了信心，勇氣倍增，劍光陡然轉盛，看去刺、劈、挑、點，輕靈快捷，攻勢凌厲，實則她們只是以劍勢作掩護，主要出擊却在左手。

剩下來的八九個灰衲僧人，却只注意到她們的劍勢，妳長劍刺來，他舉杖就劈，這一來，全都着了她們的道，十六個僧人，不到盞茶工夫，業已全被制住。

三位姑娘挑着眉毛，相顧笑出聲來：「這些賊禿，當眞不堪一擊。」

易雲英一指溫九姑說道：「金兄、葉兄，我們快去幫老護法，把兩個賊禿拏下了。」

金蘭長劍一領，喝道：「老護法，我們來了。」

三條人影倏然欺近，三支劍光同時朝兩個灰衲和尚攻到。

兩個灰衲和尚眼看三人來勢極快，自然要回身封架，怎知三位姑娘這一招全是虛招，她們左手却在此時迅速出擊！

溫九姑久戰無功，一連使了幾次「聞風散」，沒有把兩個和尚迷倒，心頭正在氣憤，瞥見三位姑娘已在頃刻之間解決了十六個僧人，不禁暗暗讚歎：盟主門下果然不同凡响！

此時眼看三位姑娘趕來相助，自己身爲老護法，怎能在三個小姑娘面前丟臉？心念一動，口中尖喝一聲，鳩頭杖一抖，正待擊出！

陡聽金蘭笑道：「老護法快請住手，兩個賊禿已經給我們制住了！」

溫九姑聽得一怔，急忙收杖，舉目看去，自己久戰不下的兩個灰衲和尚，果然已被制住，手持禪杖，原式站着，一動不動，不覺輕輕吁了口氣，尖笑道：「三位公子果然高明，老婆子久戰不下，你們一來，就輕輕易易的把他們制住了，當眞不愧是盟主高足，老婆子自愧勿如。」

這是眞心話，但也是有意奉承，好和盟主門下拉攏關係。

金蘭道：「老護法太謙虛了，誰不知道老護法只要隨便抖抖袖角，別說兩個賊禿，就是兩百個也會像樹排般放倒下去，我們兄弟還要向老護法學呢！」

這話聽得溫九姑心裡十分高興，呷呷尖笑道：「金公子眞會說話，江湖上大家叫老婆子九寡十八迷，其實行走江湖，終究要以眞實功夫取勝，使迷是萬不得已之事，這兩個賊禿是少林門下，所以老婆子要掂掂他們少林寺的絕活，究竟有多少斤兩，才和他們力拚了五十來招。」

易雲英聽得暗暗好笑，妳在動手之際不使迷藥才怪，只是妳的迷藥失靈罷了！

就在此時，只聽有人鼓着掌，朗笑一聲道：「老護法和三位公子都是本教敦請的人，在下已經在這裡恭候多時了。」

隨着話聲，走廊上左首第二間木門啓處，走出一個人來。

他，正是溫九姑聞香追踪的文如春！

方才，智圓老和尚領着溫九姑看了三間禪房，就是沒看左首第二間，他果然躲在這間空屋之中！

溫九姑雙腮鼓動，怒聲道：「好小子，你果然在這裡。」

文如春拱拱手道：「九姑是嶺南溫家的掌門人，自然會使『指引香』，把小侄找到了。」

溫九姑尖聲道：「老婆子沒有你這樣不肖的侄子！」

「哈哈，是小侄不肖嗎？」文如春臉色漸漸寒了下來，冷然道：「這話應該小侄說的，嶺南溫家沒有妳這樣欺祖滅宗的女兒，溫如春沒有妳這樣毫無人性的姑姑。」

這話說得重了！

溫九姑氣得白髮飛揚，雙爪作勢，厲聲道：「小畜生，你說甚麼？」

文如春道：「妳塗改本門秘笈，據爲己有，難道不是欺祖滅宗嗎，妳上有長兄，居然濳稱掌門人，不是毫無人性嗎，我那裡說錯了？」

溫九姑怒極而笑，其聲尖厲，喝道：「小畜生，老婆子斃了你！」

隨聲撲起，鳩頭杖一招「直叩天門」，凌空朝文如春當頭劈落！

文如春不敢硬接，吸氣後退出七八尺遠近，朗聲道：「九姑何必動怒，妳只要交出那本手抄本，使本門列代祖先遺留下來的秘方，得以完整無缺，也是妳減輕欺祖滅宗罪行最好的機會……」

溫九姑一擊落空，撲來的人在地上略一點足，再次撲起，厲喝道：「小畜生，你眞該死。」

鳩頭杖依然以挾泰山以超北海之勢，像一片烏雲直壓而下！

文如春身形輕輕一閃，便自向左閃出，口中陰聲道：「妳眞以爲我怕了妳嗎？」

右手舉起兩尺長一柄鐵尺，疾然從側欺入，朝溫九姑肩頭點來。

溫九姑因他迷天尺中所藏「迷天香」，不載「迷經」之上，自己沒有解藥，是以必須和他保持在一丈距離，才能防範對方使迷，這一看他忽然欺近過來，立即引身後退，揮杖橫擊出去。

文如春二尺長的鐵尺自然不敢和她六尺長的鐵杖硬接，立即飛身飄退出去。（溫九姑從前的鳩頭杖是棗木製的，自從在巫山神女峯被丁天仁一掌劈斷之後，就改用鐵杖了）

他人雖迅疾退去，但在退出之際，在鐵尺上輕輕按了一下，噴出一縷淡淡的香氣——「迷天香」。

「迷天香」無色無形，除了鼻子可以聞到香氣之外，看不到一點形迹，但等你聞到香氣，同時也中了迷了。這是溫家祖先藏之夾牆中的秘方，連「迷經」上都並無記載，溫九姑自然不知底細了，她逼退文如春，正待揮杖追擊，鼻中忽然聞到一縷淡淡的異香，她究是使迷的專家，聞到異香，立時感覺不好，正待屏息後退，已是不及，砰然一聲，仰面跌坐下去。

金蘭、易雲英、葉青青三人一直站在溫九姑身後，此時驟見溫九姑忽然跌坐下去，不用說是着了文如春的道，三位姑娘不約而同各自取出「溫氏清靈丹」納入口中。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文如春也想不到使迷老手溫九姑會如此容易就放倒了，不覺微微一怔，忽然放聲大笑。就在他大笑聲中，微風颯然，易雲英則俯下身去，迅快把一粒「清靈丹」納入溫九姑口中，然後和金蘭二人站在一起。

（溫九姑早已服過「清靈丹」，也曾分給三人每人一粒，但她身邊藥物都被石破衣掉了包，自然無效了）

文如春目光掠過三人，微微一笑道：「三位可是九姑門下嗎？」

金蘭冷聲道：「不是。」

文如春道：「你們既非九姑門下，就請讓開。」

金蘭道：「你想要她手抄本，我却有話問你。」

文如春詭笑道：「三位大概想拖延時間吧，哈哈，九姑聞了『迷天香』，沒有溫家獨門解藥，再過十個時辰也不會清醒過來。」

金蘭冷然道：「我不管你們溫家的事，我只是問你，你劫持桂花庵主和川西武林同道多人，究是奉何人之命，把他們送到那裡去了？」

文如春聽得目光一動，問道：「朋友問這些做甚麼？」

金蘭道：「你只要回答我是不是你擄去的，現在人在那裡？」

「哈哈！」文如春大笑一聲，鐵尺一指，說道：「你們知道的倒是不少，看來你們三個也非拏下不可。」

他這鐵尺一指，自然使出「迷天香」來了。

金蘭三人就站在他對面，鼻中立時聞到一縷異香，她們雖已服過「溫氏清靈丹」，但不知是否有效，聞到異香，不禁各自後退出一步，揮袖拂出！

就在這同時，本來躺臥在地上的溫九姑突然飛躍而起，身形甫告彈起，雙足連環一口氣踢出七腿，鳩頭杖在地上一撐，杖勢如輪，朝文如春迎面輾去，再身子一側，快如鬼魅，左手五指如鈎，朝文如春右手迷天尺抓去。

這幾下快得無以復加，而且文如春根本沒想到溫九姑會突然清醒過來，他在毫無準備之下，一時被逼得措手不及，連連後退，突覺右手一震，迷天尺已被溫九姑一把抓住，心頭更是大吃一驚。

只聽溫九姑口中發出呷呷尖笑，喝道：「拿來。」

左手用力一奪，右手鳩頭杖迎面直搗過來。原來她右手五指握在鳩頭杖中間，本來六尺長的鐵杖，這一來，前面半截就只有三尺長了，可以作爲近身搏擊之用。

文如春吃虧在迷天尺被她抓住死命不放，這柄尺傳之祖宗，豈能讓溫九姑奪去？因此右手運勁緊緊抓住，身形稍側，讓過杖勢，左手正待還擊。

怎知溫九姑手執鳩杖中間，等於有兩支三尺長的鐵棍，杖勢飛旋如輪，前半截落空，後半截又快速無比的迎面打來。

文如春不敢徒手去架，只得再次閃身躲避，但溫九姑和他各執迷天尺一頭，你閃她也跟着你閃，後半截鳩頭杖堪堪避聞，前半截又輪轉如飛，跟着打到。

文如春怒笑一聲，身形一蹲，避開杖勢，一腿向溫九姑下盤橫掃過來，右手緊握迷天尺，突然催動眞力，朝溫九姑逼去。

溫九姑識得他「掃雪腿」厲害，急忙縱身躍起，她怎知「掃雪腿」右足左掃堪堪掃過，右足又相繼掃到，雙腿一左一右，連續不息，溫九姑避開右足，立即又要縱起，避開左足，又要再次縱避右足，手中鐵杖自然再也無暇攻敵，一時只好以杖點地，代替接二連三的縱起。

就在此時，突覺緊握不放的迷天尺，在這一瞬之間竟然愈來愈冷，冷得五指漸有痲木之感，心中暗道：「看來這小畜生果然投到雪山派門下去了！」

心念轉動之際，只聽文如春一聲陰笑，迷天尺已被對方奪去，文如春也迅即向後飛退出去。

溫九姑左手凍得發痲，急忙運功禦寒，來不及追擊，只得任由他退去。

金蘭、易雲英、葉青青三人趕緊跨上一步，和溫九姑站在一起。金蘭低聲問道：「老護法沒事吧？」

溫九姑左手五指伸屈了幾下，尖聲道：「這小畜牲的『寒極神功』不過三成火候，還傷不了老婆子。」

文如春退出一丈以外，忽然高舉手掌輕輕拍了三下。

只見左首第二間木門啓處，連續走出五人。

前面一人身穿藍布夾袍，年約四旬以上，生得濃眉、凹目、鷹鼻、緊閉着唇嘴，一看就知是個頗工心機的人。

金蘭驟睹此人，心頭不期一沉，易雲英同樣暗暗一怔，心想：「這人不是樂山山莊總管任貴嗎？」不覺轉臉朝金蘭看去。

金蘭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我們易了容，他認不出來的，我們必須裝作不認得他才好。」

文如春連忙拱手道：「任大總管，多多偏勞了。」

任貴連忙拱着手，陪笑道：「文公子好說。」

他如今好像當上了甚麼大總管。

任貴後面跟着的是四個幪面人，不知是何來歷，但看情形，這四個幪面人是任貴手下無疑，這時他伸手指了指溫九姑，四個幪面人一聲不作，忽然越過任貴，朝溫九姑迎面走來。

溫九姑嘿然道：「小畜牲，你人手倒是不少。」

文如春笑道：「任大總管是奉命來迎迓九姑的，小侄只是爲了討還本門秘方而已。」

溫九姑手持鳩頭杖，尖聲道：「那就要他們來試試。」

金蘭一見對方出來了四個人，自己這邊正好也是四個，正待跟着溫九姑朝前迎去。

突見眼前人影閃動，面前已經多了一個矮子，他就是崆峒五矮中的老大孔老大，只見他笑了笑道：「文公子方才已經分派好了，你們三個少年人是咱們崆峒五矮的。」

先前只有孔老大一個，等他話聲一落，他身後忽然多了個孔老二，不，孔老三從孔老二身後出現，孔老四從孔老三身後出現，孔老五又從孔老四身後出現，他們一個接一個出現，只是眨眼間的事，却使人有如看魔術一般。

金蘭心頭暗暗震驚，忖道：「崆峒五矮這是甚麼身法？」

易雲英哼道：「崆峒五矮能把我們怎樣？」

孔老大笑道：「咱們兄弟只是奉命看住你們而已，如果你們要想出手，只管找咱們兄弟好了。」

葉青青不屑的道：「憑你們崆峒五矮？」

孔老大道：「怎麼，你這少年人，年紀不大，口氣可不小。」

葉青青微哂道：「不信你試試就知道了。」

孔老大含笑點點頭道：「當然要試，老五，你上去試他幾手。」

孔老五一側身，不見他是如何閃出來的，却一下就到了孔老大面前，小手朝葉青青招了招道：「來，少年人，你只管出手好了。」

金蘭看他閃身而出的身法極爲詭異，就以「傳音入密」朝葉青青道：「崆峒五矮身法極爲詭異，你要小心。」

葉青青朝她暗暗點了下頭，右手抬處，嗆的一聲掣出一柄亮銀短劍，劍光閃爍，劍氣森寒，一看就知是一柄鋒利得可以斷金截鐵的好劍。

孔老五不覺讚道：「好劍！」

葉青青道：「你使甚麼兵刃？」

孔老五一雙小手一攤，說道：「崆峒五矮從不使用兵刃，沒關係，你只管使劍好了。」

葉青青冷然道：「好，這是你說的。」

刷的一劍，朝他當頭斜劈而下（那是因爲孔老五站在她面前，只不過到她胸口而已，刺不如劈）。

孔老五在她劍勢甫發，人已一躍而起，脚尖在她劍尖上一蹬，升起一丈多高，一雙小手五指箕張，朝葉青青撲抓而下。

葉青青劍勢出手，同時也展開了「流雲身法」，身如行雲流水，朝前跨出。

孔老五飛撲而下，忽然失去目標，定睛看去，才知葉青青已經閃出，口中笑道：「你倒滑溜得很。」

他果然功力深厚，撲空的人居然吸了口氣，在空中停得一停，換了個方向，又朝葉青青平飛撲來。

但葉青青既已展開身法，身如流雲，豈會等着你撲擊，站立不動，她看到孔老五撲擊過來，立即迎着對方來勢逆向遊行，手中短劍使了一招「撥霧見天」，一道銀虹朝孔老五心腹間直劃過去。

雙方一去一來，勢如閃電，但孔老五乍見銀虹劃來，心頭暗暗一驚，矮小身子在空中一個翻滾，朝側瀉落。

葉青青劍勢未收，左手五指連彈，「五絃指」一排指風錯落彈出。

孔老五堪堪落到地上，就聽到幾縷指風嘶嘶襲來，急忙雙脚一頓，眼前人影頓時不見，葉青青的指風自然也落了空。

她自從學會「五絃指」以來，無不得心應手，這還是第一次被人閃開，但她左手揮出之際，人已跟着遊出，眼前失去的人影，已經閃到自己原來站立之處的身後，一雙小手也同時發招（她已經不在原地，所以看得到）。

兩人這一交上手，葉青青的「流雲身法」，如行雲流水，忽東忽西，不可捉摸，孔老五的怪異身法，一閃就不見，同樣離奇莫測。

兩人一往一來，互相追逐，幾乎沒有正面交過手，但也記記都兇險無比。

葉青青短劍使出「神女劍法」，劍光迸發，一個人如隱身在一片銀色雲霧之中，左手不時彈出「五絃指」，指風發出嗤嗤輕響，一個年輕小伙子，有這樣凌厲的武功，直看得觀戰的崆峒四矮個個驚奇不已。

孔老二低聲道：「老大，這小子使的是甚麼身法，竟然不在咱們身法之下？」

孔老大沉吟道：「此人身如行雲流水，不可捉摸，極似傳聞中神女宮的

『流雲身法』，但神女宮從未收過男弟子，其他門派又從未聽說過有這等身法……」

孔老二道：「溫九姑不是說他們三個是盟主的高足嗎，老大聽說過盟主是誰嗎？」

孔老大微微搖頭道：「不知這盟主又是甚麼人，哦，他們還有兩個，你要老三、老四上去，先纏住他們，我們兩個再伺機出手，出其不意，就可以把他們拏下了。」

孔老二點點頭，立即以「傳音入密」把老大的意思和老三、老四兩人說了。孔老三、孔老四就舉步朝金蘭、易雲英兩人走去。

孔老三在先，抬頭朝金蘭招招手，道：「你們兩個空着沒事，咱們也來較量較量。」

金蘭冷聲道：「較量就較量，在下兄弟還會在乎你們崆峒五矮？」

易雲英早已一閃而出，長劍朝孔老四一指道：「你叫孔老四對不？本公子就和你打了。」

話聲甫落，就接着喝道：「看劍！」嘶的一劍朝孔老四刺去。

明明就站在面前的孔老四，在劍勢刺出之際，忽然不見，這對易雲英而言，她和金蘭兩人，在葉青青和孔老五動上手之後，已經看了好一陣，孔老五的人影就是瞻之在前，忽爾在後，崆峒五矮的身法使來使去，大概就是這一式。

因此兩人早就交換過意見，待會和他們動手之際，就讓他一下閃到身後去，只要疾快的轉過身去，給他一記「混元一炁指」，就可以把他們制住了。

易雲英長劍刺出的時候，早就準備好了下一式，這時乍然失去孔老四的人影，心頭暗暗冷笑，倏地回過身去，左手迅快由下而上，由內向外，在胸前劃起一個圓圈。

這眞是使得恰是時候，原來孔老四一下閃到易雲英身後，一雙小手正好朝易雲英背後拍來，易雲英左手劃起的圓圈，也及時推出。

孔老四陡覺對方隨手一圈，就有一股極大潛力把自己拍去的雙掌掌力一下束住，再也拍不出去，心頭驀地一驚，陡見對方繼一圈之後，劍訣朝前點來，自己竟然絲毫沒有還手之功，急切之間，雙足一點，一個人已經滑了出去。

這是他見機得快，也可以說易雲英對這記指法僅是初學乍練，而孔老四一身功力，也勝過易雲英甚多，所以才能從這記曠絕古今的神奇武學之下，脫出身去。

易雲英一指點出，面前的孔老四又失去蹤影，她不用想就已料定對方又閃到自己身後去了，不假思索長劍疾發，隨身疾轉，一招「迴風舞柳」，一劍之中，飄洒起無數劍影，宛如風飄柳絲，倒捲過去。

孔老四只是一雙肉掌，不敢硬接，心中暗道：「這小子使的是『亂披風劍法』，原來是峨嵋白衣庵的弟子；但峨嵋派那來方才那一記怪招？」心念一動，人又一閃不見。

易雲英這回根本用不着施展身法，劍招出手，就疾快後轉，左手劃圈、點指，孔老四再次不見，她也隨即後轉，長劍接着出手。一個人只是不停的後轉，不停的發劍、劃圈，劍指交替，使個不停。

孔老四一身功力勝過她不知多少，他對峨嵋「亂披風劍法」，尤其易雲英功力尚淺，有足夠的能力破解，他忌憚的是易雲英左手那記怪招，就算你破解了她劍法，也破解不了神奇莫測的一圈一指，因此他只好不住的閃動身子，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

再說金蘭看到任貴在這裡現身，而且還當了對方的大總管，自己一身所學，他知之甚詳，此刻不能洩露半點，讓他看出破綻。

因此在易雲英搶出去和孔老四動手之際，目視孔老三，冷然道：「孔老三，你大概也是從不使用兵刃了？」

孔老三笑道：「不錯，崆峒五矮從來不使兵刃。」

「好！」金蘭「好」字出口，右手抬處，「嗆」的一聲，還劍入匣，說道：「既然如此，金某就不用使劍了。」

孔老三目射奇光，哈哈笑道：「你要徒手和我動手？」

（未完・十八）

龍的傳人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一路護送野和尚　前車可鑑心膽戰

上文提要：醉俠赫九向龍傳人透露了殺害龍家人的消息，却在無影無形中遭白骨令門下所殺。龍翔再向武林三怪之一的病丐麻六追查他當日所見的情形，確與赫九所述無二，兇手雖知是白骨令所爲，但誰是喬裝之白骨令殺手呢？其主謀者又是誰呢？龍翔回憶起當日回家時，路經深山爲救小玉一命令他與莫愁等三人免於一死，是有意或無意呢？他決定再找小玉，却原來是個騙局，小玉不知所踪……

女的理由更充足：「民以食爲天，能吃就是福，我們兄妹對吃一向有興趣，從來不虐待自己。」

小丁道：「可是，出門在外，帶着這麼多家當多麻煩呀。」

男的指着停在樹後的一輛馬車道：「不會，有車載，一點也不麻煩，厨具之外我們還帶着有寢具。」

莫愁驚異不已的道：「噢，兩位不僅喜歡野餐，還酷愛露營？」

女的邊吃邊道：「是啊，我們兄妹喜愛大自然，一年之中有一大半時間都在四處流浪。」

阿翔道：「也常常請客吃飯，大宴路人？」

「不錯，同船共渡聽說要五百年的修行，同桌吃飯可能更久，這是緣份，交個朋友嘛。」

「還沒有請教姑娘貴姓？」

「雷。」

「芳名是……」

「單名一個蕾字。」

「雷蕾？」

「嗯，熟識的人都叫我小蕾。」

語音一頓，雷蕾繼又說道：「家兄叫雷峯，外號妙書生。」

小丁逗笑道：「妙書生？聽起來挺唬人的，一定讀了不少書吧？但不知妙在那裡？」

雷蕾慢條斯理的道：「家兄是喝了不少墨水，人又風趣，妙語如珠，所以大家才叫他妙書生。」

莫愁姑娘笑容可掬的道：「雷姑娘可有外號？」

雷蕾搖頭道：「到現在爲止還沒有。」

「我送妳一個如何？」

「好啊，請說。」

「玉觀音怎麼樣？」

「玉觀音？甚麼意思？」

「姑娘美若天仙，玉潔冰清，又燒得一手好菜，到處請客，天生的一副菩薩心腸，玉觀音三字實當之無愧！」

妙書生說妙眞妙，說他有學問立刻抖露出來：「妙，妙，妙！小妹菩薩心腸，廣結善緣，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確夠資格稱作玉觀音。」

雷蕾紅雲滿面的道：「哥，你這樣說叫人家多難爲情，那有哥哥捧妹妹的，眞是的。」

妙書生雷峯正經八百的道：「謙虛是美德，撒謊就是虛僞，哥哥說的是實話，收下吧，小妹何必自謙乃爾，別辜負了這位大小姐的一番美意。」

雷蕾是比乃兄謙虛得多，遲疑許久才答應下來，還神情激動的說：「謝謝這位姐姐的厚賜，小妹以後一定會多做善事，多結善緣。」

妙書生雷峯敬了龍傳人一杯酒，道：「看兄台英氣勃勃，氣宇軒昂，定非等閑人物，請教……」

阿翔不待他把話說完，便截口道：「小弟龍傳人，雷兄也可以叫我龍翔或阿翔。」

「龍傳人」這三個字可是響叮噹，叮噹響的，雷蕾兄妹馬上抬高了頭，睜大了眼，妙書生雷峯恭恭敬敬的道：「啊，原來是龍城的三少城主，久仰，久仰，失敬，失敬！」

阿翔道：「客氣了，承道上的朋友抬舉，沾了祖上的光，龍傳人浪得虛名，實在愧不敢當。」

對龍家的事雷峯似是瞭如指掌，而且興趣濃厚，朗聲道：「那裡，龍城、鳳城、霸王城，龍城乃三城之首，龍家乃武林翹楚，少城主在年輕一輩的少俠中更是佼佼者，絕不作第二人想。」

雷峯對龍翔所知甚多，阿翔對雷峯却是一片空白，忙將話題一轉，龍傳人道：「令兄妹一向在那裡得意？恕在下見聞淺薄，兩位的大名今天還是第一次聽聞。」

玉觀音雷蕾笑道：「我們兄妹甫出道不久，正在四處遊蕩，歷練江湖，純粹是兩個無名小卒，二少爺當然不會知曉。」

阿翔一怔神，道：「兩位何門何派？」

妙書生雷峯道：「無門無派。」

「那令師是……」

「我們並未拜師。」

「令尊……」

「家父只是一個武館的主人，藉藉無名。」

雷蕾轉對莫愁姑娘道：「這位大小姐想必就是鳳城鳳家的鳳凰姑娘吧？」

莫愁欲語未語，阿狗搶先說道：「雷姑娘也曉得鳳大小姐？」

玉觀音雷蕾凝視着莫愁道：「當然，心儀已久。」

小丁半笑不笑的道：「妳怎會認定這位小姐就是鳳姑娘？」

「這自然是有理由的。」

「理由安在？」

「龍、鳳二家已結秦晉之好，鳳大小姐是少城主的未婚妻，二人出雙入對，形影不離乃意料中事。」

「就這麼多？」

「這位姑娘端莊秀麗，落落大方，也只有這樣的大美人才配得上龍家的二少爺。」

小丁出聲大笑道：「錯，大錯特錯，錯到姥姥家去了，請別亂點鴛鴦譜。」

妙書生雷峯吃了一驚，道：「怎麼？弄錯了？她不是鳳大小姐？」

龍傳人更正道：「她叫莫愁，是在下的師妹。」

雷蕾紅着臉，歉然道：「啊，是三不先生的高足，眞對不起。」

小丁大呼小叫道：「錯錯錯，雷姑娘又弄錯了。」

雷峯愕然道：「莫姑娘既然是少城主的師妹，無疑應該是三不先生的徒弟才對呀。」

「偏偏不對。」

「莫姑娘究係曲老的甚麼人？」

「乾女兒。」

「哦！」

無緣無故的，跟莫愁開了這麼大的一個玩笑，惹得小妮子一肚子不痛快，臉色一陣青一陣白，雷峯兄妹陪了半天的不是，這才容顏稍展。

阿翔突然發覺，眼前的這位雷姑娘似曾相識，立道：「雷姑娘，我們以前見過嗎？」

雷蕾不假思索，馬上說：「我們兄妹今天是第一次見少城主。」

龍傳人皺着眉頭道：「可是，在下總覺得好生面善，似乎曾在那裡見過。」

雷峯的語氣很肯定：「這是不可能的事，今日確係初交乍識，不然也不會把少城主與莫姑娘的關係弄錯，鬧出這麼大的笑話來。」

莫愁乍然驚叫一聲，道：「我想起來了，雷姑娘很像一個人。」

小丁追問道：「像誰？」

莫愁道：「本姑娘未來的師嫂，你小丁未來的少奶奶鳳大小姐。」

經她這麼一說，阿翔也恍然大悟，望着雷蕾道：「嗯，臉型、嘴巴、鼻子，是有些像，難怪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小丁這時也看出來了，道：「如果說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姐妹，我小丁不反對。」

莫愁探隱索秘道：「兩位跟鳳家可有血緣關係？」

雷蕾格格嬌笑道：「莫姑娘想到那裡去了，我們雷家小門小戶，乃是武林末流，怎會跟鳳家沾親帶故。」

妙書生雷峯補充道：「想來不是三位看走了眼，就是純屬巧合，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彼此相似的人一定不少。」

是的，天下的人千千萬萬，這種可能性絕對存在，阿翔亦未再深究，將話頭又拉回到初識乍見時，道：「想向兩位打聽一件事。」

雷峯道：「請少城主吩咐。」

「可曾看到一個人慌慌張張的跑出來？」

「從那邊？」

「南邊山裡。」

「甚麼樣子的人？」

「一個身穿黑衣的人。」

「男的？女的？老的？還是少的？」

把龍傳人問住了，他只看到一個黑影，男女老少不分，當場瞠目結舌，語爲之塞。

莫愁道：「是個武林人物，猜想可能是個女的，叫小玉，很年輕，大概跟雷姑娘差不多。」

阿狗道：「也說不定是個骷髏頭，黑衣裳，來去如風的鬼。」

兄妹倆互望一眼，同聲道：「那時我們正忙着弄吃的，沒注意那一邊，印象中好像沒見半個人，亦未見半個鬼。」

阿翔道：「這一帶是否有可疑人物出沒？」

雷蕾想了想，道：「這一陣子，關洛大道上來來往往的都是行旅客商，並未發現有可疑之人，甚至連武林人物都不曾有。」

長安死了一個老酒鬼，山上又死了一個老農婦，好不容易找到一點線索，結果還是一場空，線索斷了，白骨令主仍在五里雲霧中。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野筵散得更快。

告別雷家兄妹，找回馬匹，三人直奔崤山。

崤山是風塵俠隱曲子敬隱居的地方。

在深山之中，綠水之旁。

五間茅屋，四面修篁，三畦青菜，二條老狗，一隻花貓，外加無數山雞、野兔。

幽雅、清靜、恬淡，與人無爭，與世無涉，確是一處修身養性避世隱居的好地方。

風塵俠隱曲子敬在茅屋門楣上，親筆所題的「三不居」三個龍飛鳳舞的草書，在很遠的地方便清晰可見。

「師父，我回來了。」

「乾爹，我回來了。」

「還有我阿狗也回來了。」

一回到三不居，阿翔、莫愁、小丁便覺得全身舒暢，格外愜意，一切的塵囂煩憂皆拋諸身後，蹦蹦跳跳的直向茅屋奔去。

若在平時，三不先生一定會笑哈哈的迎出來。

今天沒有。

而且，進入屋內時亦未見到老人家的踪影。

却意外的見到另外一個人。

是野和尚無廟。

龍傳人愕然一楞，道：「老和尚怎麼會在這兒？」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無廟和尚雙掌合十，宣了一聲佛號後道：「和尚是專程來拜訪三不先生的。」

「來多久了？」

「有一會了。」

「我師父呢？」

「搬家了！」

「搬家？家師怎麼會突然搬家呢？他老人家事先並沒有說呀。」

莫愁姑娘盯着無廟追問道：「這中間一定有原因，八成是你在搗鬼，老和尚最好實話實說。快說你到三不居來幹甚麼？」

野和尚無廟猶豫了一下，道：「坦白說，和尚是來投靠三不先生的。」

阿翔揚眉道：「老和尚還俗了？」

「沒有。」

「那是想在此地建廟？」

「老衲也沒有這個本錢。」

「既未還俗，亦非建廟，幹嘛要投靠家師？」

小丁在一邊煽風點火道：「亂來，你難道不曉得曲老爺子避世隱居，不喜歡人家打攪嗎？來湊甚麼熱鬧？」

無廟拉長了臉，苦笑道：「老實說，老衲也是迫不得已，有人在暗中追殺和尚，只好來投靠曲老，請求庇護。」

莫愁詫愕道：「誰在追殺你？」

「和尚也不清楚。」

「奇怪，連對象都弄不清還緊張個甚麼勁？」

「可能與殺老酒鬼的是同一夥人。」

「甚麼，莫非老和尚也收到一支……」

「是的，和尚也收到一支白骨令。」

眞的從懷中取出一支白骨令，放在桌上。

龍傳人拿起來細一察看，發現背後刻着四句似詩非詩的話語：

和尚無廟
死後無墳
隨死隨葬
狗命將亡

莫愁神色一緊，道：「這支白骨令是如何到你手中的？」

野和尚正襟危坐，語氣中充滿寒意：「前天晚上，老衲在華山玉女峯上的玉女祠內打坐行功，運氣甫畢，睜眼一看，面前神桌之上莫名其妙的插了一支白骨令。

小丁道：「會不會是原來就有的？」

「不可能，老衲入廟之時空無一物。」

「是誰插上去的？」

「和尚若是知曉就不會這樣緊張了。」

「難不成連一點感覺都沒有？」

「似曾有一陣陰風吹過。」

「有鬼？」

「可能！」

「爲何不瞧清楚？」

「和尚誤以爲是山風。」

阿翔故作輕鬆狀，道：「白骨令主並未定下殺人的時限，老和尚不必過度緊張。」

無廟可不輕鬆，緊張兮兮的道：「沒有期限更恐怖，隨時隨地都有腦袋搬家的可能。」

「所以，你就跑來三不居，欲求家師庇護？」

「曲老乃是武林第一高手，曾在皇帝身邊當過差，就算是鬼魂也會忌憚三分。」

「家師答應了？」

「斷然拒絕！」

小丁噗嗤一笑，神氣活現的道：「當然會拒絕，老人家一不爭名利，二不問世事，三不闖江湖，假使答應和尚的請求，等於是砸掉了自己的金字招牌。」

莫愁冰雪聰明，至此已瞭然於胸，冷聲道：「我乾爹不答應，老和尚就

賴着不走，他老人家拿你沒轍，只好自己離家出走？」

野和尚無廟乾笑兩聲，道：「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啦。」

小丁臭罵道：「豈有此理，你這是和尚趕廟公，反客為主，簡直不要臉！」

龍傳人的語氣也不怎麼好聽：「家師既已搬走，老和尚也該說再見了吧？」

無廟的臉皮的確不薄，神態自若的道：「老衲本來是要離開的，現在不走了。」

莫愁一怔神，道：「為甚麼？」

野和尚得意洋洋的道：「有二少爺和莫姑娘在，同樣可以為貧僧消災去厄。」

小丁報以一聲冷哼，尖酸刻薄的道：「哼，你想得倒美，去做你的黃粱大夢吧，我們只是路過，喘一口氣就走。」

無廟的臉馬上變了顏色，惶聲道：「三位要到那裡去？」

龍翔故意跟他打馬虎眼：「不一定。」

野和尚眞絕，猛然站了起來，舒展一下筋骨，大刺刺的道：「和尚已經決定啦，決定跟二少爺走，高興去那兒就去那兒。」

小丁聞言大怒，胡言亂語道：「我們要去吃肉。」

「和尚喝湯。」

「我們要去做賊。」

「和尚把風！」

「我們要去爬山。」

「和尚領路！」

「遇上河啦。」

「和尚搭橋！」

「遇上火啦。」

「和尚潑水！」

「我們要去娶媳婦。」

「和尚抬轎！」

「我們要去殺白骨令主。」

「和尚帶……」

無廟本想說「和尚帶頭」！但話到口邊，發覺不對，立又嚥回去，改口道：「和尚不去！」

龍傳人就等他這一句話，聞言雙眉一挑，道：「老和尚不去就留在三不居吧，我們可要走啦，恕不奉陪，再見！」

立與莫愁、小丁轉身跨步而出。

不是玩假使詐，是眞的要走，一霎時已在數十丈外。

野和尚沉不住氣了，彷彿看見死神在向他招手，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噤，拔腿追出去。

「少城主，慢走！」

阿翔止步轉身道：「老和尚不是要留下來嗎，幹嘛追來？」

無廟一臉無奈的道：「有個伴總比獨自一人好。」

「別忘，我們是要去追殺白骨令主。」

「白骨令主神秘異常，二少爺不一定能找得着。」

「有野和尚在情形就不同了。」

「此話怎講？」

「白骨令主會自動追上來。」

無廟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恍然道：「這樣和尚豈不變成了餌？」

莫愁微微笑道：「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啦。」

野和尚大搖其光頭道：「老酒鬼死得好慘，和尚不步他的後塵。」

小丁冷言冷語的道：「不做釣餌就請自便吧，三不先生不歡迎你，我們也沒興趣！」

這下可把野和尚難住了，等於將了一軍，半晌始道：「龍二公子，咱們作個商量好不好？」

龍傳人道：「且先說出來聽聽。」

「和尚願與三位同行，但不做餌。」

「既然同行，就是餌，這……」

「老衲會把自己包裝起來。」

「如何包裝？」

「到時自知。」

「我們是騎馬呀。」

「和尚可以坐車。」

小丁譏誚道：「赫，你眞會享受，居然想坐車，銀子可要自理啊，我家二少爺不做闊大頭。」

無廟道：「可以，這一點小錢老衲還付得起。」

「野和尚打算到那裡去？」

「跟着你們走就是。」

「我們要去鳳城。」

「老衲也去鳳城，有鳳嘯天在會更安全。」

「我家少主人是去鳳城完婚，可不希望一個光頭和尚去煞風景，你最好另往別處。」

莫愁道：「到洛陽就分手，各走各的，這是條件！」

言來斬釘截鐵，毫無轉寰的餘地，野和尚心知多言無益，只好點頭答應：「好吧，就在洛陽分手，二少爺去鳳城討老婆，和尚去投奔少林寺。」

有人接口道：「和尚本來就應該入寺住廟，少林乃最佳去處。」

發話之初，尚不知人在何處，話說一半時三不先生已神不知鬼不覺的到了大家面前。

無廟楞了一下，道：「先生回家了？」

三不先生面無表情的道：「和尚已去，老夫自然要回家。」

語音一頓，轉對龍翔道：「你爺的後事都辦好了？」

阿翔躬身道：「都辦好了。」

「準備跟鳳丫頭成親？」

「這是鳳城主的意思，徒兒此來主要就是想聽聽師父你老人家的意見。」

鳳塵俠隱曲子敬說不問世事就不問世事，雖是愛徒的終身大事，同樣表現得漠不關心，淡淡一笑，道：「為師的沒有意見。」

龍傳人早已習慣了師尊的這種神情語調，毫不在意，道：「你老人家認為世上有無鬼魂？」

「可能有，也可能沒有。」

「告訴師父一個好消息，先父的鬼魂出現了。」

「哦。」

「出現在一個陌生人的身上。」

「能確定？」

「確是先父的聲音，沒錯。」

「說些甚麼？」

「交代一些生前死後之事。」

「兇手查明了？」

「先父也不甚了了。」

「唉，眞是一大奇案。」

莫愁道：「想向乾爺打聽兩個人。」

曲子敬道：「說說看。」

「一個是白骨令主。」

「以前江湖上沒這個人。」

「許是白骨魔尊的後人。」

「為父的不清楚，也不想過問。」

「二是天殘老人。」

「武林中也沒這一位。」

「貌相奇醜，從未行走江湖，是隱士中的隱士。」

「那就更莫測高深了。」

「龍城主的鬼魂就是附着在他的身上。」

「這是緣。」

「那天有機會孩兒或許會帶天殘老人來看乾爹。」

「不必！」

三不先生凡事都淡，凡事皆冷，且不願多言，但對莫愁這個乾女兒倒是挺關心的，道：「翔兒去鳳城是娶媳婦，妳去做甚麼？」

莫愁的理由很充足：「我的頭銜可多着哩，既可代表龍城，也可以代表師父，總不能讓龍師哥匹馬單槍一個人去呀。」

風塵俠隱沉聲道：「去去可以，但不宜久留，翔兒完婚之後應即返回三不居。」

莫愁反問道：「多住幾天又怎樣？」

三不先生輕歎道：「為父的是怕人家鳳丫頭心裡不舒坦。」

「哦！哦！」

莫愁報以兩聲驚「哦」，一股莫名的酸楚油然而生。

* * *

三不居位於深山之中，三人的馬匹一向寄養在山下鎮上的一家客棧裡。

下得山來，已是薄暮時分，又要替無廟和尚僱車，是以就在店裡住了一夜，翌日一早方始起程上路。

無廟這下可神氣了，坐在一輛轎子型的馬車裡，車門緊閉，車窗低垂，穿了一件新買的大衣，還戴了一頂寬邊帽，不明就裡的人會以為是一位紳士，絕對想不到是個出家人。

前面有小丁拍馬開道，後面有阿翔、莫愁二騎殿後，不但包裝得很好，而且氣派十足。

小丁心裡面很不痛快，冷嘲熱諷道：「老禿驢，你好大氣派啊，縣太爺也不過如此。」

野和尚無廟掀開一角窗帘，細聲細氣的道：「小兄弟別妒忌嘛，三十年風水輪流轉，和尚苦了一輩子，是該抖一抖了，何況老僧能有此刻，純粹是少城主在大力成全，但能逃過此劫，和尚定有後報。」

阿狗充耳無聞，繼續揶揄道：「野和尚一生無廟，連個拉屎的茅坑都沒有，現在居然坐上了轎子車，是不是阿彌陀佛唸多了，菩薩在暗中拉拔你！」

無廟扶正帽子，拉一下大衣，顯得有些飄飄然，志得意滿的道：「是啊，是啊，誠則靈，靈則通，和尚近來天天夜裡都在禮佛唸經，菩薩自然會在暗中助貧僧一臂之……」

「力」字尚未出口，被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打斷，無廟嚇一跳，忙將窗帘放下，沒敢再放半個屁。

「得得得！」馬蹄聲來自後方，龍傳人回首望去，發現有四匹快馬並轡而來。

四馬齊飛並不多見，其快如電，揚起了滾滾黃塵，蔚為奇觀。

來勢的確夠快，眨眼工夫便至近前，阿翔、莫愁本待閃讓，四騎已先勒馬緩下來，這才看清了來人的面貌。

是熟人。

一女三男。

乃三城之一的霸城胡家的胡小痴、胡小瘋、胡小狂、胡小蘭是也。

龍城、霸城一向關係微妙，表面上雖尚稱和諧，並未大動干戈，私底下則一直在暗中較勁，尤其當龍、鳳兩家訂下白首之盟後，彼此的關係便跌至谷底。

霸王城主胡百威認為這是龍城、鳳城聯手對付霸城的開始。

胡小狂更一口咬定是龍傳人搶走了鳳凰姑娘。

眞是寃家路窄，誰也沒料到會在關洛大道上又碰頭。

胡小痴是老大，修養還不錯，說話也不很難聽：「龍城主屍骨未寒，少城主便遠走他鄉，打算到那兒去呀？」

老二胡小瘋的話就不好聽了，語帶諷刺道：「這還用問，家已毀，人已亡，走投無路，自然是去鳳城去投靠老丈人。」

胡小蘭雖屬女流，有一陣子還暗戀着龍傳人，鬧過單相思，說起話來同樣尖酸刻薄，充滿了火藥味：「眞為鳳大小姐叫屈，原想嫁一條龍，結果却嫁了一條蟲，這一下鳳嘯天可要虧本了！」

龍傳人眼一望，還未出口，胡小狂搶先道：「妹妹，別為姓鳳的父女喊寃，這叫做報應，話該，誰叫那個丫

頭偏偏鬼迷心竅，瞎了眼，不嫁給我胡小狂！」

這小子可眞狂，策馬而上，硬是從阿翔、莫愁的中間擠過去，歪着頭，斜乜着眼，在莫愁的臉上一掃而過，嘻皮笑臉的道：「莫姑娘也要到鳳城去？」

「嗯！」

這就是莫愁的答覆，是從鼻孔裡哼出來的，多一個字也沒有說，一張俏臉冷得像冰塊一樣，足可以凍死一隻哈巴狗。

胡小狂的「修養」眞好，一點也沒有感覺到冷，仍自狂言狂語道：「心上人要結婚了，新娘不是妳，姑娘有何感想？」

「哼！」

「人家去鳳城投靠老丈人，妳去投靠誰？」

「你管不着！」

「乾脆嫁給我胡小狂算啦。」

「不要臉，癩蝦蟆！」

「怎麼？妳不願意？」

「休想，做夢！」

胡小狂不單是狂，臉皮更厚，大刀都砍不透，碰釘子彷若喝涼水，面不改色，本想還要繼續糾纏下去，龍傳人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終於發了火，怒不可當的道：「胡小狂，你說完沒有？」

「說完了。」

「說完就滾！」

「路又不是你家的，本少爺高興與莫姑娘同行。」

「你非滾不可，莫師妹不願與色情狂並轡而行！」

「如果本少爺不答應呢？」

「那是自討苦吃。」

「姓龍的，你想怎麼樣？」

「揍人！」

「你敢！」

「不敢就不是龍家的人。」

「媽的！」

「看掌！」

掌字出口，招已出手，一股狂濤劈向胡小狂。

阿翔早已盡得龍家眞傳，復經曾任大內高手的曲子敬悉心指點，功力之深遠在同輩少俠之上多多，一掌拍出，剛猛絕倫，有斷石開碑之威，雖然未盡全力，胡小狂却絲毫也不敢大意，忙反手還擊，全力反撲。

雙方的暗力甫一接觸，便覺出情況不妙，胡小狂不禁倒抽一口寒氣，急切間彈身棄馬，斜飛出去。

饒是如此，依然吃了苦頭，落地不穩，一屁股坐下去。

馬兒變成替死鬼，結結實實的挨了阿翔的一掌，當場仆倒在地，口吐白沫而亡。

兩人對打，殃及坐騎，全場人馬皆驚，六人六馬，以及野和尚無廟所坐的轎子車，一齊不約而同的停下來。

胡小瘋好大的火氣，吼聲如雷的道：「姓龍的，你想打架？」

小丁挺身而出，代答道：「不想打架，只想揍人！」

「哼，臭小子，龍傳人一時僥倖得手，別替他臉上貼金。」

「我家少主人全身是金，用不到小丁來貼，我阿狗手癢癢的也想揍人哩。」

「你想揍誰？」

「誰胡言亂語就揍誰！」

「哼！」

「看誰不順眼就揍誰。」

「臭小子，我看你是皮癢，眞正欠揍的就是你！」

你字甫出，人已離開馬背，凌空撲向小叮噹。

阿狗可不是省油的燈，人小志氣大，睹狀毫不畏縮，也射離馬身。

「殺！」

「殺！」

一樣的吼聲震天，一樣的揚掌猛攻，兩個人就在半空中大打出手。

强將手下無弱兵，小丁絕非庸手，但霸城胡家又豈是浪得虛名，龍傳人深恐阿狗吃虧，急忙出聲提醒道：「小丁快退，別逞能！」

白搭，說等於沒說，兩股掌力已自撞在一起，蓬！巨震聲起，白茫茫的氣流四處激射，小丁悶哼一聲，凌空翻了三個觔斗，摔落在地，撞痛了半個屁股。

這還是莫愁姑娘及時橫劈一掌，卸掉胡小瘋的不少暗力，不然情況可能會更糟。

莫愁深恐阿狗有失，香風一掠，往小丁身旁一站，對虎視眈眈的傲立在五尺開外的胡小瘋道：「你們霸城的人眞有出息，單挑一個小孩子來欺負。」

胡小蘭聞言大爲不快，翻身下馬上前道：「不挑小丁挑誰，挑妳好不好？」

莫愁玉面一寒，道：「本姑娘又沒有惹妳，找我幹嘛？」

「妳沒有惹我有人惹我了。」

「誰？」

「龍傳人。」

「他是他，我是我。」

「父債子還，兄債妹還。」

「胡小蘭，妳簡直是無理取鬧！」

「取鬧又如何？」

「告訴妳，莫愁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告訴妳，姑奶奶一肚子的怨氣正想找一個人來出！」

舌劍唇槍，你來我往，二女動口不足，馬上就要動手，幸虧胡小痴年事稍長，不願將事情鬧大，忙下馬將小瘋、小蘭勸開，道：「算了，算了，咱們爭千秋，不爭一時，些許小事，不跟他們斤斤計較，免得江湖上的朋友笑霸城以多欺少。」

他是大哥，長兄如父，小瘋、小

狂、小蘭不敢違抗，諾應一聲，紛紛向後退去。

立即贏得了龍傳人的讚賞，抱拳道：「難得胡兄如此明大義、識大體，今日之事願就此終，各位請先上路吧。」

「好，咱們後會有期，告辭了。」

胡小痴一聲令下，四人飛身上馬，胡小狂跟胡小瘋共乘一馬，策馬向前行去。

行至車轎旁時，胡小痴忽又停了下來，驚咦道：「咦，三位還有同伴？」

阿翔神態自若的道：「裡面不是人。」

胡小瘋疑雲滿面的道：「不是人是甚麼？」

小丁道：「一些珍貴的山產，準備送給鳳城主。」

胡小狂以懷疑的眼光望着龍傳人，道：「騙鬼，山產用得着坐轎子車？」

莫愁生怕露出馬脚，忙補充道：「還有一些值錢的珠寶首飾，綾羅綢緞，是下聘的聘禮。」

胡小蘭好刁，一面俯下身來往裡瞧，一面道：「打開車門讓大家觀賞一下如何？」

龍傳人道：「抱歉，聘禮俱已裝箱密封，有所不便。」

小丁瞪着眼珠子嚷嚷道：「喂，別再嚕七八嗦，該上路了，這樣擠在一起會礙交通也。」

胡小痴想了想，亦未再逗留，招呼一聲，四人三騎隨即呼嘯而去。

待塵頭消失不見後，阿翔、莫愁、小丁這才繼續策馬前行。

二狗子沒再當無廟和尚的馬前卒，而是與車轎並行，道：「野和尚，你沒有受驚吧？」

無廟掀起窗帘，露出來半個頭，臉色陰晴不定的道：「和尚差點沒嚇死。」

莫愁道：「是霸城四小，有甚麼好怕的。」

野和尚說的有理，「誰敢保証白骨令主不姓胡。」

龍傳人道：「說的也是，在事實眞相未明之前，任何武林人物都可能是白骨令主的化身。」

無廟道：「據和尚所知，老酒鬼死的那天晚上，霸城的人也在太白樓。」

莫愁驚叫道：「糟了，若是被他們看出破綻來可是天大的痲煩。」

小丁的想法不同：「看出破綻也不賴，這樣咱們才有機會捉住霸城的小辮子，夜路走多了他們總有一天會遇上鬼！」

野和尚無廟的警覺性很高，道：「少城主，和尚主張修改計劃。」

阿翔道：「如何修改？」

「不走關洛大道，改走小路。」

「小路崎嶇，會影響行程。」

「老命要緊，慢幾天何妨。」

「好吧，就依老和尚吩咐。」

「另外，也不打尖。」

「不打尖吃甚麼？」

「買乾糧吃。」

「可以，本公子不反對。」

「也不住店。」

「不住店住那兒？」

「露宿荒郊野廟。」

「這樣不妥吧，露宿荒郊野廟也不見得一定能逃過白骨令主的追殺。」

野和尚無廟仰天長歎一聲，道：「果不幸而言中，和尚也只好認命，死而無怨。」

老酒鬼的死，使龍翔至今仍愧疚在心，實在不忍見醉俠赫九的往事再在無廟和尚的身上重演，當下不遑多想，便一口應諾下來。

* * *

眞的換了一條路。

眞的以乾糧充饑。

眞的投宿在一座野廟裡。

是一座山神廟，不大也不小，正面有三間神殿，兩旁各有兩間配殿，外面還有圍墻。

車把式的技術不錯，將車子開了進來，將四匹馬全部放到廟後去吃草，獨自一個人睡西廂。

其餘四人則住東廂。

小丁很會整和尚的寃枉，叫他把東廂的地打掃乾淨後才給他東西吃。

一邊吃，小丁一邊道：「老和尚，我看你別走啦，就留在這裡吧。」

野和尚無廟錯愕一下，道：「留在這裡？做甚麼？」

「做住持。」

「亂講，這是山神廟，又不是佛寺。」

「這好辦，換幾尊菩薩就變成佛寺了，連寺名阿狗都替你想好了。」

「叫甚麼？」

「野佛寺。」

龍傳人道：「小丁這個主意不錯，空山寂寂，杳無人煙，正是修行的好所在。」

莫愁亦道：「前輩一直在怨歎無廟棲身，如今許是時來運轉，總算找到一個落脚的地方。」

野和尚沉思一下，道：「和尚寧願無廟，也不願長住在此。」

小丁不悅道：「無廟叫苦連天，有廟又不願留下來，眞是一個老怪物。」

無廟緊鎖着眉頭苦笑道：「和尚是怕。」

阿翔道：「怕甚麼？」

「怕孤立無援，遭了白骨令主的毒手。」

「荒山野廟，白骨令主怎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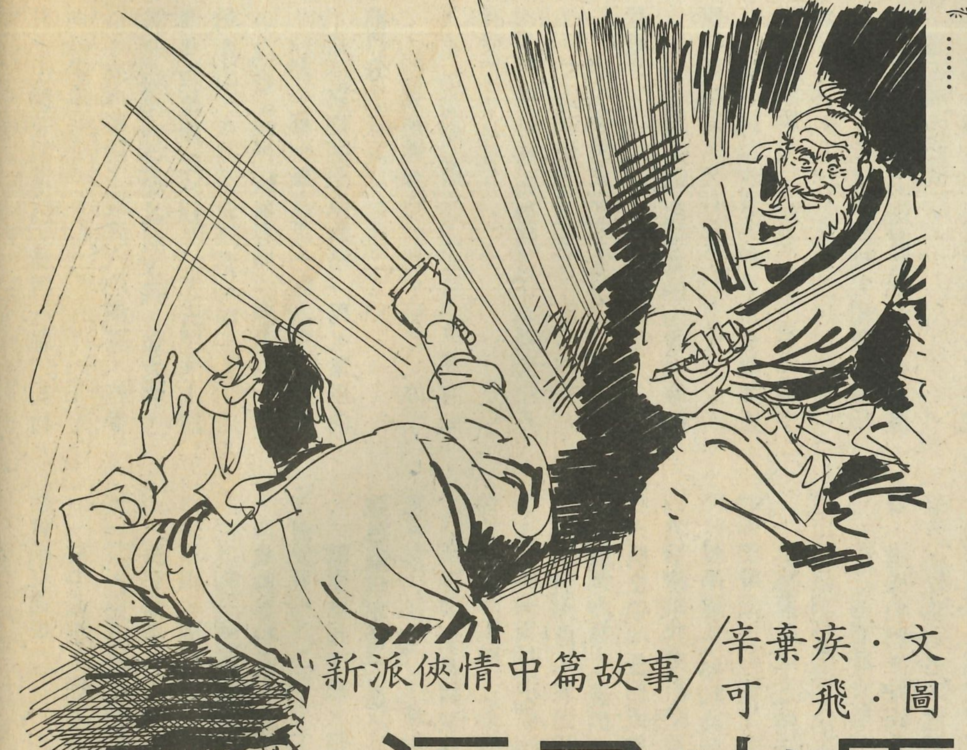
「白骨令主神通廣大，遲早會走漏風聲。」

「這也不好，那也怕，你到底作何打算？」

「繼續跟着少城主跑。」

（未完・五）

上文提要：石不全父子安排陷阱，想將君不畏置諸死地，重金聘請任一奪和君不畏作生死決鬥，為了有把握操勝劵，先用三美色相輪流消耗他的體力，更築擂台向外宣揚，以助聲勢。君不畏佯裝風流一夜，體力耗盡，上台決鬥，任一奪大意，卒被所乘，負傷逃去。石家父子只好依諾言交出八百兩銀，却心有不甘，想以羣鬥制勝，君不畏提出以命搏鬥一千兩銀的條件，再贏一場才離去……



浪子出馬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刀聖謀報復　兩敗各重傷

君不畏人未落下，十錠五兩重的銀子他當鏢打，每人送兩個，每人也被打得頭破血流又暈頭轉向。

如果君不畏要他們五人死，大概一個也活不成。

他沒有絕情得非殺人不可。

他似乎很珍惜的拾起台上的銀錠。

苗小玉張口結舌楞住了。

石小開提布包的手在發抖。

他不是被君不畏的武功嚇倒。

他氣得發抖。

石小開把銀子拋過去，沉聲道：「君兄，這銀子是你的了。」

君不畏接過銀子，他微微的笑了。

石小開道：「前前後後你已經弄去我七千兩銀子了，君兄，你可得省着花用，千萬別浪費光啊！」

石小開吁的一聲大喘氣，又道：「君兄，對於你的這手天女散花絕技，我石小開開眼界了。」

君不畏道：「石兄，有關銀子，我已所剩不多，有關這一手絕技，也不叫天女散花。」

石小開道：「叫甚麼？」

君不畏道：「我也不知道應該叫甚麼，等到有一天我想好了名字，一定會首先告訴你。」

他哈哈笑着躍下台。

苗小玉與黑妞兒跟上來，那黑妞兒幾乎口唱凱旋歌兒了。

君不畏與苗小玉三人這就要走，石小開伸手攔阻，道：「慢着！」

君不畏道：「石兄，你還有何指教？」

石小開道：「我問你，七千兩銀子你所剩無幾了？」

君不畏一笑道：「我是個十分大方的人，老實說，前次那五千兩銀子，我在上海就用光了。」

石小開道：「你是怎麼用的？」

君不畏道：「石兄，對於已經過去的事，我從不再去想，何必多費思量。」

石小開咬牙道：「你眞會拿些不相干的話搪塞。」

君不畏道：「石兄，銀子是我的，我愛怎麼浪費那也是我的事，你管得着嗎？」

石小開楞然，可不是，自己管人習慣了，姓君的是不會聽的。

他淡淡的一聲苦笑，道：「君兄，你這就走了？」

君不畏道：「我已接受你的招待，更取回你欠我的銀子，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把石小開往一邊撥，當先大步往前走去。

苗小玉與黑妞兒也跟着走了。

三個人直待走到轉角，快到大街上，石小開這裡開罵了。

「他奶奶個熊，小風城是我石家天下，容得你這無名小輩在此張牙舞爪

呀，操他娘的，我瞧不下這口氣！」

他往台邊看，他的幾員大將正在由人敷藥包紮，那李克發快要氣炸了。

李克發厲聲吼道：「少東家，不能就此罷手，老東家那裡怎麼交代？」

石小開道：「更可恨的是那苗丫頭，她更得意了。」

總管石壯忿然的道：「少東，這是咱們的二畝田地上，只要咱們丟下一句話，跨海鏢局就得關門大吉。」

石小開冷冷哼一聲，他大步往街上走。

他當然是回「石敢當賭坊」去了。

他不相信，三個女子陪君不畏一夜，姓君的還有那麼大的精神。

* * *

君不畏與苗小玉併肩走進鏢局門的時候，苗剛與幾位鏢師也正在商量着如何為死去的六個趟子手發放安家的撫恤金，這些人都是有家室的。

鏢局裡湊的銀子並不多，如果不是君不畏慷慨的拿出那麼多銀子來，苗剛的出手便寒傖了。

現在，苗剛見君不畏回來，他的大妹子與黑妞兒也一齊回來，大伙立刻起身迎接。

苗剛道：「剛才聽說君兄弟與人比武，本想去瞧瞧，但鏢局正在為死難的兄弟發放些撫恤銀子，就沒去為君兄弟助威。」

他看看苗小玉，又道：「和誰比武呀？」

苗小玉道：「就是那『閃電刀』任一奪。」

「任一奪那老鬼？嗨，怎麼會是這老小子，他的刀法最辛辣，殺人不用第二刀，他……」苗剛不說下去了。

笑笑，苗小玉道：「還是被君兄殺跑了。」

苗剛一聽立刻豎起大拇指，道：「眞有你的，君兄弟快來坐。」

君不畏坐下來，他把銀子往桌上一擱，道：「死難的兄弟們養家活口不容易，這些也添上吧！」

苗剛道：「君兄弟，你已經出了太多銀子，你仁至義盡了，這……些銀子……」

君不畏道：「我也只有這些，苗兄，你就別推辭，有一天我還得用上各位兄弟為我幫忙。」

苗剛道：「兄弟，你若有事一句話，我兄弟們水裡火裡絕不推辭。」

苗小玉問黑妞，道：「君先生的房間整理好了嗎？」

黑妞笑嘻嘻的道：「早就收拾好了，是我親自動的手，就在後院右邊的正中間。」

苗小玉道：「一應用具都有了？」

黑妞兒道：「應有盡有。」

苗小玉看看君不畏，道：「君兄，別再出外了，你樹大招風，還會有仇家暗中計算你。」

笑笑，君不畏道：「聽妳說的多嚴重呀！」

苗小玉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呀。」

君不畏淡然的道：「你們都知道，我心中要殺的人就是大海盜田九旺，可是直到現在還不知道田九旺在那裡。」

苗小玉道：「君兄，只要田九旺不死，終有一日會找到他的。」

君不畏道：「所以我只有賴在你們這兒等機會了。」

苗剛道：「這是甚麼話，君兄弟，我們請還不一定能把你請來，怎說賴在我這兒。」

他頓了一下，巴掌拍在桌面上，又道：「對了，有件事情倒是忘了。」

君不畏道：「請講。」

苗剛道：「是這樣的，後院住着我老娘，她很少過問鏢局的事，這一回聽了你的一切，老太太一高興，就要請你後面吃頓酒，這頓酒我定在明日正午。」

他又對副總鏢頭道：「同時也叫兄弟們加加菜，大家要高高興興的吃一頓。」

羅世人點頭笑道：「這是應該的，我就轉告兩船上的人去準備吧！」

苗小玉高興的斜睇着君不畏，她就是不開口。

這頓酒是不好拒絕的，因為這是老太太的邀請。

苗剛對君不畏道：「兄弟，咱們也算自己人了，我苗剛講的是親兄弟的算帳，你的銀子我打算兩年之內還你，你看如何？」

君不畏道：「你打算還我銀子？」

「我不能白拿你的。」

「苗兄，我如果有了那些銀子，沒多久便送上賭桌，何不送你救急，所以嘛，銀子的事別再提，除非你打算攆我走。」

苗剛瞪大眼珠子，道：「好，兄弟，我今承你這份情，咱們二話不說，明日午時我兄妹敬你三大杯。」

君不畏呵呵笑了。

* * *

果然，第二天「跨海鏢局」的大門關上了。

關門並不是不做保鏢生意了，苗剛根本不打算歇業。

他叫人把大門關上，那是因為所有鏢局的人都集中在大廳上，算一算人員加上幾位僕婦帶眷的妻小，總共是四十一個人。

三張大桌開在前面，只有一張酒席擺在後院的堂屋裡，有個中年婦人扶着一位老太太，二人就坐在桌正位，君不畏坐在苗剛身邊，苗小玉貼着她娘坐，另外便是副總鏢頭羅世人與四位鏢師了。

苗剛吩咐過，今天誰叫門也不開。

今天大伙不醉不收桌。

啊！單是老酒就是三大罈子擺在

大廳下，另外又加了一罈高粱有二十斤重。

苗剛特別命大廚房多備菜，猪羊都是整頭的。

* * *

苗老太太一直打量君不畏，老太太看得君不畏不自在的半低頭。

君不畏是個自由慣了的人，如今坐在這兒還眞有些如坐針氈。

那中年婦人還誇讚：「老太太，你看看，鳳目膽鼻人中顯，天庭飽滿地闊圓，論身段是個男兒漢，這種人妳老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如今却坐在妳老的面前了，嘻……」

她這麼一笑，君不畏差一點嘔了。

那是因爲君不畏發覺這女人滿口牙齒像黑墨染過的，多一半這女人吸大煙。

苗老太太吃吃笑，點點頭也眨眨她的老花眼，道：「我看清楚了，只不過有一點妳未看出來。」

那中年婦人上下看看君不畏，道：「什麼地方？」

苗老太太道：「他的眉心泛紫氣，我曾聽過小玉她爹說過，這種人天賦異稟，學文是狀元，學武就是一流高手，如果我說得不對，妳問他。」

君不畏吃一驚，這老太太看人入木三分，便用力的看向老太太，啊，老太太又有話說了。

「你看這年輕人，他的眼神煞氣重，也難怪剛兒說他打敗江湖成名多年的兩位高手。」

君不畏看向苗剛，只見苗剛正吃吃的笑。

苗小玉拾起酒杯對她兄長，道：「哥，莫忘了你昨日說過的話。」

苗剛道：「怎麼會忘記，我兄妹要敬君兄弟三大杯呀！」

他拾起酒杯來，羅世人也站起來了。

羅世人手上提酒壺，他爲三人斟着酒。

這一頓酒菜吃了快一個時辰了，前面傳來太行酒令聲，鏢局裡熱鬧極了。

當然最興奮的乃是苗小玉，她也喝了不少酒，面上一片桃花紅，艷麗的模樣令人怦然心動。

君不畏就經不住多看她幾眼。

* * *

「跨海鏢局」已經很久未曾關上門熱鬧過了，兩次出海都有死傷，任誰也無法快活。

這一回只因君不畏的俠義援手，苗剛這才安排這一餐酒筵，這原本是叫大伙高興的事，只不過却在日落山之前有人在前門拍大門。

「開門啦！」

鏢局前面的伙計大聲回應。

「明日再來吧，今天沒空。」

「開門，開門。」

「不開，沒聽見嗎，今天沒空。」

「我有要事，快開門了。」

那伙計手上舉着酒杯去開門。

「呀」的一聲，門拉開了，只見門口站着一個瘦漢，這人的額頭上冒汗珠。

瘦漢的手上拿着一封信，他問開門的漢子，道：「請問姓君的王八蛋在裡面嗎？」

那人眼一瞪，沉聲道：「你這是甚麼話？」

瘦子一挺胸，道：「你只告訴我，姓君的王八蛋在裡面沒有。」

那人一口喝乾杯中酒，叱道：「滾，我們不歡迎沒有禮貌的人。」

瘦子道：「朋友，我也知道王八蛋是罵人話，可是我受人之託，拿了人家銀子，人家叫我這樣說，我便只有這麼說。」

那人就要關門了，聞言又問：「誰託你的？」

瘦子道：「你只說姓君的王八蛋在不在？」

那人火大了，叱道：「你還罵？」

瘦子道：「姓君的王八蛋如果在，我就把這封信親手交給他，我可告訴你，很重要啊。」

那人皺皺眉，道：「你等着，我進去問一問。」

他轉頭就走，匆匆的趕回後院堂屋去了。

那瘦子只得站在門下等。

* * *

那人奔到後面，他站在堂屋門口，道：「總鏢頭，外面有人……」

苗剛叱道：「我早說過，任誰來也不開門。」

那人道：「我是這麼說的，但那人却手持一信要找姓君的王八蛋。」

苗剛一瞪眼，叱道：「放屁，你喝醉了？怎麼開口罵咱們的恩人。」

那人急道：「不是我罵，我也沒喝醉，實在是那人的口氣。」

苗剛道：「什麼人？」

「是個瘦子。」

「那裡來的？」

「他沒說，只是有信給君……」

他不能再說王八蛋了，遂改口又道：「他要親自把信送給姓君的……」

他又住口了。

君不畏哈哈一笑站起來了。

他對老太太一抱拳，道：「在下出去瞧瞧。」

老太太點點頭，苗小玉就想跟去，但被君不畏攔住了，他笑笑，道：「我馬上回來。」

苗剛道：「兄弟，我跟你出去瞧瞧。」

君不畏道：「還是我一個人前往。」

君不畏匆匆的跟那人走出去了。

二人很快的到了大門下，只見那瘦子已經等得不耐煩，口中嘖嘖自言。

君不畏走到大門下，瘦子立刻問

道：「喂，你就是姓君的王八蛋吧？」

君不畏一瞪眼，道：「你是誰？」

瘦子道：「你別問我是誰，你是不是姓君的王八蛋？」

君不畏道：「我姓君，但不叫王八蛋。」

瘦子把信往君不畏手上塞，道：「拿去，拿去，這是送給你的。」

瘦子說完，回頭便走，刹時間出城而去。

君不畏看看那封信，他奇怪，這會是什麼人送給他的信，這封信裡寫些什麼？

一邊的漢子，道：「君先生，你的脾氣眞好，如果是我，我就揍他。」

君不畏道：「我以爲這人也不是情願來送信，我以爲他也是不得已。」

那人問道：「這信……」

君不畏仍然未拆信，他回頭緩緩的往回走。

後面，那人又把大門關上了。

* * *

君不畏就快走到後堂屋了，迎面苗剛走出來。

苗剛大聲問：「什麼人給兄弟信？」

君不畏道：「沒有註明何人寫的。」

苗剛道：「怎不拆開來？」

君不畏笑笑，道：「苗兄，當心來者不善。」

「怎麼說？」

「你不以爲這信來得怪？」

苗剛道：「難道這封信裡面……」

君不畏道：「苗兄，取一雙筷子來。」

苗剛走回屋裡，他取來一雙筷子交在君不畏手上。

君不畏接過筷子，遂把尖刀切破信封，用筷子夾出裡面的棉紙信箋。

苗剛看不出什麼毛病，但君不畏却十分小心。

君不畏慢慢的撥開信紙，赫然發現信紙上寫着「如果你還未死，快來東王廟領死吧！」

信紙的左下方繪着一把尖刀。

苗剛一瞪眼，驚道：「難道這信紙上有劇毒？」

君不畏道：「摸到便會中毒，走不出百步必毒發而亡。」

苗剛吃驚的道：「好傢伙，這人好毒。」

君不畏道：「他本來就是個毒物。」

「誰？」

君不畏哈哈笑了。

*/ * *

君不畏看罷來信，他對苗剛道：「苗兄快取火種來，這信要火化。」

苗剛奔回屋裡，當他出來的時候，羅世人與苗小玉二人也來了。

苗小玉急問：「君兄要火種何用？」

君不畏自苗剛手中接過火種，以筷子夾起那封信紙燃燒起來。

眞嚇人，只見火焰發出紫黑色，而且有些微的响聲，聽起來就好像遠方在放火炮。

君不畏舉得高，毒烟隨風而去，他抛去筷子，道：「各位，我的對頭冤家來了。」

苗剛道：「誰？」

君不畏笑笑，道：「說了各位也不會認識他，不過我得把話說明白，各位千萬別跟去，我去去就回來。」

苗小玉道：「你千萬小心吶！」

君不畏道：「我說過命是自己的，苗姑娘，有人如果想把我君某人擺平，那得憑藉些什麼。」

苗剛道：「兄弟，如今咱們已是自己人了，我以爲我帶幾個人與你同去，至少可以助助威吧。」

君不畏道：「苗兄，我不用助威。」

他看看堂屋內，又道：「我就不再進去向老太太告便了，如果順利，我會很快回來。」

他走了兩步又回頭問：「對了，東王廟離此多遠？」

苗剛道：「兄弟，我帶你去。」

君不畏道：「不，信上邀的是我一人，各位就別再堅持了，只告訴我，東王廟在什麼地方。」

苗剛手指西北，道：「出西門往西北那條路，快到山邊的時候，你會看到一片紫竹林，東王廟就在紫竹林子的南面，廟是前後兩道院，去了一看便知道。」

君不畏點點頭，道：「夠清楚了。」

君不畏重重的看看苗小玉，回身便往門外走。

苗小玉伸出手，很想拉住君不畏，但她沒有拉，却也露出依依不捨的樣子。

君不畏走了，主客已去，酒菜失去原味，老太太命人把席收去，她老人家對苗剛兄妹，道：「人是不錯，却是滿面帶煞，怕是玉丫頭制不住。」

苗小玉道：「娘，別再挑肥揀瘦了，行嗎？」

老太太搖搖頭，道：「我不反對，但別强求。」

苗小玉道：「是，娘！」

苗剛早與羅世人幾位往前面去了。

他有些不放心君不畏，好像在合計着什麼……

* * *

君不畏走出小風城的時候，便把他的那個比鴿蛋大不了多少的東西放入口中了。

他不得不如此，因爲他明白約他的人是個善於用毒的人，這個人君不畏早就認識。

對付他已認識的人，君不畏小心是必然的。

現在，他順着大路往西北行，不

過五里多一點，便發現前面果然一片紫竹林。

君不畏抬頭看天色，日已西沉快碰到山峯了。

再看紫竹林，南面已見疏簷一角，那便是東王廟了。

君不畏加快腳步，一口氣奔到廟前面，他見廟門關得緊，便舉手去拍門。

只不過他舉的手舉一半便停住了。

君不畏輕輕一笑，他已明白這門拍不得，說不定門上已塗了劇毒。

他退了一大步，只見側面一道矮墻一丈長，騰身便站在矮墻上了。

他這裡剛站定，廟內已傳來尖尖的一聲冷笑，道：「果然是你，君不畏，也算冤家路窄，咱們又遇上了。」

君不畏哈哈一聲笑，擰腰落在廟院中，抬頭看，只見從客廂中走出四個人來。

這四個人只有一個人君不畏不認得，那就是東王廟的唯一大和尚。

這和尚高頭大馬長得壯，滿面紅肉橫着長。

大和尚的脖子上套了一串唸珠子，每一顆還發着光，一看便知道是鋼珠。

至於另外三個人，君不畏一看便冷笑了。

站在大和尚身邊的不是別人，「刀聖」洪巴目露凶芒正逼視着君不畏。

原來洪巴自從替大海盜丁一山等撐腰而找上跨海鏢局，被君不畏殺傷以後，便一直躲在東王廟裡養傷，如今他傷養好了，也邀約來另外兩個人。

洪巴也說過，他丟不起這個人，他一定會再向君不畏討回些什麼。

至於另外兩人，君不畏一看便不愉快的冷哼不已。

兩個一男一女，那男的瘦削，模樣帶點女人味，兩隻眼睛有紅絲出現，這個人在江北有名氣，如果有人提到俏郎君彭朋，那就是說此人。

別以爲彭朋手上一隻鐵算盤，那可是他的殺人利器。

君不畏當然最清楚不過。

彭朋除了手上嘩嘩啦啦的鐵算盤之外，左肩頭還掛了一個帆布搭褳，搭褳裡是什麼？君不畏心裡明白，裡面都是些要命傢伙。

那另一位却長得俏，細柳高挑的身段，雙手十指尖又長，笑起來還有兩個小酒渦，一口貝齒也發亮光，這，當然是個女人。

這女人美得過了頭，手上還提了個小袋兒，笑出來的聲音似銀鈴，別說是男人見了會着迷，女人也會叫聲「美」。

你知道她是誰？「毒美人」宋心兒便是她的名。

江湖上只要有人聽說宋心兒的名，大多都會躲得遠遠的，就怕不小心被她毒死。

宋心兒怎麼也來了？

當然，這是有牽連的。

只因爲宋心兒的老爹宋連，江湖上有名的毒王，有一回被人追殺得走投無路，還是洪巴出面爲他解危，於是宋家便把洪巴當成自己人了。

宋心兒早就認識君不畏了。

君不畏還同宋心兒睡過一張床，但君不畏是浪子，他却也不喜歡身邊有個毒娘子，於是，君不畏拋下宋心兒走了，却也令宋心兒好一陣難過。

然而，巧在洪巴與君不畏的一場搏鬥，那洪巴一心要君不畏死，他想了九天才決定把宋心兒找來。

如今，四個人果然把君不畏找來了。

* * *

君不畏一看四個人那麼冷酷的站在他面前，不由得哈哈一笑，道：「什麼話也別說，我明白今天免不了一場大拚殺。」

宋心兒尖笑，道：「君不畏，別說是洪老的邀請，便是我知道你在小風城，我也會來找你的。」

君不畏道：「妳找我何事？妳已有了新歡，我便只有靠邊站了。」

宋心兒大怒，叱道：「是你不告而去，說什麼新歡舊歡，君不畏呀……嘻……」

她突然笑了笑，又道：「就知道那封信毒你不死，廟門上我也知道難得一逞，只不過你既然敢來赴約，少不得大家全力一鬥了。」

君不畏道：「我不會令各位失望，只不過我想弄明白，妳是怎麼找來的？」

洪巴冷冷一笑，道：「君小子，她乃老夫至交的女兒，這樣你該明白了吧。」

宋心兒面色凝重的道：「君不畏，我要你明說，當你往院中落下的時候，你絕對逃不出我的地上毒物，但你却仍然好端端的，難道你……」

君不畏淡淡一笑，道：「宋心兒，妳怎麼忘了，我的雅號叫什麼了。」

宋心兒道：「地龍！」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天地之間萬毒不傷地龍，而地龍却偏食毒物，妳的那點手段，很難把我毒斃。」

宋心兒道：「你仍然不敢以肉身觸摸我的毒物。」

君不畏道：「是我不願冒險，宋心兒，妳有了這位俏郎君就該盡情享受了，眞不該遠來趟這混水。」

不料一邊的俏郎君彭朋，高擧鐵算盤抖得嘩嘩響，道：「君不畏，我們早該決一死戰了。」

君不畏道：「決一死戰？」

彭朋道：「不錯。」

君不畏道：「爲什麼？」

彭朋指着宋心兒，道：「她……」

君不畏道：「她是你的了？」

彭朋道：「但你應該知道，她也會

經是你的。」

君不畏道：「如今我前來爲她而向你要人呀。」

彭朋道：「我便老實對你說，每次我們在歡愉之後，她總會提到你的名字，我却心如刀割，好像在某一方面我不如你。」

君不畏道：「又怎樣？」

彭朋道：「我如果殺了你，她以後就不會再提你的名字了。」

君不畏看向宋心兒，操，她在吃吃笑。

兩男爭一女她才應該笑，如今只不過她的身邊人爲她而拚命，她便也樂了。

* * *

君不畏再看那大和尚，只見大和尚一直盯住他看，看得君不畏心頭一緊。

廟院不算大，但用做搏鬥現場仍然足夠。

君不畏倒退兩大步，他目注「刀聖」洪巴，道：「看來這一切均是你老人家的安排，姓洪的，你是一位不受人尊敬的長者，我想你應該出刀了吧。」

不料洪巴一聲大笑，道：「姓君的，老夫絕想不到你們之間還有那種爭風吃醋亂攪男女關係的酸事，那好，新仇舊恨今天一次解決了。」

冷冷的，君不畏道：「我在等你出刀了。」

洪巴不出刀，他指着宋心兒，道：「君小子，你太過無情無義了，我聽得出來，你是玩弄過我這位姪女之後拋棄了她，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

君不畏不想抗辯，道：「那又怎樣？」

洪巴道：「由我姪女先從你身上討些公道。」

君不畏立刻明白洪巴老奸巨猾，他要認得清看得準以後再出手，而且出手必一擊而中。

君不畏却又大方的道：「今天既然來了，君某絕不令各位失望就是。」

言下之意，便是四人一齊上他也接了。

突聽那大和尚仰天大笑，道：「你的狂妄，却也令我和尚見獵心喜，君施主，且由和尚向你討教幾招，如何？」

君不畏一瞪眼，道：「和尚的法號是……」

「八方和尚就是我。」

君不畏道：「你就是放火燒相國寺被趕跑的八方和尚？」

八方和尚又是一聲宏笑，道：「小子知道的眞多。」

君不畏道：「妙！」

八方和尚道：「什麼妙？妙什麼？」

君不畏道：「有人傳言你投捻黨去了，怎麼跑到南邊來在這小風城外的東王廟，唔，我明白了。」

八方和尚道：「你又明白什麼？」

君不畏道：「這東王廟原來的住持和尚，大概都被你打跑了，如今就是你一個和尚了，是嗎？」

八方和尚哈哈笑了。

君不畏道：「和尚，閒言越說越多，到後來免不了一拚，你出招吧！」

八方和尚走地有聲，邁開八字步走三大步，却突然一晃大腦袋平飛而起，直往君不畏撞去。

君不畏認得準，腰杆一偏，左手順水推舟，便聽得「轟」的一聲響，便見八方和尚半個腦袋已撞入一堵墻裡面，泥沙濺了一大片，他雙掌推墻，直挺挺的轉過身來。

八方和尚一點也未傷着，他伸手抹了一下臉上的泥灰，沉聲道：「好小子，叫你知道和尚厲害。」

君不畏見八方和尚鐵頭功厲害，他當然不硬拚，他明白能練到八方和尚這樣的功力，便是一頭牛也會被他撞死。

突然傳來一聲厲吼，八方和尚側身挺進，他人在中途，忽聞「颼颼」之聲連響，三粒鋼珠已到了君不畏面門。

君不畏低頭閃，弓腰塌肩只一半，突然往八方和尚反擊過去。

好利的尖刀切向那撞來的和尚頭，立刻有一種怪聲音令人吃一驚。

「叻……」

「唔……」

八方和尚以手按住右耳，他的臉上已在流血，但君不畏也吃一驚，因爲他的尖刀殺在和尚頭頂，而敵人的頭頂未受損，只在刀的力道快消失的時候才割破和尚的側面。

八方和尚剛退，俏郎君彭朋迎上來了。

「姓君的，我來會你。」

君不畏道：「最好你二人一齊上。」

俏郎君冷叱道：「你眞狂！」

空中響起一片嘩嘩啦啦聲，彭朋的算盤抖得響，他的身法怪異，直往君不畏的懷中奔去。

君不畏不爲所動，他出刀疾殺，雙方之間有響聲，好像有人撥算盤。

突然，彭朋大旋身，緊接着算盤子兒一粒接一粒的直往君不畏射去。

君不畏出刀撥得快，他一共撥了八九粒，猛古丁一聲爆炸聲響起來了。

爆炸聲就在君不畏身側，那是一粒算盤子兒被君不畏以手上尖刀撥打而炸開來的。

君不畏的右側衣破血肉露出巴掌大一片，所幸他剛巧是側面，如果是正面，他的肚皮就會被炸破。

君不畏皮肉綻開，他連吭一聲也沒有，暴旋身掌拍刀撥，怪異的身法已到了「俏郎君」彭朋面前，只見他尖刀挑上敵人算盤只撥了一半，一道冷電激射而出。

於是……

「啊！」

「是地龍！」

泿叫與驚叫同時傳來，彭朋的臉上那道血痕幾乎連到脖子上，他暴閃又退，還是被「毒美人」宋心兒伸臂托住而未撞上牆。

驚叫聲出自「刀聖」洪巴之口。

洪巴一直未出刀，他的目的便是要看清君不畏是怎麼向敵人下刀。

他曾傷在君不畏手上，但他確實未看清是怎麼挨的刀，姓洪的在刀上浸淫數十年，連自己中刀也未看清，他心有不甘。

他就是為了這一點，所以一直守在小風城外東王廟，當然他着人請來助拳的，就是想守在一邊看仔細。

當君不畏要取俏郎君命的時候，從君不畏的口中閃出一道霞光，只那麼一閃之間而消失不見，那模樣就如同大蜥蜴獵取食物張口吐出細長毒舌捲去似的。

毒地龍就是那種樣子。

現在，「刀聖」洪巴終於看清楚了。

* * *

「毒美人」宋心兒手攔彭朋，另一手疾揮，一把沙狀毒物罩上來。

君不畏一聲怪叱，倒翻身就是五個後空翻，他立刻躲過宋心兒的奪命毒沙。

君不畏剛站定，眼前出現一大團影子，是的，就在這時候洪巴出刀了。

他果然會找空隙，他的刀已沾上君不畏的前胸了，誰都明白那是開膛破胸一刀。

洪巴一刀就想要君不畏的命。

君不畏的反應夠快，當他感到痛的剎那間，身子拚命往左側旋，他的口中便也出現那道似電光般的光芒，直往敵人的脖子上纏去。

君不畏的那道流光比之洪巴的快多了。

洪巴心喜只一半，因為他的刀已入肉三分了，也聽到了切肉與骨裂聲，他就要得手了。

卻不料他發覺自己的脖子一緊，就這麼一窒間，他急急忙忙的往後閃。

雙方只一分開來，洪巴幾乎吸不進大氣，他就像上一次一樣，用大手掌拚命的按壓住傷口。

他也心裡明白，如果拚上老命，他不必躲，他一定可以把君不畏破腹，然而人是越老越珍惜生命。

「殺！」

宋心兒便在這時候騰空撲過來了，她的雙手各有一把尖刀。

君不畏明白，這女人手上的刀餵過劇毒，絕對中不得，便挑破皮也危險。

他極目直視，右手尖刀突然射出手。

他把尖刀當鏢打了，而他的另一絕活便是鏢。

宋心兒尚未落下地，她的雙尖刀併着擧，突然一道冷芒射來，她擰腰側轉只一半。

「啊！」

君不畏的尖刀已扎入宋心兒的左大腿上方兩寸地，尖刀入肉有兩寸深。

宋心兒大叫着幾乎是跌下地，君不畏已騰身上了那道矮牆上，他只是低頭看一眼，冷冷一笑便奔下去了。

他非走不可，因為他明白傷得不輕。

洪巴沒有追殺，另外三人也怒視着離去的君不畏，可也沒有人去追。

東王廟的搏殺很短暫，只不過誰也沒沾到便宜。

* * *

君不畏剛剛奔出紫竹林外，迎面傳來呼叫聲。

「君兄弟，我們來了。」

君不畏抬頭看，苗剛、羅世人、苗小玉三人奔來了。

「君兄，你……」

苗小玉發覺君不畏半身衣褲盡是血，急得淚也流出來了，她雙手去抹。

乾乾一嘆，君不畏道：「你們也來了。」

苗剛怒道：「什麼人如此狠毒，兄弟，我們回去為兄弟找回來。」

羅世人道：「走，到東王廟去。」

君不畏道：「不必了，回去先治傷，以後的事我會向他們討公道。」

苗小玉低頭看，抹着眼淚，道：「這傷口，為什麼一大片呀，天爺……」

她當然不知道那是被炸傷的，「俏郎君」彭朋的鐵算盤中每十粒便有一粒會爆炸。

苗小玉再看君不畏的前胸，她幾乎大聲喊叫了。

「這一刀眞想要你的命吶。」

君不畏道：「雙方動刀，那還有客氣的，只不過我也不吃虧，他們沒沾到什麼便宜。」

「他們？你是說他們有幾個人？」

「四個！」

「四個殺你一個呀？」

後面跟的羅世人怒道：「如果我們三人在，正好一對一的殺。」

君不畏道：「這四人之中就有『刀聖』洪巴在內。」

他提到洪巴，羅世人倒抽一口冷氣。

苗剛沉聲道：「這老兒又來了？」

君不畏道：「也是姓洪的邀來幫手，他一心想取我的命，哼，且等再遇上，看誰要誰的命。」

苗小玉道：「另外三人又是誰？」

君不畏道：「東王廟的八方和尚，另外二人你們不知道，江北黑道最有名，一個是『毒美人』宋心兒，另一個

叫『俏郎君』彭朋，他二人心黑手也辣，不明底細的人往往被他們毒死還不知道怎麼死的。」

苗剛道：「怎麼這些黑道人物都趕來小風城了。」

也許這兒就快風雲際會有一番搏鬥了。

* * *

苗氏兄妹與羅世人，三人把君不畏弄回鏢局的時候，那苗剛便立刻吩咐所有的人，如果有人上門找君先生，就說君先生出門去了，十天之後才回來。

鏢局裡當然是上下一條心，誰也不提這碼子事。

苗小玉把君不畏安置在後院裡，房間特別擺設，由黑妞兒打點侍候着。

君不畏這一回傷得不輕，右側幾乎開個肉洞，前胸一刀肉往兩邊綻開捲着，鮮血流了半面盆，他躺在床上眼看着天。

這一回到南邊來，為的是要殺田九旺，不料却惹上這麼多的是非，而田九旺還不知在什麼地方。

君不畏心中似不安，他心想：「老哥不能白死，大海盜田九旺總會被他找到的。」

* * *

苗剛把小風城最好的名醫請過來，那位名醫不走正門，他着人從鏢局後門把大夫帶入後院，為的是不叫君不畏受傷的消息傳揚出去。

君不畏也是血肉之軀，兩處刀傷令他痛苦不堪，苗小玉守在他身邊，那份關懷之情倒令君不畏內心難安。

君不畏很明白，他是個泿子，他也從未打算自己有一天會拖家帶眷。

他以為一個江湖泿子，尤其他是個玩刀泿子，他已失去成家的勇氣了。

只不過苗小玉的溫柔侍候，倒令他有些心志動搖了。

* * *

就在第二天半夜，君不畏突然發起高燒來了。

苗小玉一急之下，忙命黑妞出後門去請大夫快來。

快四更天的時候大夫才趕到，那大夫仔細看了一遍，對苗小玉道：「苗大小姐，快叫人弄上幾壺熱水來。」

苗小玉道：「要熱水？」

大夫道：「他身上有刀傷，不能往熱水中浸泡，但可以用熱水間上厚棉被包起來加以熱烘，令他趕快出汗。」

苗小玉道：「這是為什麼？他為什麼突然發燒？」

大夫道：「他身上中了毒。」

「毒？」苗小玉吃一驚。

大夫道：「不錯，他必定中了什麼毒，如果不以汗逼出體外，他的傷口便會爛。」

苗小玉一聽那還了得，忙着吩咐灶上加大火用大鍋，趕緊煮上一鍋滾水送到君不畏房中。

那大夫對苗小玉道：「苗姑娘，妳要找來大棉被幪上他全身，而且要他斜躺在浴盆上面，直到他幪出滿身大汗之後才能出來。」

大夫又取出幾包藥粉，道：「完了以後快服下，睡上兩天不能下床。」

苗小玉道：「要睡兩天？」

大夫道：「不能有人驚擾他。」

於是丁大夫打着哈欠匆匆的走了。

天就快亮了，苗小玉與黑妞兒，二人動手侍候君不畏，首先剝光君不畏衣服，抬在一個浴盆上，那浴盆上面放了一塊板子，君不畏就躺在木板上，浴盆的兩邊支了兩張椅子，老棉被一共撐了三四床。

苗小玉也不管該不該做，就那麼把半昏迷的君不畏抬放在被子裡面幪起來了。

浴盆中是滾水，水蒸氣冒不出來，黑妞兒低聲向苗小玉，道：「小姐，妳看會不會悶壞人吶？」

苗小玉搖頭，道：「我不知道。」

黑妞道：「小姐，我們備下大被單，等一等把君先生裹起來送到床上，可不能被風吹受涼。」

苗小玉道：「別忘了大夫叫他服的藥也準備好。」

黑妞道：「小姐，他身上冒汗，會不會爛了傷口。」

苗小玉道：「等一等我們為他把藥換。」

兩個人正自忙着換熱水，被裡面傳出一聲大叫：「悶煞我也。」

苗小玉聽得這聲叫，忙用手按住厚棉被，道：「君兄忍耐，千萬別掙扎。」

君不畏在棉被中憋急了，他大喘氣的道：「我快憋死了，你們這是幹什麼？」

苗小玉道：「君兄，你前半夜發高燒，已經半昏過去了，大夫說你中了毒，如今這是為你逼出大汗來解去你身上的毒。」

君不畏叫道：「我全身一絲不掛……」

苗小玉道：「沒關係，只要把毒除去，一絲不掛只是權宜之計。」

君不畏道：「我已經清醒多了，妳……」

他沒有說下去，苗小玉却安慰他道：「你已經被幪在裡面快一個時辰了。」

她拍拍棉被，又道：「再忍耐一下，最後一桶熱水用過之後，便會放你出來。」

黑妞兒已把滾水倒入浴盆，她對苗小玉道：「再過一會兒便好了。」

苗小玉道：「好了，妳回去歇着吧。」

黑妞提着木桶走了，她累了大半夜。

* * *

君不畏悶在厚棉被半天不出聲，這令苗小玉吃一驚。

「君兄！」

厚棉被裡面沒消息，也不見微動，這令苗小玉吃一驚，她急忙伸手進入被子裡，她摸了一把熱水。

苗小玉邊摸邊問：「君兄，君兄你怎麼了？」

棉被內仍然沒聲音，苗小玉急忙取過一張被單，她掀開被子便把君不畏用力包了起來。

棉被掀開，君不畏大大的吸了一口氣，才低聲的道：「好輕鬆啊！」

苗小玉用力抱住君不畏，慢慢的扶着到了床上，她這才發覺君不畏已不再發燒了。

匆匆的，她親自爲君不畏把身子擦拭乾淨，一位未出閣的大小姐，苗小玉已把君不畏當成丈夫侍候着。

君不畏全身不再冒汗水了，苗小玉却又忙着爲君不畏的傷口換藥，直忙到天色大亮。

於是，黑妞來了。

黑妞去端浴盆，她突然大聲叫道：「小姐，你快來看，這水是灰黑色。」

苗小玉低頭看，不由也吃一驚，但心中却爲君不畏慶幸，他身上的毒全部逼出來了。

* * *

苗小玉累了一夜無怨言，她叫黑妞兒守在門口，別叫任何人前來打擾，她自己則躺在君不畏身邊睡下了。

這一睡直到過午一個多時辰，苗小玉剛睜開眼睛，便發覺君不畏的樣子似昏似睡，摸一摸已經熱退了。

她把黑妞叫進來，命人快準備一應補品，如果君不畏醒來必然餓壞了。

* * *

君不畏被整了一天半，第二天才醒過來，醒來之後直叫餓，這是好現象，只不過大夫限制他暴食，却也加了許多補品。

君不畏到這時候才仔細的看傷口，他看得直搖頭，右側被炸了一塊肉，陷了個大肉坑，胸前的一刀可見三根肋骨，他明白，當時如果不是「刀聖」洪巴爲了他自己的命，這胸口的一刀就破腹了。

大夫叫他十天不下床，苗小玉自然守在他身旁，只不過日子過得不輕鬆，因爲第四天就來了一個人。

石小開來了。

石小開並不知道君不畏已經重傷躺在床上四天了，如果他知道君不畏無法走下床，他就會命人找上門來殺人，他早就想君不畏快死。

「跨海鏢局」上下一條心，如果有人問起君不畏，每個人不開口只搖頭。

搖頭當然表示不知道，石小開問到大門內，他一共問了七個漢子，七個人都搖頭。

他現在走到正屋廊下來了，因爲副總鏢頭羅世人正在那兒磨他的那把短刀。

羅世人的長刀三尺長，短刀也有一尺半，如今長刀靠在廊前柱子上，對於他面前站的人，羅世人只裝沒看見。

其實羅世人早就看到石小開進大門來了。

「副總鏢頭……」

羅世人這才猛抬頭，他大聲打起招呼了。

「喲！是石少東家呀，快請裡面坐。」

笑笑，石小開大步往屋內走，一邊對羅世人道：「副總鏢頭，你們總鏢頭他人呢？」

羅世人嘆口氣道：「總鏢頭這幾日人不爽呀！」

「病了？」

「比病還難過。」

「怎麼說？」

羅世人不說，他命人把茶送上來。

石小開看看左右，又問：「大小姐也不見她的人，怎麼了，難道你們大小姐也不爽了？」

羅世人道：「石少東，你算說對了，不但總鏢頭大小姐二人不爽，便鏢局裡的人都不愉快。」

石小開道：「這又是爲什麼？」

羅世人看看石小開，再是一聲嘆息，道：「石少東，你莫非裝糊塗？」

石小開面皮一緊，道：「你說什麼？」

羅世人道：「那天你把君先生請去你家大宅，你們在門前擺擂台，可有這回事？」

石小開心中不愉快，他冷冷一聲哼。

他怎麼會高興？那一天他請的高手「閃電刀」任一奪也栽了，還有他的人馬全受了傷，這幾天他連睡着了還破口大罵君不畏。

羅世人當然知道這一切，只不過他一半裝糊塗。

他重重的對石小開道：「咱們都是一個城的人，你們打擂台怎不通知我們呀？」

石小開冷冷道：「那不是擂台，那只是一場君子比武，也是生死決鬥，可是……」

羅世人道：「後來我們才知道，當然那是我們大小姐回來說的，可是我們總鏢頭不爽。」

石小開道：「與苗剛何干？」

他一怒之下直呼名字了。

在過去，他爲了追求苗小玉，他稱呼苗剛苗大哥，有時也叫總鏢頭。

羅世人道：「怎說不相干，君先生由我們這裡去的，而決鬥比武，我們應該有個公証人吧。」

石小開道：「我爹就是公証人。」

眞霸道的口氣，羅世人心中就有

氣。

「少東家，你這是看不起咱們了。」

石小開道：「副總鏢頭，姓君的又不是你們跨海鏢局的人，他是外鄉人吶，他自恃本事大，不會叫你們去爲他撐腰的。」

羅世人道：「那是你以爲……」

石小開道：「怎麼說？」

羅世人道：「君先生就因爲我們沒有趕去，只出現兩個女流，他才在當天半夜便離開了。」

石小開吃一驚，道：「君……姓君的走了？」

羅世人道：「所以我們全局子裡人都不爽。」

石小開道：「他去那裡了？」

羅世人道：「知道就好了。」

石小開拳頭砸在手心裡，咬牙道：「娘的老皮，我這是前來找他的，他走了？」

羅世人道：「走了幾天了。」

石小開道：「副總鏢頭，你以爲他還會回來嗎？」

羅世人道：「如果是我就不會回來。」

石小開道：「你不是他。」

羅世人道：「所以我就不知道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少東家，你找他有什麼事？不會又請來高手同君先生比武吧？」

石小開道：「我決心換個方式，不動刀子。」

羅世人道：「不動刀子？」

「是的，姓君的在我口袋裡摸走七千兩白銀，你應該明白，石家的銀子也是他任意拿的？我要他連本帶利的全部吐出來。」

羅世人道：「石少東又想出什麼方法呀？」

石小開道：「姓君的喜歡賭牌九，我設局請他去，大家就在三十二張上面分高低。」

羅世人道：「眞可惜，君先生他失去一次發財機會了。」

這話不是羅世人吹牛，因爲他早已聽過君不畏在牌九上面有絕技。

石小開冷冷道：「如果他能擊敗『江南賭仙』錢大山，我就認栽，唉，這小子走掉了。」

羅世人吃一驚，道：「賭仙錢大山！」

石小開冷笑着點點頭，道：「你也聽說過錢老？」

羅世人道：「錢大山也是殺手。」

石小開道：「你知道的眞不少。」

羅世人道：「姓錢的在賭上玩死不少人，傳言比他出刀殺的人多幾倍。」

石小開得意的道：「副總鏢頭，我要見見苗剛。」

羅世人道：「總鏢頭這兩天二門不出，他眞的不爽。」

石小開道：「我一定要見他。」

「誰要見我？」

苗剛滿面灰黯之色，好像剛被人罵過似的一副倒楣樣子，漫不經心的走出來了。

他看到石小開，而石小開也站起來了。

「總鏢頭，你這是……」

苗剛一瞪眼，道：「你來幹什麼？」

石小開笑笑，道：「過去我也常來呀。」

苗剛道：「你不夠意思，石小開，咱們也都是江湖人，你家門前比武設擂台，應該對我說一聲，怎麼的，看不起我苗剛呀！」

石小開笑笑，道：「苗兄，你誤會了。」

「我沒有誤會，你又請的是我的客人，這要是把君先生宰了，由誰出面去收屍？」

石小開道：「所幸沒有死人呀！」

苗剛粗聲道：「那是君先生的本事好，他也命大。」

笑笑，石小開把話轉開了。

他先是往後看一眼，便低聲道：「苗兄，苗姑娘她現在可好？」

「有好，有不好啦！」

「這話怎麼話？」

苗剛道：「君先生一而再的幫了我們，老實說，一場大風幾乎把我的鏢局吹垮，人死船毀落難在上海，多虧君先生見義勇爲大力協助，我們才會重振基業，想一想不就是有好有壞？」

石小開道：「我也去了上海，只是我不知道你們的遭遇，否則，一切自有我出力，用不到一個外人伸手。」

苗剛心中冷笑，但還是呵呵一笑。

石小開道：「苗兄，我可以去後面見見伯母嗎？」

苗剛搖手，道：「不是時候。」

石小開一瞪眼，道：「怎麼又是這句話，你已經說了不下十次了。」

苗剛道：「我明白你喜歡我的大妹子。」

石小開道：「小風城的人都知道我喜歡苗姑娘。」

苗剛道：「這種事情要雙方都樂意吧。」

君不畏道：「我已經等了三年七個月零九天了。」

苗剛道：「你把日子記得很確實嘛。」

石小開道：「表示我的誠意呀。」

苗剛道：「好，如果你眞的誠意，何妨你再等下去，反正我的大妹子又沒嫁人。」

石小開道：「我得先向伯母那裡去燒香吧。」

苗剛道：「那會惹我大妹子不高興的，你不會惹她發火吧。」

石小開楞然了。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二色狠施輕薄遭江靜、燕翎打跑，二狠抓起衣服跑到亂葬崗，遇上小藍以爲可欺，又被小藍打跑，結果被青苗幫的女高手用刀削去了根……藍豪和魏薇一樣，心中充滿了恨，他又向紅豆施誘惑。魏的被害人身上唐瘡發作，現在被匡家駒等追殺得走投無路。余懷芝、燕翎離開溫泉不久又遭青苗幫的人跟踪，他們還分批跟踪小藍、紅豆、司徒聖，誤會與紅豆脫幫有關連……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可飛・圖

亡命怪俠

賭技大獲全勝　武功却輸一籌

於是余懷芝又發了第四張牌。（包括暗牌是第四張）。

第二家是十。

第三家是Q。

余懷芝是A，又是他的牌最大，他把十五萬餘下的全推出去了。

這一次第三家又扣了牌，他的明牌是K八Q。

現在余懷芝和第二家對上了。

余懷芝又發了最後一張牌，余是A一對。

第二家是J一張，正好是兩頭順。

如果他果是順子，不論是甚麼順子都「困打」小余。

因爲小余可能是兩副，最多是三條A，還是要輸給順子。

當然，也許他不是順子，只有一對。

有人道：「既然都已經推出所有的枱面了。就翻牌吧！」

「慢着！」這第二家的賭友四十左右，一張臉白中透黃，看來是個高手，既是高手，不會是有甚麼病。

極可能是練某種功夫而使面孔發黃的。

余懷芝道：「仁兄有甚麼指教？」

這人道：「老弟願不願意賭個『奧賽』？」

余懷芝道：「怎麼個賭法。」

這人道：「咱們一定要賭個很怪也很不尋常的。」

余懷芝道：「願聞其詳……」

就在這時門外走進二人，先和這位賭友打招呼，看來這位賭友的身份頗高，二人對他十分虔敬。

余懷芝深信對方的牌比他大。

不然的話，絕對不會枱面都推出了還要賭「奧賽」。

這兩個來人，居然是「中條兩匹狠」余太乙和龍三。

余懷芝靈機一動，立刻以「蟻語蝶音」道：「兄台，咱們就賭你這兩位剛來的朋友如何？」

「賭他們？」此人也以「蟻語蝶音」回答。

「不錯，你說要賭個怪的是不是？在下有個建議。」

「請，說。」

「就賭你這兩位朋友。」

「怎麼賭？」

「我說他們二人身上有重大的缺陷。」

「重大的缺陷？」

「對！不知兄台敢不敢賭？」

此人是賭國名手，賭技僅次於「賭仙」金子超。

他和「中條兩匹狠」是好友，三個月前還見過面。

小余說二人身上有重大的缺陷，此人自然不信。

但他也很細心道：「兄台認識這兩位嗎？」

「不太認識，至少知道他們是『點蒼雙鵠』毛氏兄弟。」

此人名叫廖殿卿，他幾乎笑破了苦膽。

他以爲余懷芝認錯了，這當然穩贏，道：「就依兄台之意，如何賭法，輸贏如何？」

余懷芝道：「兄台貴姓？」

「在下廖殿卿。」

「原來是一位方家，難怪今天要輸。這樣吧！贏者可以把枱面全部拿去，還要再加上十萬。」

「老弟身上還有那麼多？」

余懷芝向燕翎點點頭，她掏出一叠銀票亮了一下。

廖殿卿心頭大樂，心道：「今天眞是財運亨通了。」

「不過兄台一定要保証一件事。」

「甚麼事？」

「驗証這兩位身上的大缺陷，能辦得到嗎？」

「當然。」

「廖兄那麼有把握？」

「當然，是不是請他們脫衣看一下。」

「對對！可是廖兄能請他們二人全脫光嗎？」

「怎麼？下體也要看？」

「不看下體，怎能知道有無大缺陷？」

廖殿卿心想，三個多月以前，他還和「中條兩匹狠」在揚州嫖過妓，他們自然不會有甚麼大缺陷。

所以廖殿卿此刻眞是樂得見牙不見眼了。

「放心，老弟，在下一定能讓他們脫光就是了。」

余懷芝道：「爲了以昭大信，應該公開。」

廖殿卿當然照辦，馬上宣佈他們的「奧賽」賭法。

「中條兩匹狠」不由大驚。

他們驚異不解的是，他們的秘密，這小子怎麼知道？

他自然認識余懷芝，因爲他很出名。

因而他們大急，連搖手，示意不要賭這箇。

但廖殿卿自然不知他的意思。

還以爲他們爲了賭，如果當衆驗証，會難爲情呢。

這工夫余懷芝已把「奧賽」的銀票放在桌子中央。

一目瞭然，票面上是十五萬兩。

衆情嘩然，這兒雖然常有豪賭，如此大的場面却不多見。

「慢着！」有人道：「既然二位是賭這二人，枱面的牌要不要比了？」

余懷芝道：「那當然就不必了，而是以『奧賽』的賭法爲主。」

廖殿卿也沒有異議，于是對方先掀了牌。

廖有九十JQK順子。

余懷芝是三條A，當然不作「奧賽」的怪賭法，他是穩輸不贏，衆人大大地爲小余慶幸。

有人道：「這還是很難說的，這就要看最後的怪賭了。」

余懷芝道：「現在最後的勝負就請廖兄作公正的驗証。」

「那是當然！」廖似乎極有把握似的。

這是因爲他知道「兩匹狠」身上絕對無缺陷。

衆人起哄，一定要當衆脫衣驗証。

「兩匹狠」老大金太乙道：「廖兄，這是待友之道嗎？」

廖殿卿道：「二位請勿介意，好在這兒也沒有女人，況且，這次的輸贏極大，近五十萬兩，一旦贏了，二一添作五！」

「二一添作五」很誘人。

只要他們當場脫光一下，贏了就可分二十五萬兩，乖乖，這太便宜了，在場看熱鬧的人有很多人都願意幹。

可惜的是，他們脫光了却賺不到錢，連十兩也沒有。

「幹啊！爲甚麼不幹？」衆人慫恿，以爲這是暴富的良機。

但是，「兩匹狠」却傻了眼，因爲他們身上的確有缺陷。

非但有，而且是極大的缺陷。

一旦脫了，非但會使廖殿卿輸光，他們還會丟人顯眼。

這工夫「兩匹狠」自然不甘受人驅使變成衆人戲弄的對象，二人同時搖手道：「我們不幹，絕對不成。」

有人道：「二位是不是身上有甚麼毛病？」

「有沒有是我們的私事。」

「如果沒有，一下子就是個大富翁，你們爲何不幹？」

「不幹就是不幹，人各有志，不可勉强！」

廖殿卿冷冷地道：「二位非幫這個忙不可！」

看他們神色，如二人堅不合作就要動手强制執行。

當然，廖殿卿也是强人所難，欺人太甚。

不過小余以他們二人爲賭，當然也算欺負人。

總而言之一句話，也是因爲「中條兩匹狠」過去的人緣太差，未作過好事。

「兩匹狠」二人立刻要撤刀拚了。

那知余懷芝搖搖手道：「二位要幹甚麼？」

「你們欺人太甚，爺們要拚了！」

「二位太不聰明了！」

龍三道：「姓余的，你少說風涼話，如果你是我們……」

余懷芝打斷他的話道：「我是你們絕不會作傻事。」

「怎麼說？」

「就讓廖殿卿驗証一下，怕甚麼，讓人看看也少不了一塊，且可分錢。」

「分……分錢？」

「是啊！」余懷芝道：「我們二人賭這『奧賽』，一定一方面會贏對不對？他贏了和你二一添作五。」

龍三吶吶道：「你是說，你贏了也會分給我們？」

「這還用問。」

龍三對金太乙低聲道：「老大，可以幹。」

「老二，咱們如果答應了，今後還能混嗎？」

「老大，有了幾十萬兩銀子，可以遠走高飛，離開中原。」

金太乙一想，這是個不了的局面，的確應該變通一下。

他們二人如不答應，絕對離不開現場。

他們之所以對廖殿卿很尊敬，這非常現實，因爲他的身手高明。

二人聯手也沒有把握能勝他。

據說此人身上還有一副亮銀撲克牌，可作暗器用。

一出手漫天銀蝴蝶飛舞穿梭，很少有人能接下來。

況且，還有個「閃電飛虹」余懷芝。

這小子就更厲害了，傳說連「青苗幫」拿他都沒有辦法。

既然進退不得，只有妥協弄大把銀子才是上策。

金太乙低聲道：「好吧，問問姓余的會不會食言？」

龍三道：「看在廖兄份上，我們兄弟勉爲其難。」

有人大聲叫好：「這才是聰明人。」

另有人道：「難道要把財神爺攆出門外不成？脫一下二十幾萬，有這種事兒咱們也幹。」

龍三又道：「余大俠，如果你贏了，也是二一添作五？」

「這當然不會有那麼多，在下只給五萬兩！」

「兩匹狠」大嘩道：「你不守信！」

余懷芝道：「各位請評評理，廖大俠主動以枱面全部賭資且另加十五萬爲注，更不以枱面的牌爲主，而以金、龍二位身上有無缺陷爲主，可見他極有把握，而且這位說是看在廖兄面上，足見他們交非泛泛，我出五萬就很多了，怎麼怪到在下頭上來了？」

衆人和「兩匹狠」一時也未想到余懷芝說話的技巧上去。

事實上姓廖的雖然要賭點怪的，要賭甚麼却未說出來。

要以「兩匹狠」身上有無缺陷爲賭，却是小余提出的。

只不過最初是以「蟻語蝶音」說出的。

而且他故意把二人當作「點蒼雙鵠」，使姓廖的以爲穩操勝券。

余懷芝又道：「在下贏的成份極少，我以爲二位只不過是脫脫衣衫，能賺五萬兩已經很不錯了！」

有人道：「這話也對，就是最紅的窰姐，鬆鬆褲帶，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賺進五萬兩銀子呀！」

衆人大笑。

這在「兩匹狠」來說，眞是丟人丟到家了。

五十萬變爲五萬，他們二人知道只能得到五萬，因爲他們身上的確有缺陷。

一旦翻了臉打起來，五萬也拿不到。

金太乙道：「廖兄，我們二人作驗証也行，但有四人看到即可，四位是廖兄與余兄，只找二位旁觀者，不能全部的人都看到。」

廖、余二人都點了頭。

觀衆一陣鼓噪之後也平息下來。

因場主聲言，鼓噪者逐出場外。

場中立刻就靜下來，此刻誰也不願錯過這奇妙見聞的機會。

龍三道：「余大俠不願意再加點？」

余懷芝道：「再加一萬好了！」

就以六萬兩成交，於是場主下令找幾塊席子來，把這一桌圍起，只有四人在內，那就是余、廖及另二位見証人。

另外二個見証人由場主來選，因爲這二人一定也會分紅的。

因此場主自會找他認識的人。

找好了人，部下立刻用蓆子把這一桌圍了起來。

而且警告外面的人不准踏着桌子向內窺伺。

於是「兩匹狠」在內脫下了衣衫。

廖殿卿大驚而失聲道：「這怎麼會？」

金太乙道：「當時咱哥哥連連搖手叫你不要賭，可是……」

廖殿卿道：「這是何時發生的事？」

「大約一個半月以前的事。」

「是姓余的爲你們閹的？」

「不是，是兩個女人，但因我們二人在河灘上裸體晒太陽睡着了，被二女快刀削去，立刻溜了，也沒看清面貌。」

這工夫「兩匹狠」已穿上衣衫，余懷芝叫人把蓆子撤去。

兩個見証人之一却大聲道：「各位，我們作見証的爲了公正無私，當然要把所看到的眞實情況公佈一下。」

另一個道：「對對，其中那位高的全部爛掉，只有半寸不到，矮的這位像一根灌腸被咬去一大口，只剩下三分之二，大概勉强還可以用。」

衆人一陣暴笑，這工夫姓廖的一回頭，不由一怔。

枱面上的銀票已全部收起，只留了六萬兩。

其餘的都入了燕翎的口袋。

廖殿卿這才隱隱猜到，即使二人不是姓余的閹的，他也必然看到了這一幕，才會打這個怪賭。

事實上，他今夜是應該穩贏這五

十多萬兩的。

「兩匹狠」抓起枱上的六萬兩銀票就走了。

當然，很多人都羨慕不已。

六萬兩好好支配花用，一輩也夠用了。

余懷芝抱拳道：「廖大俠，後會有期。」

廖殿卿是賭國名手，却輸在這次怪賭上。

這也算是「非賭之罪也」了吧！

要是全憑賭技，他相信余懷芝不如他。

二人用了晚膳就住進了客棧，余懷芝道：「我們很可能有貴客造訪，而且不會太晚就到了。」

燕翎道：「你是說廖殿卿？」

「對，可能場主也會來。」

「爲甚麼？他也想分一杯？」

「那也不一定，我可以看出，廖和場主很近，可能廖是場主的死黨，或者廖也是這賭場的股東之一。」

「也有可能，這姓廖的是一號人物？」

「據說他有一副亮銀撲克牌，是暗器中的冷門，出手之下也許是半副，也可能是全副，像小飛刀，十分厲害。」

「哥，你有把握接下這副撲克？」

余懷芝道：「也不能說很有把握。」

說曹操，曹操就到。

廖殿卿和場主雙雙來到。

由此可見，他們二人可能都不知道燕翎是「青苗幫」的人。

他們只以爲是個年輕的小姑娘，大概身手很有限。

二人站在院中，這兒是個偏院，他們是越墻而入的。

余懷芝坐着未動，燕翎也一樣。

門外二人望着二人，都悠閑地飲茶，好像沒看到他們。

廖殿卿看了場主一眼，道：「吃生米的？」

場主道：「管他們是吃甚麼的，問問看願不願意？」

場主叫劉定，也是黑道上的知名人物。

自賭場中讓賭客帶走那麼多的錢，這還是第一次。

廖殿卿道：「余兄，這件事在下不能服氣。」

余懷芝道：「甚麼事？」

「剛才的賭局。」

燕翎「哈」了一聲道：「怎麼不認帳要賴皮？」

廖殿卿道：「分明你知道中條兩匹狠已被閹了。」

余懷芝道：「你可以問問他們，我知不知道？」

廖殿卿道：「反正這件事有詭。」

燕翎大聲道：「本來余大哥可能輸，你却貪心不足，要賭個前所未有的怪賭，這能算是余大哥有預謀嗎？」

場主劉定冷笑道：「試問余大俠又怎知他們二人有缺陷？」

余懷芝道：「不太確知。」

「既然不太確知他有缺陷，爲何以他們作賭？」

「這就要怪廖大俠你自己了。」

「怪我？」

「不錯，你在穩操勝券之下，不馬上收枱面，却又要來一次怪賭，這是尊駕提議的沒有錯吧？」

「沒有，但是……」

「試問，你那個怪賭提議又是甚麼？」

廖殿卿道：「這箇……」目光在燕翎身上掃過。

余懷芝已經瞭然於懷，八成是以燕翎爲賭注。

甚至更下流，以她的頭一夜爲賭注。

余懷芝道：「你提議再以怪賭賭『奧賽』，我沒反對，且提議由我提出怪賭的點子，對不對？」

「對！可是……」

「沒有甚麼可是，在下不識金、龍二人，所以才把他們當作了『點蒼二鵠』，由此可見我是眞的不太認識他們。」

場主道：「既然不識，你怎知他們有缺陷？」

余懷芝道：「可能由於他們被閹了後，剛剛痊癒，走路還多少有點不方便，怕走快了碰到那傷口，而顯得微跛。」

廖、劉二人互視了一眼。

果眞如此，那眞是倒楣。穩贏的牌反而大輸。

當然事實並非余懷芝說的那樣。

「青苗幫」二女閹了他們，正好余、燕二人路過聽到了金、龍二人交談。

經燕翎印証，那兩個女人必是「青苗幫」的二級一品人物。

廖殿卿道：「余懷芝，我們以爲你總是取了巧。」

「就算取了巧又如何？賭本就有取巧的成份在內。」

廖殿卿道：「五十萬兩左右，你付了金、龍二人約六萬兩，餘下四十多萬，你只要拿出一半就成。」

「二一添作五？」

「對，反正你還是有賺未賠。」

燕翎道：「要是善財難捨呢？」

「余大俠，那可就不大妙了。」

燕翎道：「廖殿卿，你剛才要賭怪的是甚麼怪點子。」

廖殿卿不說，燕翎又道：「你說出來也許我們會考慮。」

廖、劉互視一眼，廖道：「是想以妳這位女扮男裝的姑娘爲賭。」

燕翎道：「怎麼個賭法。」

廖、劉二人就不說了，這不必問，必是以她的頭夜爲賭。

因爲廖已說明以她爲賭，怎麼個賭法，就不敢說了，自然是頭夜，或

者以燕翎是不是處子爲賭注。

燕翎站了起來，道：「你們二人誰願接我兩招？」

廖殿卿道：「劉兄你來。」

劉定道：「也好，我接姑娘幾招。」

燕翎來到院中，劉定已先出了手。

他自恃在黑道上活躍了十餘年，沒把燕翎放在眼中。

他出招凌厲，專攻要害。

但是只不過十三四招，燕翎奇招乍出，一巴掌把他打得原地轉了一週，劉定楞了一下，還以爲自己是一時大意。

再次低嘶着攻出一招，這次更慘了，左腰上被踩了一脚，身子栽出，燕翎在後面又是一脚踢向他的胯襠。

燕翎知道，以她爲賭，可能是劉定出的主意。

剛才燕翎問廖，他說出是以她爲賭，再問就不回答而和劉定交換眼色時，她已看出是劉定出的點子。

而那點子必然對她構成侮辱和蔑視。

因而，燕翎非讓他吃點苦頭不可。

「嗷」地一聲，劉定栽出三步，蹲下來雙手捂住胯襠。

而此刻的廖殿卿已經出了手。

他知道余懷芝的厲害，未敢輕估。

只不過施出絕招，似乎也是一樣，攻勢立變守勢。

此刻乍見劉定未出五七招就吃了大虧，知道着了這小妞兒的招。他立刻施出了亮銀撲克，這牌上也有撲克圖案。

那自然是畫上去的，有些畫面已不清晰。

一張接一張地飛出，但出手後却又不規則地飛行。

其實在敵方看來不規則，施放者自己却例外。

不規則正是他的規則。

余懷芝乍看手忙脚亂，在三步見方之內旋轉，閃避或昇降，因爲這畢竟是冷門暗器。

五十餘張亮銀撲克有的直飛有的斜飛。

有的往上斜飛，有的往下，有的往左有的往右。

還有的呈螺旋型襲到。

換了生手或者沉不住氣的人物，絕對接不下二十張牌。

此刻只聞「刈刈」聲不絕於耳。

被閃過的撲克牌有的插入門上及窗框中，深入兩寸有餘。

最後三張出了手，廖殿卿用了超特手法。

他使這三張牌的路線交錯，上下左右搖擺不定。

乍看像是手勁不足，有一張已落在地上，只不過另外兩張作扭蔴花型襲到，余懷芝中牌倒地。

廖殿卿吁了口氣，道：「你是了不起，但廖某的絕活，却也不讓你專美於前。」

他掠近要看余懷芝的傷勢，燕翎掠近一擋。

這工夫廖殿卿已取出另外一副亮銀撲克。

燕翎也知道，閃避暗器這一門，她還不如余大哥，就連余大哥都吃了虧，她當然更不成了。

此刻劉定雖然外腎受了嚴重之傷，却十分關心余懷芝之傷勢及死活，如他已死，今天包勝不敗。

要是他僅是受了傷未死，仍在未定之天。

他吃力地走近，彎下身子一看，不由一凜。

余懷芝仆在地上，向他眨眨眼。

當然，這也有威脅之意，如他出聲喊叫，他一個人就能送他上西天。

劉定已受傷，他還不想上西天。

他在一楞之間，地上的余懷芝已經竄起。

他人在半空，手中兩張撲克已交叉出了手。

也就是左邊的向右，右邊的向左。

這兩張牌本來都射不中對方，必會自他的左右飛過，但一片銀牌出手很難控制，它會翻轉。

也就是不規則的翻轉，這樣要傷人除非碰運氣不可。

廖殿卿忽聞風聲，回頭一看就知不妙。

因爲他知道，此牌翻轉是故意還是失去了控制？

事實上他的最後兩張絕牌未傷到余懷芝就知道要糟。

廖殿卿本來未輕估小余，却絕未想到他的暗器手法如此之高。

其實以樹葉傷人更難，因爲樹葉並不太扁平。

廖殿卿閃過一張牌，第二張「卜」地一聲戳入他的左肩上。

「余大哥，想不到你還有這一手，甚高明。」

廖殿卿抱拳道：「是我倆有眼無珠，咎由自取，後會有期。」

當下扶着劉定，一跛一跛地走了。

「哥，你眞行，這一手是何時學的？」

「飛花襲敵，摘葉傷人，這本就不當一回事。」

「可是對方是亮銀撲克專家。」

「燕翎，『專家』這兩個字被人用濫了，事實上眞稱得起專家的沒有幾個人。廖殿卿的亮銀撲克很不錯，却並非絕。他自己顯然也自估過高了。」

* * *

紅豆食慾不振，而且常常噁心直吐。

最初她還以爲是自己的飲食不正

常所致的，年輕人在外無人照料飲食，自然會弄壞了身體的。

但找大夫一看，說她懷了孕。

她懷了孕，當然是藍豪的了，於是她急着找藍豪。

而離開中條山的「冰山聖母」姜雪紅也在找他。

在紅豆找到了小藍時，姜雪紅也找到了他。

紅豆在鎮外追上了藍豪，道：「藍豪哥，我到處找你。」

「找我幹甚麼？」

「藍豪，你是不是根本不負責任？」

「這是甚麼話？當初不是妳裝醉拉我，而我那時却有幾分醉了。」

「你胡說，有了幾分醉還能作那件事？」

「所以我現在也不記得太清楚。」

「你更是胡說了，當時事了，你是清醒着匆匆離去的。」

藍豪道：「紅豆，我們不適合，妳才九歲半。」

「你是不是以爲我不成熟？」

「不錯，和九歲半的女人在一起，人家一定會說閑話的。」

「現在玩了我，你就想起怕人閑話了，玩的時候怎麼沒有想到？」

藍豪道：「紅豆，我的話已說盡，不適合就是不適合。」

紅豆一字字地道：「如果我已經懷了孕呢？」

「妳……妳說甚麼？」

「我已經懷了孕。」

「我不信，我不信九歲半的女人會懷孕。」

「眞的，小藍，我給大夫看過，是大夫說我懷孕的。」

「這不過是藉口，我絕對不信……」說畢疾馳而上，紅豆在後面疾追，但追的人總是吃虧。

最後還是追丟了，紅豆急得直淌淚。

孩子一生下來就沒有父親，她恨藍豪是冷血。

這工夫有個女人緩緩走近，看來三十左右，極爲美好，道：「這位姑娘是不是有甚麼傷心的事，爲何在此抹淚？」

紅豆一扭身子，道：「我才沒有哭啦！」

來人正是姜雪紅，道：「其實姑娘也不必隱瞞，我在一邊都看到也聽到了。那位姓藍的少年人遺棄了妳？」

「妳聽到了？」

「是的。」

「那妳也跟到這兒來，顯示妳的輕功也十分了得。」

「還不是拚命跑嘛，爲了撮合你們的好事，結果只追上了妳，却沒有追上那位姓藍的少年人。」

紅豆道：「這位姐姐貴姓？」

「我姓張。」

「姐姐聽到了如何，他似乎根本不喜歡我。」

「冰山聖母」姜雪紅道：「應該不會。」

「可是他頭也不回就走了。」

「姑娘眞的只有九歲半？」

「是……是的。可是我已經成人了。」

「眞少見也眞難得。」姜雪紅道：「年紀實在並不重要，成不成熟才重要，這也包括身心雙方面的成就。」

「是的，張姐姐。」

「我看小妹妹不但身體上很成熟了，在心理方面也成熟了。」

紅豆道：「姐姐，我恨透了這個人。」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在野店中吃飯認識的，後來我們同住一家客棧，由於連日大雪不能動身而日久生情……」

「既是日久生情，他怎麼會不辭而別？」

紅豆也不願意在陌生人面前說得太多，就不出聲了。

姜雪紅道：「紅豆小妹妹，妳能確定孩子是他的嗎？」

「我沒有和別人……當然是他的人。」

「只要沒有和第二個男人，當然是他，我爲你把他抓回來，一定叫他和你成親。」

「謝謝張姐姐。」

姜雪紅走了。她內心十分矛盾，她可憐紅豆，但誰可憐她？

小藍居然是個玩弄女人的魔鬼，就連姜雪紅這等經驗豐富的人都照樣看走了眼，眞不應該。

要是爲他們撮合成功，自己怎麼辦？

她似乎只想到紅豆，不考慮自己了。

第二天，她找到了小藍。

小藍看到她，非但不怕，反而十分高興，道：「紅姐，我好想妳，我離開中條山就後悔了！」

「你很滑頭！」

「怎麼？姐姐不信我的話？」

「我當然不信，你怎麼會變成一個淫徒了？」

「姐，妳侮辱我。」

姜雪紅冷冷一笑道：「你打算如何處置和紅豆的事？」

藍豪心中一緊，吶吶道：「紅姐也認識紅豆？」

「當然。」

「紅姐認識她多久了？」

「你不必管這些，我只想知道你打算如何善後？」

「沒想到她只有九歲半，這太不適合。」

「怎麼不適合？」

「和九歲半的女人結合，人家會怎麼說？」

「她看來像個九歲半的女人嗎？」

「不像。但是……」

「沒有甚麼但是，她既然看來不像九歲半，而她又能懷孕，那就和一個成年女人一樣，別人講話可以不管。」

「紅姐，如果和妳結合，我立刻就辦……」他握住她的手。

姜雪紅這年紀，一旦有了情慾，和紅豆的感受是不一樣的，她雖然知道，她和小藍更不適合，甚至比小藍和紅豆更不適合，但是，他們也有那種事。

而且三十多歲的女人，一旦初次開懷，會更重視它。

姜雪紅想抽回手，他握得很緊。

「小藍，我們不可能。」

「不，姐，我以為可能。」

「我大得幾乎可以作你的母親了！」

「我以為女人比我大好，至少比紅豆好。」

「可是她為你懷了孕。」

「姐，妳怎知她肚子裡的孩子一定是我的？」

「你以為是誰的？」

「我以為像她那麼隨便的女子，可能另有男人。」

「滾開，沒有良心的東西。」她抽回了手。

「姐，妳生氣了？」

「我以為你變得有點邪氣了。」

「姐，我不是，我只是忘不了妳，讓我在妳身邊好不好？」

「那你置紅豆於何地？」

「姐，紅豆是小孩子，她未來不愁嫁不出去，再說，她是『青苗幫』的人，我也怕和他們糾纏不清。」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我是眞的喜歡妳，姐，我絕對不離開妳了。」

「小藍，你沒有良心，我不會再和沒有良心的人往來。」

「姐，有了妳，我不能再容納她。」

「你休想，我們絕對不適合，小藍，你如果遺棄紅豆，我不會輕饒你，你快點去找她吧！」說着就疾馳而去，小藍在後面窮追，但他如何能追？

＊　＊　＊

余懷芝和燕翎在酒樓上用膳，時已未末，食客不多。

這時來了兩個「青苗幫」的人物。

一個是一級一品中身份最高的蕭光祖。

另一個是一級一品的錢仲。

由於余、燕二人易了容，一個是中年男子，一個是鄉下中年女人，最初似乎未被認出。余、燕二人是坐在臨窗位子，這工夫燕翎向窗外一看，不由一凜，樓下還有三四個。

其中有一級一品的鄒勤，還有兩個二級一品的人物。

燕翎以「蟻語蝶音」道：「哥哥，下面還有三個。」

余懷芝道：「走吧，後窗。」

燕翎道：「不知他們有沒有在後面按樁？」

「也許有，不過兩三個還擋不住我們的。」

樓上這二人似乎不認識他們，談笑自若，根本不注意他們，當然，二人知道，這不過是在演戲而已。

二人在桌上放下一塊銀子，同時離座。

但二人一離座，蕭光祖和錢仲立刻就站起來一攔。

錢仲道：「二位要走？」

余懷芝道：「不走又如何？這是養老院嗎？」

蕭光祖道：「不能養老，但可以為你們送終。」

余懷芝道：「就憑你們這兩塊料子嗎？」

「試試看，你『閃電飛虹』到底有多少斤兩。」

錢仲先出手，攻向余懷芝。

蕭光祖撲向燕翎。

余懷芝知道，蕭光祖是一級一品中最難纏的一個，立刻示意燕翎交換。二人交換之下，燕翎還是不成。

她和錢仲相差一品，高低就很明顯。

余懷芝怕樓下的人上來助戰，那就不妙，立刻施出遲先生新敎的絕招，眞靈，第二招就把對方逼得團團轉。

這時蕭光祖吹了兩聲口哨。余、燕二人知道這是暗號。

余懷芝再次施出遲先生新敎的最厲害的一招。

這一招蕭光祖接不下來，被一掌砸中左胸。

正好蕭光祖往梯口處一退，倒在鄒勤懷中。

這樣也等於擋住了梯口處三人前來支援。

余懷芝又向錢仲攻出一招，錢仲雖未失招，却退了三步，正好有了空檔，余、燕二人自前窗穿了出去。

由於前面街上的三人已到了梯口處，前街上應該已無人了。

二人落在街上，轉入巷中。

然而，幫主保鏢一級一品的何湘英帶了五個二級一二品的迎頭攔住。

余、燕二人不願在此動手。

因為一旦動上手，後面五個立刻就會追來。

二人打個暗號，一個往東，一個往西，越牆而去。

對方想不到他們會來這一手，立刻分組去追。

二人起步早跑得快，到了郊外匯合一起，燕翎喘着道：「哥哥，還要快走，一旦被追上，一定跑不了。」

二人繼續往東奔掠，此刻已是日薄崦嵫時刻。

在十餘里外，燕翎說是累了，脚痛只好休息一下。

上次她的脚扭傷，雖然在溫泉小山洞中治好，但太用力或奔行太急太長，仍會復發。余懷芝為她按摩雙足。

「哥哥，沒有洗脚，你不嫌臭？」

他搖搖頭，道：「燕翎，你的脚非徹底治好不可，我看這兒距那溫泉不遠，最多六七里路。」

「又要去那溫泉？」

「只有那兒能治好你的脚，這一次要泡得更久些。」

於是他們又來到溫泉處，為了快好，使燕翎的雙足接近溫泉的泉眼處，余懷芝不敢下水。

足足泡了三個時辰，再由余懷芝為她按摩一個時辰，就完全好了。余懷芝道：「這個地方還眞叫人懷念。」

「是啊，我們曾在此消磨過三四天，尤其是這個山洞。」

余懷芝道：「我們還有好多事要作，不能在此久留。」

燕翎道：「他們主要是想把我抓回去，你是受我之累。」

余懷芝搖搖頭，道：「不然，我有預感，他們也想除去我。」

「當然，凡是反抗此幫的人他們都不會放過。」

「燕翎，你為我叛幫，我很感激。」

「哥哥，我們還要談這『感激』二字？」

余懷芝道：「燕翎，你跟着我隨時都有殺身之禍。你聽，好像有人來了。」燕翎立刻穿好鞋襪。

只來了兩個人，一個蒙面，另一個是幫主的保鏢。

這毫無疑問，蒙面者必是「青苗幫」幫主。

余懷芝道：「你是白雲？」

這人不出聲，保鏢一級一品的何湘英道：「燕翎，跟我們回去。」

燕翎道：「我要回去早就回去了，何必浪費唇舌？」

余懷芝撤劍，白雲也撤出了劍。

白雲攻上，余懷芝立刻就用遲先生敎的幾招絕學迎上。但是，威力是有，對付白雲就遜色多了。

也就是說，白雲並不太吃力地破解此招。

余懷芝不能不佩服，此人不過二十歲，竟有此實力。

那邊的何湘英和燕翎動手，燕翎自然不成。

只不過他知道幫主喜歡燕翎，所以只困住她而不傷她。

事實上何湘英雖比她高一品，要傷她也要五七十招以後。

余懷芝算是年輕人中的佼佼者了，六十招後已是守多攻少。

他自信能支持一百五十招後，但再往後就沒有把握了。

武功是一點也不能勉强的東西，白雲學的比他新，比他精，所以同樣的招式，他施出就會更凌厲。

燕翎此刻更可看出，他和白雲的武功似乎同出一源的武功，誰學得更新，就會佔便宜些。

顯然白雲學得晚，自然是經過精研改良的招術。

百招過後，余懷芝被踹了一脚。五七招後，左肩背上又被劃了一劍，雖然僅傷及皮肉，却也算失招。

燕翎道：「幫主別傷他，這與他無關，只要不難為他，我可以跟你們回去，接受幫規制裁。」

白雲似乎並不想罷手。

他似乎以為，他們二人可能已經交非泛泛了。

白雲恨余懷芝入骨，他一定要生擒他。

就以二人在溫泉中來說，他以為這是洗鴛鴦澡，沒有特殊的交情，絕對不可能來這一手的。

余懷芝信心已失，他深信藝出同源。

「是遲先生嗎？他為甚麼使師弟的武功比師兄高？」

如此推研，遲先生可能就是太上幫主。

稍一分神，又挨了一脚。燕翎大為焦急。

余懷芝想通了這一點，就改用齊師父的武功。

剛換招時，確有效果，有攻有守，但二十招後仍然不敵。

眼看余懷芝在一百五十招左右連連中掌，燕翎大叫：「白雲，你殺了他我也不會獨活的！」

此刻講這句話等於火上加油，白雲出手更狠。

余懷芝的章法已亂，因為白雲有些奇招是絕對前所未見、犀利無匹的，余懷芝身上又中了兩劍。

儘管仍非要害，但皮肉之傷也不免血透衣衫。

燕翎道：「幫主，你不要殺他，我馬上跟你走。」

「燕翎，不要求他，那是沒有用的。」余懷芝說話間揚手射出兩張撲克牌，那是上次接住廖殿卿的還放在身上。

過招進行中施襲，這是很不容易閃避的。

兩張撲克作反覆不規則飛行，一襲前胸，一襲左肩，但到了半尺之內，立刻移位達一尺之遠。

半尺內移位一尺左右，這是很難提防的。

但是，白雲居然閃過一張，另一張在他的左肩上削去一片衣衫，竟然未傷到皮肉。現在余懷芝才知白雲眞不是虛名浪得，具備了眞憑實學。

他只有兩張撲克，如果還有，也許能傷了對方，至少也可以產生阻嚇作用。但是，現在他又中了一掌。

這一掌正中胸腹之間，余懷芝連退五六步。

血自他的口鼻中湧出，白雲陰笑着走近。

但就在這時，忽然有人往二人中間一站，竟然是背向着白雲。

白雲道：「閃開！」

這人負手而立，道：「你們二人快點走吧！」

余懷芝道：「老前輩請賜告大名，容圖後報。」

這位五十左右，紅光滿面，但看來很平凡的中年人道：「你們不必知道我是誰，快走，快走。」

余、燕二人深施一禮，下山而去。

何湘英要攔，這人劈出一掌，然後一抖手往後一收，何湘英往前栽出兩步，又突然被吸回三步。

知道遇上了高人，站住後望着白雲發楞。

白雲也知道來者不善，却不免少年氣盛。

反正此人是背向他站着，不能怪他，立刻不帶風聲地按出一掌，這一掌自然是按向中年人背後的要穴。

背後的要穴有「靈台」、「陶道」、「至陽」及「中樞」等。

任何一要穴被擊中，都可能當場重傷或死亡。

那知這人突然轉身，單掌左右一搖，白雲的掌力已化爲無形了。

白雲心頭一凜，提劍刺去，一招四式，變化無窮。

這人不閃，吸腹之下，腹部大概凹有兩寸來厚。

這一劍的劍尖幾乎只距半寸未刺到衣上。

白雲要收劍再攻，此人在劍身上一彈。「噹」的一聲，劍上居然有拇指指甲大小的一個缺口。

白雲知道厲害，差距太大，招呼何湘英逃走了。

余懷芝和燕翎在三里外林中，燕翎在爲他療傷。

剛弄好，中年人竟然到了。

余懷芝躬身道：「再次謝謝前輩救命之恩。」

「不必謝，因爲我也是來取你們的性命的。」

二人不由猛震，燕翎道：「莫非你是該幫的太上幫主？」

「不是。」

余懷芝道：「那是爲甚麼？先救之而後又殺之？」

「因爲我與齊天洪有仇，你是齊天洪的門下吧？」

余懷芝道：「正是。」

「那就好，齊天洪已死，你是他的門人，理應由你代罪。」

余懷芝道：「不知家師與前輩有何仇恨？」

中年人道：「昔年我們在爲人排解紛爭之下，發生口角，本是爲別人的事，結果動手之下，五十招內，因本人輕敵，被他打了一掌，雖只是輕蹭了一下，也算失招，本人視爲奇耻大辱。」

「只是爲了這件事？」

「對，只不過他到處宣傳，當時是手下留情，不然的話……」

「如何？」

「十招內就可以擊敗在下。」

余懷芝大聲道：「前輩，家師爲人謙虛隨和，晚輩以人格保證，齊師父永遠不會作出那種事來的。」

「小子，你要代師受過。」

「前輩一定要相信別人的挑撥，晚輩只好接着。」

中年人攻上來，竟然和白雲剛才用的招式相同。

正因爲剛才余懷芝在這招下吃過虧，就不再用同一招來接，甚至用齊天洪教的來接，但仍被逼退了一步。

雖被逼退了一步，却未失招。

中年人再攻白雲用過的一招，余懷芝已有了心得。

他又選擇了齊師傅的一招化解開去，但很吃力。

於是就這樣接下七八招，居然未失招。

余懷芝突然對齊天洪的武功有了信心。

他從未對齊天洪有此信心。

並非他瞧不起齊天洪，而是他只跟齊天洪學了些紮基功夫，不久齊天洪去世，就跟遲先生學了。

他以爲遲先生的武功厲害些。

他在外闖出名堂，以爲全靠遲先生的武功。

只不過，余懷芝却又以爲此人並未全力以赴。

假若此人全力應付，他可能接不下十來招的。

二十招時，此人忽出奇招，把余懷芝擊倒地上。

余懷芝不大服氣，躍起再戰。

中年人仍用那一招把他擊倒地上，二人還是看不出是如何被擊倒的。

二人也看出，此人對他們並無敵意。

余懷芝躬身道：「原來前輩有意指點。」

中年人道：「我要殺你，你早就完了。」

「不知前輩高姓大名？」

「不必多問，我傳你兩招，不可隨便使用。」

「謝謝前輩。」

「這兩招我不敢說所向無敵，但能接下的不多。」

余懷芝道：「前輩爲何成全晚輩？」

「因爲我和齊天洪有點淵源。」

「原來是家師的故交。」

「也可以這麼說。」

於是中年人傳了他兩招，燕翎在一邊看，却未學會。

中年人道：「你要記住一點，這一點十分重要。」

「是的，前輩。」

（未完・十）